



80

歷代筆記小說集成

清代筆記小說

二十冊

河北教育出版社





80

---

歷代筆記小說集成

---

清代筆記小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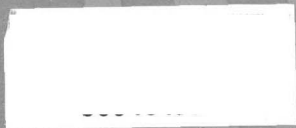
二十冊

---

周光培 編

河北教育出版社

---



清代筆記小說(共二百零八種)

(全五十冊)

一冊

醋說(一卷)

清·了緣子 撰

握蘭軒隨筆(二卷)

清·卜陳彝 著

北隅綴錄(二卷·續錄二卷)

清·丁丙松 述

談助(一卷)

清·王崇簡 撰

在野邇言(八卷)

清·王嘉楨 周卿 著

祺祥故事(一卷)

清·王闓運 撰

二冊

庚辛泣杭錄(上·四卷)

清·丁丙 撰

三冊

庚辛泣杭錄(下·十二卷)

清·丁丙 撰

四冊

谿上遺聞集錄(十卷·別錄二卷)

清·尹元煒 輯

洗冤錄集證(五卷)

清·王又槐李鵬瀾 輯

燕臺花事錄(三卷)

清·王增祺 撰

五册

籀廊瑣記(九卷)

清·王濟宏 撰

六册

居易錄(上·十七卷)

清·王士禛 著

七册

居易錄(下·十七卷)

清·王士禛 著

八册

國朝宮史(上·十五卷)

清·于敏中 王際華 裘日修 輯

九册

國朝宮史(下·二十一卷)

清·于敏中 王際華 裘日修 輯

十册

廣州遊覽小志(一卷)

清·王士禛 著

花燭閒談(一卷)

清·于 鬯 撰

十洲春語(三卷)

清·二石生 著

香蓮品藻(一卷)

清·方 綯 撰

金園雜纂(一卷)

清·方 綯 撰

貫月查(一卷)

清·方 絢 撰

采蓮船(一卷)

清·方 絢 撰

西青散記(四卷)

清·史震林 撰

對山餘墨(一卷)

清·毛祥麟 撰

勝朝彤史拾遺記(六卷)

清·毛奇齡 著

武宗外紀(一卷)

清·毛奇齡 著

十一册

南明野史(三卷·附錄一卷)

清·三餘氏 撰

十二册

清宮見聞雜記(不分卷)

清·卞 爾 撰

神山引曲(一卷)

清·玉泉樵子 撰

花國劇談(二卷)

清·玉魴生 撰

海陬冶遊錄(三卷·附錄二卷·餘錄一卷)

清·玉魴生 撰

百花園夢記(一卷)

清·無名氏 撰

珠江名花小傳(一卷)

清·支機生 撰

東塘日劄(二卷)

清·朱子素 述

十三册

西征隨筆(不分卷)

清·汪景祺 撰

東南紀事(十二卷)

清·邵廷采 撰

西南紀事(十二卷)

清·邵廷采 撰

十四册

交翠軒筆記(四卷)

清·沈濤 撰

江上遺聞(一卷)

清·沈濤 撰

秋鐙錄(不分卷)

清·沈元欽 鈔

婦人鞋襪考(一卷)

清·余懷 著

板橋雜記(三卷)

清·余懷 著

王翠翹傳(一卷)

清·余懷 著

骨董志(十二卷)

清·李調元 輯

五代花月(一卷)

清·李調元 著

十五册

井蛙雜紀(十卷)

清·李調元 撰

十六册

南越筆記(十六卷)

清·李調元 撰

十七册

醉茶誌怪(四卷)

清·李慶辰 筱筠戲著

十八册

西湖小史(一卷)

清·李鼎 著

李秀成諭李昭壽文(一卷)

清·李秀成 撰

朝鮮國王來書(不分卷)

清·無名氏 輯

萬善先資集(四卷)

清·周思仁 述

裝潢志(一卷)

清·周嘉胄 著

十二月花神議(一卷)

清·俞樾 撰

銀瓶徵(一卷)

清·俞樾 撰

夢廠雜著(不分卷)

清·俞蛟 著

圓圓傳(一卷)

清·陸次雲 著

恨塚銘(一卷)

清·陸伯周 撰

十九册

芝菴雜記(四卷)

清·陸雲錦 撰

織言(三卷)

清·陸圻 撰

復社紀事(一卷)

清·吳偉業 撰

鹿樵紀聞(二卷)

清·吳偉業 撰

二十册

香天談藪(一卷)

清·吳雷發 著

纏足談(一卷)

清·袁牧 著

北墅抱瓮錄(一卷)

清·高士奇 著

明倭寇始末(一卷)

清·谷應泰 編

十國宮詞(一卷)

清·孟彬 著

婦人集補(一卷)

清·冒丹書 著

影梅庵憶語(一卷)

清·冒襄 著

煙雨樓筆記(八卷)

清·徐時棟 撰

二十一册

不憚齋漫存(一—三卷)

清·徐廣陞 著

二十二册

不憚齋漫存(四—六卷)

清·徐廣陞 著

二十三册

信及錄(不分卷)

清·林則徐 撰

拳匪紀略(十二卷)

清·僑析生 撰



二十四册

詞林紀事(一—十卷)

清·張宗櫛 輯

二十五册

詞林紀事(十一—二十二卷)

清·張宗櫛 輯

二十六册

臺灣隨筆(一卷)

清·徐懷祖 著

周櫟園奇緣記(一卷)

清·徐忠 著

浙東紀事(一卷)

清·徐芳烈 撰

紅樓葉戲譜(一卷)

清·徐畹 撰

遊齋偶筆(二卷)

清·徐崑 著

熙朝新語(十六卷)

清·徐錫麟 著

江變紀畧(二卷)

清·徐世溥 撰

東行初錄(一卷)

清·馬建忠 撰

東行續錄(一卷)

清·馬建忠 撰

東行三錄(一卷)

清·馬建忠 撰

二十七册

採硫日記(三卷)

清·郁永河 撰

寸陰叢錄(四卷)

清·姚瑩 撰

聰訓齋語(二卷)

清·張英 撰

使琉球錄(一卷)

清·陳侃 撰

撫夷日記(不分卷)

清·張喜 撰

龜臺琬琰(一卷)

清·張正茂 著

關隴輿中偶憶編(一卷)

清·張祥河 撰

何典(十回)

清·張南莊 著

二十八册

溫柔鄉記(一卷)

清·梁國正 撰

硯山齋雜記(四卷)

清·孫承澤 編

經學博采錄(六卷)

清·桂文燦 撰

二十九册

庸閒齋筆記(十二卷)

清·陳其元 著

婦人集(一卷)

清·陳維崧 著

說夢(二卷)

清·曹家駒 著

衍琵琶行(一卷)

清·曹秀先 著

金石史(二卷)

清·郭宗昌 著

塵餘(一卷)

清·曹宗璠 著

西湖六橋桃評(一卷)

清·曹之璜 撰

小螺菴病榻憶語(一卷)

清·孫道乾 著

三十册

甲申紀事(一卷)

清·程正揆 記

滄洲紀事(一卷)

清·程正揆 記

崇陵傳信錄(不分卷)

清·惲毓鼎 撰

間處光陰(二卷)

清·彭邦鼎 筆記

婦學(一卷)

清·章學誠 著

捕蝗考(一卷)

清·陳芳生 纂

梅喜緣(二卷)

清·陳烺 填詞

在官法戒錄(二卷)

清·陳邛謀 編輯

湘煙小錄(一卷)

清·陳裴之 撰

妬律(一卷)

清·陳元龍 著

折獄卮言(一卷)

清·陳士鏞 著

河東君傳(一卷)

清·陳玉璣 著

三十一册

遊梁瑣記(一卷)

清·黃軒祖 撰

永歷紀年(一卷)

清·黃宗羲 撰

常語筆存(一卷)

清·湯斌 著

玉臺畫史(一卷)

清·湯漱玉 輯

閒餘筆話(一卷)

清·湯傳楹 著

蜀碧(四卷)

清·彭遵泗 編述

鈍吟雜錄(十卷)

清·馮班 著

三十二册

楊公政績紀(一卷)

清·黃家遴 編

北游錄(九卷)

清·談孺木 撰

黔苗竹枝詞(一卷)

清·舒位 撰

內閣小志(一卷)

清·葉鳳毛 撰

燕臺筆錄(一卷)

清·項雜貞 輯

三十三册

明季遺聞(一卷)

清·鄒漪 輯

十美詞紀(一卷)

清·鄒樞 著

影談(四卷)

清·管世灝 著

婉嬪封(一卷)

清·楊恩壽 撰

帝城花樣(一卷)

清·楊懋建 撰

百花扇(一卷)

清·趙杏樓 著

簷曝雜記(四卷)

清·趙甌北 撰

三十四册

寄園寄所寄(二卷)

清·趙吉士 撰

三十五册

柳南隨筆(六卷)

清·王應奎 撰

柳南續筆(四卷)

清·王應奎 撰

三十六册

玉堂薈記(二卷)

清·楊士聰 撰

求野錄(一卷)

清·鄧凱 撰

物妖志(一卷)

清·葆光子 撰

課業餘談(三卷)

清·陶焯 述

珠江奇遇記(一卷)

清·劉瀛 撰

五石瓠(一卷)

清·劉鑾 著

吳門畫舫錄(一卷)

清·西溪山人 編

玉鈞斜哀隋宮人文(一卷)

清·姚梅伯 撰

所知錄(三卷)

清·錢澄之 記

彩雲曲(一卷)

清·樊增祥 撰

洗冤錄辨正(三卷)

清·瞿中溶 撰

三十七册

養小錄(三卷)

清·顧仲 撰

明季實錄(不分卷)

清·顧炎武 輯

增訂解人頤廣集(八卷)

清·錢德蒼 撰

三十八册

歷代帝王宅京記(二十卷)

清·顧炎武 著

三十九册

紅杏山房聞見隨筆(二十八卷)

清·盧秉鈞 纂述

四十册

增廣尚友錄統編(一—十一卷)

清·韓卿甫 編輯

四十一册

增廣尚友錄統編(十二—二十二卷)

清·韓卿甫 編輯

四十二册

明刑管見錄(一卷)

清·穆翰著

讀紅樓夢雜記(一卷)

清·顧為明撰

營口雜記(一卷)

清·諸仁安著

遊羅浮記(一卷)

清·潘耒著

帝京歲時紀勝(不分卷)

清·潘榮陛著

夢談隨錄(二卷)

清·厲秀芳著

玉臺書史(一卷)

清·厲鶚輯

日錄裏言(一卷)

清·魏禧著

西陲聞見錄(一卷)

清·黎士宏著

聖安本紀(六卷)

清·顧炎武著

四十三册

永憲錄(四卷)

清·蕭爽撰

艷囿二則(一卷)

清·嚴思庵撰

漱華隨筆(四卷)

清·嚴有禧撰

四十四册

聽雨叢談(十二卷)

清·福格撰

粉墨叢談(三卷)

清·夢畹生 撰

宏光朝偽東宮偽后及黨禍紀略(一卷)

清·戴名世 撰

喟菴叢錄(一卷)

清·戴坤 撰

藤陰雜記(十二卷)

清·戴璐 著

鷗砭軒質言(四卷)

清·戴連芬 著

四十五册

雪鴻小記(二卷)

清·珠泉居士 著

明亡述略(二卷)

清·銷綠山人 述

懷芳記(一卷)

清·蘿摩庵老人 編

閩律(一卷)

清·芙蓉外史 撰

豆棚閒話(不分卷)

清·艾納居士 撰

乾隆八字(一卷)

清·清宮檔案 案

慈禧太后私生活實錄(三十五篇)

清·德齡 撰

吳門畫舫續錄(三卷)

清·箇中生 撰

四十六册

清谿惆悵集(一卷)

清·梅盒居士 撰

海東逸史(十八卷)

清·翁洲老民 撰



畫舫餘譚(一卷)	清·捧花生	撰
秦淮畫舫錄(一卷)	清·捧花樓	撰
過墟志感(一卷)	清·墅西逸叟	述
閒談笑語(四卷)	清·遊戲主人	纂輯
笑談雜說(一卷)	清·遊戲主人	纂輯
四十七册		
天咫偶聞(十卷)	清·曼殊震鈞	撰
四十八册		
海天餘話(一卷)	清·錢壑外史	撰
竹西花事小錄(一卷)	清·芬利它行者	編
廬宮遺錄(二卷)	清·無名氏	撰
燕京雜記(一卷)	清·無名氏	撰
玄妙洞天記(一卷)	清·無名氏	撰
陳張貴妃傳(一卷)	清·無名氏	撰
紀唐六如軼事(一卷)	清·無名氏	撰
懼內供狀(一卷)	清·無名氏	撰
靈物志(一卷)	清·無名氏	撰

笑林廣記(四卷)

清·無名氏 撰

研堂見聞雜錄(一卷)

清·無名氏 撰

梵門綺語錄(三卷)

清·無名氏 撰

四十九冊

紅樓夢人物論(十九篇)

清·無名氏 撰

八國聯軍秘錄(六十四卷)

清·無名氏 撰

五十冊

三婦評牡丹亭(一卷)

清·吳山 著

十眉謠(一卷)

清·徐士俊 著

北東園筆錄(四卷)

清·梁恭辰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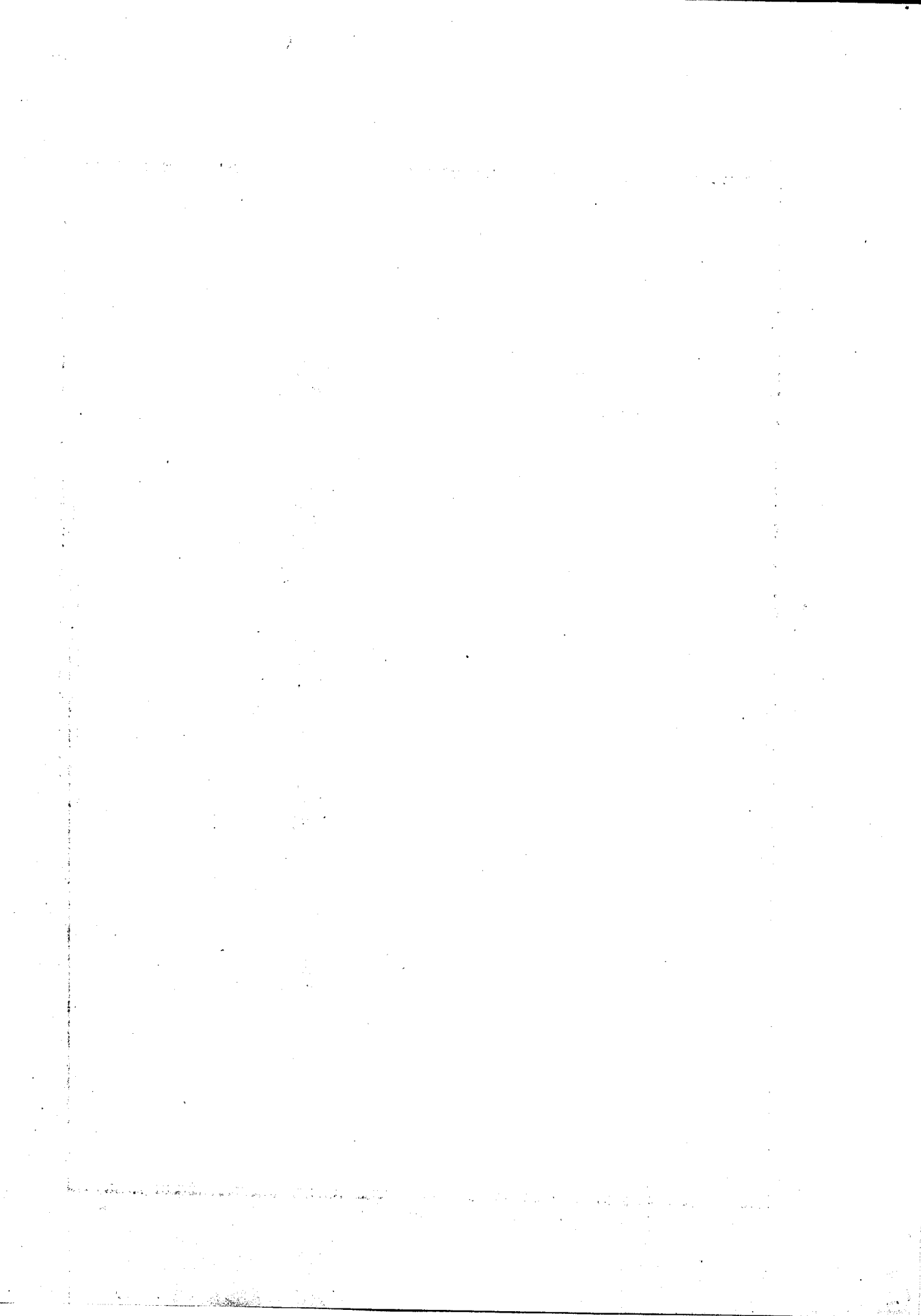
# 本書目錄

香天談藪(一卷)	清·吳雷發 著(一)
纏足談(一卷)	清·袁 枚 著(一八)
北墅抱瓮錄(一卷)	清·高士奇 著(二二)
明倭寇始末(一卷)	清·谷應泰 編(四八)
十國宮詞(一卷)	清·孟 彬 著(六九)
婦人集補(一卷)	清·冒丹書 著(一四二)
影梅庵憶語(一卷)	清·冒 襄 著(一四九)
烟嶼樓筆記(八卷)	清·徐時棟 撰(一八一)

香  
天  
談  
藪

(一卷)

吳雷發 著



# 香天談藪

震澤吳雷發夜鐘著

洛陽人梨花開時。携酒其下。曰爲梨花洗粧。惜洗粧詩。未有出群之才。足以稱此。余嘗于花落時。聚而瘞之。襲以破硯。作葬花詩。曰蝶拍鶯簧當輓歌。蠶房釀酒酌高坡。蓬窠埋後無人賞。負却春光奈爾何。幽香絕艷本難知。無限荒榛又蔽之。開亦枉然何況落。誰吟楚些吊湘纍。連袂成行覓斧斤。描空射影聚飛蟲。勞君百計戕佳麗。難損青山與白雲。

黃山谷曰。蘭似君子。蕙似士大夫。其一幹一花而香有餘者蘭也。一幹五七花而香不足者蕙也。愚觀前人皆謂蘭優蕙絀。然蘇郡鬻蘭甚賤。而蕙價有加。若所謂建蘭者。乃漳之蕙也。其值較蘭何啻數十倍。然則向所云果不足憑耶。抑古今或有不同耶。寔則漳之蕙。其香無以加也。

余少喜植花。蘭最易培。而勞莫甚于菊。然猶易得其性。惟蕙爲至難。人于蘭蕙總稱曰蘭。其香微有不同。而寔則二而一也。山谷比蘭于君子。而以

## 香天談藪

蕙爲士大夫。余謂二花先不當分。且士大夫獨不可爲君子乎。大抵蘭蕙皆可。比于君子。或在茅舍。或在玉堂。出處雖殊。而其品之高不改也。香不在烟也。然烟自不可無。若憎烟而欲去之。香亦何從生乎。世有植蘭蕙者。剪除其葉而獨留花。豈得謂之愛花者。大抵諸花皆以葉爲助。惟梅開時無葉。正是無可如何耳。

暑易傷人。李笠翁謂中元既過。當舉家相慶復生。余謂寒之中人。亦可畏也。過花朝亦當如是。

王荊公讀孟嘗君傳一篇。余嘗論之曰。責人易。責己難。荊公以南面制秦。責孟嘗君。不知爾時諸侯不能同心。其勢愈弱。將何以制強秦。若鷄鳴狗盜能救人主于危。方見平時待客之厚。一朝食報也。鷄鳴狗盜乃能報主。而人君委任之專。幾于壞有宋天下。且以全宋不能制一元昊。尙欲責人無已乎。或曰。以一笑欲殺趙之美人。此蹙者亦非庸庸者矣。愚謂觀人者必于其樹立如何。假使蹙者果感平原君之意。而有以報之。猶有說也。乃不聞其于邯鄲之

圍合縱之議。或致其身。或建一策。是其人不過知平原之惟恐失一士。而有挾以來言耳。縱肆狡獪。以成其殘忍之心。其罪不可勝誅。而毫無功之可贖。乃猶贊美之乎。美人之笑。斷無死罪。而平原君輕以所愛之頭。謝一庸惡之人。亦惟恐士心之不得而已。覽者之妄。生于相脅。平原之殘。成于相畏。此皆可爲之痛恨者。而何足取之有。

晝間之境。紛紜變化。不能豫料。不堪追憶。至夢尤甚。豈天之顛倒生人。抑人之自爲顛倒乎。然余謂夢乃不可無者。所思之人。千里可以咫尺。客遊于外。有術可以遄歸。皆夢之功也。唐李昌符有中宵多夢。晝多眠之句。余有句云。避愁尋夢。夢偏稀。又云。昨宵夢斷。今堪續。又云。夢爲蝴蝶也。尋花。此雖晝間所得。然安知非夢也。

夢每昏于醒時。此其常也。甚而晝間必不爲之事。夢中爲之矣。然夢有清于醒時者。晝或多欺。夢中則自覺其心而不欺也。人之一生。睡醒各半。是半生在夢中過也。若余之多病者。又豈止半生乎。半生之事。必有神司之。夢中亦有豐吝。



悲歎一切所值之地。所接之人。各有不同。不可謂非半生之命也。若徒曰想曰因。竟有毫無所想絕無所因者。夢之所包。亦大矣哉。

夢飲花下。有舞者索詩。口吟應之。舉座叫絕。一碧衫少年。令舞者捧巨觥以進。曰。此乃紅玉杯也。聊潤詩腸。飲畢復斟。辭以不能。旁有美人衣繡綠者。曰。吾當代飲。爾卽歌此詞以侑觴。舞者揚袂而歌。少年執板。美人緩飲。舉座歡然。少年攀一花大如斗。簪余帽上。兩美人大笑。余遂醒。憶此詩猶未嘗忘也。追想夢境。花傍一亭。額曰思舊居。或曰此卽吾子所書。亦紀其歲月乎。余恍恍不能答。

遠懿德蕭皇后。抱千古之沉寃。令覽古者。人人悲憤。終不能解其故。雖乙辛孝傑。後皆誅戮。然何補于香消玉碎乎。世有以輪迴劫運解之者。吾仍欲搔首問天也。得後人憑吊。庶幾稍白萬一。姑以慰其幽魂。特恐彈入瑤琴。適令墮淚者。欲添江漲耳。余嘗有題回心院詞。後曰。象牀翠被。蕤熏爐。頻剔銀缸。影尙孤。不用黃金遙買賦。清絃彈出付宮奴。又題十香詞。後曰。群小焚芝。更刈蘭。倩誰芳艷吐毫端。喪心偏屬文人事。千載還應按劍看。

同一魚也。入釜鬻者無數。而金魚則畜之。同一鳥也。調酸醎者無數。而鶴則置之園中。畫眉之屬。則藏之籠內。而日飼之。然則文采聲音。其可忽乎。

靖節之宰彭澤。左司之守蘇州。未聞明記其善政。而共信其惠澤及民者。信之於其詩也。大抵鍾情山水。寄懷翰墨。其人處則必非俗人。出則必非俗吏。

乩仙詩曰。蓼岸蕩蘭橈。花深人未遇。鴛鴦正熟眠。回舟更尋路。此情仙也。

常熟馮定遠。班燈花句云。閨中有喜深深拜。旅邸無眠淺淺挑。顧粟園述崑山

吳修齡。及泥美人句云。公如反國甘爲塊。郎若封關定作泥。顧柳村述。二顧皆

崑山人。能詩。

余嘗有閨情小詩云。雨滴梧桐小院涼。移爐留住一簾香。夜深還候月光到。添得羅衣立畫廊。志葵弟在楚嘗書此詩於一童紈扇上。後此童來志葵處。屢索作者詩。復書閨情於小牋云。懶看燈花吐復蕩。鸚哥不語繡簾前。夜深枕上頻驚起。小婢無端夢語顛。童子持去。報以繡囊曰。金閨以贈作者。志葵叩以姓氏。再三不答。曰。屬不許言也。

香天談叢

香奩艷體。至王次回疑雨集而極。實度越溫李耳。貪者每諱言之。且故譏其纖巧。有傷大雅。直登徒子耳。余酷愛其不由熟徑。仍入人心坎中。悉評跋之。丹鉛不啻再四。嗜痂之癖。恐莫余同矣。

構李夏宁枚。煜著海外遊草有綠茉莉說云。嶺南多茉莉。色白。獨瓊地色綠。綽約鮮妍。土人呼爲多情花。有中州人携牡丹求售至瓊者。花葉卽凋落。故土人歌有不求富貴愛多情之句。又云綠珠博白人。花所以變色爲綠。瓊種亦自博移來者。語非無徵。附記於此以俟解人。

汪研村。沃有桃葉渡書所見云。楊花萬點因風起。畫船搖蕩春風裡。波回吹動綺羅香。有女如花隔牕紙。自研螺黛硯痕新。含睇拈毫笑。忽舉潤玉豈傳王逸少。簪花擬學衛夫人。却笑舟人歸去速。回頭簾幙藏深綠。錦纜日繫柳陰中。沉吟自製秦淮曲。王漁洋評。余小時有句云。不知何事牽儂意。欲疊紅箋賦洛神。聊可印證。

康熙庚寅秋。客遊西湖。月夜。至斷橋。不禁慟哭而返。余生平長言斷橋。謂境遇

情緒無非此耳。因賦一絕。六橋楊柳飄零候。更有消魂是斷橋。行到此橋原不  
斷。斷腸人看淚如潮。抱病昭慶寺。有友人攜青樓以詩招飲。次韻謝之曰。遊半  
西湖興未饒。一燈秋雨臥僧寮。雲遮寶塔貪看影。夢繞錢塘怯聽潮。半臂借君  
涼亦暖。六橋招我近偏遙。秦箏趙瑟心難動。况復河陽恨未消。

同邑姚魯望。齒長貧工詩。以客授老。而弱女棲霞幼嫻吟咏。十七而夭。著有剪  
愁吟。臨終數日前。寒夜不寐。口占云。半庭殘雪峭寒生。榻近梅花病亦清。冷夢  
未成燈自滅。疎鐘畫角一聲聲。夜永紗牕月下遲。無眠起坐強支持。意中多少  
難言事。盡在低聲喚母時。讀之殊堪腸斷。

在園雜志云。余守括州時。十二月下旬。雜花作蕊。梅花盛開。立春詩有挿瓶花  
影。一蜂過之句。同人以爲太早。豈知四方風氣不同。無足爲異。至溫州十月小  
春。桃花杜鵑山凹如火。則早而又早矣。

文心雕龍。竹有生日。卽五月十三日。四民月令。是日謂之竹醉。栽竹多盛。山谷  
詩。夏栽醉竹餘千个。注是日竹醉宜栽竹。古今類傳。又月令。潮日種竹易。

香天談藪

活潮日八月十八日也。(同上)案兩日自應栽竹。而雨過卽移。記向南枝二語尤貴知之。

竹種甚多。有見于書者。有未傳者。後各以其意名之。或略沿古。或從時。或隨地。不可勝計矣。愚謂可玩而兼可用可食。植物之美。無踰于竹。欲尋其倫。其蓮與菊乎。

珍珠船云。世稱三友。竹有節而嗇華。梅有花而嗇葉。松有葉而嗇香。惟蘭獨併有之。

愛才有上施者。如任華之於供奉拾遺。繁知一之於忠州刺史是也。有下施者。如茂孝之於子遷。逋翁之於香山是也。總之皆是具眼。皆是婆心。

范昭達從西紀略曰。五月十九日。蚤行至舍勒烏孫少歇。前次黑河沿地卽青塚也。塚高二十丈餘。闊數十畝。塚前石虎二。石獅一。享殿遺址。尙有琉璃碧瓦。狼藉道左。頂有室。碎石砌其外。磁甃貫其中。云是喇嘛所爲也。塚旁有古柳。橫臥道中。老幹上伸。葱鬱舒秀。噫。青天碧海。塞外斜陽。白草黃沙。魂歸何處。征人

短歌用當長嘆。炎漢寧無出使臣。却教紅粉去蒙塵。琵琶不盡當年恨。萬里長城倚婦人。余爲和曰。運籌決勝足才臣。誰遣蛾眉靖塞塵。咫尺昭陽猶未識。那能遙羅苧蘿人。

才女年。古今最痛。余所見湘碧遺草。乃長洲袁雁亭刻其亡婦所著。婦郭氏名文娥。字瓊媚。其遺草淡中帶艷。粉翠欲飛。康熙庚辰鶴栖老人爲作傳及序。而老易軒主人亦序其事。附以雁亭悼亡并諸家誄挽之作。余觀紅顏薄命。或遇人不淑。及得所耦而復嗇其壽。其可悲悼。與才士之不遇將母同。每欲搜其類而彙之。以傳於後。聊補域中缺陷。而撫躬嗟嘆。殘紅碎錦。叢榛掩之。青衫如故。惟有淚洒蓉裳耳。

丁巳春杪遊靈芝菴。菴後土邱。呼曰小娘墳。俗傳沈萬三葬其女。穿塚甚多。欲後世莫辨眞葬處。此乃其一塚耳。古樹斜陽。令人不勝憑吊之感。因賦二絕。點點棲鴉樹影寒。鍾聲聊醒斷魂酸。玉魚珠鳳藏何巧。疑塚纍纍似阿瞞。金谷無人吊季倫。蘭堂繡戶久飄塵。荒墳有女招提畔。誰解尋芳獨愴神。

香天談藪

明崇正中揚州名妓沈隱字素瓊。偕母遊西湖。卜居於樓外樓。樓本宋人所建。歌舞舊地也。嘗語人曰。但得一真才士。不復爲樓中人矣。一日尋蘇墓。見西冷橋上。一才子獨坐。縱飲狂歌自得。訊之。爲新安夏子龍也。負才使氣。傲岸不羈。瓊竟歸之。夏故揮霍家。赤貧。瓊甘焉。未幾。夏以痛飲傷肺卒。瓊視歛盡哀。遂盛妝飾。自序平生詩稿。題曰幽憤言。復成絕命詞三首。以紅絲自經於柩旁。余友鈕滄亭賦念奴嬌詞吊之曰。凭高長嘯。喚起耐雪梅魂。酌他紅友。檻外奇峰。留古色。一任癡雲浪走。青眼杯邊。白頭字裡。月濯章台柳。秋風太慘。花銷並蒂。香藕不堪破鏡尋鸞。縞衣拭淚。仍是描蛾手。三尺紅絲。知我意。縮住黃墟佳耦。野塚雙鴛。遙天孤鶴。環珮西湖口。問今歌舞還學得素瓊否。余讀之有感。爰題二絕於其端曰。烟月蕭蕭冒柳枝。錢塘還記舊遊時。怨紅愁綠情誰寄。却見西湖輓玉詞。懷古無端有淚飄。青蛾化土不堪招。南屏鐘響風篁和。欲醒芳魂在六橋。

南雅一書。苕溪董江屏素所輯諸詩僧詩也。後附江屏之兄裘夏樵及江屏詩。

其序而跋之者。江屏父漏霜禪人南潛也。漏霜未出家時。著豐草菴詩集。而寶雲詩集。則皆爲僧以後詩。其中叩寂寞而求音。乃世俗所未能搜索者。明萬歷中有官於浙者。忘其名。貪虐自縱。托其子捆載而歸。選勇士數人。督役夫而行。至苕中。見一翁策蹇至。相與談甚洽。抵暮。過長林。翁忽曰。公子裝歸之物。皆非理所得。曷不假我以爲娛老之具。公子怒。諸勇士厲聲呼之。翁加鞭而前。行約半里許。飛一彈。中一勇士之指。諸勇士皆持兵欲與角。又數彈。徧中其指。復躍至。謂役夫曰。隨我行。則生若。諸勇士悉投兵而拜。公子乃揮役夫去。悵然自失。反走訴於其父。乃令人廣捕。踰月。公子訪求技勇。偕遊西湖。見此翁行堤上。兩少年從之。公子命從者突出擒之。翁大笑。一少年略舉手。而仆者三人。餘人遂不敢動。翁謂公子曰。姑至我舟中。小酌可乎。則畫舫泊於九溪。揖公子及群從登焉。酒肴之陳。非人世所易有。所言者。皆述生平賑貧卹困。鋤抑強暴之事。公子欲啟口。輒獻巨觥。酒酣。翁掀髯曰。爲我達尊公。無相覓也。呼童設筆硯。疾掃數行。携公子手登岸。共覽十八澗之勝。坐石上聽瀑聲。笑謂公子。

香天談藪



宜勉爲賢人。幹父之蠱。我欲將此水滌爾塵襟也。出一緘與別。謂一二日間。消息可到。勿以微物瑣瑣。長者爲公子歸語其父。開緘視之。則歷數其罪狀也。翼日。父子晨起。各云所臥之枕。截而爲兩。旁有白絹大書曰。官改前非。子改父惡。以枕代爾。尙其戒之。自此召還捕者。竦然自戢。父子俱得令名。

葉虞部仲韶有自撰年譜。吾黨葉庭方携來見示。此書始於明神宗之己丑。終於懷宗之癸未。乃未刻之書也。可以見虞部生平大略。爲儒者爲俠士爲詞客。爲情種。歷歷在目。栩栩欲生。而總之當以二字概之曰。愁人而已。

其叙四十八歲之春云。茗華盡白。靈腑恒摧。春花秋月。晝卷宵燈。靡非愉恍之端。祇是悽慘之緒。如韋蘇州云。暄涼同寡趣。朗晦俱無理矣。有二婢。一素葦。時年十九。一紅于。時年十八。雖周旋屏幃之間。有分感傷。無心消遣。並令及時適人。復聽其父自嫁。余不惟不取其值。凡平日爐匱奩具。余貧士故。非華美者。亦悉與之携去。各嫁士人爲妾云。

九月午夢堂集成。鷓吹二卷。愁言一卷。返生香一卷。竊聞二卷。伊人思一卷。秦

齋怨一卷。吧雁哀一卷。彤奩續些一卷。百髮一卷。共九種。其鴛鴦夢一卷。後易之以靈護集爲十種云。

竊聞載於買愁集。余童時卽見之。惟瓊花鏡之板已敝。近始得見。古今靈異。殆少其倫。其略云。朱生名懋。字熙哲。淮陰人。善李少君之術。能招魂。如生人。繪以金粟影華法。當其磅礴丹青時。人皆得以目寓也。其法裝白帟於壁。以鏡對帟。凝神屏氣。先視鏡中。恍惚若覩。卽現帟上。又云。瓊章。從境中髣髴露形。卽帟上儼然在焉。隨一青衣女侍。亦爲冶麗。但寫瓊章方已。卽如游絲隨風飛散。不及運管矣。

瓊花鏡又云。瓊章。今在緱山仙府。前身爲月府侍書。名寒簧。最初則軒轅時。王屋山小有清虛洞天侍女。名成漱。淮陰人。朱生則藉靈於圖錄。據寔於表象。舉其在世內遷流者言之。或亦一道不妨互參爾。

鏡內朱書有云。葉瓊章前身曹大家。天帝嘉其才藻。重其貞淑。召爲廣寒執節侍史。偶以節墜。誤碎玉笙。遂於唐時謫凡間。竹雙氏曰。在人間爲曹大家。在天

香天談藪

上僅爲執節侍史。何異蘇子卿爲典屬國也。此已爲理之不可解者。

續竊聞中。有乞泐菴大師寫瓊章影神而師甚難之之語。余覽至此。深痛惜之。及觀瓊花鏡所載。則方士朱生招入鏡中而寫其貌。庶稍慰耳。然具壇建醮。焚章書符。至四五次。乃得之。其亦難矣。

瓊章姊妹芳藻。聚於一家。昭齊所著愁言及蕙綢所作鴛鴦夢。皆擅才韻。世只盛傳瓊章。實鸞鳳也。然小紈之名。遜於紈紈小鸞者。則以昭齊瓊章之歿。而後世尤惜之耳。不幸之幸。是亦可以慰千古之悲者矣。

百旻遺草。虞部仲子世偁字聲期者。年十八而沒。所存詩文甚少。偁聘崑山顧咸建室女。聞訃守志。有奇節之褒。其附刻挽詞。兄世佺。弟世俗。世侗。世儋。姊蕙綢也。

靈護集虞部第三子世俗字威期者。以金陵鄉試不得志。鬱而成疾。未半載卒。年二十二。著述之存。較百草旻爲多。所列挽什。婦沈憲英字蘭枝。姊小紈字蕙綢。妹小繁字千瓔。時年十五。兄世佺字雲期。弟世侗字開期。世儋字遐期。世綰

字星期。時年十四。世倅。字工期。時年十二。玉香珠唾萃集一門。要皆足以墮千秋之淚者。

(完)

香天談藪跋

夜鐘先生著述甚富。身沒無後。日就散佚。茲編暨說詩管蒯。皆其高足弟陸文研。於易簣前授予者。吉光片羽。巋然僅存。良足寶貴。甲午夏日同邑楊復吉識。

香天談藪

纏

足

談

(一卷)

袁枚著

纏足談

錢塘袁枚子才著

婦人纏足。墨莊漫錄。以爲起於李後主窮娘。楊升菴丹鉛錄。引古樂府之新羅繡行纏足。跌如春妍。杜牧詩之鈿尺裁量減四分。駁之。以爲唐時已有矣。輟耕錄亦云。始於五代。余按漢隸釋。漢武梁祠畫老萊之母。曾子之妻。履頭皆銳。是證據之最古者。然沈約宋書禮志。男子履圓。女子履兌。是又非銳之說也。大抵古女子行不露足。慎夫人衣不曳地。王莽妻亦然。以爲美談。可見古婦人衣皆曳地不露足也。若纏足之事。轉在男子。毛詩赤芾金舄。卜子夏小傳曰。幅偏也。所以自偏束也。箋云。如今行滕也。行而緘足。故曰行滕。邪而纏之。故曰邪幅。衛褚師聲子。襪而登席。出公怒其無禮。豈古人必赤足登席。乃謂之有禮乎。蓋雖脫履解襪。而足上自有邪幅裹之故也。想婦人亦當如男子矣。大抵婦人之步。貴乎舒遲。毛詩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糾兮。毛傳。舒遲也。窈糾。舒之姿也。張平子南都賦。羅襪躡蹠而容與。焦仲卿詩。足下躡絲履。纖纖作細步。旣以緩行。

爲貴。則纏束使小。在古容或有之。故急就韋鞮。却角褐襪巾。師古注韋鞮履也。頭深而銳。平底。俗名跣子。鞮薄革小履也。巾者裹足巾。若今裹足布。漢書地理志。趙女彈絃跣躡。師古注躡與屣同。小履之無跟者也。跣謂輕躡之也。是數者皆漸漸有以小爲貴之義。然唐白香詩曰。小頭鞋履窄衣裳。天寶末年時世粧。韓致光詩曰。六寸膚圓光緻緻。皆極言其小。而終不言其弓。可見潘妃之步金蓮花。亦非弓也。北史任城王楷刺并州。斷婦人以新靴換故靴。知男子婦人同一靴也。郭若虛圖畫見聞記。唐代宗令宮人穿紅錦鞞靴。楊妃死於馬嵬。人藏其錦襪。觀者人一錢。太白越女詞。屐上足如霜。不着鴉頭襪。皆婦人穿靴襪之明證。其非弓也明矣。宋史治平元年。韓維爲穎王記室。侍王坐。有以弓鞋進者。維曰。王安用舞靴。可見當時婦人舞才着弓鞋。平時不着也。惟北宋徐積咏蔡家婦云。但知勒四支。不知裹兩足。陸放翁老學庵筆記。宣和末女子鞋底尖。以二色合成。名錯到底。伊世珍娜嬛記言。徐玉英臥履。以薄玉花爲飾。內加龍腦。謂之玉香。此則弓鞋之明証。盛行於宋時。若玉壺清話載。唐明皇咏錦襪云。

瓊鈎窄窄手中弄明月。以爲弓鞋之証。恐是小說家之附會。

完

纏足談



北墅抱瓮錄

(一卷)

高士奇 著

北墅抱瓮錄

清 錢塘高士奇澹人著

梅

梅花寒香玉骨迥出塵表墅中古幹數百太構小亭其  
神早春破萼香雪周遮獨坐長吟清人心腑至于水涯  
籬次叢竹怪石之畔閒植數株橫斜鬱曲各具標格梅  
種不一以綠萼為上品玉蝶次之單瓣野梅又次之紅  
梅姿韻芳妍豔而不冶其開在諸梅之先寒林點綴尤  
不可無也

桃

桃花有紅白粉紅深粉紅單瓣大紅千瓣粉紅單瓣白  
千瓣白諸類爛漫芳菲色甚嫵媚其可供玩者莫如碧  
桃人面桃二種園中臨水植之不但取果二月花時晚  
煙初破宿露未收早起觀之大有幽趣若夫晴陽媚日  
與新柳互交遞倚又是一番佳致

李

李樹可久發花裏枝縞如積雪入夜尤明無月時亦瑤  
瑤炫目與山桃雜種兩色交錯遠望芳菲至其繁香清

趣山桃又在下風

梨

梨花膩白如玉綽約有態江南二月每多風雨此花經  
雨轉覺姿媚動人月下亦佳所謂梨花院落溶溶月也

杏

杏花非紅非白顏色頗妍多種成林極有風致廣園荒  
池偃仰映帶宛然邨陌攜壺藉草興復不淺

櫻桃

甜春榭旁有小圃雜樹參差櫻桃尤多仲春發花嬌冶

北墅抱瓮錄

多態結實圓勻瑩徹儼然絳珠玉液天津甘澗齒頰李  
義山詩越鳥誇丹荔齊名亦未甘早為之長價矣

枇杷

園中枇杷樹皆數拱貫霜雪而愈茂秋萌冬花春實夏  
熟備四時之氣果色正黃昔人稱為蠻兄廣州產無核  
者曰名焦一作椒子其花今多目為款冬非也按本草圖

經款冬乃爾雅所謂菟奚類生冰雪中枝莖不大款冬  
枇杷香凌冬而花故訛為一月

楊梅

江南諸果以楊梅為冠有紅白紫三種河朔蒲萄瀘南荔枝與此差堪鼎足晚花軒前所種乃出項里者陸放翁所謂項里楊梅鹽可撒是也放翁自注楊梅酸者乃薦以鹽佳品未嘗用因謂太白玉盤楊梅為君設吳盤如花皎白雪未語物理果然

林檎

林檎花與蘋果相似開亦同時園中約及百樹新花滿鴨佳實出林俱可耽愛右軍帖青李來禽子皆獲盛為佳函封多不生可知古人於此果珍重護惜不視為常

產也

荔枝

平湖去海僅三十里偶有閩客攜鮮荔枝泛海來者值風利兩日夜達此色味俱未變白香山云殼如紅緞膜如紫綉肌肉潔白如冰雪漿液酸甘如醴酪非妄語也私幸殊方珍果得嘗所未經因取其核埋著土中發苗一莖葉似楊柳初生淡白數日色漸紅黃又數日始成綠色每兩葉相對而發月餘後已高尺許雖未必能花實園中萬卉雜陳不可少此異品耳

木瓜

蘭渚左偏木瓜一株最盛花葉類海棠而色較紅實如小瓜黃潤可愛香極醜醜以一二枚置坐隅清芬滿室可經數月

佛手柑

土人近佛手柑二株并授培植之法枝葉密茂三四月發花紫白色開落相繼至十月不斷每樹止留實五六枚長俱半尺大可一圍餘經冬鮮潤養至次年之夏異香清馥迥出物表意其愛之令人齒其根葉花實之狀裝為小卷而題詩於後以紀其盛焉

香櫞

香櫞四月發花青蒂白萼氣味芳烈過於橙橘江邨草堂後一樹實結實百餘枚星毳月魄磊磊滿枝殊屬異觀摘置几案久而猶香

橘

果中橘最可珍香色味皆冠絕羣品噉一二顆可以銷煩解悶沁潤脾有朱橘有綠橘有蜜橘味絕恬美魏文帝云南方有橘其酢正裂人牙至謂其品出蒲萄之

下殊非定論花亦清香細如點雪深可愛玩

橙

橙瓢極酸皮甘辛而香宿醒倦困時得此昏思頓洗功在茶肆之上古者嘗取以筆鮮七命所云和以春梅燻以秋橙令人未有用之者

牛孀橘

牛孀即金橘之長者以其形而名之秋深始黃經冬不落垂金燦爛滿樹離離以盆植之置深室中極佳

金橘

北聖抱瓮錄

五

金橘小於彈丸酸多於甘擘之香霧芬烈齊前二株每樹皆得斛許酒渴探嘗風味殊別

枳殼花

枳比橘為小枝幹沈綠多刺花極香過橙橘遠甚葉珠圓瑩儼猶茉莉而其大倍之野人門巷藉此以護離落

柿

烏柿之柿從昔稱之世傳此樹有七絕一多壽二多陰三無鳥巢四無蟲蠹五霜葉可玩六佳實可噉七落葉可以臨書秋柯坪左右各有數株大而多實亭亭聳拔

鬱然成林

石榴

南方石榴佳種不易得園內亦不多植惟水傍有大紅臺榴一二株而已當仲夏之時新綠初齊遠近一碧惟榴花烘晴映日灼灼欲然可謂絢爛矣近又得一瓊邊紅千瓣白松花色者不異綺綃簇成尤為罕有

銀杏

銀杏花夜開旋沒罕得見葉最繁密片有刻缺如鴨脚形霜後葉色變黃映以丹楓爛若披錦秋林黯淡得此

六

北聖抱瓮錄

六

改觀

榧

榧木紋理細緻製器極雅其葉類杉黃花紫實逃禪閣楮廊之下偶得一本結子甚多舊有玉山果之名殆以堅潤之性比德於玉耶

核桃

核桃葉厚而多陰瀛山館前隔岸土岡隆起雜樹森立核桃亦種其中園多鳥雀諸果熟時輒被摧啄惟核桃以味澆得免蓋外炫者易敗而中固者不傷雖小物亦

足感耳

棗

棗樹枝柯勁拔花細小而香頗幽輕風飄拂芬馥如蘭結實滿枝青紅相雜抱瓮坡上有小亭戲書棗熟從人打棗荒欲自鋤之句揭之楹閒

瑞香

瑞香枝幹婆娑葉深綠而邊有白色繁花成簇香似薝蔔極能透遠一名睡香相傳廬山僧臥巖石閒夢聞花香覺而得之故有此名早春萬卉未吐以此花為梅之

天

北墅抱瓮錄

七

先聖

臘梅

臘梅蜜蕊絳心香氣濃郁蘭清軒一株馨口種也雖經感放常若半含花倍大於他種品格珍絕

山茶

山茶種有不同淺為玉茗深為都勝大為山茶小為海紅園中特多此樹淺紅者早開深紅者遲發密葉沈綠開以丹葩萬葉繽紛燦如蜀錦十月即花檻外更有大紅寶珠一種外苞六出內萼千重幾同剪簇所成彌句

不落射以晴陽混以宿雨倍增絢麗尤屬奇品

海棠

海棠同名異種者不一惟紫縣為佳今所稱西府是也萬俟雅言詩云海棠點點要詩催日暮紫縣無數開欲識此花奇絕處明朝有雨試重來正謂此種耳園中海棠甚多臥齋前一株乃西川佳種脂痕淺抹逸態嫣然有佳人遺世獨立之意更不得以無香少之

貼梗海棠

貼梗海棠枝不能大叢生單葉綴枝作花馨口深紅若黏絳蠟雖微乏韻度而殷麗之色要足取也

垂絲海棠

海棠以櫻桃接之便成垂絲花瓣叢密與海棠不同而色略相似重英向下柔蔓迎風婉孌之姿如不自勝

玉蘭

玉蘭喬柯上質絕無柔條花開九瓣著於木末其白如玉其香如蘭花落後葉從蒂出綠蔭陰濃極娛春畫余武林舊居樓前玉蘭一本大可拱抱花時倚檻吟賞儼對藐姑冰雪之姿自浮沈京洛二十餘年己已春扈蹕

南巡始得重過香里而樹已不存矣時作懷舊數篇中有吟龍翠螺當檻入妝成香霧卷簾看之句蓋意之所耽不忍忘也今園中所植亭亭明豔不異舊觀

繡毬

繡毬聚花成朵團圓如毬初開色本嫩綠盛開則褪而成白鏤瓊珠玉不浣點塵飄墜之時繁朵滿砌無異落梅足供幽賞聞閩中產紅繡毬尤為豔異惜不能移植耳

辛夷

六

北墅抱瓮錄

九

辛夷絕似玉蘭有淺紅及紫二種含苞未拆尖銳有茸儼然秃筆江南以木筆呼之黃鳥試鳴曉英乍吐襄篔坐對春色正在此中

梔子

梔子小於玉蘭而香過之山館幽僻之所偶植數本暑月發花清芬滿院

丁香

丁香有紫花有白花綠枝偏發極為繁密南北之種不同京師丁香樹高者數丈葉大如紫荆江南所產枝幹

不肥葉細而小惟花朵相似耳而春秋發花二次則勝於北產也

牡丹

牡丹雖盛於唐然謝康樂已言永嘉水際竹間多牡丹北齊楊子華有畫牡丹則此花之從來遠矣其名目至多宋錢思公作花品得九十餘種獨以黃紫為貴今姚黃之種不傳惟紫者多有次之莫如玉樓春以其姿韻甜妍香氣穠豔也園中得魏紫一本玉樓春數十本下茲白石旁設朱闌上張翠幙花大於盤車臺高及尺許絢爛繁華動盪心目所謂瑤臺金谷中人他花縱極明媚不得不讓一頭地矣

七

北墅抱瓮錄

十

芍藥

芍藥之種古推揚州今以京師豐臺為盛浙中雖無佳種惟培植有方花亦頗大有紅白紫數色深淺不同曲院短垣下疊石砌排比種之燦爛滿目此花宿根在土十月生芽至春冒土而出紅鮮可愛若花含曉露嫵媚歛頰大有美人扶醉之態

紫荊

紫荆叢生花無常處綠幹耐枝上下徧發故又名滿條紅王敬美嘗云此等花雖非奇卉而點綴春光不可無一可謂知言

棠梨

棠梨樹如梨而小又謂之野棠花淺紅色結實如植有赤白二種白棠子多酸美而滑赤棠子澀而酢花亦可食丹鉛錄曰尹伯奇採葶苈而食葶即棠梨也

綬帶

綬帶略同錦帶花葉斑斕相間枝條軟曼隨風披拂有

八

北亞抱負時

十二

類於綬是以得名北地甚多南中頗少

杜鵑

杜鵑一名山躑躅唐詩五渡溪頭躑躅紅即此花也春晚發花密葉攢簇其色深紅久經風日猶灼灼可愛玩蘭渚軒前多古松怪石植杜鵑兩林於其下倍有風趣

紫微

紫微皮不頑絨淨滑可愛一枝數穎一穎數葉有紅紫翠白諸色開花可經數月牆陰石角隨處栽之瀛山尤多日久皆成連理當殘昇初消繁英新吐葶苈扇雜

坐花下啜茗清談亦勝事也

桂

桂分紅黃白三色紅者曰丹桂黃者曰金桂白者曰銀桂每秋發花兩度丹桂有子凡花之香者或清或濃不能兩兼惟桂花清可絕塵濃能透遠一叢盛放鄰牆別院莫不聞之江南好事者多結之作屏余園中小徑鱗次種植左右成行接葉交枝上不通日花時金粟滿堂李義山所謂桂香殆不過是

木槿

八

北亞抱負時

十二

園中遠墅設籬編木槿為之盤織縱橫茂綠盈望花不一種有深紅淺紅藕色白色至於重臺千瓣者則似木芙蓉雖榮謝不常而鮮妍可愛

合璧

合璧葉細如槐比對而生至暮則兩兩相合曉則復開花淡紅色形類絲絲秋後結莢北人呼為馬纏取其花之糸也野精荒墅之側輒得數株欲植之草堂前以本大難遷遂不復移採其葉乾之釀以酒醇醲益人

玉葉

唐人最重玉葉種之集賢院中其後失傳不知玉葉爲何物并有疑卽是瓊花者近得一株似醜醜而入出玲瓏明淨真冰雪姿也

金雀

金雀叢生如棘花生葉傍長條直上行列清疏取其小本種瓷盆中下磊奇石一二似雲林片幅綽有可觀

玫瑰

四月百花已闌玫瑰始發濃香豔紫可食可佩迴廊之外灌生作叢與醜醜相映京師有刺薜卽玫瑰之黃者

北墅抱瓮錄

五

惜大江以南不能致之

月季

月季花有紅白淡紅三色香甚清越逐月一開四時不絕種之籬落閒晨露未乾鮮妍有態臘中映雪愈覺泥

人

木香

木香灌生長條易茂編籬引架芬芳襲人白花紫心者香更清遠又有黃色一種香少遜而色頗妍山栗破房乳鵝脫殼不足方其新豔也

薔薇

薔薇花有淺紅深紅大紅之異結花成屏雅宜山墅連春接夏蒨豔可人落紅或堆每不忍掃園後有絕大者二本緣高樹而生上引下垂延蔓百尺花開樹杪如綴火齊又有白薔薇黃薔薇單瓣野薔薇分香豔豔圍繞籬落各極勝賞

醜醜

醜醜香清而微蔓延高架露坐最宜其花青耐紅萼開時變白架下可容十餘人中設石几與二三同調盤礴

北墅抱瓮錄

十四

其開共試早苔洵爲樂事

棣棠

棣棠花色金黃一葉一榮生甚蔓延春深與薔薇同開可爲屏籬添色

夾竹桃

夾竹桃本嶺南種葉類竹而花類桃姿態娟媚自初夏著花經秋乃歇草卉之最久者

金絲桃

金絲桃花五出比山桃較大而色黃心有長鬚茸茸作



縷頗具風格非俗豔所能比也

天竹

天竹枝葉瀟灑梅雨中開白花朵結枝梢殷紅璀璨聚  
聚若珠霜雪不落樹可久而難長紅雨山房欄檻之前  
一叢百餘幹粗中把握殊不易得

虎茨

虎茨枝不高大葉綠多刺花白子紅新花已開舊實未  
落開以密葉三色互映植之盆盎中亦書室佳觀也

慎火樹

北堂抱瓮錄

五

慎火樹葉光澤柔厚夏開白花相傳可以辟火南方人  
多以盆種之置瓦屋上今開栽石罅確處與其清寒  
之性相宜其生尤盛

紫藤

紫藤緣木而生久之條蔓糾結與樹連理屈曲蜿蜒之  
狀不異蛟龍出沒二月花發成穗色紫而豔披垂搖曳  
一望煜然珠供盤餐更屬佳品

葡萄

葡萄以西北所產為佳南方不能得其種然結架牽藤

涼陰覆院暑夕坐其下几簟皆有清意所植紫綠二種  
芳液甘醴固亦可敵醇醴也

金銀藤

金銀藤類薜荔細蔓綠籬三四月後開花不絕長及寸  
許一帶兩葉前後繼開此黃彼白故得金銀之名甚有  
清香殊於凡卉

薜荔

薜荔前緣垣周道短僅逾肩薜荔綠壁上生縱橫紫結  
望之碧葉蒼然山雨欲來幽響撼撼

北堂抱瓮錄

六

錦荔枝

錦荔枝藤蔓善緣種荷微屏下翠葉滿籬秋結荔子青  
紅斑駁中有甘液鮮赤異常

茅藤果

茅藤宜傍高架善子最繁小如桐實秋霜之後落葉子  
存輒紅作串積雪中色倍鮮明又名雪裏紅

蘭

蘭香最幽迥出羣卉上號稱香祖占人多愛之羅綺云  
朝製其馨暮換其英攜書就觀引酒對酌可謂愛蘭之

癖矣舊譜春蘭一莖一花以紫莖青花者為上品青莖  
青花者為中品非也惟莖淡白花淡綠心純素者為玉  
根蘭又名素蘭格價最高青與紫皆不及蘭清崖溪之  
閒種之甚多

建蘭

建蘭極不易養今得數盆各抽箭五十餘莖合風受露  
異香茂發夏秋之際清韻殊多當湖蓄花之家皆無若  
此之盛者

蕙

北墅抱瓮錄

七

楚辭既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畝所指為蘭者乃  
澤蘭非春所指為蕙者乃零陵香非蘭類也今人以九  
節蘭為蕙長莖秀擢芳萼貫連與春蘭相伯仲光風晴  
日近傍軒窗幽情殊愜

真珠蘭

真珠蘭出自閩粵木本狀似山梔葉叢生枝上一叢七  
葉者為佳五葉者次之三葉者又次之花開成穗先青  
後黃圓細繁密若綴真珠是以得名香芬特茂余得七  
葉者一樹高俱四五尺亦江南所少

魚子蘭

魚子蘭花形似真珠香亦相等但屬草本莖蔓上抽數  
寸一節葉生節間止可盆種插竹為闌以攪縷繁之莖  
乃不靡穢類粟穎切時色青及變而黃香氣乃發採花  
置竹箔上以絲紙覆之上鋪新茶經一宿後納入瓶中  
淪茗能作蘭香清供第一

茉莉

茉莉有藤本木本兩種藤本者叢條並生木本者一幹  
上發葉若珠圓迎晚而放芬馥絕倫綉帷竹簾臥趁微  
涼采置枕函旁足清魂夢

北墅抱瓮錄

六

素馨

素馨似茉莉而小葉更纖綠枝弱不能自立插竹枝扶  
之雨過花開香芬絕世

蓮

泛渌池中有紅蓮白蓮疊蓮諸種葉擎波面夏雨忽來  
千點荷聲乍緩乍急涼風過處香芬襲人花明淨如拭  
清露晨流晴霞晚映尤覺鮮妍使人吟賞忘倦

木芙蓉

木芙蓉瀟灑無俗姿花色不一有白有紅更有一花而日三變朝白晚紅名醉芙蓉者性本宜水特於水際植之綠溪傍渚密比若林雜以紅蓼映以翠荻花光入波上下搖漾猶朝霞散綺絢爛非常見宋孝宗書唐人刁光允沐芙蓉畫幅云託根不與菊為雙歷盡風霜未肯降本是無心豈有怨年年清豔照秋江善為此花寫照矣

觀音蓮

觀音蓮葉形類芋而大片葉可以蔽人色最媚綠中心

一八

北墅抱瓮錄

五

抽莖發花白色瓣若小蓮土人謂可救毒螫以此得觀音之名

芭蕉

平湖諸家園亭芭蕉絕少近從會城移得三四本種泛綠亭後密陰冷翠上襲人衣晴日對之亦作風雨之想幸性本易生蕉筍駢發年餘後應可成綠天矣

美人蕉

美人蕉自粵東來葉雖不大而翻風滴雨自有幽姿其花開若小蓮而色正赤惟中心一朵曠生甘露宮之如

如鉛

菊

菊花種類甚多園中栽菊作圃得數百本有黃紫紅白縹蜜諸色每色又各有深淺并有一本兩色者其葉瓣亦種種不同或如如或如剪翎或如壁縷或如松粒或如柳芽窮極變態友人知余嗜菊多有遠載送者環置草堂清芬連月而種色之妙以余圃所栽者為最盛

金銀消息

消息菊之小者有黃白二種因色之相似以金銀名之

一八

北墅抱瓮錄

五

菊最難培此種為易給根徧布歷歷如星

秋海棠

秋海棠幽姿冷豔非塵埃中物性特喜之園中陰闕之地無處不種曉風涼露一抹輕紅不覺我情之欲移也

水仙

水仙臘葉春花能傲冰雪寒香冷豔豈得不凡石湖坡陀之處雜種無次清疏可玩性喜冷水難生亦活宜以古磁盆滿貯清泉置花數百磊石擁護花更茂悅山谷所云幽淨几香和梅人也

朝鮮牡丹

朝鮮牡丹即本草當歸又名文無弱枝嫩葉不勝風日中心抽細莖花生莖末一十餘朵欵欵下垂狀似小蕤俗呼荷包牡丹亦草花中之豔品也

戎葵

葵有數十種因色之淺深瓣之單複各成一類余前居苑西時植之最多自四月至十月花開不斷今園居地大尤得栽蒔葵愛日而不喜肥但以清水灌之一莖百葉灼灼照人諸色閒雜尤極絢爛

下

北墅抱瓮錄

三

釵葵

錦葵花小如錢文彩斑斕可愛高不過一二尺而蓓蕾攢簇吐萼盈枝梅雨淹旬賴此花點綴不至寂寞

秋葵

黃花綠葉紫蒂檀心惟玉人道妝差可彷彿其風韻耳與芙蓉前後開放枝葉亦復相亂荷池芹岸之上夾雜種之雅態可挹

百合

百合花一名摩羅春一莖上抽四旁出葉花生莖端有

紅白二種白者尤勝每坼一葉滿庭皆香

胡蝶花

胡蝶花碧白相雜上有黃斑翠點翩翩之狀全類蚊蝶真野卉之佳種

長春

長春花色赤黃類野菊發葉極多花不大放形似小盞故又名盞盞將菁者旋即摘去勿令結子則新葉旋生一本可得百餘花相繼而開四時不絕

罌粟

下

北墅抱瓮錄

三

山亭水岸俱種罌粟有大紅淺紅深紫淡紫藕合蜜合純白淡綠諸色一房千萼簇若剪綉相傳中伏夜合女子豔服插種則來歲發花繁豔絕世

虞美人

虞美人莖葉花葉似罌粟而小或云此花聞人歌聲能應節而舞又有舞草之名花極娟秀

山丹

山丹有赤有黃四月蠶成繭時此花正放赤似暹丹黃猶蒸栗一莖直上柔葉護之與百合相彷彿但大小異

耳

剪春羅

剪春羅葉綠而濃開花極盛每瓣刻缺甚多有如蜀羅被剪發莖叢密足充階砌之觀

剪秋紗

剪秋紗長莖小朵弱不勝風白瓣五出上有紅絲命童子削竹作小屏編花于上亦殊豔冶

金錢花

金錢花午開子落吹墮苔鋪之上輪郭圓整宛然赤仄

錢也

設

設花可玩可餐葉色媚綠花有蜜色朱色之異蜜色者有香朱色者不香今皆種之設又作賞有忘憂之惡野人無憂可忘聊娛春興

鳳仙

鳳仙雜色善變而平湖所出視他處尤佳紅紫碧白無所不有有一本兩三色者有一花兩三色者重跗疊萼莫能名狀

石竹

石竹纖柔易生枝蔓青翠花具五色梗娟動人以時培灌亦能作木本重臺

秋牡丹

秋牡丹偏地蔓生葉似牡丹而小黃鬚紫萼豔色鮮妍可破秋容之蕭瑟

玉簪

玉簪即白鶴花山谷老人題為江南第一綠葉環匝類小甘蕉花似玉搔頭內玲瓏而外瑩潤香芬酷烈冠於

秋花

紫鸞花

紫鸞莖葉花葉與玉簪不異故亦稱紫玉簪玉簪有香紫鸞無香而梗娟靚自遠勝五月發花與朱葷山梔同插瓶中晴窗清畫風致不淺

雞冠

雞冠當暑成花霜後始萎若扇若簪若鳳若芝形狀各殊色亦有紅紫黃白碧綠之異根生石罅中不須肥土其本高卑不齊有矮不數寸者蘇子由詩注矮雞冠即

玉樹後庭花云

草茉莉

草茉莉有紫白二種花形似茉莉而跗較長中心有鬚  
暮開曉謝殆陰類也結子初青後黑內有白粉可療面  
斑

牽牛

牽牛蔓生善緣葉似楓有三尖花不作瓣下小上大曉  
露未乾輕翠悅目日出即萎子名天茄以糖釘之可食

西風錦

北墅抱瓮錄

西風錦與老少年相似葉外青中紫經霜色變青者為  
黃紫者成赤階除之下滿目斑斕

老少年

老少年莖葉俱紫秋深鴈來之候葉變而紅末梢一叢  
鮮赤如染亦號鴈來紅此時草木就衰而反成麗采亦  
屬奇觀

萬壽菊

萬壽菊莖葉細小花亦黃多瓣薄長寸許不香而豔其  
開耐久盛於秋深亦有傲霜之意

雙鸞菊

雙鸞菊即草烏花形如僧帽內藏兩萼若雙鸞之並肩  
尾翼宛然化工之奇真有不可揣測者其色紫豔紫而  
且久秋齋之玩冠絕一時

紫鈴

紫鈴莖細葉弱發花至繁一莖可得十餘朵色紫而翠  
尖瓣五出若小鈴中有黃心輕風拂之搖曳多態

鳳毛

鳳毛引蔓極長葉細如縷附莖而生稠密整齊有若人

北墅抱瓮錄

巧花如野茉莉而小色大紅頗明豔直結小屏

秦椒

秦椒枝葉盡綠高一二尺開白花結子長二寸許深秋  
色紅磊磊可喜味之辛烈過於薑桂

金燈籠

金燈籠元宮中植之號為紅姑娘其實外裹黃苞內含  
紅子一枝得二十餘枚苞作六稜微尖子如彈丸京師  
極多余向有秋花雜咏此亦與焉

龍膽草

龍膽莖長數尺葉相對生花色豔翠如膽形以細竹引之極供靜玩

淡竹葉

淡竹高數寸花如翠細風露之下繽紛有姿細莖多節葉尖而長儼然小竹也爾雅以某竹為王芻豈即此種耶

車前

車前葉厚而澤長莖多子王閔山居錄有種車前剪苗食法不獨充藥品也階前雜草手加鋤難此種獨存之

六 北墅抱瓮錄

三七

蒲公英

蒲公英小科布地四散而生莖端發黃花若野菊花殘成絲風飄著土即生新苗嫩時可食

石菖蒲

石菖蒲本名堯韭產山澗砂磧中萬卉喜肥此獨喜瘠以細砂種之養以清泉層冰不凋烈日不萎座隅清供罕有其倫

半夏

半夏苗一莖一花葉與葳蕀似但極小每本不過六七

寸陸離之不生發其甘初未嘗下種也園中藥卉自生者極多頗有未識其名者亦不能盡錄之也

紫蘇

紫蘇香氣清越摘片葉嗅之倦悶即豁自昔以蓋蘇並稱有以也背而俱紫者為上面紫背青者次之八月作花九月採子

薄荷

薄荷與紫蘇同形而異色香亦相等聞川湖之俗以薄荷代茶蘇余喜其辛涼之味夏月飢煮而啜之

六 北墅抱瓮錄

三六

決明

決明本小末尖似槐葉秋開深黃花結角如小指長二寸尤喜其苗葉可作酒麴餽醕與眾同醉計之最得者也京師名為望江南

麥門冬

麥門冬類石菖蒲葉更長茂綠階而生一名繡墩草麥冬生土中根鬚之上四片抽小莖開淡紅花結實圓碧惟吳越有之

天門冬

天門冬莖葉森發花細而白有清香方書多謂天冬與松脂同服可以駐年余素不講服食養生之訣但愛其綠緜聊以娛目而已

艾

艾雖見斥於楚騷然亦香草之一種與蕭不同隙地自生懶加剪薙森森林立風過頗香

菖蒲

菖蒲生淺渚中不煩培植春初出水茸茸短翠謂之蒲嘴當夏盛長與紅藥青葙互相掩映亦自可悅

北墅抱瓮錄

二元

鹿葱花

鹿葱花六出儼然蛺蝶之狀三大圓瓣三小尖瓣外藕花色中心白地有紅黃細點搖風弄影姿韻特妍

翠雲草

翠雲草性喜陰隲與芭蕉虎刺秋海棠相似而較為易生北窗背日之地倘植數莖時月既久鋪翠盈階漸有入簾之色

吉祥草

吉祥草不拘水土及石上皆可種伴以丹芝錦石清雅

特甚花紫蓓生頗易發

金絲荷

窗前幽蔭之地多生金絲荷其葉大者幾於盈掌心中抽長鬚作細白花根旁時長紅絲沾土即成根株最易繁茂

鳳尾草

鳳尾草喜陰石罅溪坳足迹罕至之處往往而有幽蘭空谷斯為近之

書帶草

書帶草葉如細韭性韌而弱蒙茸四垂清風拂之鮮翠足喜

北墅抱瓮錄

三元

苔

山居懶慢庭院經時不掃過雨之後滿砌皆長萐苔色翠而幽如紺錢散地稍喜門無剝啄不為履齒所侵得以成其清勝

柳

柳性易生橫栽倒插皆可活早春時嫩綠初萐柔絲委鬢非煙非霧濃媚迎人又一種赤幹細枝葉青如縷粉



紅色名三河柳爾雅之所謂檉也天將雨檉先起風以  
應之故又稱雨師亦婀娜可愛

柞

柞樹扶疏多枝葉細而密新葉將生故葉乃落其質堅  
韌可中屋材

榆

榆樹類枌春初綠枝生莢累累成串未熟色青已熟色  
白結子為榆錢崔氏月令謂榆錢可糞兼可蒸作糕餌  
收至冬可釀酒淪過搗羅為末調以鹽水日中曝曬可

六

北聖抱衾錄

三一

作醬

松

松花可服松節可釀松脂可蒸松子可餐松濤可聽松  
陰可坐霜幹煙姿亭亭千尺真山居勝友也園中有青  
皮紫皮三鬣五鬣各種皆黃山天目所產對此風標可  
為晚節之助豈僅添雅興已耶

柏

有刺柏有側柏有瓔珞柏三種枝葉各異刺柏圓而上  
指側柏扁而側出瓔珞柏長而下垂皆貫雪凌霜不改

柯葉就中瓔珞一種尤佳堅勁之中別具嫵媚所謂魏  
鄭公之斌媚耳

梓

梓樹大數十圍老幹上挺旁枝交讓花最繁形如蛺蝶  
色淺紅上有深點類酒染所成中含二鬚落時一鬚在  
花一鬚在蒂余軒前得十餘株土人呼為佛樹開若紫  
霞落如紅雨真異觀也

梧桐

梧桐修柯碧葉紆徑之內種之成列綠陰蔚然曉雨夜  
月時幽響滴瀝清影扶疏秋聲秋色盡在於是

槐

槐木數株陰蔽一院夏月就綠蔭之下解帶披襟箕踞  
盤薄不知時為炎暑花細而黃香亦清發涼雨乍過金  
英滿地倍覺幽趣可耽

楠

楠木重疊若幢蓋枝葉森茂新陳相換經歲不凋葉初  
發者其色鮮赤過於晚楓

楓

楓葉三春霜過色丹其脂香濃可蒸以辟蠹與楮柿銀杏等樹同栽秋色滿林有鋪錦列繡之目草堂牆角一株高五六丈修枝遠引老葉易脫獨擅勝致

烏臼

烏臼亦稱鴉舅深秋葉赤最可耽賞至冬葉落結于作十字裂色白似梅花葉累不墜

樟

樟葉四時不凋細花小子扶疏挺特具干霄之勢其肌理錯綜有文足中器用非散材可伍

六

北墅抱瓮錄

壹

樟

樟似柳非柳似槐非槐性本宜水故綠野塹種之葉嫩時鄉人採取其葉作茗名為話茶秋有實若榆錢狀其材易大不減橙林溪陰十畝不數年而可得也

桑

塹池之外徧植桑木綠陰被野雞大閒閒甚得田家風趣春日率婦子編箔晒蠶以織作為事非惟習勞亦可適用

偃松

蘭渚前古松七株皆黃山所產又得偃松一本亦自黃山來蓋百餘年物矣而高僅三尺許攬挈天矯幹若屈鐵旁倚怪石儼然畢宏畫本絕可珍也

海桐

問花早有海桐一株枝葉極茂斜掩溪門半臥水面葉濃綠髣髴楊梅三四月開白花與丁香相似鈞庭晚歸時繫於此

橡實

橡實似栗而小圓而有尖蒂葉與栗同幹不能如栗之

六

北墅抱瓮錄

壹

大親串偶集取其實以充盤核聊同古人拾橡之意

栗

松盤山外平疇衍迤皆種栗樹大者數十圍結實甚多新秋剝食芳鮮莫及兼有香氣若桂叢之始拆八九月時其房自裂命小奚掇拾筐中懸檐壁多風處俟其少乾皮易脫而味較勝

山榿

來禽坳以種林禽得名不植別樹惟山榿十數本參差林間亦來禽類也有黃赤二色味兼酸甘以為飯餘酒

能之供所益多矣

穀

穀皮類桑而粗葉類桐而多刺缺初夏結實類楊梅而不可食皮絕柔韌可以取材古人常擗以為紙其妙必勝於竹惜其法已不傳矣

冬青

冬青土人呼為凍青以其嚴冬不凋也漱晚磯旁數株夾水而植與烏白丹楓高下相間垂綸偃仰縱目皆成佳觀

北聖抱衾錄

壹

阜角

阜角密葉如槐綠陰低亞秋來結莢下出葉底離離可觀園四周皆水塹岸之上灌莽成叢此樹頗為秀出

櫻櫚

瀛山蘭渚之地皆疊亂石為短垣不加粉至於牆角植櫻櫚三四本高可齊檐微風乍拂輕涼自生極瀟灑之趣皮有絲縷錯綜如織取為冠屐簪拂等物大稱山居三月閒莖內生黃苞狀若魚子可食名曰櫻筍亦曰櫻魚蒸熟後以蜜醋製之即千里可致也

漆

漆樹高二三丈柿幹椿葉當暑多陰佳木也吾浙桐江以上山居之民以採漆為業利最饒沃莊子云桂可食故伐之漆可採故割之也今植於吾園者止取其陰而不以為利遂得免於斤斧蓋散人所樹即為散木猶愚公所居即為愚谷也天下物豈有常哉

黃楊

黃楊木理細膩枝葉繁多性堅而韌然滋長最難世傳此木終歲長不盈寸遇閏月年則頓而不長蓋物理之至奇者然攷爾雅桐茨菰皆厄閏年又不徇黃楊也

平地木

平地木高數寸葉深綠子先青後紅若小棠梨經年不落巖洞嵌空處與幽蘭同種點綴良佳

女連

黃連高止尺許其生作叢一莖三葉花實之色皆黃江文通黃連頌云黃連上草丹砂之次江南所產不及蜀中為良然苦口之味殆不可不備也

茶

吾鄉龍井徑山所產茶皆屬上品偶移其種於圃中栽之發花極香春末綠芽新吐訪得採焙之法手自製成封緘白甄中於評賞書畫時淪泉徐啜芳味絕倫茶喜山石蔭密此地無山故不能多植然亦足解玉川之癖矣

竹

竹於草木之外別為一類植物之仙品方塘曲徑到處植之宜月宜風宜晴日宜晚雨宜殘雪至於伏暑方炎石牀蒲几坐臥密林中冷翠襲衣爽籟盈耳正未知羨

北野抱瓮錄

三

皇上人視此若何

鳳尾竹

巖畔堂外小院數弓有白石遠階下堆疊有法上植鳳尾竹一叢長不盈丈纖枝婀娜翠葉森發晚晴風過洒然絕塵

慈竹

慈竹心實而節疏灌生上挺鞭不旁行其筍於八月間發窗前陰圃不宜樹木之處即種之其下培蒔秋海棠鳳仙諸卉甚覺相宜

毛竹

毛竹大者圍徑二尺許剝其根為筆牀酒盞等器諸用畢給林中多野雉鳴鳩之聲極其清越與竹籟相應昔人謂園居者須是三分水二分竹一分屋庶幾近之矣

斑竹

斑竹碧幹紫紋娟淨莫比修篁塢中皆植此種新梢乍放殘粉未消對之令人神遠

筍

春日發者為圓筍新苞初迸嫩美罕匹真勝於芻牛之

北野抱瓮錄

三

腴培之作脯經年可用夏月竹鞭四行其穿土而出者為鞭筍作羹特佳竹忌狂鞭截去之則次年竹更茂冬日生者為團筍伏蟄地中短而節密所謂蝟腹蛇蚶者是也京師惟團筍可以攜致然亦珍貴不能飽啖不若此閒之不論錢也年來千畝在胸不減饒太守矣

棉

葉若牡丹花若秋葵不獨可織亦可玩也平湖風俗醇樸喜服布素隙地種棉者多余蔬圃旁分畦栽插鬱鬱成叢因使家人採花紡織以供被服

麻

有紫麻白苧二種枝葉扶疏秋夏間發細穗一朵數十穗白色每歲可三刈取其皮治以為縷擇最細者以為苧衫當暑之服莫適於此

蕨

蕨生野中春時萌芽拳屈長而漸展若鳳尾莖嫩無葉時取之蒸曝作蔬絕美屑之為粉製粒枚之類味甘滑而色微紫可稱瓊糜

薇

一八 北野地食錄

五

薇莖菜氣味皆似豌豆其種作蔬入羹皆宜京汴士大夫為詩多念故山薇蕨手擇口嘗可真知其味者誰耶

矮黃

矮黃菜中之奇種惟江浙有之其生不高經霜黃熟因以得名今人稱呼為黃芽菜贊之訛也肥嫩易爛食無筋膜味甜而腴與北方之甘肅菜可以爭勝

恭菜

恭菜葉青莖白狀類白菜但差小耳陸放翁云吳地四時常足菜一番雨過一番生蔬之同類異種者甚多隨

時苗發足供野人口腹蓋造物所以厚園居之賜也

莧菜

莧生初夏小摘淨擇一淪即熟香美勝於眾蔬有青莧紫莧二種紫者羹汁殷紅以送吳杭色映匙盤

艾莧

艾莧心紅葉綠煮食甚香至秋漸老高六七尺莖可為杖輕而且堅勝于筍竹所謂杖藜是也

芥

青芥紫芥白芥嫩葉芥因類分畦春秋兩種老而愈韌頗有蔓柱之性作齋最宜收芥子屑之成末點和食品風味亦佳

一八 北野地食錄

甲

諸葛菜

諸葛菜花色紫碧莖莖異常種數本於軒砌之間饒見幽致非凡蔬所能比又四時皆可食詩人所謂蕪菁即此種也

菜蕒

菜蕒莖不高而結根甚大謂之蘿菔有白者有黃者有紅者有紫者紫白二種葉似蕪菁黃紅二種葉似蒿菜

春末抽莖發花其根辛而微甘可生可熟可醬可腊可醋可糖蔬品中之極有益者

### 菠薐

菠薐根赤色葉青北方呼之爲赤根菜四月起莖尺許開碎白花此菜播種時必過月朔方生即晦日下種與十餘日前種者同出唐會要貞觀中尼波羅國獻菠薐菜狀類紅藍其所從來遠矣

### 白菜

白菜莖扁薄而白大者高三尺許爛煮作羹以薑米芫之雖珍錯不能過也更有名春不老者與白菜相類而脆嫩尤甚四時可種醃食甚美

### 芸薹

芸薹單莖圓肥葉附於莖嫩時可食其末發花如蘿蔔淪而乾之製以鹽饗冬上品也

### 薺菜

薺野草而有佳味採取宜在寒食前東坡與徐十三書云今日食薺甚美不甘於五味而有味外之味其法取薺一二升淨擇入淘米三合冷水三升生薑不去皮

搗兩指大同入釜中澆生油一蜆殼於羹面不得入鹽醋天生此物以爲山居之祿輒以奉傳不可忽也食薺之妙盡此數語矣

### 苦菜

苦菜花肖野菊春夏皆開一花結子一叢若筒蒿然根葉皆可食余取以爲常供元人詩盤餐落落對瓜畦杜撰人閒苦蕒齋洵先得我心者也

### 同蒿

同蒿莖肥葉綠與白蒿同四月起莖一尺餘可食一種小者爲茵陳蒿芳嫩倍之

### 生菜

生菜花如苦蕒春秋可再種略點鹽醋生投食之甚美故名

### 萵苣

萵苣與生菜類有小圓二種尖葉者味苦圓葉者氣如香杭四月抽莖如筍謂之萵筍余長夏三餐噉粥飽菜根香味於諸蔬之性獨得其詳焉

### 馬齒莧

馬齒莧柔莖布地葉對生比竝圓整如馬齒故名六月開細花本屬草卉而可以充蔬亦可入藥

芹

芹性潔氣芳根葉皆堪作菹圃傍荒澗偏產香芹白莖翠苗郁郁可愛

薑

薑五月生苗如嫩蘆秋社前後新芽若指名紫芽薑采食無筋膜秋分後采者次之經霜乃老分湖稻蟹極肥脂同切玉搗薑薦之以佐村釀誰謂荒寒寂寞之濱遂

北野抱食錄

薑

無佳味哉

蒜

北方蒜微甘而辛可為常食南方出者辛而不甘然極能制服食之毒春苗嫩美鹽製為菹亦佳

薤

薤葉似葱而有稜根似小蒜一本數顆相依而生北人呼為藟子內則云切葱薤實諸醃以柔之是古人已有醋浸之法性能益氣宣滯於老人尤宜故少陵有衰老味煖之句也

葱

葱名萊伯為種至多其中絕佳者為冬葱迎寒茂發香而不葷輒美可食入藥亦有即所謂大官葱也

韭

韭以真定產者為佳今杭郡之種肥脆不下真定其性易生旋剪旋發不煩人力春初雨過嫩本新抽噉之神爽晚松早韭竝稱山中佳味信乎不虛

蠶豆

蠶豆方莖密葉紫萼阜心二月花開被蠶和風送香濃而不媚初夏其莢與櫻珠竝熟吾鄉風俗以點新茗老後炒食尤佳長公在惠州追思與楊宗文諸人往來瑞草橋對坐莊門喫瓜子炒豆田園真樂自不可忘

北野抱食錄

蠶豆

扁豆

扁豆花有紫白二色狀亦不一莢生花下花卸而莢現果成枝葉以俯餐有淡泊之味

豇豆

豇豆作架引之其生易蕃莢如衣帶注必兩兩並垂有青有紫嬌爛開雜

刀豆

刀豆亦喜緣架須乘嫩采之老則不佳矣樂浪有挾劍豆其莢橫斜如人挾劍者始此種也

西瓜

西瓜各種皮有青有綠氣有深紅有淡紅有白有淡黃子有紅有黑有白迥不相類炎歆正酷浸以寒泉會客剖嘗涼沁心腑不啻飲沆瀣吸石乳也

倮瓜

倮瓜其小如拳味特甘美北人多於飯後食之謂其能

消殺氣也牽蔓被壘累累可摘

稍瓜

稍瓜粗於黃瓜色綠而勁縱有白紋界之微凹體光而滑膚實而韌製之以饗足儲一年之供

南瓜

南瓜愈老愈佳宜用子時煮黃州豬肉之法少水緩火蒸令極熟味甘膩且極香田家一飽之需孰過於此

香瓜

香瓜皮嬌黃開有青色斑駁如畫漿液香恬蘇肉細膩

披襟逃暑時得此以潤吟吻亦一快也

王瓜

王瓜葉似木芙蓉花黃結實似小兒枕種暖處則易生杜少陵云陽坡可種瓜真曲得物情者瓜質脆嫩可消酒渴

絲瓜

絲瓜喜延高架宜背陰其實長尺許嫩時甘滑可養老者氣絲若網可以滌器平湖種瓜者多於菱灣漁港之旁結為低架碧蔓黃花下俯流水燦然可觀不但有落

實之益也

冬瓜

冬瓜附地偏生熟白如玉逢辰日種之其生必繁故黃山谷呼為辰瓜

蒲蘆

蒲蘆莖長須架起則圓正可蜜煎作果可削條作乾小者可作盒作盞長者可作灌花噴壺亞腰者可盛藥物苦者可治病

瓠



瓠子苗葉花蔓俱如葫蘆江南人呼曰扁蒲味淡而美且極爽滑幽風所謂八月斷壺即此固宜以為常供

茄

茄大小不一種煮食甚恬滑醃製糟醬無所不宜色紫而澤昔人美其名曰崑崙紫瓜

甘露子

園中密樹之下輒種甘露子其性喜陰得樹蔭更易長茂大者長一二寸子生根上如聯珠色白味甘脆生熟皆可食

北野抱食錄 聖

芋

尊溪芹淵之閒多種芋葉比么荷綠淨如拭寒宵擁爐坐話煨老芋噉之自謂官廚法饌不敵其美彼沒齒於膏粱者殆未足與語此也

香芋

蔬香芋前瓜棚豆架縱橫如織香芋亦綠蔓其中冬來斷土取芋炊食良佳其甘潤不及山藥其香則非山藥所能望也

山藥

山藥引蔓緣籬葉厚而澤開細花淡紅色實生葉閉形似小棗煮食頗香其根有紫白二種白者尤細膩蒸令極熟以蔗霜以匙抄而噉之若吸石髓

蘆

壘河蘆葦遠近一碧芙蓉灣香芹淵蓴溪諸處尤多翠葉停煙白花搖雪當秋水方盛之時坐倚釣篷垂竿其際飄然有五湖之思

蓼

向居苑西於書屋前種紫蓼極盛北地絕無池沼每日遣家僮擔井泉沃之每株皆高六七尺秋來紅穗低垂具有幽意園中多洲渚蓼生甚繁不待灌植沙禽野鷺時來出沒蕭疏秋色在會心者自得之

北野抱食錄 只

茨菰

茨菰生水土之交每窠抽葶一枝開花數十白瓣黃心其根類芋甘滑不及而香乃過之

茭白

茭白多葉如蔗秋四五月中抽白葦大若小兒臂蒸熟甘美而鮮秋後有實所謂彫胡米也炊之作飯與香稻

髣髴佐以醇羹本老饕之腹屬厭有餘矣

蓴

蓴菜江南多有西湖所產尤佳漁書樓後有陂塘半畝匯瀦溪流其中蓴絲密茂蓋西湖種也春夏之交葉底津生長寸許白如水晶蓴莖之妙正在此日袁中郎云蓴菜香脆柔滑略如魚髓蟹脂而輕滑遠勝其品無得當者惟花中之蘭果中楊梅可以異類作配信不虛也

苳

陂池近岸處徧產苳菜葉若荷錢莖如麥股五月開小



北野抱瓮錄

究

黃花名曰金蓮蘭渚下有平池一方畜金魚百餘尾每時皆浮苳葉開鱗鬣粲然往來如織欲作濠濮閒想

萍

而背皆青者萍也而青背紫者藻也長及指許而紫而有紋者麻藻也小池風定一望幾成綠茵飛花點之斑駁如繡

藻

水草中惟藻為雅潔青絲碧縷節節連生每當風水相遭波紋如縠縈帶之趣殊有足觀

芡

荒灣斷塹皆種芡實綠盤鋪水與荷芰相亂彌望田田早秋采實而食有珠之圓有玉之膩水鴨諸品此為上珍芡花向日芡花背日荷花日舒夜斂芡花晝斂宵開閒中消息物理亦有微會

菱

平湖菱出馬漬者為上有大小二種與菰芡等雜種池塘中秋來自操小槳采摘滿筐柴門月上扣舷浩歌沙洲宿鳥磔磔驚起平生江湖之興庶可少適矣



北野抱瓮錄

辛

荇

溪旁水淺處荇莖成叢而生綠苗繼銳中通外直其根大者若栗冷脆殊常滌渴破醒莫出其右

# 明倭寇始末

(二卷)

谷應泰 編

明倭寇始末

清 豐潤谷應泰霖著編

明代沿海倭亂劇於中葉然先已不時告警可鑑也洪武二年夏四月時倭寇出沒海島中數侵掠蘇州崇明殺略居民劫奪貨財沿海之地皆患之太倉衛指揮僉事翁德帥官軍出海捕之遇于海門之上幫及其未陣麾兵衝擊之斬獲不可勝計生擒數百人得其兵器海艘命擢德指揮副使其官校賞綺幣白金有差仍命德領兵往捕未盡諸寇

明倭寇始末

三年三月遣萊州同知趙秩持詔諭日本國王良懷令革心歸化日本古倭奴國在東海中綽波而宅自元菟樂浪底于徐聞東莞所通中國處無慮萬餘里國君居山城所統五畿七道三島為郡五百七十有三然皆依水附嶼大者不過中國一村落而已戶可七萬課丁八十八萬三千有奇自元帥討日本者没于水不得志日本亦不復來貢至是帝遣使諭降之四年冬十月癸巳日本國王良懷遣其僧祖朝來進表箋貢馬方物并僧九人來朝又送至明州台州被掠

明倭寇始末

男子七十餘人詔賜文綺答之 十一月詔請海侯吳禎籍方國珍所部溫台慶元三府軍士及蘭秀山無田糧之民賞充船戶者凡十一萬一千七百餘人隸各衛為軍仍禁兵海民不得私出海時國珍餘黨多入海剽掠故也禎既至三郡每被私意多引平民為兵瀕海大擾甯海知縣王士宏曰吾甯獲死罪不可誣良民為兵即上封事詞甚切上立罷之

明倭寇始末

六年春正月德慶侯廖永忠上言今北邊遺孽遠遁萬里之外獨東南倭寇負禽獸之性時出剽掠擾瀕海之民陛下命遣海舟剪捕此寇以奠生民德至盛也然臣竊觀倭彝窺伏海島因風之便以肆侵略來若奔狼去若驚鳥臣請令廣洋江陰橫海水軍四備添造多櫓快船令將領之無事則沿海巡徼以備不虞倭來則大船薄之快船逐之彼欲為內寇不可得也上從之

七年夏六月倭寇膠海靖海侯吳禎率沿海各衛兵捕至琉球大洋獲倭寇人船俘送京師 十三年春正月胡惟庸謀叛約日本令伙兵貢艘中會

四九

事覺悉誅其卒而發僧使于陝西四川各寺中示後世不與通

十七年春正月倭頻寇浙東命信國公湯和巡視海上築山東江南北浙東西海上五十九城咸置行都司以備倭為名

二十年二月置兩浙防倭衛所 夏四月戊子命江夏侯周德興往福建福興漳泉四郡視要害築海上十六城籍民為兵以防倭寇增置巡檢司四十有五分隸諸衛

明倭寇始末 三

二十二年冬十二月倭寇甯海尋犯廣東

二十七年春二月倭寇浙東命都督楊文勳德商昂巡視兩浙復命魏國公徐輝祖安陸侯吳傑往浙訓練

海上軍士同楊文等防倭 秋八月命吳傑同永定侯張全往廣東訓練海上軍士防倭 冬十月倭寇

金州

三十一年春二月倭寇山東浙東

永樂元年日本王源道義遣使入貢賜冠服文綺給金印

四年冬十月下汀伯陳瑄督海運至遼東舟還值倭于沙門追擊至朝鮮境上焚其舟殺溺死者甚眾

九年春正月丙戌命豐城侯李彬平江伯陳瑄等率浙江福建舟師勦捕海寇 三月中軍都督劉江守遼東不謹斥候海寇入寨殺邊軍上怒遣人斬江首既而宥之使圖後效 夏五月倭寇浙東

明倭寇始末 四

十四年夏五月敕遼東總兵都督劉江及緣海衛所備倭寇相機勦捕 命都督同知蔡福等率兵萬人于山東沿海巡捕倭寇六月倭舟三十二艘泊靖海衛

楊村島命福等合山東都司兵擊之 十二月置遼東金州旅順口望海碣左眼右眼三手山西沙洲山頭爪牙山敵臺七所

十五年春正月倭寇浙江松門金鄉平陽 冬十月遣禮部員外郎呂淵等使日本先是帝命太監鄧和等齎賞諭諸海國日本首先歸附詔厚賚之封其鎮山賜勘合百道與之期期十年一貢無何捕倭寇將士寇數十俘獻京師俱日本人羣臣請誅之以正其罪上乃遣淵賜教切責之

十七年夏六月遼東總兵都督劉江大破倭寇于望海  
塌先是江巡視各島至金州衛金線島西北望海塌  
其地特高廣可駐兵千餘詢諸土人云洪武初都督  
耿忠亦嘗于此築堡備倭離金州城七十餘里凡寇  
至必先經此實濱海咽喉之地疏請用石壘堡置  
烟墩瞭望上從之一日瞭者言東南夜舉火有光江  
計寇將至亟遣馬步官軍赴塌上堡備之翼日倭寇  
二千餘乘海船直逼塌下登岸魚貫行一賊貌醜惡  
揮兵率眾勢銳甚江令犒師秣馬略不為意以都指

天 明倭寇始末 五

揮徐剛伏兵于山下百戶江隆帥壯士潛燒賊船截  
其歸路乃與之約曰旗舉伏起鳴炮奮擊不用命者  
以軍法從事就而賊至塌下江被髮舉旗鳴砲伏盡  
起繼以兩翼竝進賊眾大敗死者橫草奔餘眾奔  
櫻桃園空堡官軍追圍之將士奮勇請入堡勦殺江  
不許特開西壁以待其奔分兩翼夾擊之生擒數百  
斬首千餘開有脫走船者又為隆等所縛無一人逸  
者凱還將士請曰將軍見敵意思安閒惟飽士馬及  
臨陣作真武披髮狀迨賊入堡不殺而縱之何也江

明倭寇始末

曰窮寇遠來必勞且飢我以逸飽待飢勞固治敵之  
道賊始魚貫而來為蛇陣故披髮作此狀以鎮服之  
而已我師攻之彼必致死未必無傷寇出縱其生路  
即圍師必缺之意此固兵法願諸君未察耳事聞上  
賜敕褒進封江廣甯伯子孫世襲將士賞賚有差先  
是元末瀕海鹽起張七誠方國珍餘黨導倭寇出沒  
海上焚民居掠貨財北自遼東山東南抵閩浙東粵  
濱海之區無歲不被其害至是為江所挫斂跡不敢

天 明倭寇始末 六

大為寇然沿海稍稍侵盜亦不能竟絕  
正統四年夏四月倭寇浙東先是倭得我勘合方物戎  
器滿載而東遇官兵矯云入貢我無備即肆殺掠賈  
即不如期守臣幸無事輒請俯順倭情已而備禦漸  
疏至是倭大舉入桃渚官庾民舍焚劫驅掠少壯登  
掘冢焚束嬰孩竿上沃以沸湯視其啼號拍手笑樂  
得孕婦卜度男女剝視中否為勝負飲酒積骸如陵  
于是朝廷下詔備倭命重歸守要地增城堡謹斥墟  
合兵分番屯海上寇盜稍息

五一

嘉靖二年五月日本諸道爭貢大掠甯波沿海諸郡邑  
 鄞人宋素卿者初奔日本正德六年與其國人源永  
 壽來貢其從父澄議之告素卿附倭狀守臣以聞置  
 不問至是其主源義植幼聞不能制命羣臣爭貢各  
 強給符驗左京兆大夫內藝輿道僧宗設右京兆大  
 夫高貢道僧瑞佐及宋素卿先後至甯波爭長不相  
 下故事番貨至市舶司閱貨及晏坐並以先後為序  
 時瑞佐後而素卿狡賄市舶太監先閱佐貨宴又坐  
 設上設不平遂與佐相仇殺太監又以素卿故陰助

天 明倭寇始末

七

佐授之兵器而設取強拒殺不已遂燬嘉賓堂劫東  
 庫遂瑞佐及餘姚江佐奔紹興設追之城下令縛佐  
 出不許乃去沿途殺掠至西霍山洋殺備倭都指揮  
 劉錦千戶張鎧執指揮袁進百戶劉恩又自育玉嶺  
 奔至小山浦殺百戶胡源浙中大震設負固據海粵  
 巡按御史歐珠鎮守太監梁瑤奏聞逮素卿下獄待  
 詆倭自是有輕中國心矣 給事中夏言上言倭患  
 起于市舶遂罷之初太祖時雖絕日本而二市舶尚  
 不廢市舶故設太倉黃渡尋以近京師改設福建浙

江廣東七年罷未幾復設蓋以遠有無之貨省戍守  
 之費禁海買抑發商使利權在上也自市舶內臣出  
 稍稍苦之然所當罷者市舶內臣非市舶也至是因  
 言奏悉罷之市舶能而利權在下奸豪外交內訶海  
 上無甯日矣

四年二月宋素卿伏誅初宗設遁海島不獲獨素卿及  
 瑞佐下獄會朝鮮兵徼海者得其魁仲林望古多羅  
 等三十三人國王李懌奏獻闕下於是發仲林等至  
 浙貴與素卿對簿備鞫遺貢先後及符驗真偽既悉

天 明倭寇始末

八

有司以爰書上請乃論素卿死釋瑞佐還本國  
 十八年國王源義植復以修貢請許之期以十年人無  
 過百船無過三然諸夷嗜中國貨物人數恆不如約  
 至者率遷延不去每失利云

二十五年倭寇甯台自罷市舶後凡番貨至輒主商家  
 商率為奸利負其責多者萬金少不下數千索急則  
 避去已而主貴官家而貴官家之負甚于商番人近  
 島坐索其負久之不得之食乃出沒海上為盜輒擄  
 難有所殺傷貴官家忠之欲其急去乃出危言撼當

事者謂番人泊近島殺掠人而不一兵驅之備倭固當如是耶當事者果出師而先陰洩之以爲得利他日貨至且復然如是者久之倭人恨言挾國主賁而來不得直曷歸報必償取爾金寶以歸因盤據島中不去竝海民生計困迫者糾引之失職衣冠士及不得志生儒亦皆與通爲之鄉道時時寇沿海諸郡縣如汪五峰徐碧溪毛海峰之徒皆華人僭稱王號而其宗族妻子田廬皆在籍無恙莫敢誰何巡按浙江御史陳九德請置大臣兼巡浙福海道開軍門治

天 明倭寇始末

九

兵捕討聽以軍法從事從之乃以朱統爲右副都御史巡撫浙江兼攝福興泉漳未至而泊甯波台州諸近島登岸攻掠諸郡邑無算官民靡舍焚燬至數百千區巡按御史裴紳劾防海副使沈瀚守土參議鄒世威因乞敕統嚴禁泛海通番勾連主藏之徒從之統乃下令禁海凡雙檣餘艘一切毀之違者斬乃日夜練甲兵嚴糾察數等船盜盜淵數破誅之因上言去外盜易去中國盜難去中國羣盜易去中國衣冠盜難遂錮暴貴官家渠魁數人姓名請戒論之不報

明倭寇始末

於是福建海道副使柯喬都司盧鏜擒獲通番九十餘人以上統立決之於演武場一時諸不便者大譁蓋以時通番浙自甯波定海閩自漳州月卷大率屬諸貴官家咸惴惴重足立相與詆諆不休諷御史周亮給事中葉鏜奏改統爲巡視未幾統復上言長嶼諸處大俠林參等號稱刺達總管勾通倭舟入港作亂更有巨奸控誘船隻走賊島爲鄉導瀾海濱鞠論明確宜正典刑章下兵部侍郎詹榮覆奏中國待外裔不以向背貴之以昭天地之量統所論坐俱關重

天 明倭寇始末

十

乞下都察院覆覈從之于是御史周亮等劾統注措乖方專殺啓釁因及福建防海副使柯喬都指揮使盧鏜黨統擅殺宜置于理帝遂奪統官命還籍聽理遣給事中杜汝楨往福建會巡按御史陳宗慶訊喬等併覈統事汝楨宗慶勸統聽信奸回柯喬盧鏜擅殺無罪皆當死奏下兵部尙書丁汝夔如其議上帝從之命喬鏜繫福建按察司待決統恚自殺士論憐之遂罷巡撫御史不復設

二十年夏四月浙江巡按御史董威宿應參前後請寬

五三



海禁下兵部尚書趙錦覆議從之自是舶主土豪全  
自喜為奸日甚官司莫敢禁

三十一年夏四月倭寇犯台州破黃巖大掠象山定海  
諸邑汪直者徵人也以事亡命走海上為舶主渠魁  
倭人愛服之倭勇而慧不甚別死生每戰輒赤體提  
三尺刀舞而前無能捍者其魁則皆浙閩人善設伏  
能以寡擊眾大羣數千人小羣數百人而推直為最  
徐海次之又有毛海峰彭老生不下十餘帥列近洋  
為民害至是登岸犯台州破黃巖四散象山定海諸

天 明倭寇始末 十一

處猖獗日甚知事武偉敗死浙東騷動 秋七月廷  
議復設巡視重臣以都御史王忬提督軍務巡視浙  
江海道及與洋泉地方忬巡撫山東聞命即日至浙  
度所治軍府皆草創而浙人柔脆不任戰所受簡書  
輕不足督率吏士乃上疏請假事權誅賞得便宜且  
欲嚴內應之律寬損傷之條勦撫勿拘從之改巡視  
為巡撫忬乃任參將俞大猷湯克寬為心膂徵狼土  
諸兵及募溫台諸下邑築點少年分隸諸將布列瀕  
海各鎮堡嚴督防禦浙人恃以無恐云

三十二年春三月王忬破倭于普陀諸山初忬廉知俞  
大猷湯克寬材勇既虛己任之而都指揮盧鏜坐前  
都御史朱統事尹鳳坐監累俱繫獄忬知其能奏釋  
之以為別將亦募兵分帥之日檣撫激勵欲得其死  
力倭寇汪直等結若海中普陀諸山時出近洋襲官  
軍忬偵知之乃夜遣俞大猷帥發兵先發而湯克寬  
以巨艘佐之徑趨其若縱火焚之倭倉皇免餘艘走  
官軍隨擊大破之斬首一百五十餘級生獲一百四  
十三人焚溺死者無算值颶風發兵亂汪直等乘間

天 明倭寇始末 十二

率眾逸去都指揮尹鳳復以閩兵邀擊於表頭北爰  
諸洋斬首百餘級生獲二百餘人先後以捷聞賜白  
金文綺有差 夏四月汪直毛海等既潰散剽忽往  
來不可測溫台甯紹俱羅其患參將湯克寬率兵循  
海填護城堡捕奔軼斬獲亦相當于是賊移舟而北  
犯蘇松郡二郡素沃饒賊至捆載而去有蕭頭者尤  
桀狡率勁倭四百餘屠上海之南匯川沙逼松江而  
軍餘眾圍嘉定太倉所過殘掠不可言王忬遣都指  
揮盧鏜倍道掩擊斬馘餘眾復奔入浙俞大猷等

邀殺殆盡先是吳浙閒人習選悞而文武大吏復不能以軍法繩下遂至破昌國臨山霏衢乍浦青村柘林吳松江諸衛所副海鹽平湖餘姚海甯上海太倉嘉定諸州縣忤不欲冒功有所隱沒隨擊走之計倭所得亦不償失前後俘斬共三千餘級東南賴之五月給事中賀逕奏謂都根本重地海洋密邇鎮江京口乃江淮咽喉瓜埠儀真又漕運門戶請設總兵駐鎮江從之 秋七月太平府同知陳璋敗倭于獨山斬首千餘餘眾浮海東遁 冬十月倭寇太倉州

明倭寇始末

七

士以死捍坏坏被傷 之至水濱梁已徹丈餘超而過追急幸夫留禦之死焉坏求其首為流涕親酬之相拒數月不克克寬復督邵漳等兵擊之敗績失亡四百人官軍疫不能攻乃開壁東南敵倭遂潰圍出掠蘇松各州縣百餘人由華亭縣滌缺登岸流劫至木涇金山衛移舟泊寶山克寬引舟師迎擊及於高家黃毀其舟斬七十三級生擒十四人倭別隊失風至興化殺千戶葉臣卿知府黃士宏指揮張擊殲之時沿海諸奸民乘勢流劫真倭不過十之二三

明倭寇始末

五

攻城不克分掠鄰境有失舟倭三百人突至平湖海甯等縣自獨山之敗倭東遁江南稍甯惟崇明南泊失風者几三百人不能去總兵湯克寬及僉事任坏西兵守之坏屬兵三百皆新募勵以必死不入與家人訣為誓赴之而去親介冑臨陣士無敢不用命者坏敝衣芒履與士雜行伍依草舍閉營糲飲水同甘苦至是相守不下賊潛出沒坏常夜追之出其前後宰夫佩恐有失衣坏衣介馬而馳故賊不知所取坏嘗匿溝中賊過之不知匿至明士始得之又遇矢石

三十餘所杭州官吏以烽火不時發日集坊民登陴守多怨苦仔曰吾斥堠明無慮勿及余何先敵受困耶令罷之一郡皆歡至是去以徐州兵備副使李天寵為僉都御史代仔去而浙復不甯矣初仔待盧鎧為參將鎮閩閩人故忌鎧劾鎧兇險不可用罷之而沿海大猾且言仔令大猷搗巢非計欲搖動仔仔不為動已而南京各官復荐鎧乃用鎧為參將而以俞大猷為浙直總兵以南京兵部尚書張經總督浙福南畿軍務時朝議方徵狼土兵剿倭以經嘗總督

六 明倭寇始末

五

兩廣有威惠為狼土所戴服故用之敕令節制天下之半使直從事開府置幕自辟參佐經亦慷慨自負中外忻然謂倭寇不足平 夏四月倭寇自海鹽趨嘉興參將盧鎧禦之稍卻次日復戰於孟宗堰伏發殺官軍四百人溺死無算都司周應禎等死之賊乘勝入據石界由分兵四掠攻嘉興府城副使陳宗慶帥兵禦卻之焚其舟賊遞入乍浦與長沙灣寇合犯海甯諸縣既而東掠入海至崇明夜襲破莫城知縣唐一岑死之倭自崇明進薄蘇州大掠六月倭自吳

江掠嘉興都指揮夏光禦之背王江涇而陣倭鼓譟而前我兵大潰光急入舟中流矢溺死蘇州倭寇至嘉善轉掠松江出海總兵俞大猷擊敗之于吳淞所擒七六斬二十三級八月倭寇自嘉興還屯採淘港柘林諸處進薄嘉定首製兵參將李逢時許國以山東民槍手六千人至與賊遇于新涇橋逢時率麾下先進敗之賊退據羅店官軍追及之斬八十餘人許國恨逢時與同事不約已乃別從別道擊賊欲分途時功追至採淘港乘勝深入伏起大潰溺水死者千

六 明倭寇始末

六

人指揮劉勇等死之 工部侍郎趙文華上言倭寇猖獗請禱祀東海以鎮之帝命往祀兼都察沿海軍務文華至浙凌轍官吏公私告授益無甯日三十四年柘林倭奪舟犯乍浦海甯攻陷崇德轉掠塘西新市橫塘雙林烏鎮菱湖諸鎮杭城數十里外流血成川巡撫李天寵束手無策惟募人縋城自燒附郭民居而已張經駐嘉興援兵亦不時至副使阮鵬僉事王詢竭力禦之僅免失陷致仕僉都御史張漣目擊時事痛之乃上言臣本杭人頃復家居五載願

知海寇始末始以海禁乍嚴遂至猖獗而督撫因循  
玩愒養成賊勢夫堂堂會城閉門旬日已有垂破之  
勢徒以意得志滿而去更無一兵一旅阻其去來賊  
寇野心欲如谿壑能保其不復至哉臣恐其賊退之  
後入復收拾傷殘首級虛張功次以欺陛下仍有從  
而庇之者則罰罪之典又移而爲賞功之命矣臣寓  
父母之邦同舟共濟志惟切于報君嫌何遊于出位  
敢以三策爲陛下陳之一曰重軍法以作積弱之氣  
士惟力戰而後克敵亦惟畏法而後力戰今江南非

天

明倭寇始末

七

無義勇也迎敵九死退走十生何怪其有退而無進  
哉軍法之行不在行陣而在平時誠得必死之士萬  
夫海寇百萬不足平矣一曰選民兵以收必勝之功  
夫江南衛所已成虛設地方有急輒假外兵糊口而  
來原非義勇掉臂而去莫可勾查臣愚以爲莫如盡  
散調募之兵專責州縣立保伍更番較閱期于不擾  
一遇有警披籍而呼共保身家寇小主則率眾以攻  
之大至則堅壁以守之一曰復海市以散從賊之黨  
夫海市舊制原非創設向使瀕海之軍衛如故則市

舶未害爲也惟武備日弛不能制變而後海禁漸嚴  
倭寇之食海寇由之以起惟軍民既練寇掠則懼遭  
斬獲交易則可保首領彼雖至愚必不以彼易此然  
後相機稍復海市之舊不惟散已聚之黨而瀕海窮  
民假此爲生又足以收未潰之人心 夏四月廣西  
田州土官婦瓦氏引狼土兵至蘇州總督張經分款  
總兵俞大猷等殺賊時倭據川沙窪柘林爲巢經冬  
涉春新倭日至地方甚恐聞狼兵至人心稍安賊分  
眾三千過金山衛俞大猷遣游擊白泫及瓦氏兵邀

天

明倭寇始末

六

之稍有斬獲趙文華至松江因爲狼兵可用厚犒之  
使擊賊至漕涇遇倭數百人戰不勝頭目鍾富黃維  
等十四人俱死失亡甚眾於是賊知狼兵不足畏復  
縱掠如故 倭犯江北淮揚諸處前後由通州之餘  
東場海門之東夾港登岸流劫狼山利河諸鎮呂四  
餘西諸場復突入通州南門燒民屋二十餘間而去  
三文浦倭賊分掠常熟江陰村鎮兵備任坏督保諸  
上兵及知縣王秩統兵三千攻其巢破之賊奔江陰  
川沙窪駕舟出海官兵縱火焚其巢賊兵一至戚家

墩游擊白汝劉恩邀獲之江陰賊亦出江東遁 五月張經破倭於王江涇還經及巡撫都御史李天寵俱下詔獄論死初經至浙中用將佐何卿沈希儀輩名位已抗驕不為用而新拔士又慄猶不任兵所徵田州兵瓦氏山東槍手俱不受律連戰敗望大損時耶趙文華出視師頤指凌經經自以大臣位出文華上文華恚則連疏劾經謂其才足辦賊特以閩人經賊輝故縱賊耳帝大怒會臺諫亦有言者趣育校鐵捕經時倭寇自柘林犯嘉興經遣參相盧督鎗狼

大明 明倭寇始末 九

士兵水陸攻之大敗賊于石塘灣賊北走平望俞大猷邀擊奔平望主王江涇水順宣慰官舍彭翼南攻其前保靖宣慰使彭盡臣臨其後途大敗之斬首二千級溺死者稱是餘眾奔柘林縱火焚其巢駕舟二百餘艘出海遁自有倭患水此為戰功第一而文華論經之疏已上矣捷聞兵科言宜置經平倭以自贖不聽并奉天龍湯克寬俱逮至京以縱寇論死文華既疏勅經委以巡按御史胡宗憲為會都御史代天龍巡撫而以周珣代經未幾復罷珣以南京戶部侍

郎楊宣為總督倭寇自海洋突犯蘇州南京都督周于德來援一戰而敗鎮撫蘇憲臣被殺賊中分其眾一由齊門撞馬頭而北轉掠澣墅關長洲五都地一由胥門木檳而南轉掠吳縣橫鎮蔓延膏熟江陰無錫之境出入太湖莫能禦者 御史屠仲律上言宜守平陽港拒黃花澳據海門之險則不得犯溫台塞前海關絕湖口灣過三江之口則不得窺甯紹扼蕞子門則不得近杭州防吳淞江備劉家河則不得掩蘇松嘉興貢江南守令以訓練土兵保全境內為殿

大明 明倭寇始末 十

最沿海沙氏鹽徒及打生手宜收錄併力禦賊詔從之 川沙程倭賊犯閩港周浦俞事董邦政遊擊周藩擊之遇賊驚潰藩被創死賊屯石塘橋流劫崑山石浦六月倭寇蘇常諸縣官熟知縣王秩江陰知縣錢鏞及居鄉參政錢泮各督士民出禦力屈死之旋復寇蘇州民爭入城門不啓號呼震野乘陣者望之嘆攀援者上又絕絕而下任環道自儀真曰奈何坐視之縱有覘謀我在無患也乃出辟門令男女以列進所活者數萬人復率解明道兵江城力戰賊退入

太湖遣舟師邀之乃棄所獲逸去坏以功進副使坏復擊賊馬跡山圍逃倭嘉定民家投火蕪之盡死既而坏有親喪詔留之任事如故八月倭賊百餘自上海僞裕所登岸犯會稽高埠奪民居據之知府劉錫千戶徐子懿圍之賊潛縛木筏由東河夜渡潰圍而出居鄉御史錢鯨遣於煙浦見殺賊自杭州西掠於潛昌化至處州淳安以浙兵迫急突入歙縣流劫至南陵趨太平操江兵扼之賊引而東犯江甯鎮指揮朱襄率勇士數百人御之是時賊已至板橋襄等

天

明倭寇始末

二

不知方袒楊縱酒突遇盡爲所殲遂由安德鳳臺夾岡沿鄉搶掠趨秣陵關時應天府推官羅節卿指揮徐承宗率兵千人守關望風奔潰賊過關而去自南京出秣陵流劫溧水深陽趨宜興無錫一晝夜奔一百八十里至潯墅關南直巡撫曹邦輔慮與柘林賊合且爲大患乃親督兵備王崇古會集各部兵扼其東路四面登之隨地與戰殺召念中董邦政指揮樓宇以沙兵助勦一戰斬首十九級賊始卻奔吳舍欲走人胡覺之追及于楊家橋盡殲其眾賊自紹興高

流劫杭嚴徽甯太平都犯南六埠七十八經行數千里殺傷無慮四五百人歷八十餘日始滅邦輔以捷聞歸功僉事邦政時趙文華聞寇且滅欲攘功急趨赴之比奏則邦輔已先之文華怒會柘林賊進據陶家港文華乃悉領浙兵得四千人文華及胡宗憲親將之營於松江之磚橋約邦輔以直兵會勦浙兵分四道直兵分三道東西竝進賊悉銳衝浙兵諸營皆潰損失軍士千餘人直兵亦陷賊伏中死者二百餘人賊勢大張文華恨邦輔至是乃以罪委之及僉事

天

明倭寇始末

三

邦政詔下邦政總督遠問既而刑科給事中孫溶言後期之罪不在直兵今蘇松士民交稱邦輔實心任事而流劫留都之倭又爲邦輔所滅功績顯然遽請罪斥文華非是兵科給事中夏拭亦言之上乃申飭文華秉公視師以圖大效已而邦政及指揮樓宇貴竟不及文華惡之也邦輔旋奉請成邊巡按直隸御史張雲路爲論奏不報十一月止徵狼土諸兵士兵瓦氏等至浙驕悍不受約束所過殘掠百姓苦之於是總督楊宜力請止徵從之命兩廣督臣隨路止

之 閏十一月給事中孫藩上言防倭諸臣既有巡撫總兵又有總督及都察院重臣事權不一牽掣靡定迄無成功兵部覆奏諸臣職守督察主竭忠討寇實覈布聞總督主徵集官兵指授方略巡撫主設理軍務措置報餉總兵主設法教練身親戰陳至于有司責在保安地方固守城隍帝然之命行諸臣各遵敕諭施行 十二月趙文華疏乞還京許之文華初奉命至浙適狼兵瓦氏等至知倭厚畜銳意請戰文華或之亟趨張經進戰不得則上書痛詆經被逮代

六

明倭寇始末

三

經者周珣楊宜皆無遠略賊勢益熾及瓦氏戰敗攻陶宅餘倭復大岨始知賊未易圖有歸志至是川兵破周浦賊俞大猷復有海洋之捷文華遠言水陸成功請遣於是時海洋回倭泊浦東川沙窪舊巢及嘉定高橋皆倭據如故副使任環率水順保靖土兵勦新塲倭寇時賊眾二千人皆伏不出而詐令人舉火于數里外若將引去者上舍彭翹先入奮之不見一人於是頭目田箇田豐等爭入伏發皆死之賊豕突去未幾復攻上海坏以輕兵三百及之擊敗于五里

橋習家墳又以兵援崑山而身閒行抵大倉毛家壩隆諸屯賊方合集治攻具衝梯隙道內薄而登環率死士飛刃砍之連碎其首矢石交下相殺傷甚眾又縋兵下突而前賊漸氣奪遂棄委走環既居憂哀毀又積苦兵閒疾作卒

三十五年春正月巡按御史周如斗參總督梅宜提督曹邦輔輕率寡謀致川兵敗于東溝苗兵敗於新塲東兵敗于四橋乞罷黜時上深以南寇為憂疑趙文華言餘寇將滅為不實屢問大學士嵩嵩曲為營解

六

明倭寇始末

三

上意終不釋文華懼因言餘寇指日可滅督撫非人一敗塗地皆因吏部尚書李默恨臣前歲劾其同鄉張經思為報服臣繼論曹邦輔則喉給事爰杖孫濬媒孽臣及胡宗憲黨曹邦輔浙直總督又不用宗憲而用王誥然則東南塗炭何時可解陛下宵旰何時可釋也默因得罪直削籍為民邦輔亦被逮罷王誥以宗憲為兵部侍郎兼會都御史夏四月倭薄溫州同知黃鉞馳檄出迎擊被執倭欲還之索王合為贖鉞罵之不置倭磔殺之 江北倭流劫至團山山北

等港無爲州同知齊恩率舟師迎戰敗之斬首百餘級恩長子尙文次子首叔仲寔弟寶榮謙姪慎寅友夏大卿孫童俱在行間當年十八驍勇善射獨前追賊至安港恩等從之伏發恩及其家丁錢鳳等二十一人力戰皆死之獨嵩慎寅三人得脫賊遂乘勝至金山殺鎮江千戶沈宗玉王世良于江中倭率眾數千自乍浦入欲犯杭州遊擊將宗禮師兵九百禦之逆戰于阜角林分左右翼夾擊三戰三捷獲首功七十餘級賊首徐海等皆辟易稱爲神兵會橋陷軍

天 明倭寇始末 三五

潰禮與鎮撫侯槐何銜義官霍賈道力戰俱陷陣死之禮驍勇敢戰所部箭手三千人皆壯士事聞哈卹有差 總督胡宗憲奏遣生員蔣洲胡可願使倭砦傳諭渠魁令無犯順從之已而可願等還言倭渠欲通貢市宗憲以聞下兵部集議不可乃止 倭圍巡撫阮鶚於桐鄉初鶚督學浙江開武林門納難民全活數萬人超擢巡撫方倭之寇嘉興也鶚議主剿而胡宗憲議主撫不相能倭自嘉興轉寇桐鄉亟益銳去來賞徐海麻葉領之陳東附爲東薩摩王弟書記

也宗憲謀開之遣辯士說海海心動私語桐鄉守兵曰吾已款督府矣城東門陳黨善備之是夕海道崇德而西東方急攻桐鄉宗憲說海縛麻葉因僞爲麻葉書致東令鬪海故達海所東海中自疑始解圍去一五月御史邵惟忠上言倭薄通州圍未解餘眾自狼山轉掠瀕江諸郡縣而瓜儀爲甯都門戶鎖帶爲乃漕運咽喉不可視爲緩鬪宜大集兵救諸臣戮力靖亂下兵部議請調河南睢陳及山東八衛陝西延綏兵及徐沛募兵救遣才望大臣一人總督以爲倚

天 明倭寇始末 三六

角保障甯都帝然之已命兵部侍郎沈良才矣嚴嵩揣知上覺趙文華欺罔且見譴乃令文華自以其意請復視師嵩爲言良才不勝任江南人引領侯文華至上乃止良才命文華以工部尙書兼右副都御史總督浙福直隸軍務文華既至浙假監督權凌符百官搜括庫藏百萬計兩浙江滙商廣所在徵兵集餉甯漕粟除金帛給醪謀迫富民脫凶急復授官賦于畀外寇未甯而內憂益甚 六月倭入慈谿縣知縣柳東伯亡初王忬在浙計城各邑未城者慈谿士人



獨持不可至是倭眾大至知縣不知所禦攜印組亡  
 去殘殺民人無算而縉紳尤甚始悔失計東伯失守  
 當坐死以無城可憑削籍為民省祭官杜槐與其父  
 文明率兵追敗倭于王家團海道劉起宗委防餘姚  
 慈谿定海未幾與賊遇于白沙一日三戰殺賊三十  
 餘人斬一其帥槐被創墜馬死文明別將兵擊倭于  
 演武場斬白眉倭帥一從七生擒二倭驚遁呼為杜  
 將軍已而追至奉化楓樹嶺以兵少無繼陷陣死  
 倭薄海鹽指揮徐行健程祿百戶方存仁逆戰死之

明倭寇始末

三七

八月海寇徐海伏誅初胡宗憲以簪珥遺徐海侍女  
 翠翹綠珠令日夜說海縛陳東以報朝廷海且感而  
 趙文華方治兵擊海宗憲伴曰彼且縛陳東何戰為  
 海果賂薩摩王弟縛東以獻於是海勢日孤海自念  
 教有功又信羅龍文誘約八月入謁督府于平湖海  
 先期以數百人宵而入宗憲文華鸚坐堂上海等叩  
 罪復謝宗憲宗憲下堂摩其頂曰朝廷且赦若慎勿  
 再虞厚犒遣之海既出知官兵大集自疑宗憲使使  
 諭之曰官兵防東黨爾毋恐海請居東沈莊陳東居

西沈莊又令東詐為書遺其黨日海約官兵夾勦汝  
 矣東黨果疑相攻海令裨將辛五郎歸島宗憲密遣  
 盧鏜計擒之文華調兵六千既集移營薄沈莊督之  
 急宗憲猶是憐海不欲遽戰文華迫之宗憲乃下令  
 與總兵俞大猷整師前進海知事變掘深塹自守柵  
 數重官兵望之不敢入阮鶚檄趨之大猷乃從海鹽  
 進攻東沈莊破之又追擊于梁莊會大風縱火諸軍  
 鼓譟乘之賊大潰斬獲一千六百餘級海倉皇溺水  
 死引出斬其首浙直海寇平海故杭之虎跑寺僧雄

明倭寇始末

三八

海上稱天差平海大將軍至是捷書上文華皆裝為  
 己有帝命械擊首惡至京正法時浙東仙居浙西相  
 鄉二寇略平其分掠海門者把總張成敗之江北寇  
 流入常鎮者總兵徐珏敗之蘇松甯紹相繼告捷兵  
 部奏文華功帝從之降敕令文華還京論平倭功加  
 文華太保宗憲右都御史各任一子錦衣千戶餘陞  
 賞有差倭俘麻葉陳東等械繫至京禮兵部請獻俘  
 從之羣臣俱賀時濠略平惟舟山賊據險結果未下  
 官兵環守之不能克諸狼土兵俱已遺跡而川貴兵

六十人始至胡宗憲方雷防春汛隸俞大猷經營舟山之賊會夜大雪人猷乃督兵四而攻之賊悉銳出敵官軍競進賊敗歸乃以樓養捲火擲之賊四散潰出斬首一百四十餘級餘悉焚死

三十六年冬十一月海寇汪直伏誅徐海等既死汪直復糾眾三千餘人甯波岑港大掠四境汪直微人也宗憲亦微人乃以金帛厚賂誘之云若降吾以若爲都督置海上通互市乃迎直母申其子入抗厚撫之而奏遣生員蔣洲往諭與之盟直信之遂自奮言能

天 明倭寇始末

元

蕭清海波賊死命與其黨毛海峰葉碧川等從蔣洲來杭州洲至而直未至人疑其詐巡按周斯盛請罷貢罪洲于是逮洲獄洲乃陳諭倭始未及言直以誠來其未至必風阻耳已而直果乘巨舟遣頭目數十人隨來泊舟定海蓋初舟實爲颶風所損也宗憲使人招直直願見洲洲方對理疑其缺望不遣直遣戶夏正質其舟直素與正善不疑遂詣軍門請罪具言自效狀宗憲待以賓禮使指揮爲其館主給輿夫出入復出蔬米酒肉供餽其舟人日費數百金且交質

爲信因具狀聞請教之科臣王國禎力持不可疏入謂直元兇不可赦宗憲乃密檄按察司收直等斬之論平倭功加宗憲太子太保餘皆遷賞然直雖就誅而三千人皆直死士無所歸益恚恨復大亂

三十七年春二月倭犯潮州之鮑浦攻蓬州千戶所僉率萬仲分部水陸兵馬東西哨攻之臨敵而哨兵皆潰領哨千戶魏岳高洪俱死尋犯福州巡撫阮鶚不能禦取庫銀數萬賂之以新造大舟六艘俾載而去夏四月倭掠台州臨海之三石鎮約數千人總督

天 明倭寇始末

手

胡宗憲擊走之倭攻福清破之執知縣葉宗文舉人陳兇率家童禦賊不克與訓導鄧中涵俱罵賊死五月自海口出港參將尹鳳引舟師擊之沈其舟七斬首六十餘級生擒七人餘眾散去鳳追擊東洛外洋復敗之銃傷及溺水死者甚眾福興患少熄倭攻惠安知縣林咸乘城禦之攻五晝夜不克丁壯死者數百人倭亦死亡相當乃引去咸率兵擊倭鴨山乘勝追奔陷伏中死之倭分犯同安長樂漳泉諸處秋七月以浙江岑港海寇未平詔奪總兵俞大

猷參將戚繼光職期一月蕩平命胡宗憲督之初宗  
憲遣毛海峰誘降汪直直至下獄海峰遂與委日善  
妙等五百餘人燒船登岸列柵舟山阻岑港而守官  
軍四面圍之屢斬獲然海中數苦毒霧賊憑高死關  
先登者多陷沒新倭復大至冬十月岑港倭移巢柯  
梅胡宗憲屢督兵討之不能克 兵備副使谷嶠捍  
禦海上屢破倭制府以捷聞進山東參政

三十八年春三月倭寇自象山河金縷井諸處焚舟登  
岸海道副使譚綸與賊戰于馬岡敗之斬首七十級

明倭寇始末

三

總督胡宗憲上言舟山殘孽移住柯梅即其焚巢  
夜徙力已窮壁勢易成擒而總兵俞大猷參將黎鵬  
舉邀擊不力縱之南奔播害閩廣宜加重治上命逮  
大猷鵬舉至京訊治時人言籍籍謂倭之開洋也宗  
憲實陰遣之接南行泊浯嶼焚掠居民由是福建人  
大譟謂宗憲嫁禍御史李瑚數其三大罪瑚與大猷  
俱福建人宗憲疑大猷漏言故委罪以自掩而大猷  
不善滑刺素不為嚴世蕃所喜故有是速廷危措大  
猷才共假貸得三千金餽世蕃不死罷職發大同立

功 夏四月倭北趨通州總兵鄧成禦之不利指張  
容被殺倭進據白浦鎮兵備副使劉景韶以遊擊邱  
陞擊白浦于丁堰如皋海門三戰三捷賊謀犯揚州  
景韶復督陞等以火攻其老營擊敗之焚死二百人  
賊逸入潘家莊盡銳攻之先後斬首二百餘級初賊  
自南沙登岸犯通州至是勦絕 廟灣倭合眾

攻淮安參將曹克新禦之戰于姚家蕩自寅至甲大  
敗之斬首四百七十級賊遁入姚莊縱火焚莊死者  
二百七十人賊退入廟灣拒守劉景韶督兵擊倭於

明倭寇始末

三

印莊斬首四十級賊西走次日復戰于新州賊遁入  
民莊我兵以火攻之凡再戰斬首二百六十級賊悉  
焚死無一人脫者時江北流倭悉移惟廟灣據險固  
守不出五月江北兵攻於廟灣衝其巢斬首四千  
我兵死傷過當復退守之時賊營甚固巡撫李逢以  
我軍鼓戰而疲宜圍守之賊乏食且水陸斷其行道  
可收全勝通政屠船之以為玩寇乃角糧甲持矛盾  
兵以進屢挑戰賊終不出逢督兵入險賊盡銳東顧  
衝殺傷相當自是後稍稍出掠免舟為走計矣順之

知失計乃駕言經略三川沙倭南去逾月倭困廟灣  
既久到景詔督卒填壕塹逼壘而陣令水兵載葦焚  
其舟復水陸進擊倭潛遁入舟官兵進據其巢追奔  
至瑕子港斬獲頗多餘倭無幾不復能戰乘風開洋  
而去 福建新倭大至多齎攻具先攻福甯連江羅  
源流劫各鄉進攻福州不克移攻福安破之參將黎  
鵬舉以舟師擊倭於海中七星山屏風嶼斬首六十  
七級生擒六十八人時沿海長樂福清等境皆有倭  
舟廣東流倭往來詔安漳浦開浙江舟山倭移舟南

明倭寇始末

三

來者向屯活嶼福州漳泉無地非倭矣舟山倭屯活  
嶼經年至是乃開洋去其毛海峰者復移瓜南粵建  
屋而居永福倭移舟出梅花洋參將尹鳳擊敗之巡  
按樊獻科請趙胡宗憲應援未及行巡撫阮鶚往勦  
之倭稍創 六月倭眾別部二十餘艘屯崇明三川  
沙總督胡宗憲檄總兵盧鏗帥師攻破之前後斬首  
百餘遁去宗憲以捷兼言唐順之贊畫功擢僉都御  
史秋七月三川沙倭突犯江北由海門縣七星港登  
岸流劫過金沙西亭將犯揚州參將邱國禦之戰于

中家莊賊敗走仲家園復追至錫園陸輕騎先進賊  
覘無後繼盡銳來衝陸馬蹶被殺已而官軍大至賊  
遁八月倭自鄧家莊敗後沿沿沒覓舟不得官軍尾之  
于雷家橋白駒沙諸處倭餒甚奔莊我兵圍之時剗  
頭兵至先登各營繼進縱火衝擊破其巢斬首二百  
餘賊奔白駒沙追擊又敗之于七竈莊花墩共斬首  
四百餘賊盡殄 吳驍勇敢戰江北軍悉屬頭節制  
故有功

明倭寇始末

三

三十九年春二月倭寇六千餘人流劫潮州等處時浙  
直倭患稍息而閩廣警報至日 五月加胡宗憲兵  
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  
四十一年春三月泉州指揮歐陽深率兵擊倭破之生  
擒江一峰泉寇稍肅 倭陷福建永甯衛大掠數日  
而去復攻永甯城破之大殺城中軍民焚燬幾盡  
冬十一月遣總督兵部尚書胡宗憲削籍從給事中  
陸鳳儀之言也獄具罷浙閩總督大臣設右僉都御  
史巡撫其地

四十二年五月復遣胡宗憲詣京宗憲自殺是時大計

京官復有言宗憲未盡法者有旨進治宗憲至京自  
 殺宗憲在浙中與趙文華同事文華退懷不敢前宗  
 憲輒自臨陣戎服立矢石閉督戰方倭圍杭時宗憲  
 親登城臨視俯身堞外三司皆股慄懼為流矢所加  
 宗憲恬然視之殲徐海汪直皆有功然稍稱事文華  
 又握權太重勳臣總兵者由掖門通謁庭拜巡撫悉  
 聽節制如三邊例宗憲才得而稱機亦萌此矣上好  
 元修宗憲進白鹿稱賀大學士嵩北之會嵩敗被逮  
 時歸安茅坤上書頌其冤 冬十月倭犯福建其自

天

明倭寇始末

三

浙之温州來者合福建連江賊登岸攻陷壽甯政和  
 甯德等縣自廣之南島來者合福清長樂賊攻陷元  
 鍾所蔓延及于龍巖松溪大田古田之境無非賊者  
 初浙江參將戚繼光既連破賊于林墩等處閩之宿  
 寇盡平繼光引兵還浙遺倭自福清東營島登岸陸  
 兵擊之斬首百八十級遂行而倭至者日眾始犯邵  
 武殺指揮齊天祥轉掠羅源連江殺遊擊倪祿遂攻  
 元鍾所城及甯德縣入之乘勝直抵興化府城不克  
 乃合兵薄城下圍之且匝月巡撫游震得以狀聞請

調義烏兵以繼光統之起了憂參政譚綸與都督劉  
 總兵俞大猷協力共濟上從之十一月劉顯率兵援  
 興化顯大兵由江西勦廣寇所提入圍率不及七百  
 人且疲屢戰倭新至氣甚銳顯知不敵乃去府城三  
 十里隔一江按兵不至欲掩逗畱之罪遣五率齋文  
 詣府約欲率兵赴城禦敵賊獲五率殺之川其職銜  
 偽為顯文克期入城約城中勿舉火作聲恐賊驚覺  
 詐以五人為劉率齋入至期賊陽稱顯兵入城人莫  
 之疑賊以大入猝起格殺城中驚亂參政翁時器參

天

明倭寇始末

三

將畢高倉皇絕城走同知吳時亮被殺賊遂據城中  
 三閱月殺掠焚燬顯卒乘亂攬之參政王鳳靈妻某  
 為顯掠去既飽欲始如平海衛欲掠舟泛海去十  
 二月倭結巢崎頭城與都指揮歐陽深相拒久之不  
 出深望見兵少輕之直前挑戰伏發深與其下數百  
 人皆戰死賊乘勝陷平海衛事聞罷巡撫游得震速  
 參政翁時器參將畢高劉顯坐觀望不救立功自贖  
 倭引兵出海把總許朝光以輕舟抄之賊還屯平海  
 衛副總兵戚繼光督浙兵至福建與劉顯俞大猷合

擊倭于平海衛大破賊之斬首二千二百級墜崖溺死者無算福州以南諸寇悉平

四十三年春二月舊倭萬餘攻仙遊圍之三月賊繼光引兵馳赴之大戰城下賊敗趨同安繼光麾兵追至王倉坪斬首數百餘賊奔漳浦繼光督各哨兵入賊巢擒斬略盡聞寇悉平其得出者逸出境至廣東潮州俞大猷又截殺之殘無遺類初倭既自浙創歸嘗一犯淮揚吳越皆不利遂巢閩中首尾七八載所破城十餘掠子女財物數百萬官吏民戰及俘死者不下十餘萬雖時有勝負而轉漕軍食天下騷動至是倭患始息

六

明倭寇始末

七

島夷卉服首見禹貢秦漢以來罕被倭患蓋以其俗愛鮮華地多饒沃五州七道三島五百七十三郡率皆樂土坏以大海君臣自保不愛慕中國也若乃海王充初居民仰食雲帆所指有無懸遷則又彼此咸賴高帝時士誠友定遺孽竄伏北邊南粵咸被創殲已而通謀逆臣代其市舶帝乃閉關謝貢示弗復通然而創設市舶互市不絕計深遠也後世識慮迂拘放失舊典初開橫海旋棄珠崖民競刀錐吏鮮保障秦關夜柝楚吏晨疆勇士蹈險貪夫忘生於是內地奸民勾引潛深海邦貴倖藏匿不可勝計矣貧民勢家賸負負直窮彘困頓進退吝且逃生水國求食波臣邊吏戒心搜捕始急於是沿海不逞之徒陳涉力耕怨家日眾黃巢下第情恚思兵稍稍收聚倭裔窺竊上國矣朱統下車不畏強禦窮治黨與少所帶爾夫廣漢索酷先求魏相李膺破柱不避黃門政求亂本雖得河源福發朝堂意悲虎尾統死而朝貴與海通交相質也代臣畏禍海禁復弛浙東再亂王忬出督援大猷于偏裨出盧鏜于獄中普陀一戰幾殲巢

八

明倭寇始末

九

帥游魂四潰旋掠江南而存隨處邀擊頗多斬獲括  
 乃代頗騎還易毅大功不終自古悲歎此聞外有遙  
 制之憂中樞失內贊之力也嗣是天寵握兵乃棘門  
 之兒戲文華祀海實天雄之誦經倭患愈劇張經再  
 出經以功在銅柱因而假蹇凌轢度亦自大匹夫耳  
 然視視事一月指揮羣帥王江涇之捷賊兵霄遁太  
 史稱其兵驕將悍或亦譏人之蜚語獄吏之深文也  
 文華行諧監車入國蓋左豐求賂虛植徵還張讓交  
 通王允下獄自占未有小人同事而得制制成功者

二〇〇 明倭寇始末 五

胡宗憲曲意主撫因勦成功貽斬徐海誘擒汪直安  
 武誘叔李廣誅降長致恨于封侯空銜悲于賜劍憲  
 雖引刃應無顏見二賊于地下也憲才望頗隆氣節  
 小貶側身嚴趙卯翼成功耿秉因資憲勦勳杜預事  
 朝費甚謀封疆之吏固應折節乃尔耶倭寇披猖禍  
 三省任坏効命雷都俞大猷兩浙威繼光驅馳閩海  
 類皆大國干城足以滅此朝食而乃大戮亦行更張  
 不一事構牽制流毒生民九關無金城之任分宜少  
 裴度之忠羣賢隕喪國事凌彝罔其宜也中丞張謙

家居省會身在圍城訟言時事涕淚交頤觀其疏中  
 所稱殘雜民之首以償縱寇之功而督撫可知移罰  
 罪之典為賞功之命而筦樞可知軍法不重人無死  
 志客兵掉臂士無鬪心而卒伍可知嗚呼鄭監陳圖  
 莫救當時之新法然而睢陽劍在已成今日之爰誓  
 矣

二〇一 明倭寇始末 罕

十國宮詞

(一卷)

孟彬著





秀水孟彬賦魚著

十國宮詞

唐室鼎遷。正五季代興之日。中原雲擾。亦羣雄競奮之秋。地擁江淮。楊花共  
李花並茂。天開巴蜀。鬼子與愁子同謠。彭城則嶺海稱雄。典午復湖湘坐大。  
又况跨吳越而朝稱尙父。據甌閩而人號三郎。江陵當四戰之衝。太原守一  
隅之固。居然袞冕。同封異姓之王。到處樓臺。爭列後庭之寵。三千粉黛。繡幕  
珠簾。二八妖嬈。舞裾歌扇。漫襲承平之舊。渾忘締造之艱。然而輿廢靡常。繁  
華易逝。宮庭閨寂。賸有荒烟。葦道蒼涼。鞠爲茂草。恣一時之游宴。供千載之  
流連。爰搜十國遺聞。用賦百篇宮體。匪敢補史之佚。竊附識小之私。云爾。  
十圍燃燭擊球工。兵諫何來跋扈雄。繞柱白龍曾入夢。袖中一紙出西宮。

十國宮詞

按楊行密嘗天復二年賜爵吳王建國揚州傳濕隆演溥三主後  
 徐浩稱帝奉吳主為讓皇通鑑楊渥燃十圍之燭以擊球一燭  
 費錢數萬又渥晨視事張顥徐溫帥牙兵二百露刃直入庭中  
 謂之兵諫五國故事注徐溫夢入宮中見白龍繞其殿柱明日  
 入果見渥弟渭白衣抱殿柱而立乃嗣位通鑑張顥遣紀祥  
 弑渥圖自立嚴可求急書一紙乃西宮太夫人史氏教也大要言  
 嗣王不幸早世隆演次當立告諸將無負楊氏

小樓飲酒初醺。傅粉君臣禮不分。一笑。鷓衣蒼鵠健。三郎反。自作參軍。  
 五代史徐氏專政隆演幼儒而知訓尤凌侮之無君臣禮嘗飲酒  
 樓上命優人高貴卿侍酒知訓為參軍隆演鷓衣髻髻為蒼鵠  
 十國春秋宋齊邱密言于知  
 誥曰三郎驕縱敗在朝夕

樓上焚香誦佛頌。丹陽宮裡羽衣新。楊花飄落渾如雪。怎奈團枝玉樹春。  
 五國故事讓皇帝方誦佛書于樓上使者趨前帝以香爐擲之俄  
 而見弑十國春秋昇元二年徙讓皇居丹陽宮通鑑讓皇帝  
 服羽衣習辟穀術十國春秋武義元年有謠云江北楊花作雪  
 飛江南李樹玉團枝李花結子可憐在不似楊花無了期按徐知  
 誥本性李後  
 遂應此謠

江南江北已無家。臺榭荒蕪冷鈿車。三十年來同一夢。枯楊何事復生花。

江表志讓皇帝賦詩江南江北舊家鄉三十年來夢一場吳苑宮  
闌今冷落廣陵嘉榭亦荒涼又讓皇既還數年未卒每有枯楊  
生枝

玉葉金枝絕世姿。雙雙白雁繫紅絲。妝臺鸞鏡春何在。嗚咽人呼公主時。

玉壺清話璉讓皇長子也初先主第四女璉納之為妃容範絕世  
及禪代封永康公主聞人呼公主則嗚咽流涕辭不願稱宮中為  
感之慘

縞素長齋畢此生。延和人靜月空明。佛香一炷還私誓。願作無情莫有情。

玉壺清話璉卒永康公主終身縞素不茹葷血朝夕焚香對佛自  
誓曰願兒生生世世莫為有情之物居延和宮年二十四無疾而  
亡

讓皇百日海陵遷。肩却朱門不計年。楚岫吳江空悵望。永寧宮裏草如烟。

五代史昇元六年李昇遷楊氏子孫于海陵號永寧宮嚴兵守之  
絕不通人五國故事讓皇帝溥既渡江賦詩略曰烟凝楚岫愁  
千點雨滴吳江淚萬行兄弟四  
人三百口不堪端坐細思量

一夕秋霜上鬢鬢。清光漸漸入天衢。金奴烏舅黃門喚。照夜何須太寶珠。

十國宮詞

按吳徐誥唐天福二年唐僖宗復姓李氏更名昇是為南唐傳環  
 煜二主為宋所滅髮髭一髮一夕成霜來江野史初先主有受禪意  
 彈壓遂服藥髮其髮且召問云夜來偶得月詩先主白乃曰徐  
 忽夜半寺僧撞鐘逮旦問云夜來偶得月詩先主白乃曰徐  
 徐出東海漸入天衢此夕一輪滿清光何處無先主私喜而釋  
 之烏清異錄江南烈祖素儉殿燭不用脂蠟灌以烏桕子油但  
 呼金奴來上右榻鐵人高尺五一日黃昏急須喚小黃門撥過  
 我大將獲李後主寵姬者見燈輒閉云宮中本閣每至夜則懸  
 雲烟氣愈甚曰然則宮中未嘗點燭耶云宮中本閣每至夜則懸  
 大資珠光也一室如日中也

瓊英片片灑金鋪清暇君臣樂事俱旋進和章陪曲宴更傳名手寫新圖

清異錄保大五年元日大雪李主展宴賦詩命李建勛和建部  
 即時和進乃召同宴仍集名手圖畫真容高冲古主之侍臣法部  
 絲竹周文矩主之樓閣宮殿朱澄主之雪竹寒林  
 董源主之池沼禽魚徐崇嗣主之圖成皆絕筆也

菜房菊蕊繡花餠佳節重陽散鬱陶望斷鷓鴣原數行淚宮中愁賦卻登高

南唐書從善後主同母弟也遣朝京師因留質不歸後主悲思每  
 憑高北望泣下沾衿由時歲時游宴皆罷嘗製卻登高文有原有  
 一鏡兮相從飛嗟予季兮不來歸無  
 一鏡兮相從飛嗟予季兮不來歸無

茶油花餅鏤金黃。雅淡新翻北苑妝。宮樣更誇天水碧。薄綃爭染露珠涼。

南唐拾遺記南唐時建陽進茶油花子大小形製各別宮嬪鏤金于面皆淡妝以此花餅施額上時號北苑妝宋史李煜伎妾常染碧經夕未收會露下色愈鮮明煜愛之自是宮中競收露水染碧以衣之謂之天水碧

錦洞天開近御牀。金鋪玉戶麗花房。移風纔報蓬萊紫。又賞崇蘭讌飲香。

清異錄後主每春盛時梁棟牕壁柱拱階砌並作隔筒密插雜花榜曰錦洞天又廬山僧舍有麝囊花一蕪色正紫號紫風流後主詔取數十根植于移風殿賜名蓬萊紫十國春秋保大二年八月幸飲香亭觀蘭

雅度何須粉黛施。珊珊玉骨擅仙姿。吼聲如虎金環震。不改從容進膳時。

十國春秋種氏名時光態度閑雅宛若神仙烈祖常大怒聲如虎殿陸金環為震動左右皆喪膽褫魄種氏左手持食右手進匕乳從容如平時

纖裳高髻淡蛾眉。煖殿開筵夜雪時。製得新聲催按拍。破傳醉舞曲來遲。

南唐書周后胤為高髻纖裳及首翹鬢采之妝符雪夜酌宴舉杯請後主起舞後主曰汝能翹為新聲則可矣后即命殿綴譜喉無滯音筆無停思俄頃譜成所謂醉舞破也又有恨來聲破亦后所製十國春秋注後主誅周后誦不出演來遲破傳醉舞等句

十國宮詞

霓裳法曲譜開元。利撥檀槽雅製存。一自玉環留別後。空將金屑殉芳魂。

南唐書故唐盛時霓裳羽衣最為大曲後不復傳周后得殘譜以

琵琶奏之于是開元天寶之遺音復傳于世十國春秋注後主

誅周后詞有利撥迅手重新雅製等句南唐書后以疾已革猶

不亂親取元宗所賜檀槽琵琶及平時約臂玉環為後主別卒于

瑤光殿後主哀甚以后

所愛檀槽琵琶同葬

奴襪還提金縷鞋。畫堂南畔早情諧。待年此日重親迎。彩雁啣書過御街。

詞綜後主子夜詞花明月暗籠輕霧今宵好向郎邊去奴襪步香

階手提金縷鞋畫堂南畔見一响偃人顫奴為出來難教君恣

意憐十國春秋繼國后周氏周后弟也周后沒后未勝禮服

待年宮中開寶元年始議立后為繼室將納采後主命以鵝代白

雁被以文繡使啣書特舉親迎之禮

柔儀殿內碧牕紗。侍女添香金鳳斜。更築紅羅亭子小花深深處。醉流霞。

清異錄李煜長秋周氏居柔儀殿有主香宮女其焚香之器有玉

太古容華鼎金鳳口罌諸種南唐書後主于羣花中作亭幕以

紅羅雕鏤華麗而極迫小僅

容二人每與后酣飲其中

巧笑明眸態絕殊。保儀新選有誰如。月明不復羊車過。閒掌深宮萬卷書。

馬令南唐書保儀黃氏容態華麗冠絕當世後主雖屬意會小周  
后專房由是進御稀而品秩不加第以掌墨寶而已初元宗後主  
皆妙于筆札博收古書宮  
中圖籍萬卷皆保儀所掌

椒寢香埋又幾春。琵琶聲咽舊宮嬪。鈿蟬金雁都零落。猶按當年一曲新。

南唐書宮人流珠者性聰慧工琵琶昭惠后所作邀醉舞恨來遲  
二破久而忘之後主追念昭惠問左右無知者流珠獨能追憶無  
所忘失後  
主大喜

凌波素襪獨翩翩。掌上輕盈宛若仙。學得纖纖新月樣。春跌裏就舞金蓮。

道山新聞李後主宮嬪窈窕娘纖麗善舞後主作金蓮高六尺飾以  
寶物令窈窕娘以帛纏足纖小屈上如新月狀著素襪舞金蓮上體  
勢回旋有  
凌波之態

御苑依依柳幾株。風情烟態映春蕪。臨池愛仿元和脚。手寫黃羅付慶奴。

墨莊漫錄江南李後主嘗于黃羅扇上書以賜宮人慶奴云風情  
漸老見春羞到處銷魂感舊游多謝長條似相識強隨烟態拂人  
頭想見其風流也  
有唐書元宗後主俱善書法元宗學羊欣後  
主學柳公權  
柳宗元詩柳家新樣元和脚且盡蕪芽歛手徒

異卉奇葩繞院開。侍兒春曉折花回。風流翰與雙飛蝶。恣傍玉人雲鬢來。

十國宮詞



十國春秋宮人秋水喜簪異花芳  
香拂髮常有蝶繞其上撲之不去

繡佛深宮戶自扁承恩淡掃黛眉青傷心彌勒花空獻剩有金書一卷經

默記李後主手書金字心經一卷賜其宮人喬氏喬氏後入太宗  
禁中聞後主薨自內廷出其經舍在相國寺西塔以資薦且自書  
于後曰故李氏國主宮人喬氏伏國主百日謹舍昔時賜妾所  
書般若心經一卷在相國寺西塔院伏願彌勒尊前持一花而見  
佛云

薄命如雲粉黛羞梧桐葉落故宮秋勸君休唱芳儀曲塞北江南一樣愁

默記遼聖宗芳儀李氏江南李景女初嫁供奉官孫某為武彊都  
監妻女皆為聖宗所獲封儀生公主一人晁補之為作芳儀曲有  
秦淮潮水鍾山樹塞北江南易懷土國亡家破一身存薄命  
如雲信流轉芳儀加我名字新教歌遺舞不由人等之句

霞帔長披玉貌溫雅通仙術獨承恩麥珠圓處盈銀釜雪錠鎔成帶爪痕

江淮異人錄耿先生者江表將校耿謙之女也少而明慧頗明于  
道術保大中召之入宮處之別院號曰先生常被碧霞披手  
如鳥爪十國春秋元宗常購真珠數升欲得圓珠耿曰易致也  
就取小麥以銀釜燭之皆成圓珠光彩奪目江淮異人錄嘗大  
雪上戲之曰先生能以雪為銀乎先生曰亦可然洞赤實之握為  
銀錠投于熾炭中過食頃曰可矣乃持以出赫然洞赤及冷爛然

爲銀疑而  
指痕具在

雲冠羽警道家妝。慷慨身投烈焰亡。無限江山容易別。白衣紗帽愧君王。

十國春秋淨德院尼乃八十餘人皆宮人入道者都城將陷亦積薪于庭院後主與約曰如有不虞宮中舉火爲應吾與汝輩俱焚死及保儀黃氏燭積書于宮淨德院望見短焰遂燕積薪赴火死無一人肯脫者十國春秋注後主作長短句云無限江山別時容易見時難故臣聞之有泣下者宋史曹彬李煜還汴帝御明德門以燈常奉正朔命勿宣露布止令煜君臣白衣紗帽至樓下待罪詔並釋之

手爲佛印頹成疣。精舍香林處處修。開善夫妻方普度。王師已報下池州。

十國春秋開寶二年普度諸郡僧崇修佛寺改寶公院爲開善道塲國主與后誦佛經拜跪頹至爲瘤贅手常屈指作佛印唐書有北僧立石塔于采石磯施于皆拒不取及王師下池州繫浮橋于石塔然後知其爲閒也

識成兔子上金牀。山色青城繞苑牆。阿姊昭陽新擅寵。旋看花藥又專房。

按王建唐天復三年爲蜀王僭稱帝是爲前蜀子宗衍爲後唐所滅十國春秋帝以卯年生至是丁卯即位左右獻兔子上金牀之識帝命飾金爲坐又徐耕有二女皆國色相工曰青城山王氣徹天不十年有真人承運此女當作后妃長女即太后果高

十國宮詞

祖為賢妃與妹淑妃皆以色進專  
房用事淑妃宮中稱為花蕊夫人

金甲珠冠耀素秋。昇仙橋畔餞宸游。漢嘉一路宮人隊。水調聲聲下閩州。

十國春秋乾隆二年下詔北巡秋八月帝發成都被金甲冠珠帽  
執戈矢而行后妃餞于昇仙橋遂以宮女二十人從行至漢州浮  
江而下壬申至閩州舟子皆衣錦繡  
帝自製水調銀漢之曲命樂工歌之

土木繁興姿宴娛。飛鸞瑞獸儼蓬壺。宜華十里樓臺敞。枉獻南朝三閣圖。

十國春秋帝命宣華苑內延袤十里構重光太清延昌會真之殿  
清和迎仙之宮降真蓬萊丹霞怡神之亭飛鸞之閣瑞獸之門土  
木之功最極奢巧嘉州司馬劉贊  
獻陳後主三閣圖并作歌以諷

霓裳唱罷後庭酬。履舄交歡醉未休。怪道江邊珠翠繞。浣花溪上看龍州。

十國春秋帝以上巳節宴怡神亭自執板歌唱霓裳羽衣內臣殿凝  
月等競歌後庭花婦女雜坐履舄交錯酣歌達旦夏四月幸浣花  
溪龍舟彩舫十里縣亘自百花潭  
至萬里橋游人士女珠翠夾岸

毬場步障錦爛斑。白打春風入市闌。重向御厨當面列。經旬猶未下繪山。

十國春秋帝雅好蹴鞠引錦步障以翼之往往擊毬其中漸至街  
市而不知又帝結綉為山立二綵亭于前列諸金銀綺釜之屬

取御廚食料烹燂其間帝乃憑欄觀之  
號曰當面廚或樂飲繪山經旬不下

數錢女子手摻摻小市紅欄柳影纖絕勝齊宮沽酒肆風帘颺處著青衫

十國春秋帝命大內造村坊市肆令宮嬪著青衫懸  
帘霽食男女雜齒交易而退帝與妃嬪輒為笑樂

碧落落夜宴時玉簫一曲侑金卮月華如水君須醉卻笑嘉王好酒悲

十國春秋後主宴近臣于宣華苑令宮人李玉簫歌已所撰月華  
如水宮詞侑嘉王宗壽酒詞曰輝輝赤赤浮雲宜華池上月華

新華院嘉王宗壽以社稷為言言發流涕韓昭等曰嘉王酒悲耳  
宣華院嘉王宗壽以社稷為言言發流涕韓昭等曰嘉王酒悲耳

諸狎客共以慢  
言爭謔嘲之

臉夾燕支冠帶蓮醉妝相對坐生憐風流只愛尋花柳不走者邊便那邊

北夢瑣言蜀王衍常褻小巾其光如錐宮女多衣道服帶蓮花冠  
施胭脂夾臉號醉妝詞綜蜀主王衍醉妝詞者邊走那邊走只

是尋花柳那邊走者  
邊走莫厭金杯酒

風塵淪落不堪聞連袂悲歌響入雲唱徹甘州新譜曲柳眉桃臉畫羅裙

五國故事衍率母后同幸青城至上清宮人皆衣畫雲霞道服  
衍製甘州曲親唱之白晝羅裙能結束稱腰身柳眉桃臉不勝春

十國宮詞

薄媚足精神。可惜許淪落。在風塵。宮人皆應聲和之。

丹景元都次第登。雲浮翠輦陟峻嶒。賦詩到處尋名勝。夜上星壇看聖燈。

十國春秋帝與太后太妃歷丈人觀元都觀丹景山各製辭勒石遂至漢州三學山觀聖燈賦詩而還

珠鞍寶馬動香塵。競擁流星二十輪。七里亭邊回鷓隊。一時相對盡沾巾。

清異錄蜀衍造平底大車凡二十輪牽以駿馬騎去如飛謂之流星輦五代史衍自縣谷還至成都百官及後宮迎謁七里亭衍

雜宮人作回鷓隊以入御文明殿與羣臣相對涕泣無一言以救國患

喧呼聞鬪夾城雞。煽處深宮有艷妻。忍向秦川重回首。春花夜月總淒迷。

通鑑蜀主嘗自夾城過太子與諸生鬪雞擊毬喧呼之聲歎曰吾百戰以立基業此輩其能守乎有廢立意而徐賢妃為之內立

竟不能也又唐莊宗遣中使向延嗣盡殺衍宗族於秦川驛十國春秋注時有蜀僧遠公傷廢國詩有丹禁夜涼空鎖月後庭

春老漫開花之句

故苑筵開此代興。一燈誰識醋頭僧。丹霞樓上穿鍼夕。又與宮人乞巧凭。

按孟知祥唐長興四年為蜀王僭稱帝是為後蜀傳子昶為宋所滅十國春秋王宴府僚子王氏宣華院謂左右曰使衍不荒于

政有賢臣輔之繼又小子豈能遽及此耶趙季良曰亦天時也  
有所廢君何以興又先是有僧自號醋頭手携一燈藥所至處  
卓之呼曰不得燈便倒人乞巧前蜀後主亦以七夕與宮人乞  
帝以七夕宴丹霞樓觀宮人乞巧極數月即宴駕人以為驢人乞  
巧于丹霞樓

羅帳綾帷寢殿張。宮中小鞦韆只銅裝。如何元夜觀燈火。十萬金錢賜舞倡。

五國故事。魏顯務慈儉寢處。惟紫羅帳碧綾帷。無錦繡諸飾。居  
常在內。惟銅裝朱漆小鞦韆而已。十國春秋。廣政三年春正月。上  
元節。帝觀燈。露臺命舞倡李豔娘入宮。賜其家錢十萬。

競渡龍舟水一隈。繡旂隊隊彩雲開。凌波殿外薰風入。慈母年高奉輦來。

十國春秋。夏五月。重午節。帝奉皇太后游凌波殿觀競渡。

紫府移根託上闌。春秋佳日儘追歡。芳林催賞紅梔子。御苑宣看黑牡丹。

十國春秋。冬十月。賞紅梔子。花於芳林苑。大宴百官。其花爛紅。六  
出清香如梅。當時最重之。又三月。帝宴牡丹苑。牡丹花有檀心  
如墨者。香聞至五十步。從官皆賦詩以賞之。

錦纜徐牽泛畫艘。重樓窈窕開文牕。分明海上神仙府。金殿何須數曲江。

十國宮詞

堯山堂外紀蜀王昶游浣花御龍舟觀水嬉人望之若神仙昶曰  
 世江金殿鎖千門未及此也兵部尚書王廷珪賦曰十字水中分  
 島嶼數重花外見  
 樓臺起稱善久之

栽徧芙蓉覆綺帷。層闈高下萬千枝。錦城一望真如錦。空賦邠風七月詩。

堯山堂外紀蜀主昶令羅城上皆種芙蓉覆以帷幕每至秋時盛  
 開四十里皆鋪錦繡高下相照昶謂左右曰自古以蜀為錦城今  
 日觀之真錦城也張立作詩諷曰四十里城花發時錦囊高下照  
 坤維雖裝蜀國三秋色難入邠風七月詩

宮寢桃符換隔年。長春餘慶製新聯。內臣競獻金花樹。最愛忘憂獨立仙。

堯山堂外紀蜀主昶除日昶自題桃板于寢門云新年納餘  
 慶嘉節賀長春乃宋祖誕聖節名也清異錄孟昶時每臘月內  
 官各獻羅體園金花樹梁守珍獻  
 忘憂花縷金于花上曰獨立仙

品分十四列深官。官職新除望幸同。多少驚婚喧里巷。桃夭處處詠春風。

十國春秋廣政六年大選良家子以備後宮州縣騷然民多立嫁  
 其女謂之驚婚于是後宮位號列十四品有昭儀昭容昭華保芳  
 媛春保衣安宸安蹕安情修容修  
 媛修娟等秩比公卿大夫士焉

寵擅椒房眉黛妍。青城同葦幾流連。白楊不復當時路。猶憶深宮點翠鈿。

十國春秋後主妃張氏擅殊色眉目如畫嘗同輩游青城山久而  
不返忽雷雨大作被震而殞乃以紅錦龍襖裹瘞觀前白楊樹下  
後數年白楊風起不成就眠常見女子吟詩若有所怨詩曰一別變與今  
幾年白楊風起不成就眠常見女子吟詩若有所怨詩曰一別變與今

雪香宮扇暑風清。水殿涼生夜更。一任釵橫雲鬢亂。摩訶池上月華明。

清異錄孟昶夏月水調龍腦末塗白扇上一夕與花蕊夫人登樓  
望月悞墮其扇為人所得外有效者名雪香扇詞綜蜀主孟昶  
一夜起避暑摩訶池上作水肌玉骨清無汗水殿風來暗香滿繡簾  
一點月窺人欹枕釵橫雲鬢亂詞

離恨絲絲出劍門。杜鵑聲裏暗銷魂。最憐白首宮詞後。一幅張仙戀舊恩。

詞譜花蕊夫人有采桑子半闕云纔離蜀道心將碎離恨絲絲春  
日如年馬上時時開杜鵑後山詩話青城人費氏女五代時以  
才色入蜀宮後主嬖之號花蕊夫人效王建作宮詞百首見聞  
搜玉世傳張仙像者乃蜀主孟昶挾彈圖也初花蕊夫人入宋宮  
念其故主乃攜此圖懸于壁且祀之謹一日太祖幸而見之致詰  
焉夫人詭荅曰此吾蜀中張仙像也祀之能令人有子

芙蓉帳子淡籠烟。暖向鴛鴦被底眠。誰唱後庭新樂府。一聲萬里去朝天。

十國春秋後主以芙蓉花染繪為帳幔名曰芙蓉帳。綴耕餘孟  
蜀主一錦被一梭織成被頭作二穴如雲版樣此之謂鴛鴦五  
國故事蜀之末作新曲云萬里朝天未幾後主朝宋時暉川陸斯  
其驗矣

十國宮詞



珠殿纔興又玉堂。風流天子王蠻方。芙蓉甘菊呼鸞道。無復龍川歌舞岡。

按劉隱梁乾化二年為南海王隱弟巖僭稱帝是為南漢傳玢巖  
鍾三主為宋所滅十國春秋乾亨元年建玉堂珠殿又帝願  
左右曰縱不及堯舜禹湯亦不失作風流天子又言家本咸秦恥  
王蠻土曰縱不及堯舜禹湯亦不失作風流天子又言家本咸秦恥  
石為道名曰呼鸞夾栽  
甘菊芙蓉與羣臣游宴

南薰宮殿迴凌虛。暗炙龍涎散玉除。藏用仙人二十四。車燒沈水笑麤疏。

清異錄廣府劉襲僭大號晚年作南薰殿柱皆通透刻鏤礎石各  
置鑪燃香故有氣無形上謂左右曰隋帝論車燒沈水卻成粗疏  
爭似我二十四  
偶藏用仙人

金柱銀衣儼玉壺。採珠更置媚川都。寺人競進才人寵。只合蕭閒作大夫。

五國故事鍾立萬政殿飾一柱凡用白金三千錠又以銀為地衣  
十國春秋置媚川都于合浦縣定其課令入海五百尺採珠  
又帝委政于宦者龔澄樞陳延壽及才人盧瓊仙等臺省官僅充  
員而已清異錄劉鍾僭立奢麗自恣在宮中自稱蕭閒大夫

流花橋外水法。丹荔含漿映薄暎。博一時妃子笑。遺釵墮珥紅雲。

廣東新語城北有芳春園桃花夾水二三里一名甘泉苑其橋曰  
流花銀與宮人為紅雲宴于此雨後往往拾得遺以珠貝知為亡

國之遺物也。十國春秋帝命坊支熟時設紅雲宴以樂後宮歲以爲常。

曉色朦朧赴上林。花枝角勝採春深。阿誰喧笑全輸却。買讌頻催獻耍金。

清異錄劉鋹在國深令宮人鬥花凌晨開後苑各任採擇少頃救還宮鎖後苑膳訖普集角勝負于殿中負者獻耍金耍銀買宴

亭館清幽地更偏。一尊淺酌共流連。綠天深處親題字。親錫佳名扇子仙。

十國春秋南海有蘇氏園者雅稱幽勝後主攜李嬪妃微行至此憇酌綠蕉林中大書蕉葉曰扇子仙後人構亭于上以志異名爲

亭云

玉朶銀絲簇髻青。蕊珠宮裏態娉婷。香殘粉冷歸何處。只有花田賸素馨。

廣東新語素馨斜在廣州城西十里南漢葬美人之所有美人喜簪素馨死後遂多種素馨于塚上故曰素馨斜以彌望悉是此花又名曰花田。十國春秋宮人素馨惟喜插白花遂名其花曰素馨花。

瓊仙端不讓瓊芝。秩進才人管百司。腕白身輕來月下。幽吟還似在宮時。

十國春秋盧瓊仙與黃瓊芝並爲女侍中朝服冠帶參決政事後主進位陞瓊仙秩爲才人。廣東新語盧瓊仙劉鋹之才人也。瓊禎間有請亂仙者瓊仙至題云身輕不許風中立。腕白愁教月下看。

十國宮詞

新署宮銜作候窗。祇應獨夜守明缸。妖淫羞煞波斯女。裸逐相看大體雙。

清異錄南漢劉晟殿側置宮人望明窗以候曉宮人謂之候窗。又劉鋹得波斯女黑脰而慧黠善淫。鋹雙之賜號媚豬。又選惡少年配以雜宮人使褫衣露偶。媚豬延行玩覽號曰大體雙。

遠游冠服紫霞裾。內殿尊嚴奉女巫。寶帳高懸呼太子。玉皇昨降上清都。

十國春秋女巫巫樊胡子自言五皇降胡子身帝于內殿設帳幄。寶貝胡子冠遠游冠衣紫霞裾坐帳中宜禍福呼帝為太子皇。帝于國事多叩于胡子。

昌華苑裏月如霜。野萱叢生輦路荒。執挺降王嗤作長花名。誰喚小南強。

葉廷珪海錄圖經茄子州在番禺縣劉氏子其上創昌華苑。五國故事大寶末年野萱生于宮殿通鑑太宗將討北漢張進曰臣率先來朝願得執挺為諸國降王長清異錄南漢每見南北人盛誇嶺海之強世宗遣使入嶺館接者遺茉莉文其名曰小南強。

軋軋機聲萬戶同。八牀山茗摘幽叢。好開明月春風圃。老作湖南一令公。

按馬殷梁開平元年為楚王傳希聲希範希廣希萼希崇五主為南唐所滅。十國春秋湖南不事桑維高郁勸王令輸稅者以帛。

代錢由是機杼大盛。又高郁請聽民售茶。由是屬內民皆得摘。山收茗茗號曰入牀主人。高堯山堂外紀馬般建明月圃于潭州。命徐仲雅賦詩鑿開青帝春風圃。移下嫦娥夜月樓。冊府元龜。曹琛往湖南馬殷冊命。或欲稱臣呼般為殿下琛謂之曰。豈有湖。南一令公稱藩唐室復欲天使。稱臣哉。既見般但呼公而已。

娉婷秀質毓蘭房。愛主盈盈駕七香。唇齒遠聯秦晉好。纔歸珠海又錢塘。

十國春秋南平王劉巖求婚許之王遣弟永順節度使存送女子。廣南吳越王錢鏐為其子傅璠來求婚許之命掌書記李岷馬匡。吳越女子。

丹砂塗壁爛生光。十六樓成又五堂。合殿更看雲氣繞。九龍爭吐篆烟香。

十國春秋文昭王希範作天策光政等十六樓天策勤政等五堂。塗殿率用丹砂通鑑希範作九龍殿刻沉香為八龍長十餘丈。抱柱相向希範居其中自為一龍三楚新錄凌晨將坐先使人。焚香于龍腹中烟氣鬱然而出若口吐焉。

麝香風煖日遲遲。嘉宴堂開泛玉卮。如殺風流徐學士。會春園裏賦新詩。

十國春秋王建有會春園嘉宴堂金華殿閒携子弟僚屬于會春園游宴學士徐仲雅等賦詩上觴晝夜無節湖湘故事馬氏作會春園開宴徐東野作詩有山色遠推螺黛雨草梢春夏靡香風。為當時所稱。

十國宮詞

漏盡銅壺醉未休。可堪花謝漢宮秋。馬家婦是彭家女。長夜何曾縱夜游。

通鑑天復三年楚順賢夫人彭氏卒彭夫人貌陋而治家有法希  
範憚之既卒希範始縱聲色為長夜之飲十國春秋秦國夫人  
一石又秦國夫人嘗上月沉湖浦冷花謝漢宮秋王品為挽詩人  
以其辭之忽也遽索檐子疾歸且以其言告文昭王王笑曰此釋  
氏禪機耳何不答以彭家女馬家婦則禪機立解矣夫人漸服曰  
是妾無見性之過也

衆駒爭棧亦堪悲。苦諫深閨淚暗垂。一片梧桐智井月。倉黃不似景陽時。

十國春秋許德助語吳人曰楚國雖小舊臣宿將故在也願吳朝  
勿以為念他日衆駒爭棧後可圖耳通鑑馬希萼調朗州丁  
壯為鄉兵將攻潭州其妻苑氏諫曰兄弟相攻勝負皆為人笑不  
聽已而敗歸苑氏泣曰禍將至矣余不忍見也赴井而死

家山高會唱吳謳。玉爵金尊迭勸酬。喜見白頭鄰媪在。寧馨猶復說婆留。

按錢鏐梁開平元年為吳越王傳元憲宏佐宏倣四主後  
土于宋尊王執爵上壽高揭吳音為歌舉座廣之曰錢笑振席  
歲者玉尊王錦親巡有鄰媪九十餘攜壺漿迎王曰錢婆留寧  
富貴王下井祀之知非常人固不許因小字曰紅光滿室皇考  
之將棄于井祀之知非常人固不許因小字曰紅光滿室皇考

焉

春露秋霜淚暗揮。萱闈長日色依依。層樓親負同歡笑。衣錦分明是彩衣。

吳越備史王純孝稟于天性每春秋祭享必鳴咽流涕嘗曰今日貴盛皆由積善所致但恨祖母不能見耳嘗游後庭層樓皇妣春秋高不能上王親負而登焉

深宵機杼月黃昏。寸帛時關民隱存。暇日偶尋游賞地。百縑爭肯施空門。

吳越備史正德夫人吳氏將游奉國寺王乃命帛百縑以備散施夫人曰妾備嘗機杼之勞遽以游賞費之非恤民之道遂不受而罷

陌上花開鶯亂飛。香車過處色芳菲。君王不道多情甚。贏得歌聲緩緩歸。

東坡陌上花序吳越王妃歸臨安王以書遺妃曰陌上花開好緩緩歸矣吳人用其語為歌含思宛轉聽之悽然

元女聯姻沁水開。吹簫未下鳳皇臺。鸞鏘重見如雲盛。百兩還從帝里來。

十國春秋天祐三年唐哀帝選武肅王第三子傅瑛尚壽昌公主未及降而卒天祐四年哀帝又選武肅王第十五子傅瓌為駙馬

侍女中宵各主更。綴鈴枕上夜頻驚。後庭樂部渾拋卻。祇鼓胡琴一再行。

十國宮詞

吳越備史王每夕必列侍女各主一更戒之曰外有報事當振鈴聲以爲警省又以圓木小枕綴鈴睡熟則敲由是而寤名曰警枕又嘗夕宴諸王子及諸孫命鼓胡琴未數曲遽止之曰外間當謂我不恤政事爲長夜之飲也宴遂罷

香含寶鴨篆烟融鑄得銅容奉蕊宮道服曾宗黃老學松風一曲奏絲桐

吳越備史王命鑄王妣恭懿太夫人銅容二致于奉國金地二尼寺恭懿夫人幼而婉淑善鼓琴頗尙黃老學居常被道士服餘皆布練而已

錦棚繡襪飾珠鈿銀鹿成羣戲帳前誰是釋迦親抱送宮中特鑄洗兒錢

吳越備史莊穆夫人馬氏常置銀鹿于帳前坐諸公子于上夫人閱其聚戲喜貳顏色十國春秋穆王第十四子儼初生之夕母崔夫人合瞑時見一僧坐帳前既寤彷彿如見乃生儼文穆王喜命鑄金銀大錢爲洗兒之具

曾駕雲駟觀帝畿金銀湯藥錫宮闈駢蕃天寵加尤渥特典還封異姓妃

十國春秋開寶九年王與妃及世子入覲加封吳越國王妃宰相言異姓無封妃故事太祖曰行自我朝表特恩也妃辭謝中宮賜金銀衣著湯藥法酒等

彩圖揮漢影亭亭鑄徧華嚴幾度經更乞君王親作記夕陽金碧照南屏

十國春秋黃妃嘗于南屏山雷峯顯嚴院建塔奉藏佛螺髻髮名  
黃妃塔塔高四十餘丈兀立層霄金碧璀璨建塔時以石刻華嚴  
經鱗鬣其下忠  
懿王有建塔記

西湖湖水碧溶溶十里樓臺罨畫中。複道衣香人影亂。一時同在水晶宮。

按王審知梁開平三年為閩王子延翰延鈞嗣稱帝傳昶義二主  
義為朱文進所弑湧幢小品偽閩王延翰跨城西西湖築室十  
庭游宴從子水晶宮每攜後  
庭游宴從子水晶宮每攜後

羽葆霓旌扈屬車。溪田處處麗如霞。不知宮錦裁多少。鋪徧泉州母后家。

十國春秋惠宗幸泉州如皇太后母家謁黃氏家廟田鋪緹錦木  
被彩繪因名里曰錦里驛曰錦田居曰錦第溪曰錦溪慕院曰錦  
院溪

新築長春夜宴開。萬枝龍燭映蓬萊。靚粧侍女分行立。玉腕金尊次第來。

十國春秋永和元年立淑妃陳氏為皇后。后本昭武帝侍婢名金  
鳳。惠宗嬖之。築長春宮以居。數為長夜之飲。每宴燃金龍燭數百  
枝。敕宮婢數十擎杯。杵多金玉瑪瑙琥珀玻璃之屬。以次遞進。不  
設几筵。

堂開甘露兩株椽。珠琲金莖早著花。相約傾筐聯雅會。清人樹底試新芽。

十國宮詞



清異錄偽閩甘露堂前兩株椹鬱茂婆娑宮人呼為清人樹每春初嬾嬾戲摘新芽堂中設傾筐會

錦衣簇簇映紅妝。絃管聲喧蘭麝香。上已風光修楔好。桑溪溪畔共流觴。

金鳳外傳三月上已延鈞修楔桑溪金鳳借後宮雜衣文錦列坐水次流觴娛暢沈麝之氣環佩之音達于遠近途中絲竹管絃更奏番迭

紫蓼青蒲浪影浮。短衣飛棹競中流。樂游新曲同聲唱。長奉君王鬪彩舟。

金鳳外傳端陽日造彩舫于西湖每舫載宮女二十餘人衣短衣鼓楫爭先延鈞御大龍舟以觀金鳳作樂游曲使宮女同聲歌之曲曰西湖南湖鬪彩舟青蒲紫蓼滿中洲波渺渺水悠悠長奉君王萬歲游

大牀長枕暖生春。帶雨尤雲雜笑顰。更向水晶屏下望。分明玉體看橫陳。

金鳳外傳延鈞張長枕大牀擁金鳳與諸宮人裸臥造水晶屏風與金鳳狎淫于內令宮女隔屏覘之

鏤金錯彩燦牙牀。飛燕宮中赤鳳翔。誰信長春明月夜。九龍帳底貯歸郎。

十國春秋惠宗晚年得風疾后遂與幸臣歸守明私惠宗嘗命錦工造縷金五彩九龍帳于長春宮既成進之守明日宿于內國人歌曰誰謂九龍帳惟貯一歸郎

曼殊陀利闍樓華紅雨飛空整復斜好設六宮三昧宴依稀天女散天花

清異錄闍樓春餘宴後苑飛紅滿空昶曰彌陀經云雨天曼陀羅華此景近似今日觀化工之雨天三昧宜召六宮設三昧宴

金礎珠簾奉麗華坐還同席出同車情根不斷人間種猶作鴛鴦樹花

金鳳外傳延鈞為春燕造東華宮以真珠為簾範金為柱礎十國春秋康宗后李氏本惠宗宮人名春燕有色康宗后遂立為皇后行則同與坐則同席後康宗與后葬蓮花山側冢上有樹生異花似鴛鴦交頸時人名曰鴛鴦樹

剩粉殘香鎖畫樓蓮花山畔黯松楸卻憐一樣傾城色化作胭脂土一邱

十國春秋康宗同李后葬蓮花山側先是陳后與惠宗亦葬是山後亂兵發諸陵別取寶玉后及陳后容色如生鮮血潰山為之赤世遂呼其山曰胭脂山

銀葉杯深醉不醒醉中生殺任傾城九龍殿內簪花出怪是桃林又鼓聲

五國故事延義在位鍊銀葉為酒杯名曰醉如泥十國春秋賢妃尙氏有殊色景宗最憐寵焉醉中妃所欲殺則殺之所欲宥則宥之五國故事延義將與偽妃上官氏出幸上官之私第首簪花自九龍殿奉簾而出三為籬所拂花墜于地既而不論數步遇害稽神錄桃林一小村中有聲如鳴數百面鼓其年審知克晉安盡有甌閩之地至子延義桃林地中復有鼓聲其年延義為左

十國宮詞

右所殺王  
氏遂滅

吳姬唱罷又韓娥聽徧春風幾曲歌錦段鮮明紅破束歌聲何似哭聲多

按高季興唐同光元年為南平王傳從誨保融保勗繼冲四主為宋所滅堯山堂外紀貫休避地渚宮荆帥高氏優待之曾有言時政不治乃作酷吏詞以刺之有吳姬唱一曲等閒破紅束韓娥唱一曲錦段鮮照屋寧知一曲兩曲歌會使千人萬人哭

渚宮亭上宴仙曹簇簇紅妝束錦絛四十朱絃聲競奏當筵齊抱紫檀槽

十國春秋天福八年王鏐江陵城西南隅為池立亭于上曰渚宮堯山堂外紀王仁裕嘗使江渚高從誨出女妓數十並善彈胡琴仁裕有詩美之云紅妝齊抱紫檀槽一抹朱絃四十條

看花臺畔繞春風幾醉金隄十里中作得琅玕新檻子一枝深護海珠叢

江陵志餘高氏常修築金隄厥後江勢改徙而看花臺一帶十五里猶存古跡土人呼為高王古隄焉十國春秋侍中保勗好營造臺榭有估客自嶺外來得龍眼一枝獻于保勗保勗命作琅玕檻子置之曰海珠叢

杞梓堂開後苑連清泉一鏡子城邊轆轤聲斷肩輿日孤柏蕭蕭泣杜鵑

十國春秋開運二年建杞梓堂江陵志餘高氏井在子城內高王後苑之井也宋兵入城繼冲以肩輿羃井上給內人入與多障

井死後人哀之  
植柏建祠于上

淨業同修入化城。雲鬢剪卻戒衣成。最憐年少金閨女。簾外鐘傳五寺聲。

十國春秋武信王五女失其名相傳五女俱幼年好道薙髮為女  
僧各止一處一曰佛華寺一曰菩提寺一曰莊嚴寺一曰石佛寺  
一曰法輪寺

幼讀黃庭內外經。夢中彷彿遇湘靈。琵琶翻盡人間調。疑向麻姑指上聽。

十國春秋荆南仙女適文獻王子保節五歲通黃庭內外經及長  
善琵琶一夕夢見金銀宮殿中有仙人披羽服自稱曰麻姑傳以  
樂曲每夕輒夢遇之歲餘得  
百餘調都非人間所曾有

昆王金友漢家孫。母后深宮鞠育恩。不分麻衣還似雪。碧天涼月照冤魂。

按劉崇更名明稱帝于晉陽是為北漢傳鈞繼恩繼元三主為宋  
所滅十國春秋睿宗后郭氏天會時常養英武帝兄弟為子  
宋史北漢主繼元妻段氏嘗以小過為孝和帝于柩前繼元遺其嬖臣病  
卒繼元疑后殺之后方縗服哭孝和帝于柩前繼元遺其嬖臣病  
超執而私  
縊殺之

僧女翩翩入禁闌。承恩椒寢獨乘鸞。册妃底事貽鄰笑。問罪遺書自契丹。

十國宮詞

宋史北漢主寵姬郭氏醫僧之女也。有殊色。北漢主嬖之。將立為妃。樞密使段常以所出非偶。恐貽笑鄰國。北漢主乃止。十國春秋遊主貽書來責其詞曰。段常爾父故吏。本無大惡。一旦誣害婦言。是聽非爾。而誰帝。惶恐謝罪。

手揮如意講華嚴。施積如山國用添。知是後宮多內寵。更將首飾助香奩。

子國春秋五臺山僧繼容。故燕王劉守光子也。睿宗嗣位。用宗積例。拜鴻臚卿。繼容能講華嚴經。手執香如意。四方爭為供施。多積蓄。以佐國用。宋史北漢多內寵。繼容獻首飾數百副。

霏霏大雪碎瓊粧。一夜春風入苑牆。官妓如花齊拜賜。晉陽宮裏作端陽。

清異錄。晉季年。東漢國大雪。盛唱曰。生怕赤真人都來。一夜春後。大宋受命。十年。國春秋廣運六年。帝奉表請降。獻官妓百餘人。于高會。子太原城中。及帝降。果五月五日也。侍者我以端午日當置酒。

十國宮詞跋

五代史之闕佚不可枚舉卽如周世宗有兩皇后俱係符氏薛歐所載祇有宣懿皇后符氏而已文獻通考則云世宗後符后宋初號周太后太平興國中入道號玉清仙師大事且不能紀而况瑣事乎孟賦魚先生搜羅十國典故作爲宮詞百首而以其事分注于下非特情詞悱惻能動閱者之心卽其所徵引亦足以廣見聞而昭鑒戒故亟登之壬寅初夏吳江沈懋懃識



十國宮詞

南匯吳省蘭泉之著

吳太祖楊行密傳子烈祖溥被弒弟高祖隆演立堯弟睿帝溥立讓位于南唐歷四主凡四十六年

黑雲都外陣雲收。卅六英雄扈豫游。滁上甜梅新賜號。蜂糖早又諱揚州。

孔五代史吳世家行密所與起事劉威陶雅之徒號三十六英雄  
揚州劉斧翰府名談楊行密據江淮滁人謂芥溪為菱溪杏為甜梅

耶君玉貌欵和來。忽地簫聲起鳳臺。邂逅早聯兩姓好。楊頭錢眼各無猜。

陶岳五代史補楊行密嘗命宣州刺史田頴圍錢塘錢鏐危急遣其子元瑒修好于行密元瑒風神俊邁行密見之甚喜因以女妻之遂命頴罷兵又先是行密與鏐勢力相敵行密嘗命以大索為錢貫號曰穿錢眼鏐聞之每歲命以大斧科柳謂之斫楊頭至以元瑒通婚二境漸睦穿眼斫頭之論始止

東院親軍署職優。射場無事更勾留。十圍地室光明燭。夜夜麻衣試擊毬。

吳任臣十國春秋吳烈祖世家初內營有親軍數千屯于牙城之內王悉遷出于外以其地為射場已而選壯士號東院馬軍廣署

十國宮詞



親信以為將吏。陳彭年江南別錄景王居父喪掘地為室作音  
樂夜燃燭擊毬燭大者十圍一燭之費數萬錢。

擁柱盤桓見白衣真龍託夢是耶非。參軍慣作逢場戲。又試金丸頂上飛。

十國春秋吳高祖世家徐溫嘗夜夢入宮見白龍繞殿柱詰且見  
隆演衣白衣擁柱而立心異之至是得嗣立。又徐氏專權王幼  
儒不能自持而河王先起知訓以彈彈之。

俚謠傳唱渺無端。雪似楊花李玉團。江上樓船親試覽。書生挾策話迎鑾。

十國春秋吳高祖世家武義元年有童謠云東海鯉魚飛上天又  
有謠云江北楊花作雪飛江南李樹玉團枝李花結子可憐在  
似楊花無了期。又吳睿帝本紀順義四年冬十月王如白沙觀  
樓船太學博士王穀上書請改白沙為迎鑾略曰日月所經星辰  
盡為黃道變輿所止井邑皆為  
赤縣王命更其名曰迎鑾鎮。

辟穀長辭廟算勞。嵯峨殿榜列仙曹。丹陽何處尋漁父。殘笛聲聲憶漸高。

十國春秋吳睿帝本紀天祚三年冬十月己丑齊主表請改江都  
宮殿名皆于仙經內取之帝常服羽衣習辟穀術陸游南唐書  
烈祖本紀昇元二年夏五月讓皇使甲寅徙居丹陽宮丹  
陽宮以平章事李建勳充迎奉讓皇使甲寅徙居丹陽宮丹  
十國春秋穆潭有漁父鼓舟至前饋魚數頭曰此猶公子孫鱗次而歸也

帝又申漸高傳漸高事 帝為樂工常吹三孔笛

南唐烈祖李昇傳子元宗璟璟傳後主 煜降于宋歷三主凡三十九年

木再呈奇月再延。維新鼎命百靈駢。內家從識駝蹄燄。夜捧金奴侍御筵。

龍竟江南野錄李昇受徐溫之禪也其日江西楊化為李洪州李

生連理詔還李姓國還號唐 又南唐園丘之際太史奏月延三

刻陸書雜藝傳某御厨烈祖受禪御膳晏設賴之其食味有驚

鷺餅天喜餅駝蹄燄春分燄密雲餅鑄糟炙瓏璫燄紅頭發五色

不用脂蠟灌以烏柏子但呼為烏鼻案上捧燭鐵人高尺五云燭

須楊氏時馬廐中物一日黃昏急

圖畫天然摹雪夜。交輝棣萼小樓西。朝元纔了芳菲早。又縱宜春綠耳梯。

鄭文寶江表志元宗友愛之分備極天倫太弟景遂江王景暹齊

王景達出處游晏未嘗相舍保大五年元日大雪召太弟以下登

樓展晏成命賦詩夜分方散侍臣皆有詩詠徐鉉為前後序太弟

合為一圖召名公圖繪出盡一侍之妙御容高冲古主之太弟以

下侍臣法部絲竹周文矩主之樓閣無非絕筆清異錄宜春林董

十國宮詞

謂嬪妾曰我之  
綠耳梯何如

裘衫杳渺去青城。無復金門羽客迎。別試承漿鎔雪手。內廷重欵耿先生。

十國春秋南唐譚峭字景昇師嵩山道士得辟穀養氣之術  
夏則服烏裘冬則綠衣衫或臥風雪中後入青城山仙去陳舜  
愈廬山記保大中國道士譚紫霄賜號金門羽客亦曰元流真侶按  
景昇號紫霄真人道吳淑江淮異人錄保大中南海貢龍腦藥能  
補益元宗嘗以漿調酒服之耿先生曰未為佳也乃以練囊貯  
腦懸于琉璃餅中食頃曰已漿矣元宗聞瀝聲少頃視之一勺  
水矣明日發之半瓶香氣馥然江表志耿先生大雪時取雪投  
熾炭中灰埃甚起徐以灰覆之過食頃取出赫然者銅置之  
地及冷爛然為錠銀視其下如垂玉酥滴乳之狀陸書方士傳耿  
先生者父雲軍大校少為女道士玉貌鳥爪嘗著碧霞帔自稱比  
邱先生始因

敲枰圍坐畫屏隈。陪試春場鞠一回。宿諾深銜真不爽。銀鞵新著謝恩來。

陸友仁硯北雜誌周文矩畫重屏圖江南中主兄弟四人圍棋紙  
上著色人皆如生前鄭文寶南唐近事元宗嘗謂馮權曰我富  
貴日為爾置銀鞵及保大初因鞞鞠賜銀三十斤權命工鍛鞵穿  
之

鞵扇輕颺碧箭抽。蒼苔紅葉總非儔。飲香亭外秋如水。侍輦同參警列候。

清異錄俗以開花風爲風籬扇陳燿文天中記南唐元宗廬山  
百花亭刻石云蒼苔迷古道紅葉亂朝霞清異錄保大二宗國  
主幸飲香亭賞新蘭詔苑令取滬溪美土爲馨列侯壅培之具案  
列一本作烈

北苑新妝的乳茶六宮清讌內香誇帳中別有留春法燕取鵝梨一穗斜

毛先舒南唐拾遺記建陽進茶油花子大小形製各別宮嬪樓金  
于面皆淡妝以此花餅施額上號北苑妝宋庠楊億談苑江左  
李氏別令取茶之乳作片或號京筵的乳及骨子等名清異錄  
保大七年召大臣宗室赴內香燕凡中國外夷所出以至和合煎  
飲佩帶粉囊共九十二種江南所無馮贄南部烟花記江南李  
主帳中香法以鵝梨蒸沉香用之

硯官尊並墨官尊小殿龜頭細與論禿盡翹軒諸葛帶千秋祖帖勒昇元

羅願新安志龍尾山在婺源東南南唐元宗時歙守獻硯薦工李  
少微擢硯官陳師道後山叢話南唐于饒州置墨務官歲貢有  
數李氏本姓奚賜國姓世爲墨官云十國春秋南唐元宗本紀  
帝在位嘗構一小殿謂之龜頭常居處以視事左右偵其所任必  
問曰大家何在龜頭裏清異錄宣城諸葛筆勁妙甲當時號翹  
軒寶帶十國春秋南唐元宗本紀宣城諸葛筆勁妙甲當時號翹  
炳摹勒古今法帖上石原案馬傳慶言後主命徐鉉以所藏法帖  
入石名曰昇元卽此帖也

停觴久爲聽歌聲花外垂除空復情一笑當筵除拜普仙僚同話李家明

燒槽拜賜出東房新破番番迭和長要倩重瞳頻醉舞麝囊花底按霓裳

馬令南唐書談諧傳王感化善謳元宗嗣位晏樂擊毬如不輟者  
 乘醉命感化奏水調詞感化惟歌朝天子愛風流一當有銜璧之  
 數四元宗輒覆杯歎曰使孫陳二主得此一游家明常從元宗  
 辱也又季家明談諧敏給工諷辭元宗獨無獲家明進詩  
 賞花後苑率近臣臨池垂釣水浴登鱗不獨吞香餌明知是君  
 曰玉鬚垂鉤與正濃碧池春水浴凡鱗不獨吞香餌明知是君  
 王合釣龍元宗大悅又景遠景達皆以皇弟加爵而恩未  
 及臣下因置酒殿中家明俳戲為翁媪列坐婦進飲食拜禮未  
 煩翁媪怒曰自家官進秩有差原注江浙謂舅為官謂姑為家  
 不外覃子是百官進秩有差原注江浙謂舅為官謂姑為家  
 馬書女憲傳後主昭惠后周氏通書史善音律尤工琵琶元宗賞  
 其藝取所御琵琶時謂燒槽者賜焉又後主嘗演念家山舊曲  
 后復作邀醉舞恨來遲新破者行于時汝陸創為新聲則可矣后  
 嘗雪夜酣燕舉杯請後主起舞俄頃譜成所謂邀醉舞破也后  
 如命箋綴譜後主無音筆無停思俄頃譜成所謂邀醉舞破也后  
 又後主綴譜後主無音筆無停思俄頃譜成所謂邀醉舞破也后  
 色正紫類丁香號紫風流江南兵與之絕無傳者江南周后蓬萊  
 紫正紫類丁香號紫風流江南兵與之絕無傳者江南周后蓬萊  
 得尋之盡野錄覓裳羽衣曲自兵與之絕無傳者江南周后蓬萊  
 得其聲

匝匿春陰錦洞天。織裳高髻鬪嬋娟。花香拂拂隨人影。鳳子紛紛黏綠鬢邊。

清異錄李後主每春盛時梁棟窗壁柱拱階砌並作隔箔密插雜  
花榜曰錦洞天陸書后妃傳昭惠后創為高髻織裳及首翹鬢  
采之妝人皆效之十國春秋南唐列傳宮人秋水喜簪異花芳  
香拂水嘗有蝶繞其上撲之不去

親迎銀鷄繡被陳金錢四撒帳生春明珠依舊深宵展恰照香階杖履人。

馬書女憲傳繼室周后將納采後主先令校鵝代白雁被以文繡  
使銜書及親迎民庶觀者或登屋極至有墜瓦而斃者董道錢  
二李善撒帳錢其文曰長命富貴王金玉滿堂又有忠孝傳家五男  
寵姬見燈輒閉目云烟氣易以蠟燭亦閉目云烟氣愈甚曰然則  
宮中未嘗點燭耶云宮中本閣至夜則懸大寶珠光照一室如日  
中也馬書女憲傳后自昭惠殂常在禁中後主樂府詞有袂  
步階手提金樓鞵之類多傳于外至納后乃成禮而已

主香長日奉柔儀鋪殿花光望欲飛等得新涼秋露滿忙收天水染羅衣。

清異錄李煜偽長秋周氏居柔儀殿有主香宮女其焚香之器曰  
把子蓮三雲鳳折腰獅子小三神卍字金鳳口罌玉太古容華鼎  
畫叢艷疊石郭若虛圖畫見聞志江南徐熙輩有于雙縵幅素上  
設之具謂之鋪殿花宋史南唐李煜家煜妓妾蓄染碧經夕  
未收會露下其色愈鮮明煜愛之自是宮中競收露水染碧以衣  
之謂之天水碧時謂逼迫之徵

十國宮詞

小亭窄窄。羃紅羅。葉格香嫩。貯不多。密意難傳。祇勸酒。萬花叢。映醉顏。醜。

十國春秋南唐繼國后周氏傳後主常于羣花中作亭。羃以紅羅。押以玳牙雕鏤華麗而極迫小。僅容二人。每與后酣飲。其間。香致。注見。前。茲國史經籍志李後主妃周氏擊蒙小葉子格一卷。

紅羅疊間白羅層。檐角河光一曲澄。碧落今宵誰得巧。凌波妙舞月新升。

五國故事南唐後主每夕延巧必命紅白羅百匹以豎為月宮。天河之狀。丹青志後主嘗坐碧落宮中。張八尺琉璃屏。畫夷光。獨立圖道山新開李後主宮嬪窈窕。織麗善舞。後主作金蓮高。六尺蓮中作品色。瑞蓮令窈窕。以帛纏足。織小屈上如新月狀。著。素襪舞金蓮中回旋有凌波之態。唐鎬詩蓮中花更好。雲裏月常。新為窈窕娘作也。

牙籤萬軸手親儲。玉貌何曾下玉除。妒殺黃羅團扇女。懷中偷展錯刀書。

馬書女憲傳保儀黃氏容態華麗冠絕。當時顧盼。笑無不妍。姣。其書學伎能出于天性。後主雖屬意會小周。專房進御。稀而品秩。不加第以掌墨寶而已。願起元客。座語南唐宮人慶奴。後主。嘗以黃羅扇書詞賜之。云風情漸老。見春羞到處。魂銷感舊。游多。謝長條似相識。強垂烟態。拂人頭。如寒松霜竹。謂之金錯刀。善書畫。書作顛筆。穆曲之狀。適勁如寒松霜竹。謂之金錯刀。

鴛鴦寺主感銷零。譜在流珠指上聽。還證多生花佛諦。細摹金字施心經。

清異錄李煜在國傲行媚家遇一僧張席煜遂為不速之客垂醉  
 大書右壁曰淺樹低唱紅倚翠大僧鴛鴦寺主傳風流性通  
 僧妓不知為誰也嘗製十家山破昭惠后製流醪後主嬾御也破流  
 慧工琵琶後主嘗念山破昭惠后製流醪後主嬾御也破流  
 傳既久樂籍多忘之後主追念昭惠后製流醪後主嬾御也破流  
 流珠獨能追憶無失後默記李後主書其心願一券賜宮人者  
 喬氏後入太宗禁中後主書其心願一券賜宮人者  
 于後云故李氏國主宮人後主書其心願一券賜宮人者  
 佛書云若心經一卷在相國寺西塔院伏願彌勒尊前持一花而見

前蜀高祖王建傳子後主衍滅  
 于後唐二世凡三十五年

神妝半面告祥符。穩坐金牀大業扶。恰喜壽春嘉節裡。仙宗呈進混元圖。

十國春秋前蜀高祖本紀初帝見裸婦人于鹽井告曰若當  
 吾國土地主及即位遣官祭鹽井玉女之神出半面享之  
 帝以卯年生至丁卯即位左右獻子金牀之識帝命飾金為  
 坐詔以金德王又帝以降生日為壽春節諸僧進辟支佛牙道  
 士獻武成混元圖也  
 案武成建年號也  
 秋禊宮妝結束牢。殘紅飄墮罷登高。多情龜化橋頭水。緩送燕脂咽暮濤。  
 張唐英蜀檣杭永平四年重陽建出遊費歷寺妃后皆從其日宮  
 女四人逃匿搜尋不獲明日得之乃寺僧誘藏民家與僧二十二

十國宮詞



人同斬  
繼化橋

新裁麗句寫紅絲。總是烟花絕妙詞。教得歌伶承制好。低翻一段聖琉璃。

十國春秋前蜀後主本紀童年即能屬文甚有才思尤酷好靡麗  
之詞常集艷體詩二百篇號烟花集凡有所著蜀人傳誦焉  
異錄王衍伶官家樂侍宴小池水澄天見家樂應制云一段聖琉璃

聖燈高下照巖梯。鳳藻聯廣鳳字題。但是碧烟紅霧裡。宮銜隨處勒金泥。

一統志聖燈蓬山者為最初出三四點漸至數十點高下相應  
合不常未知何物十國春秋前蜀後主本紀帝奉太后太妃禱  
青城山又歷丈人觀元都觀丹景山金華宮至德寺朝上清宮謁  
高祖塑像帝與太后太妃齊製辭勒石遂至彭州陽平化漢州三  
學山薄莫觀聖燈賦詩而遠及天苴驛又賦詩案碧烟紅霧撲人  
衣太后題丹景山金華宮句也

憑樓展眺聖情娛。四面繪山當面廚。倚欄新妝殘醉裡。小娥扶上鬢香輪。

孔平仲續世說衍結繪為山及宮室樓觀于其上又別立二彩海  
亭于前列諸金銀錡釜之屬取御廚食料烹調于其間帝乃凭樓  
視之號曰當面廚為風雨所敗則易新者或樂飲繪山沙句不  
自製醉妝詞衍好裏尖巾其狀如錐宮伎施脂夾臉名曰醉妝  
數百皆逸足也清異錄王衍苑馬

仙苑張筵侍夜游。交橫簪烏雜觥籌。玉簫低唱深杯勸。沉醉嘉王淚未收。

蜀檣杭命于宣華苑中構重光太清延昌會真之殿清和迎仙之

宮降真蓬萊丹霞怡神之亭飛鸞之閣瑞獸之門帝時與諸狎客

日侍酒宣華苑乘間極言之飲十國春秋前蜀王宗壽傳嘗于九

嘉王從來酒悲乃與諸狎客共以謔言譏嘲之坐上屹然後主不

能省復命宮人李氏歌己所撰新詞侑宗壽酒宗壽一飲而盡蓋

懼禍也又李玉簫傳後主嘗晏近臣于宣華苑命玉簫歌己所

撰月華如水宮詞侑嘉王宗壽酒聲音委婉抑揚合度一座上無不

傾倒宗壽懼禍亦為之盡觴詞曰輝輝赤赤浮五雲宣華池上月

華新月華如水浸宮殿有酒不醉真癡人

別酒仙橋送幾巡。珠冠金甲賽祆神。承恩恰侍流星輦。二十輪排二十人。

蜀檣杭北巡旌旗戈甲百里不絕行戎裝金甲冠珠帽錦袖執

弓挾矢百姓望之謂如灌口扶神后妃餞于昇仙橋以宮人二十

人從清異錄蜀衍荒于游幸乃造平底大車下設四臥軸安五

村店旗亭禁苑通。青衫交市笑春風。闐然一見成狼虎。猜鬼疑神沸六宮。

十國春秋前蜀後主本紀命大內造坊市肆令宮嬪著青衫

帘鬢食男女雜齒交身而退帝與妃嬪輒為笑樂何光遠鑑戒

十國宮詞

龍舟畫舫返雲汀。簇仗相迎七里亭。官裡敕排回鶻隊。蓮花冠子暫拋停。

十國春秋前蜀後主本紀帝浮江南下龍舟畫舫照耀江水舟子皆衣錦繡帝自製水調銀漢之曲命樂工歌之司馬光資治通鑑蜀主至成都百官後宮迎于七里亭妃嬪作回鶻隊入宮十國春秋前蜀後主本紀妃嬪皆戴金蓮花冠衣道士服

步障層圍白打來。潛移早度錦城隈。御香飄處人能識。為是中參皂莢灰。

夏樹芳詞林海錯章莊詩內官初賜清明火上相開分白打錢白打即今之蹴鞠戲也十國春秋前蜀後主本紀雅好蹴鞠引錦步障以翼之往往擊毬其中漸至街市而不知續世說王衍蕭諸香晝夜不絕久而厭之更燕阜莢以亂其氣

不語停杯睿慮塵。竟裳罷按夕陽曛。富筵回得天心喜。傳誦溫江十在文。

蜀檣杭咸康元年四月會羣臣舉觴不飲容色不悅特進顧在蜀臣聞主憂臣辱今陛下臨軒不樂臣願請罪衍曰北有後唐南曰洗馬林罕著十伐所以憂也曰與土朝廷有十選驍雄于麾下發令夔詔不能弔在文以進曰命士禁中驍雄于麾下發持斧鉞出鎮藩籬飾宮殿于選方命變與而遠幸為覺之端為禍之原有王承休在攢挫英雄吹揚媚全才智無處腹心斷為命于戲玩之間戮仇讐于樞機之下有功棟而皆棄無賄賂而行有宋光嗣在受先王讐之付屬大國之棟梁既非社稷之退恣一門之奢侈任數力之驕矜徒為貪婪之章實非社稷之有王宗弼在繆陟烟霄殊非蹇諤與亂本則逞章逞之非社稷之

則焚事類舌之能心口俱不危尚居左右有韓昭左性懷慘毒心忒貪  
 殘焚軍營核拓私第聚貨叨為郡守實天恩瘡痍已徧于陽  
 陽昂在酷毒害民井田魯儔在為君王之元舅受保傅之尊官  
 安蒙蔽由憑于密勿有田儻同于苑金珠求滿于貪心有徐延  
 但務奢華不守入掌樞機無諤于上佐君唯而循旨有景潤  
 瓊在出為留守悅宸襟常叨不勤實為忝竊有嚴凝月敷對唱  
 澄任搜求女色取悅乎經綸素非忠勤實為忝竊有嚴凝月敷對唱  
 誇乎便捷佐時識乎經綸素非忠勤實為忝竊有嚴凝月敷對唱  
 亡國之音趨時之侈每為巫覡以玩聖君不為樂紂之昏使  
 上乏唐虞之街化有臣在陛下任如以此何憂君稷不為樂紂之昏使  
 笑賜彩馬百段加開府在珣以彩之半遺罕溫江人除主簿衣  
 後庭花思 越人曲

玉貌清才妙擅雙。新詞傳唱釣魚紅。夜闌更寫婆婆竹。影透南軒月一窗。

十國春秋前蜀昭儀李氏傳王衍昭儀李氏名舜絃酷有詞藻所  
 著蜀宮應制詩隨駕詩釣魚不得詩多為文士所賞圖繪寶鑑  
 西蜀李夫人月夕獨坐南軒竹影婆娑可喜即起揮毫濡墨模寫  
 紙窗明日視之生意自足

後蜀高祖孟知祥傳子後主昶  
 降于宋二世凡四十一

綃帳輕紅玉枕青仙能入夢醉能醒瓊華一去幄宮冷獨日迢迢七十屏

十國宮詞

清三異錄皇明帳不知所自色淺紅恐是鮫綃之類又緜紋中有十  
 州為之體方平長可寢二人冬溫夏涼醉者破醒夢者游仙帳為是  
 玉宮王夫所製左宮以授杜光庭進之蜀主與皇明帳為是  
 左宮二寶又所製左宮以授杜光庭進之蜀主與皇明帳為是  
 闈之宮用為寢所十國春秋後蜀高祖作以畫屏七十張關百鈕而  
 克讓女也莊宗即位封瓊華長公主而改封福慶長公主為長興  
 三年唐遣使歸冊贈晉國雍順長公主高祖慶長公主為長興  
 后

逢場毬馬暫開襟。鳴柝敦耕繫聖心。鳳紙祇看裁詔罷。又攜宸翰飭官箴。

五代史後蜀世家昶曰刺守縣令其務出入阡陌勞來三農望杏  
 德元年頌勸農桑詔曰刺守縣令其務出入阡陌勞來三農望杏  
 敦耕瞻蒲勸穡春鷄始轉便具籠螻蛄載吟即鳥機杼之令長  
 杭廣政四年昶著官箴頌郡縣曰朕念赤子肝食宵衣托之令長  
 撫養安綏政在三異道在七絲驅難為理留犢為規寬猛得所風  
 俗可移無令侵削無使瘡痍下民易虐上天難欺賦輿是切軍政  
 是資朕之爵賞固不踰時爾俸爾祿民膏民脂為人父母罔不仁  
 慈勉爾為戒體朕深思

佳日正逢明慶節。法雲寺裡特行香。近臣跪進黃筓筆。桃核宣來賜壽觴。

十國春秋後蜀後主本紀廣政元年十一月以誕生日為明慶節  
 帝幸佛寺散香花藥夫人宮詞法雲寺裏中元節又是官家誕節

降辰誕辰鼎臣東原錄館中有蜀人黃筌畫白兔甚佳蓋孟昶光  
生每誕辰卽獻畫也張唐英後蜀紀事孟昶時中書舍人劉光  
祚獻蟠桃核酒杯云得于華山陳搏賜帛五十疋四川通志蜀  
後主有桃核二扇每扇盛水五升良久成酒能醉人更互貯水以  
晏供其

白紅紅萬朵攢洛陽花譜幾曾看參承新自宣華苑始識仙裁瑞牡丹。

胡元質牡丹譜蜀中自李唐後未有此花凡圖繪者惟名洛陽花  
至僞蜀孟氏于宣華苑中廣加栽植名之曰牡丹苑廣政五年杜  
丹雙開者十黃者白者各三黃白相間者四後主宴苑中賞之有  
深紅淺紅深紫淺紫淡黃鉅黃潔白正暈側暈金含稜銀含稜榜  
枝副搏合歡重臺至五葉面徑七八寸復有檀心如墨者香閱  
五十步蜀檣杭廣政五年三月復晏苑賞瑞牡丹從官皆賦詩

舊本新翻漉漫謀摹鑄不異太和初君王最薄纖浮體特敕官司勸韻書。

曹學佺名勝志成成都記孟昶有國其相凡十經于石盡依太和舊本  
周易尚書周禮毛詩禮記儀禮左傳凡十經于石盡依太和舊本  
歷八年乃成洪邁容齋續筆廣政十四年成都石本諸經毛詩  
儀禮年禮記皆秘書郎張紹文書周禮校書郎孫朋古書周易博  
孫逢吉書尚書校書郎周德政書爾雅平泉令張德昭書字皆精  
謹四川通志詩話孟蜀後主崇尙六經恐石經本流傳不廣乃  
易爲木板宋世稱刻本書始于蜀也昶嘗曰我不效王衍作輕薄  
小詞乃敕史館集古今韻會五百卷惜不傳今所傳邵武黃公紹

十國宮詞

者乃輯略耳。十國春秋後蜀後主本紀廣政十六年宰相母昭裔出私財百萬營學館且請鏤板印九經以頒郡縣從之。

聽朔先期敕大官。緋羊首向食單刊。玉霄自具清虛府。只奉齋筵月一盤。

清異錄孟蜀尚食掌食典一百卷有賜緋羊其法以紅麴煮肉緊卷石鎮深入酒骨淹透切如紙薄乃進注云酒骨糟也。十國春秋後蜀後主本紀廣政十三年帝加尊號睿文英武仁聖明孝皇帝道號玉霄子。清異錄孟昶月旦必素飡性喜薯藥左右因呼薯藥為盤。

冰肌玉骨耐煩炎。拜奉新詞妮夜蟾。池上風來紈扇卻。雪香濃傍御衣露。

蘇軾洞仙歌序僕七歲見眉州老尼姓朱自言嘗隨其師入蜀主孟昶宮中一日主與花藥夫人避暑摩訶池上作一詞朱具能記今朱已死人無知此詞者獨記其首兩句云冰肌玉骨自清涼無汗暇日尋味豈洞仙歌令乎乃為足之。清異錄孟昶月夜水調為龍腦末塗白扇上以揮風一夜與花藥夫人登樓望月誤墜其扇為人所得外有效者名雪香扇。

紅梔花種自仙巖。點綴釵梁綠鬢銜。香似梅兼有色。畫宜團扇繡宜衫。

歌煥野人閑話蜀主昇平日管理園苑申天師進花子兩粒曰紅梔子種之不覺成樹其花斑紅六出其香襲人蜀主甚愛重之令圖寫于團扇或繡入于衣服或以絹素鵝毛做首飾謂之紅梔子花蜀檣杭十月孟昶宴芳林園紅梔子花六出而紅清香如

梅時最重之

浣花溪水滑于油面面芙蓉映好秋下上龍舟簫鼓引神仙宛在錦城游

蜀橋杭廣政十二年八月昶游浣花溪蜀中百姓富庶夾江皆創

亭榭游賞之處都人士女傾城游玩珠翠綺羅名花異香馥郁森

殿鎖千門殆不觀水嬉上下十里人望之如神仙之境昶曰曲江金

芙蓉每至秋時盛開四十里皆錦堂外紉蜀主昶令羅城上盡種

古以蜀為錦城今日觀之真錦城也張立作詩諷曰四里詩花

發時錦囊高下照坤維裝蜀國三秋景難入幽風七月詩

露臺燈耀舞衣妍一搦纖腰十萬錢進御乞頒新位號梳將高髻學朝天

蜀橋杭廣政三年上元觀燈臺舞倡李艷孃有姿色召入宮賜

其家錢十萬又後宮位號十有四品昭儀昭容昭華保芳保香

保衣安哀安蹕安情修容修媛修涓等秩比公卿大夫士字文

氏妝臺記孟昶時婦女治髮為高髻號朝天髻

紅錦泥窗破臘天金花樹樹四廊駢官家隱愛忘憂字口敕宣擡獨立僊

陸游老學庵筆記蜀人謂糊窗為泥宣花藥宮詞云紅錦泥窗透  
四廊清異錄孟昶時每臘日內官各獻羅體圍金花樹子梁守  
珍獻忘憂花樓金  
于花上曰獨立僊

十國宮詞



鴛錦成時只一梭。鋪裝早屏舊綾羅。清宵夢杳芙蓉帳。黃土留時不忍哦。

陶宗儀輟耕錄孟蜀主一錦被其閣猶今之三幅帛而一梭織成  
被頭作二穴若雲板漾蓋以扣于項下如盤領狀兩側餘錦則攤  
覆于肩此之謂鴛衾也十國春秋後蜀主本紀後主初製位  
頗勤政事寢處惟紫羅帳碧綾帷無錦繡諸飾又後主以芙蓉  
蓉花徧染繪為帳幔名曰芙蓉帳又後主妃張氏傳妃名太華  
少擅殊色事後主有專房之寵廣政初後主遊青城山宿九天  
人觀月餘不反居數日雷雨大作悲悼無已後數年鍊師李若冲  
瘞觀前白楊樹下明日急趣回鑾悲悼無已後數年鍊師李若冲  
于薄莫步白楊樹側忽見女子吟詩若有所怨詩曰別變與今  
幾年白楊風起不成眠常思往日椒房寵滴衣襟翠鈿問曰  
人耶鬼耶女子歿中元節妾蜀妃張太華也因陪駕游此被震乞賜  
超拔若冲乃于壁間以黃土留詩而去符吏忽叩夜局便  
己受生人幽冥蒙師薦拔恩非淺領得生神九卷經後主聞之厚  
隨金簡出幽冥蒙師薦拔恩非淺領得生神九卷經後主聞之厚  
冲寶若

南漢 列祖劉隱傳子高祖襲殂子殤帝孫立遇弒弟中宗  
景立殂子後主鋹立降于宋歷五主凡六十七年

萬里梯航一笑休。玉堂珠殿造蠻陬。加尊新尚安豐頂。刺史傳呼到洛州。

袁樞通鑑紀事本末貞明年劉巖以吳越王繆為國王而已獨  
為南平王求封南越王帝不許巖謂僚屬曰今中國紛紛孰為天

子安能梯航萬里遠事僞庭乎由是貢使遂絕即皇帝位于番人  
改元乾亨居咸秦恥為南蠻王呼中朝止曰洛州刺史清異錄  
必自言世小國乃作平頂帽自冠之由是風俗一變皆以安豐頂  
尚為南漢僭稱小國乃作平頂帽自冠之由是風俗一變皆以安豐頂

風流天子垂衣坐越國夫人迎輦回礎柱四圍香氣湧錯疑手握楚雲來

清異錄劉龔僭大號左右隋煬帝論車燒沉水爭似我二十四箇燃香  
故有氣無形上謂左舜禹湯不失作風流天子通鑑記事本末貞  
用僊人縱不及堯舜禹湯不失作風流天子通鑑記事本末貞  
明元年劉巖逆婦于楚楚王馬殷遣永順節度使馬存送之五年  
正月漢主巖立越國夫人  
馬氏為皇后般之女也

朱髻白馬致深誠遠嫁長和貴主行布燮高才誰得偶中朝賦手仗王綽

五代史南漢世家雲南驃信鄭明遺使致朱髻白馬以求婚使者  
自稱皇親母弟清容布燮兼理賜金錦袍虎綾紋攀金裝刀封歸  
仁慶侯食邑千戶持節鄭昭仁昭仁好學有文辭龔與游讌賦詩  
龔及羣臣皆不能逮遂以隱女增城縣主妻明案驃信即南詔之  
和國主也鄭明演志作鄭仁明布燮夷官名與坦緙久贊馬中書  
清平官猶中國之宰相孫逢吉職官分紀南詔獻朱贊馬中書  
舍人王賦

軍門奮額乍賒。旋拜南宮獻七奇。狡獪更傳王學士。白虹見賦白龍時。

十國春秋南漢王定保傳高祖欲稱帝憚定保不從先遣出使荆南及即位而定保回知其心未善也預使倪曙迎勞且告以建國專定保曰建國當有制度吾入南門清海軍額猶在豈不見笑四方高祖常作南宮極土本之盛定保獻南宮七奇賦以美之一時稱爲絕倫又王宏傳官翰林學士承旨會白虹化為白龍見三清殿宏爲賦上之文采鉅麗高祖悅改元白龍深加欣賞案五國故事乾亨九年八月白虹入三清殿中頗懷憂畏會宏欲悅乃巖以白虹爲白龍見上賦賀之巖大悅乃改元白龍

受得神丹保睿躬。雲華扇秘石堂穹。甘泉無事勞親決。只付雙雙女侍中。

十國春秋南漢中宗本紀乾和七年帝如英州受神丹于野人隨御雲華石室以藏焉王士點禁扁劉晟有昌華天明甘泉玩華秀華玉清太微七宮資治通鑑南漢主以宮人盧瓊仙黃瓊芝爲女侍中朝服冠帶參決政事

霞裾雲幄坐娥媼。鵠立金鋪聽不淆。遙見至尊呼太子。禋祥說是玉皇教。

五代史南漢世家宦者陳延壽引女巫樊胡子自言玉皇降胡子身銀于內殿設帳幄陳寶貝胡子冠遠游冠衣紫霞裾坐帳中宣禍福呼銀爲太子皇帝國事皆決于胡子

內三公並內三師。紫闥黃樞判百司。聞說狀頭勸自閣。人間無復重須臾。

十國春秋南漢陳延壽傳後主信任宦者凡羣臣有才能及進士  
狀頭或僧道可與談者皆先下蠶室然後得進亦有自宮三公等官  
者由是奄人十倍于乾和時諸使名不啻二百有三師三公等官  
稍加內字以別之因謂士人為門外人

一雙玉李進軍容。豔雨奢雲寶帳重。誰更偷陪題扇子。綠天秋淨曉陰濃。

十國春秋南漢李托傳托納二養女于後主長為貴妃次為美人  
政事皆決于托而後行加特進開府儀同三司甘泉宮使兼六軍  
觀軍容使行內中尉清異錄廣主常與幸姬李蟾妃微行至蘇  
氏園憇酌綠蕉林廣主命筆大書蕉葉曰扇子仙蘇氏于其所起  
亭

私署宮司慣候窗。銀壺靜報漏琤琮。何來絕慧波斯女。別戀春場大體雙。

清異錄南漢劉晟殿側置宮人望明窗以候曉宮人謂之候窗  
又劉銀得波斯女黑腫而慧絕善淫銀賜號媚豬延方士求健  
陽法選惡少配以雜宮人使褻衣露偶銀與媚豬延行覽玩號曰  
大體雙

名花美女正相當。一例呼來共色香。彩縷細盤雲鬢。還應壓倒小南強。

廣羣芳譜素馨香考龜山志昔劉王有侍女名素馨家上生此花  
因以得名十國春秋南漢美人李氏傳同時有宮人素馨以殊  
色進性喜插白花遂名其花曰素馨花清異錄南漢地狹力貧  
不自揣度有欺四方傲中國之志每見北人盛誇嶺南之強世宗

十國宮詞

遣使入嶺館接者遺以茉莉文其名曰小南強後銀面縛到洛陽見牡丹大駭有縉紳謂之曰此名大北勝

芳林花事圖紛紜買燕揮金勝負分又看離枝三百熟敕開內苑賞紅雲

十國春秋南漢後主本紀春三月命宮人鬪花內苑帝向晨時先啟後苑集衆采擇俄敕扇戶還宮膳訖角勝于殿中令宦者抱關置樓羅歷以驗出入號曰花禁負者獻粟金粟銀買燕禁扁南漢有芳林園清異錄嶺南荔枝固不逮閩蜀劉鋹每年設紅雲晏正荔子熟時

魚英托子鏤椰壺恰稱蕭閒署大夫戲結珠龍情不淺探波仍課媚川都

清異錄劉鋹僞宮中有魚英托鏤椰子立壺四隻各受三升魚英蓋魚腦骨煨治之可以成器又劉鋹僭立奢麗自恣在宮中自稱蕭閒大夫吳垌五總志劉鋹性絕機巧嘗結真珠勒為戲龍之狀王象之輿地紀勝東莞縣有媚川郡南漢置凡隸三千人入海探珠有及五百餘尺而後得珠者

楚武穆王馬殷傳子衡陽王希聲文昭王希範廢王希廣恭孝王希夔入于後唐歷五王凡五十七年

宮門環帶碧湘波慕府紅蓮得氣多底事聯吟明月圃瑞卿頻唱九州歌

湖有通志碧湘門即今長沙府城南門馬氏建明統志長沙城南門之側有碧湘宮五代時馬氏置蔡條西清詩話馬殷據潭州

時建明月園命幕客賦詩徐仲雅詩云鑿開青帝春風圃移下  
娥夜月樓五代史補歐陽彬工詞賦馬氏時將希其用攜所著  
詣府掌客吏弗與通有歌人瑞卿者慕其才延于家瑞卿能歌每  
歲武穆王生辰必歌于筵上時湖南舊管七郡外又加武陵岳陽  
是九州彬作九州歌以授瑞卿至時使歌之

連螿八柱巧安排。身介潛飛用九諧。沉水迷離春殿曉。嵯峨頭角上雲階。

續世說馬希範建天策府構九龍殿以沉香爲八龍各長八尺  
柱相向作趨捧勢而已坐其間自謂一龍也僕頭脚長丈餘以象  
龍角凌晨將坐先使人焚香于龍腹中烟氣鬱然而出若口吐焉

春園雅會勝宜探。黛雨香風作意酣。明日羽觴應再舉。流杯池上月重三。

五代史楚世家馬希範作會春園宴堂其費鉅萬陶岳荆湘  
近事馬氏作會春園宴徐東野作詩有數聯爲當時所稱云珠  
玃影冷偏粘草蘭麝香濃即損花山色遠堆螺黛雨草梢春  
香風衰蘭寂寞含愁綠小杏妖嬈弄色紅湖南通志流杯池在  
長沙縣北五里一統志五代馬希範鑿爲上己被楔宴集之所

學士新成十六樓。逍遙真個似瀛洲。深宵角簾吟談劇。暖送丹砂不識秋。

路振九國志希範開天策府以拓拔恒李宏泉鑿匡圖徐仲雅李  
鐸潘起曹祝李莊徐牧彭繼英裴頊何仲舉孟元暉劉昭禹鄧禹

十國宮詞

文李宏節蕭洙彭繼勳等十八人為學士案五代史補曹稅作衛  
 曦李宏節作李松年蕭洙作蕭銖十國春秋楚文昭王世家建  
 天策府于長沙城西北作天策光政等十六樓天策勤政等五堂  
 極棟宇之盛欄檻皆飾金玉塗壁用丹硃數十萬斤地衣春夏用  
 角簾秋冬用木縣與子  
 弟僚屬游晏其間也

漢宮花謝鏡生埃記觸禪機薄怒回今夜半開雲路月初筵迎得四儀來

十國春秋楚石文德傳秦國夫人薨天策學士各撰挽詞以進文  
 德亦撰十餘章其一云月沉湘浦冷花謝漢宮秋王得詩大驚品  
 為挽歌第一夫人誰家婦女彭氏昭王大怒索檐子疾驅而歸文昭驚曰  
 香長老問夫夫人誰家婦女彭氏昭王大怒索檐子疾驅而歸文昭驚曰  
 何歸之速也夫夫人誰家婦女彭氏昭王大怒索檐子疾驅而歸文昭驚曰  
 凡婦女是不善之詞安得對妾而發文昭笑曰此所謂禪機夫人大  
 可答弟子是彭家女馬家婦則禪機立解矣夫徐人曰此則妾所  
 謂無見性也慙赧數日曹衍湖湘馬氏故事徐雅休長沙人因  
 馬希範夜宴迎四儀夫人賦云雲路半開千里月洞門斜掩一天  
 春

宿衛銀槍盡選鋒鎖香屈戌護重重西堂春永清宵短惱聽催人七寶鐘

九國志希範奢欲無厭募富比年少肥澤者為銀槍都尉長槍大  
 槊鑿以白金用備宿衛劉恕十國紀年馬希範少愛倡伎徐隆  
 真及嗣立號西堂夫人壽後希範以賜山寺  
 尺孟昶以之為馬希範壽後希範以賜山寺

楚賦湘醴薄病嘗。行廚日料費評量。清涼一勺崑崙蔗。更覓袁家纏齒羊。

十國春秋楚雞狗坊長卒傳當馬氏時善種子母蔗灌蔣有法繁  
殖蔓行遂為湖南圃人冠蔗凡三種曰蠟蔗曰荻蔗曰赤崑崙蔗  
一酒厭膏膩居道曰大王今日使得貧家纏齒羊詢其故則蔬茹  
也

情多不獨小東曾。雨過高唐夢倍增。龍脚一雙輕舉穩。帝鄉遙望白雲層。

王銓補侍兒小名錄小東長沙之伎人以能詩得幸于馬氏後  
入為郡翁于京師里而人絕不知言及長沙宮中舊事則必南望  
泣涕而後言天中記馬希範二脚左右長尺王餘謂之龍脚人或  
誤觸則終日頭痛十國春秋楚文昭王世家尼僧潛搜士庶家  
禮文士然奢靡喜淫先王媵妾多加無禮又令尼僧曰吾聞軒轅  
女有容色者強委禽焉前後數百人猶有不足之色曰吾聞軒轅  
御五百女以升  
天吾其庶幾乎  
吳越忠武肅王錢鏐傳子文穆王元瓘薨子忠獻王宏佐立  
五王凡九  
十八年

婆留井上夜芒衝。絕域爭傳不睡龍。白髮宮娥知底事。綠螺偏話黑甜濃。

十國宮詞



十國春秋吳越武肅王世家始誕之夕父寬方他適有鄰人奔告曰君家後舍聞甲馬聲甚衆寬馳歸而許因小字婆留而井將棄于水邱氏之井天福中契丹使至朝廷以近侍李泳為監亦以名水九國志晉天福中契丹使至朝廷以近侍李泳為監使有判官幽人謂不睡龍今已歸矣西湖游覽志武肅居宮山王判大師云浙中不睡龍今已歸矣西湖游覽志武肅居宮中翰差諸院敏利老姪不監直一夕有大蜥王沿銀缸陰油既而倏然不見監更嫗以所異之不敢語人也明日王曰吾昨夜夢飲麻膏而飽更嫗以所異之不敢語人也明日王曰吾昨夜夢飲麻膏而見對王微晒而已

汲引高居握髮頻相看客面澤于銀寫生校尉描鬚手不貌尋常行路人

順存錄武肅王于宮中握髮殿取周公吐哺握髮意訛作惡發殿方鎮編年錢鏐吳越有名畫二三十人號鬚手校尉伺北工以貌進鏐曰面有銀光奇士也即召見

警枕欹聽警夜丸長年布帳不知寒椒盤畫燭逢今夕喚取胡琴一再彈

錢儼卓越備史錢鏐在軍未嘗安寢用圓木作枕睡熟則欹由是得寤曰警枕又每夕彈金丸于牆樓之外使直宿者畢應由是武肅王夫人嘗以王寢帳毀裂造清練帳將易之王曰作法于儉猶恐為奢卒不用九國志吳越王錢鏐嘗于除夜命諸子及諸人將以我為長夜之欲也曰

香茅脯率佐清醕。水府函詩逞霸材。夜半六丁趨海上。君王親自射潮迴。

吳越備史武肅王以梁開平四年八月築捍海塘。怒潮急湍。版築不就。表告于天。禱胥山祠。函詩一章。置海門。云傳語龍王。并水府。錢塘借與築。錢城因採山陽之竹。造箭三千。雙羽以鴻。鷺之羽飾。以丹珠鍊。剛火之鐵。為鏃。成用葦。敷地分箭六處。幣用東方青。九丈南。方赤。三十丈。西方白。七丈。北方黑。八丈。中。央。黃。二。十丈。鹿脯煎餅。時果。清酒。棗脯。茅香。淨水。各六分。十丈。中。央。黃。二。夜三更。子時。屬。此。日。上。酒。三。行。禱。云。六。丁。神。君。玉。女。陰。神。從。官。兵。六千。萬人。鑿。以。丹。羽。之。矢。射。蛟。滅。怪。海。枯。淵。千。精。百。鬼。勿。使。妄。干。唯。願。神。君。用。我。助。我。令。我。功。行。早。就。禱。訖。明。日。募。強。弩。退。人。以。射。濤。頭。人。用。六。矢。每。潮。一。至。射。以。一。矢。射。至。明。日。募。強。弩。退。百。

扶鳩翁嫗識真王。昭耀臨安十錦張。玉翠金樽齊醉舞。吳喉高揭唱還鄉。

僧文登。湘山野錄。開平元年。梁封錢武肅。鏐為吳越王。改其鄉。安縣。為臨安。衣錦軍。是年。省。登。壘。延。故。老。旌。鉞。鼓。吹。照。耀。山。谷。自。昔。釣。游。之。所。盡。蒙。以。錦。繡。或。樹。石。至。有。封。官。爵。者。舊。賣。鹽。肩。擔。亦。裁。錦。韜。之。一。鄰。嫗。九。十。餘。搗。壘。漿。角。黍。迎。于。道。鏐。下。車。兩。拜。嫗。撫。其。背。猶。以。小。字。呼。之。曰。錢。婆。留。喜。汝。長。成。益。初。生。時。光。怪。滿。室。父。懼。將。沉。于。溪。此。呼。嫗。留。之。遂。字。焉。為。牛。酒。大。陳。鄉。飲。張。蜀。錦。為。玉。者。偈。以。飲。鄉。婦。凡。男。女。八。十。已。上。金。梅。百。歲。以。娛。賓。日。三。節。黃。髮。飲。今。掛。錦。衣。吳。越。人。鏐。起。執。爵。于。席。自。唱。還。鄉。旗。以。娛。賓。日。三。節。黃。髮。飲。輝。父。老。遠。近。來。相。隨。家。山。鄉。眷。今。會。時。稀。斗。牛。光。起。今。天。無。欺。時。

十國宮詞

父老雖聞歌進酒都之意詞曰你輩見儂底歡喜別有一般滋味  
 揭吳喉唱山歌以見意詞曰你輩見儂底歡喜別有一般滋味  
 永在我儂心裏嘉靖臨安縣志武肅王衣錦還鄉盛晏父老  
 振席歡感閭里錦故名臨安為十錦衣錦營衣錦山衣錦南鄉衣錦  
 山林皆覆以錦故錦堂畫錦坊保錦坊衣錦將軍樹  
 北鄉錦溪錦橋畫錦堂畫錦坊保錦坊衣錦將軍樹

寒食東風上錦衣輕陰掩冉麴塵飛繁花最是多情種常送香車緩緩歸

蘇軾陌上花詞序吳越王妃每歲必歸臨安王以書遺妃曰陌上  
 花開可緩緩歸矣吳人用其語為歌含思宛轉聽之淒然而其語  
 鄙野為易之曰陌上花開蝴蝶飛江山猶是昔人非遺民幾度垂  
 垂老游女還歌緩緩歸陌上山花無數開路入爭看翠輦來若為  
 留得堂堂去且更重教緩緩迴生前富貴草頭露身後風流陌上  
 花已作遲遲君去魯猶歌緩緩妾歸家

玉帶名駒嗜好奇英雄顧盼自生姿。噴他北使誇張甚。輸賭金餅箭一枝。

劉中達鴻書吳越武肅王遣使于梁太祖問王所好何物使者曰  
 好玉帶駿馬太祖曰真英雄也選玉帶一名馬四賜之吳越備  
 史天成中有番使假道來聘仍以弧矢大誇于吳人武肅晏之龍  
 山酒酣因以金餅置射棚之上命番使射之一發中餅之寶再發中餅  
 王使崔詢兼嘴寶以勝遂授以親箭二一發中餅之寶再發中餅  
 之嘴番使慙服

樛木恩闈推壺化。行玉羊卅載夢罷成宮鎮日喧何事。銀鹿紛紛看戲嬰。

十國春秋吳越文穆王恭穆夫人馬氏傳武肅王常禁中外畜  
伎而文穆王年逾三十無子夫人為之請武肅王喜曰我家宗祀  
幸汝得主之矣乃聽文穆王納諸姬鄭氏生宏信宏長夫人皆均  
佐吳氏生宏俶衆妾生宏偕宏億宏偃宏仰宏信既長夫人皆均  
養之常置銀鹿于帳前坐羣兒于上而弄之吳越備史文穆王  
元羅唐光啟三年丁未冬十一月十二日生於杭州之東院先是  
有胡僧持一玉羊獻武肅王曰得  
此當生貴子王果以丁未生焉

清門處士伴沉寥影寫琅玕點素綃連日小侯瓜戰罷吳漿盛進越州窯

清異錄海舶來有一沉香翁剗鏤若鬼工高尺餘船曾以上吳越  
王王目為清門處士發源于心清聞妙香也十國春秋吳越武  
肅王世家亦間能書寫畫墨竹然不以廢正務清異錄吳越進  
晉上瓜錢氏子弟逃暑取一瓜各言子之數言定剖州燒進會  
宴謂之瓜戰朱炎陶說吳越秘色窯錢氏有國時越州燒進會  
槌高齋漫錄越州燒進為供奉之物臣庶不得用故云秘色

鮮餘玲瓏出盎初天然色樣牡丹如買來新向漁人網不是西湖使宅魚

清異錄吳越有一種玲瓏牡丹鮮以魚葉刻成牡丹狀既熟出盎  
中微紅如初開牡丹閑談錄錢氏時西湖漁者日納魚數斤謂  
之使宅魚其捕不及額者必市以供願為民害一日羅隱侍坐  
間有磻溪垂釣圖武肅索詩隱應聲曰呂望當年展廟讓直釣  
國更誰如若教生得西湖上也是  
須供使宅魚武肅大笑遂獨其役

十國宮詞

一枝龍龕施禪。法苑珍逾旖旎山。更與真妃留塔記。細書經尾禮華鬘。

清異錄吳越孫妃嘗以一日本國龍興寺形如朽木飾僧不以爲珍

偶出示船。上胡人曰。此日。本國。龍興寺。也。增價至萬二千緡。易去

二峰。又高麗。船主。王大。世選。沉水。近千金。疊爲旖旎山象。衡岳七

名黃妃。又有黃妃者。常于南屏山雷峰顯嚴院建塔。奉藏佛螺髻

越國王錢俶。以地產黃皮木。遂訛爲黃皮塔。俗稱雷峰塔。焉。吳

宮私願。以千尺。十三層。爲率。竣以事。力未充。姑從。七級。梯

吳初志。未滿。爲歎。塔成之日。又鑄華嚴諸經。圍繞八面。真成。不

王錢俶。拜手。謹書于經之尾。指爪以贊歎之。塔曰黃妃云。吳越國

好夢分明踐彩繩。禮賢新宅寵光騰。中元已賜鼇山會。又買元宵兩夜燈。

十國春秋。吳越忠懿王世家。忠懿王將內附。決于天竺。大士夢

實九國。二年。五月。至京。師賜宴于迎春苑。尋詔王居禮賢宅。又太

仍賜禮賢宅。爲永業。七月。中元節。汴京張燈。宋帝令有司于王宅

後張燈。五夜。相傳。宋時。只三夜。錢王納土。買添兩夜。食上元節。前

閩  
司空王潮傳太祖審知墓子嗣子景宗職立被弑弟惠宗德延  
被弑子康宗繼鵬立遇弑太祖子景宗職立被弑弟惠宗德延

政立滅于南唐歷七  
主凡五十有三年

白馬驅馳動七閩。緇流指點說金輪。西天一現蓮花相。急鑄金銅丈六身。

五代史閩世家王審知狀貌雄偉隆準方口常乘白馬軍中號白  
馬三郎黃滔丈六金身碑略我公粵天祐三年秋七月乙丑鑄  
銅像丈有六尺高後二十有三日成東越初我公登壇之三  
年已  
未秋夕夢天之際彩雲罅裂大佛中座而啟言曰斷予一臂衛  
之嘉其異姑默其事俟創其意自賓席眾庶有植信根映  
燭者許以一金投吾俸中將積于肆俟以銅易而後鳩工鴻  
境擇日鑄佛于九山定禮閱之乃與夢中一類其臂工以  
斯佛也一寫而成翼日我公禮閱之乃與夢中一類其臂工以  
之別鑄而會千人引歸于開元寺壽山之塔入府之別亭于  
丙申會僧千我公引歸于開元寺壽山之塔入府之別亭于  
十相足八十種好具其明年正月十八日設二十萬人齋號無  
遮會以落之

槍影池光見性靈。飯僧留得去來形。中。昨。陽。金。身。額。寫。徧。稜。伽。四。藏。經。

十國春秋閩太祖世家王夢梵僧數百輩奕奕有光所至處有室  
槍並池而秀一僧前跪曰王能飯我于此乎及且訪其地而築

十國宮詞

焉命池曰浴聖楹曰息聖又王于城西南張爐冶十三所鑄釋  
迎彌勒諸佛像唐主賜額曰金身報恩之寺王又鑄金銀萬餘兩  
作金銀字四藏經各五千四十八卷

神霄秘殿五雲連雙鶴飛來太乙烟位業寶皇親說與他生還主大羅仙

十國春秋閩陳守元傳以左道見信于惠宗作寶皇宮居之守元  
謬為大言稱寶皇命王少避其位後當為六十年天子惠宗欣然  
避位令長子主府事道名元錫既而復位遣守元問寶皇六十年  
後將安歸守元復謬傳寶皇語曰六十年後當為大羅仙主  
海叢談閩王鱗曰祈太乙神冊  
逾年雙鶴徘徊而下遂謀僭號

長春晏罷月初移秘戲中宮敕許窺意逐行雲情逐雨水晶屏外立多時

徐通陳金鳳外傳龍啓元年封金鳳為皇后築長春宮以居之延  
鈞數于其中為長夜之晏每晏輒敕宮中燃金龍燭數百枝環左  
右光明如晝復敕宮女數百人擎一酒杯皆瓊瑤瑪瑙琥珀玻璃  
之屬以隊遞進不設几筵酒酣張長枕大牀擁金鳳及諸宮女裸  
臥隨意幸之又遣使于日南造水晶屏風周圍四丈二尺延鈞與  
金鳳淫狎于內令宮女隔屏窺之嬉笑為樂

羽觴宛轉水雲邊一曲桑溪沸管絃燭影衣香回仗早當頭新月未成弦

金鳳外傳三月上巳延鈞修楔桑溪金鳳偕後宮雜衣文錦列坐  
水次流觴娛暢窮日而返沈靡之氣環佩之響燎炬之光達于遠

近途中絲竹管絃奏  
和清音入雲觀者塞道

南湖風景接西湖。紫蓼青蒲入畫圖。彩舫如流歌互答。綺羅香裡鬪水膚。

金鳳外傳端陽日造彩舫數百于西湖每舫載宮女二三人  
短衣鼓楫爭先延釣御大龍舟以觀金鳳作樂游曲使宮女同聲  
歌之曲曰龍舟搖曳東復東采蓮湖上紅更紅波淡水溶溶  
隔荷花路不通西湖南湖水東采蓮湖上紅更紅波淡水溶溶  
悠長奉君王萬歲游湖亦不問  
宮多不知所之者延釣亦不問

長春寂寞似長門。醕晏香銷燭就昏。回得九龍綃帳暖。清詞一首抵文園。

金鳳外傳有小吏歸守明弱冠督美延釣雙之日侍禁中資緣與  
金鳳通百工院使李可般因歸郎以通于金鳳可般慧敏造縷金  
五彩九龍帳于長春宮織入龍于外而以延釣為一龍既成延  
歡甚益暱守明國人歌曰誰謂九龍帳惟貯一歸郎初金鳳因李  
做得進及為后令可般譜之做怨金鳳負已盛飾其妹春燕進于  
上春燕媚婉絕代初入宮年才十五願盼舉止動移上意冊為賢  
妃擅愛專席延釣自是復御九龍帳矣明年夕御大醕殿召  
前翰林承旨韓偓等觀燈宴命各賦大醕樂感長春宮失寵  
事賦詩曰淚滴珠難盡容殘玉易消倘隨明月去莫道夢魂遙延  
釣勳念因返駕長春宮

求丹都在三清殿。嬪御同焚山水香。月地雲階仙仗闕。御槽閑煞渥注郎。

十國宮詞



通鑑紀事本末。天。尊。老。君。像。畫。元。言。作。三。清。殿。于。禁。中。以。黃。金。數。千。斤。鑄。寶。皇。大。帝。天。尊。老。君。像。畫。元。言。作。樂。焚。香。禱。求。神。丹。清。異。錄。道。士。談。紫。霄。有。異。術。閩。王。昶。奉。之。為。師。月。給。山。水。香。焚。之。香。用。精。沉。上。火。半。熾。則。沃。以。蘇。合。油。金。鳳。外。傳。建。三。清。殿。紫。霄。導。春。燕。諸。後。宮。齋。宿。其。下。晝。夜。聚。禱。謂。為。繼。鵬。祈。年。永。祚。而。燄。曰。金。鞍。國。人。醜。之。齋。清。異。錄。王。昶。傾。金。錢。市。名。馬。五。匹。各。有。位。號。曰。金。鞍。使。者。千。里。將。軍。致。遠。侯。渥。注。郎。驥。國。公。

清人樹影鬱堪攀。佳會傾筐紫翠閒。纔摘新芽甘露暖。乳甌試鬪鷓鴣斑。

清異錄。偽。閩。甘。露。堂。前。兩。株。茶。鬱。茂。婆。娑。宮。人。呼。為。清。人。樹。每。春。初。嬾。嬌。戲。摘。新。芽。堂。中。設。傾。筐。會。陶。穀。清。異。錄。閩。中。造。茶。或。花。紋。鷓。鴣。斑。點。試。茶。家。珍。之。按。方。輿。勝。覽。云。免。毫。或。出。甌。寧。下。注。云。黃。魯。直。詩。建。安。瓷。盃。鷓。鴣。斑。是。鷓。鴣。斑。即。免。毫。或。試。門。之。法。以。水。痕。先。退。者。為。耐。久。者。為。勝。故。較。勝。負。曰。一。水。兩。水。茶。色。白。入。黑。或。水。痕。易。驗。免。毫。或。之。所。以。貴。也。

紫薇照耀列宮峨。春比東華貯更多。看到雨天三味足。香紅亂墜曼陀羅。

十國春秋。閩。康。宗。后。李。氏。傳。本。惠。宗。宮。人。名。春。燕。有。色。惠。宗。病。康。宗。因。陳。后。以。求。春。燕。惠。宗。快。快。與。之。康。宗。嗣。位。立。為。賢。妃。及。通。文。改。元。復。立。為。皇。后。別。造。紫。微。宮。為。皇。后。游。幸。之。所。土。木。之。盛。逾。于。東。華。金。鳳。外。傳。延。鈞。為。春。燕。造。東。華。宮。以。珊。瑚。為。稅。柄。琉。璃。為。榻。瓦。椹。楠。為。梁。棟。真。珠。為。簾。幙。范。金。柱。礎。清。異。錄。閩。似。今。日。晏。後。苑。飛。紅。滿。空。昶。曰。彌。陀。經。云。雨。天。曼。陀。羅。花。此。景。近。似。今。日。

觀化工之雨三天三昧  
宜召六宮設三昧晏

建州新進耐重兒不入歡筵荷御題。卻愛別腸學士宣來常捧醉如泥。

清異錄有得建州茶膏取作耐重兒八枚膠以金縷獻于閩王  
遇通文之禍為內侍所盜轉選貴臣十國春秋閩景宗本紀中  
書侍郎同平章事李光準常侍夜晏以醉忤旨命送都市斬之  
吏不敢輒殺之獄中明且召復其位是夕又晏侍臣收翰林學  
士周維岳下獄吏拂楊待之曰相公昨夜宿此尚書勿憂己而醉  
解釋之他日又曲晏羣臣皆醉去獨維岳在坐帝曰維岳身甚小  
何飲酒之多左右曰酒有別腸不必長大帝欣然命維岳下殿  
剖視酒腸旁有解之者曰殺維岳無人侍陸下劇飲乃舍之曰醉  
國故事閩王議為長夜之飲以銀葉作杯桑弱為冬瓜片名曰醉  
如泥酒盈不可復置他所惟飲盡始得脫手

醉鄉日月共椒塗。賈晏何嫌銘勉處。開閣平章承敕問。永隆萬貫進曾無。

十國春秋閩景宗后李氏傳司空李真女也永隆四年冊立為皇  
后嗜酒剛愎景宗寵而憚之洪遵泉志陶岳泉貨錄王審知鑄  
大鐵錢開寸餘甚竊重亦以開元通寶為文以五百章事李廷英謂  
之銖鉅錢與銅錢並行通鑑紀事本末議以同平章事李廷英  
為泉州刺史廷英掠人子女詐稱受詔采擇事覺按之廷英自歸  
退獻買錢萬緡悅明日召見曰晏已買矣皇太后實物安左廷  
英復獻錢于李后乃遣歸泉州復召為相又曠鑄永隆通寶大鐵

十國宮詞

荆南

武信王高季興傳子文獻王從誨薨子貞懿王保勣立世弟侍中保勣立卒貞懿王長子侍中繼冲立降于宋四世

五帥凡五十七年

五院精藍一日開宮花四散落香臺諸天欲證聲聞果彌勒隨緣示像來

十國春秋荆南武信王五女傳五女失其名相傳俱幼年好道為女僧各止一處曰佛華寺曰菩提寺曰莊嚴寺曰石佛寺曰法輪寺江陵志餘彌勒瑞像現于高氏清泰開隨吳商葉旺船至荆岸乃知為像高氏迎之從香烟所指置城西隅萬壽寺右手之缺中指屢鑄不成後漁人得之

五花賓館望沙樓時駐軒車述勝游隨例筵鋪高足枕紫槽一抹送清謳

錢易南部新書荆南舊有五花賓館待賓之上地也故蔣肱上成納詩云不是上台知姓氏五花賓館敢從容十國春秋荆南文獻王世家天福五年晉翰林學士陶穀來聘王晏穀望沙樓又開運元年晉學士王仁裕來聘王晏穀之韻府羣玉載從誨有句云紅妝齊抱紫檀槽一抹朱絃十四條周羽冲三楚新錄高從誨時荆南尙使瓷器皆高其足而公私競置用之謂之高足枕

桃源洞口似仙家亭記迎春麗景斜忽地渚宮秋漸老清風開徧白蓮花

蔡城扁望沙樓下有桃源洞上十國春秋荆南文獻王世家王鑿江  
陵城西南隅為池立亭于側曰迎春孔自來江陵志餘清風池  
傲其名而稱之又置亭于側曰迎春孔自來江陵志餘清風池  
在城東北隅方數百步深清鏡潔潭而不流高氏之所鑿也  
中記荆文獻王未薨前數年  
凡溝港城隍悉開白蓮花

金鞵翠袖醉春風。窈窕軒蓑余曲通。盼得嶺南龍眼到。琅玕重護海珠叢。

十國春秋荆南待中保勛世家保勛日召倡妓集府署擇士卒壯  
者令恣調謔乃與姬妾垂簾共觀以為娛樂又好造臺謝窮極  
木之工清異錄賈人自嶺外還得一枝龍眼已鹽乾凡四十圍  
共千枚至荆南獻高保勉因作小琅玕檻子立置之名曰海珠叢

全休萬事見時堪。湯社頻分一勺甘。鎮日坐參華定水。茶烟輕颺紫雲庵。

隆平集從誨于諸子中最愛保勛在保抱雖甚怒見之則釋然而  
笑荆南人目之為萬事休清異錄吳僧文了善烹茶游荆南高  
保勉白于季興延置紫雲庵日試其藝保勉父子呼為湯神奏授  
華定水大師上人目曰乳妖

麻姑弟子汜清商。芳禁流傳韻繞梁。一曲彈來憑一指。四條絃外作秋涼。

十國春秋荆南仙女傳平江節度王冢義女五歲通黃庭內外經  
及長善琵琶一夕夢涉水登山顛見金宮闕中有仙人披羽服  
自稱麻姑傳以樂曲自是每夕輒夢遇之即指授音律炭除得百  
餘調都非人間所曾有其尤者名獨指商以一指彈一曲更為擅

十國宮詞

奇適文獻王子保節復夢麻姑至日即當相邀明日庭中聞雲鶴  
音樂仙女奄然而逝

北漢世祖劉明傳子睿宗鈞胤養子少主繼恩立遇弒  
弟英武帝繼元立降于宋歷四主凡二十九年

褐衫笠帽氣凌雲畫閣凝香視政勤一笑黃驢裝乍卸殿前宣敕署將軍

十國春秋北漢世祖本紀帝自高平披褐戴笠乘契丹所贈黃驢  
率百餘騎由雕窠嶺間道馳去歸為黃驢治廐飾以金銀食以三  
品料號自在將軍政閣禁

飛鸞閣上翠華春定有方留妙法輪卻怪天公傳玉戲攔街齊唱赤真人

禁扁北漢有飛鸞閣十國春秋北漢睿宗郭姬傳姬故醫僧女  
僧與嫠婦通而生姬有殊色睿宗納之宮中嬖之將冊立為后樞  
密使段常以姬所出非偶恐貽笑隣國遂中止清異錄周季  
年東漢國大雪盛唱曰生怕赤真人都來一夜春後大宋受命

異果殊方致得難分頌鵠立伺千官竹青棗子紛摹擬端出金梭畧綽盤

清異錄唐末羣方負固東漢有商歸自閩越以橄欖獻于霸君明  
日分賜大臣禁帥郝惟慶曰此公狀類我鄉竹青棗加之一時久  
方得薄味官家何用賜臣  
所喜者金梭略綽盤耳

神旗鼓吹助朝威丹仗頻移頌佛曠相對定王禪味永握君揮灑映三衣

李輝往者北齊千佛國後魏略帝宅之西五里宮而遙北自乾坎南距  
 申酉平人塔東老氏宮觀星布于巖石矣懿哉坤維設石像侍立之  
 是乎金址東西僅五步北倚石壁有彌勒閣內甚潔國由嶺  
 區上睿宗皇帝再加添飾功用宛然東即雲成萃矣人儼  
 對時昔偶其神位每角充方中雷未施有池成運居九嶺  
 其下約三五步有高尚寺帝曰龍口今英武閣授檢校應司徒歸義府都  
 重之下尊天會中睿宗皇帝以道龍口出閣授檢校應司徒歸義府都  
 督時年尚幼躬親一官次中敢口東序無事觀音像一退每與  
 叔季諸王禮謁躬親一官次中敢口東序無事觀音像一退每與  
 齋禱因心愛敬不忘須口甚嘉倫歸美攸是口帝踐阼加  
 恩加檢校太保授右金吾衛大將軍充大內難時戊辰  
 太師行太原尹未幾值倉卒之變依每屆良辰入內難時戊辰  
 秋九月嗣昇宸極立大後正乙亥歲天間鑄皇親自飛留  
 申歲十一月詔有司于殿後之八年造重樓五間鑄皇親自飛留  
 孫如來以備物典冊將加徽號鴻吹英武貴近受英武衛皇帝兼願龍  
 示必帶駟馬琬鞍別賜神旗鼓吹英武貴近受英武衛皇帝兼願龍  
 衣御帶之境臣幸陪天仗親奉德音善談頗通禪學潛邸  
 春初禪漢英武皇帝紀英武親奉德音善談頗通禪學潛邸  
 時北禪漢英武皇帝紀英武親奉德音善談頗通禪學潛邸  
 常假僧又定繼容傳能講華嚴經手執香如意紫檀鏤成芬馨  
 握假僧又定繼容傳能講華嚴經手執香如意紫檀鏤成芬馨  
 室滿君假又定繼容傳能講華嚴經手執香如意紫檀鏤成芬馨

十國宮詞



十國宮詞跋

昔歐陽永叔重修五代史于吳楚諸世家多所漏略此本朝何氏所以有十國春秋之作也夫十國之君惟吳越王錢鏐爲翹楚而陌上花開緩緩歸猶不免南朝天子愛風流之習其他可知矣錢籀石先生撮侈靡之事懷規諷之思所箸十國詞箋略抽秘騁妍久已膾炙人口是編倣而爲之雖筆意少遜而足以備炯戒則一也壬寅初夏日吳江沈懋懋識



婦人集補

(二卷)

冒丹書 著

婦人集補

如臯冒丹書青若著

秣陵丁雄飛（字茵生）婦卜氏（名曇字四香）婉孌柔惠。歸丁以後。每每有憂生之嗟。常讀霍小玉及小青傳。淚簌簌如雨。性穎悟。雄飛在燕都。得四香手書。書中念字俱少一畫。始悟念字從人從二。心中去一畫。殊見用意也。年三十夭。雄飛悼之。作家人緒語。（經云。不亂取手香。不淫色體香。不妄語口香。不淫害心香。命字四香以此。）

清河丁氏。潘尊賁妻也。幼有劉三娘之目。能詩歌。其舟泊蕪城云。流離一孤舟。魂黯蕪城路。不見折瓊花。惟聞悲玉樹。二十字中。乃使人居然悽惻。（見淮南詩城。又山陽蕭氏亦能詩。嘗有絕句云。花谿紅亂燕雙飛。錦水香泥春獨歸。爲憶金釵樓上夜。琵琶度月下簾幃。）

婦人集補

龐紉芳（名蕙孃）吳江吳聞璋（名鏘）婦。有紫藤花下分賦一詩。詩曰：年來愁病強支離。也向花前醉酒卮。綉閣開尊同北海。金釵雅集勝南皮。錦雲夜月千層浪。紫玉春風萬縷絲。何事今宵稱絕勝。筵前道韞總能詩。（見鼓吹新編陽羨陳先生曰：紉芳曾于衍波箋上書春詞一首。詩云：春深詩句滿經函。小字紅箋手自緘。睡起有情疑好夢。愁來無力換羅衫。繁花滿樹空教謝。芳草盈庭未忍芟。蕩子天涯歸未得。雙棲嗔殺燕呢喃。詩絕佳。字畫亦極明秀。）

女冠龍隱。俗姓夏氏。華亭人也。常因六姊孫儷簫沒于丁亥家難。爲賦一詩云：憶昔于歸紈綺叢。郎家聲譽擅江東。肅雍自叶房中樂。散朗仍歸林下風。日暖畫樓彤管麗。春深珠箔麝蘭通。綵雲散後空憑吊。野哭荒郊恨幾重。又閨思一律云：碧天明月影遲遲。翠袖輕寒香露滋。海內風塵勞客夢。江東羅綺擅文辭。頻驚桂棹迴前渚。時整花鈿立小墀。子夜明燈猶未寢。魚箋珍玩感婚詩。詩句清綺。豈獨君家大哀一賦。獨擅才子耶。（又有王氏道元者。亦女冠也。陳留人。其禪坐書懷一律最流麗。詩云：碧雲靜鎖梵王宮。猶似明霞拱禁中。玉樹舊枝

歸淨業。內家新調擅宗風。三千里外腸堪折。十二年前淚暗紅。欲悟無生何處是。禪燈移照鏡台空。清句如此。可謂女中惠休矣。王考功曰。孔植在京師納一小姬。姓宋。貌絕婉麗。一日于几上寫明月二字。孔植問書此云何。姬笑不答。孔植爲予言之。余爲賦一絕云。雙蛾學畫指初措。偷擲紅毫小字佳。應識參軍新句好。願隨明月入君懷。孔植持示姬。姬復爲一笑。末七字明遠句也。又東昌蔣夫人能爲小詞。其如夢令一闋。頗爲人所傳誦。全錄入炷脂集中。不記其詞矣。

（二）又云。東昌有尼名泉玉。亦有詞句。劉司李孔植名楷爲余道之。

張氏湖廣黃岡烏林鎮人。工詩詞。先是己字某。父忽以他故悔。將改字富商。女聞之泣曰。兩髮何在。遂至此乎。引刀自剄死。衣帶中有詩云。搖落林居風日清。黃花白露客心驚。頗聞洵美非吾士。却憶當年敢再生。隱几芳魂飛海嶼。捲簾秋色滿山城。年華轉換俱陳跡。底事猶牽世上名。（啓正野乘曰。張氏類得道者。縱不以節著。亦當以才顯矣。雖然。與其爲班姬蔡媛。曷若爲共姜叔姬之尤愈乎。）

婦人集補

吳瑟瑟（字數青）姑蘇人。錢進士（名位坤）姬也。兄年十七，亦美丰姿，美音律。能爲大小李將軍畫，倩妹設色，鮮妍遠過其兄。兄嘗師朱文甫，朱畫冠當時，每稱若妹殊勝阿大也。瑟瑟畫最著者，李夫人簫史圖、孫夫人放鴿圖。（錢位坤瑟瑟小傳曰：壬午八月既望，瑟瑟于歸時，清露晨流，疎星夜落，若遠若近，楚楚可念也。）

王賓孃，湖廣黃岡人。七歲能誦唐詩絕句千首，十歲能屬文，十五博通經史。家人以女博士呼之。後因所天不偶，心恒侘傺。詩文諸藁，都不以示人也。賓孃，王貞定（名追駿，丁丑進士）女。

女道士曹素侯，姑蘇人。曾有一詩云：梧桐一葉早驚秋，鶴夢留人塵夢收。情逐綺雲飄玉宇，心隨碧露蕩銀鈎。浪遊清院難消日，偷上層樓未敢愁。空憶舊時衣帶緩，不勝遙夜淚重流。據此才思，或亦魚元機一流。

張一孃，婁東張太史（名溥）長女。太史無子，遺書數萬卷，盡歸一孃。自十三經及廿一史，無不淹貫。文擬左國，詩法漢魏，尤喜臨十三行人，以爲獻之復生。適

同邑吳縣祖。陳黃門子龍。挽太史詩曰。若從此日論天道。應有傳經鄭小同。後太史遺腹。又生一女。言之三嘆。

王兆淑（字仙琬）通州人。亦和秋柳詩曰。春來眉展試羅衣。過眼繁華今又非。吳苑笙歌愁月盡。隋堤花草怨人稀。風吹荒岸流螢墮。葉落村墟黃蝶飛。片影涼光秋欲滴。賞心如夢肯相違。夕陽疎影使人憐。殘恨西風冷碧烟。彭澤舉盃初漉帽。秦川罷織欲縫綿。營中畫角思歸日。馬上章台憶昔年。最是悲涼成九辯。鷓鴣啁哳寂寥邊。二詩殊濯濯有致。

予竭來荆南道中。嘗訪求先民著述。客冬從松陵楊列歐進士。得陳定生先生山陽錄。今年春。又從沈呂黃孝廉。得其年檢討婦人集二書。並夙所心慕者也。間嘗觀之。山陽錄感懷今昔。渺若山河。所謂人之云亡。邦國殄瘁者。非耶。洎婦人集。則風流蕩蕩。有典午名士之習。然而故家遺俗流風。不與玉樹後庭同其消滅者。亦髣髴于是乎見。予故合二編而抄之。俾覽古之君子。知有明所以結三百年之局者。區區南部之烟花。不烈于東京之黨錮也。辛亥

婦人集補

齊豐宿山日吳騫題。

迦陵先生婦人集。向頗疑其名不雅馴。後閱焦氏經籍志總集類。載婦人詩集二卷。宋顏竣輯。乃知前輩用字之不苟如此也。楊復吉附記。

跋

迦陵先生婦人集。續本事詩。曾採取一二。余購之二十餘年。迄不可得。意謂天壤間無是書矣。辛亥九月。海甯吳丈槎客歸舟。攜示。因得睹其全豹。并如臯冒氏叔若姪纂註補遺。綱重寶于深淵。合雙龍于劍水。快何如之。十月既望。震澤楊復吉識。

影梅庵憶語

(一卷)

冒襄著





影梅庵憶語

如臯冒 襄辟疆著

愛生于暱。暱則無所不飾。緣飾著愛。天下鮮有真可愛者矣。矧內屋深屏。貯光  
閨彩。止憑雕心。鏤質之文人。描摹想像。麻姑幻譜。神女浪傳。近好事家。復假篆  
聲詩。侈談奇合。遂使西施夷光。文君洪度。人人閣中有之。此亦閨秀之奇冤。而  
噉名之惡習已。亡妾董氏。原名白。字小苑。復字青蓮。籍秦淮。徙吳門。在風塵雖  
有艷名。非其本色。傾蓋矢從余。入吾門。智慧才識。種種始露。凡九年。上下內外  
大小。無忤無間。其佐余著書肥遯。佐余婦精女紅。親操井臼。以及蒙難遘疾。莫  
不履險如夷。茹苦若飴。合爲一人。今忽死。余不知。姬死而余死也。但見余婦煢  
煢粥粥。視左右手罔措也。上下內外大小之人。咸悲酸痛楚。以爲不可復得也。  
傳其慧心隱行。聞者歎者。莫不謂文人義士難與爭儔也。余業爲哀辭數千言。  
哭之。格于聲韻不盡悉。復約畧紀其槩。每冥痛沉思。姬之一生。與偕姬九年光  
景。一齊湧心塞眼。雖有吞鳥夢花之心手。莫能追述。區區淚筆。枯澀黯削。不能

影梅庵憶語

自傳其愛。何有于飾。矧姬之事。余始終本表。不緣狎昵。余年已四十。鬚眉如戟。十五年前。眉公先生謂余視錦半臂碧紗籠。一笑瞳若。豈至今復效輕薄子。漫譜情艷。以欺地下。儻信余之深者。因余以知姬之果異。賜之鴻文麗藻。余得藉手報姬。姬死無恨。余生無恨。

已卯初夏。應試白門。陪密之云。秦淮佳麗。近有雙成。年甚綺。才色爲一時之冠。余訪之。則以厭薄紛華。挈家去金閫矣。嗣下第浪遊吳門。屢訪之半塘。持逗遛洞庭不返。名與姬頡頏者。有沙九畹。楊漪炤。予日遊兩生間。獨咫尺不見姬。將歸棹。重往冀一見姬母。秀且賢。勞余曰。君數來矣。予女幸在舍。薄醉未醒。然稍停復他出。從兔徑扶姬于曲榭。與余晤。面暈淺春。纈眼流視。香姿玉色。神韻天然。嬾慢不交一語。余驚愛之。惜其倦。遂別歸。此良晤之始也。時姬年十六。庚辰夏。留滯影園。欲過訪姬。客從吳門來。知姬去西子湖。兼往遊黃山白嶽。遂不果行。

辛巳早春。余省覲去衡嶽。繇浙路往。過半塘。訊姬。則仍滯黃山。許忠節公赴粵。

任與余聯舟行。偶一日赴飲歸。謂余曰。此中有陳姬某。擅梨園之勝。不可不見。余佐忠節治舟。數往返始得之。其人淡而韻。盈盈冉冉。衣椒繭時。背顧湘裙。真如孤鸞之在烟霧。是日燕弋腔紅梅。以燕俗之劇。呀呀啁晰之調。乃出之。陳姬身口如雲出岫。如珠在盤。令人欲仙欲死。漏下四鼓。風雨忽作。必欲駕小舟去。余牽衣訂再晤。答云。光福梅花如冷雲萬頃。子能越旦偕我游。否則有半月淹也。余迫省覲。告以不敢遲留。故復云。南嶽歸棹。當遲子于虎嘍叢桂間。蓋計其期八月返也。余別去。恰以觀濤日奉母回。至西湖。因家君調已破之襄陽。心緒如焚。便訊陳姬。則已爲寶霍豪家掠去。聞之慘然。及抵閩門。水滸舟膠。去潞關十五里。皆充斥不可行。偶晤一友。語次有佳人難再得之歎。友云。子誤矣。前以勢劫去者。贖某也。某之匿處。去此甚邇。與子偕往。至果得見。又如芳蘭之在幽谷也。相視而笑曰。子至矣。子非兩夜舟中訂芳約者耶。曩感子殷勤。以凌遽不獲訂再晤。今幾入虎口得脫。重晤子。真天幸也。我居甚僻。復長齋。茗椀爐香。留子傾倒于明月桂影之下。且有所商。余以老母在舟。緣江楚多梗。率健兒百餘。

影梅庵憶語

護行。皆住河干。矍矍欲返。甫黃昏而砲械震耳。擊砲聲如在余舟旁。亟星馳回。則中貴爭持河道。與我兵鬥。解之始去。自此余不復登岸。越旦則姬淡粧至。求謁吾母太恭人。見後仍堅訂過其家。乃是晚。舟仍中梗。乘月一往相見。卒然曰。余此身脫樊籠。欲擇人事之終身可託者。無出君右。適見太恭人如覆春雲。如飲甘露。真得所天。子母辭。余笑曰。天下無此易易事。且嚴親在兵火。我歸當棄妻子以殉。兩過子皆路梗中。無聊閒步耳。子言突至。余甚訝。卽果爾。亦塞耳堅謝。無徒悞子。復宛轉云。君倘不終棄。誓待君堂上畫錦旋。余答云。若爾當與子約。驚喜申囑。語絮絮不悉記。卽席作八絕句付之歸。歷秋冬。犇馳萬狀。至壬午仲春。都門政府言路諸公恤勞人之勞。憐獨子之苦。馳量移之耗。先報。余時正在毘陵。聞音如石去心。因便過吳門。慰陳姬。蓋殘冬屢趣。余皆未及答。至則十日前復爲寶霍門下客。以勢逼去。先吳門有嬖之者。集千人譁劫之。勢家復爲大言挾詐。又不惜數千金爲賄。地方恐貽伊戚。劫出復納入。余至悵惘無極。然以急嚴親患難。負一女子無憾也。

是晚壹鬱。因與友覓舟去。虎膠夜遊。明日遣人之襄陽。便解維歸里。舟過一橋。見小樓立水邊。偶詢遊人。此何處何人之居。友以雙成館對。余三年積念。不禁狂喜。卽停舟相訪。友阻云。彼前亦爲勢家所驚。危病十有八日。母死。鑄戶不見。客。余強之上。叩門至再三。始啓戶。燈火闐如。宛轉登樓。則藥餌滿几榻。姬沉吟。詢何來。余告以昔年曲欄醉晤人。姬憶淚下曰。曩君屢過余。雖僅一見。余母恒背稱君奇秀。爲余惜不共君盤桓。今三年矣。余母新死。見君憶母。言猶在耳。今從何處來。便強起揭帷帳。審視余。且移燈留坐榻上。譚有頃。余憐姬病。願辭去。牽留之。曰。我十有八日。寢食俱廢。沉沉若夢。驚魂不安。今一見君。便覺神怡。氣王旋命其家具酒食。飲榻前。姬輒進酒。屢別屢留。不使去。余告之曰。明朝遣人去襄陽。告家君。量移喜耗。若宿卿處。詰旦不能報平安。俟發使行。甯少停半刻也。姬曰。子誠殊異。不敢留。遂別。越旦。楚使行。余亟欲還。友人及僕從咸云。姬昨僅一面。蓋拳切不可負。仍往言別。至則姬已妝成。凭樓凝睇。見余舟登岸。便疾趨登舟。余具述卽欲行。姬曰。我裝已戒。隨路祖送。余却不得却。阻不忍阻。由滸

影梅庵憶語

關至梁溪。毘陵羨澄江。抵北固。越二十七日。凡二十七辭。姬惟堅以身從。登金山。誓江流曰。妾此身如江水東下。斷不復返吳門。余變色拒絕。告以期逼科試。年來以大人滯危疆。家事委棄。老母定省俱違。今始歸經理一切。且姬吳門責逋甚衆。金陵落藉。亦費商量。仍歸吳門。俟季夏應試。相約同赴金陵。秋試畢。第與否始暇及此。此時纏綿兩妨無益。姬仍躊躇不肯行。時五木在几。一友戲云。卿果終如願。當一擲得巧。姬肅拜于船牕。祝畢。一擲得全六。時同舟稱異。余謂果屬天成。倉卒不臧。反償乃事。不如暫去。徐圖之。不得已。始掩面痛哭失聲。而別。余雖憐姬。然得輕身歸。如釋重負。纔抵海陵。旋就試。至六月抵家。荆人對余云。姬令其父先已過江來云。姬返吳門。茹素不出。惟翹首聽金陵偕行之約。聞言心異。以十金遣其父去。曰。我已憐其意而許之。但令靜俟。畢塲事後無不可耳。余感荆人相成相許之雅。遂不踐走使迎姬之約。竟赴金陵。俟塲後報姬。金桂月三五之辰。余方出闈。姬猝到桃葉寓館。蓋望余耗不至。孤身挈一嫗。買舟自吳門。江行遇盜。舟匿蘆葦中。柁損不可行。炊煙遂斷三日。初八抵三山門。

又恐擾余首場文思。復遲二日始入。姬見余雖甚喜。細述別後百日。茹素杜門。與江行風波盜賊驚魂狀。則聲色俱淒。求歸逾固。時魏塘雲間閩豫諸同社。無不高姬之識。憫姬之誠。咸爲賦詩作畫以堅之。場事既竣。余妄意必第。自謂此後當料理姬事以報其志。詎十七日忽傳家君舟抵江干。蓋不赴寶慶之調。自楚休致矣。時已二載違養。冒兵火生還。喜出望外。遂不及爲姬商去留。竟從龍潭尾家君舟抵鑾江。家君閱余文。謂余必第。復留之鑾江。候榜。姬從桃葉寓館。仍發舟追余。燕子磯阻風。幾復罹不測。重盤桓鑾江舟中。七日乃榜發。余中副車。窮日夜力歸里門。而姬痛哭相隨。不肯返。且細悉姬吳門諸事。非一手足力所能了。責逋者見其遠來。益多奢望。衆口狃狃。且嚴親甫歸。余復下第。意阻。萬難卽詣舟抵郭外樸巢。遂冷面銑心。與姬決別。仍令姬歸吳門。以厭責逋之意。而後事可爲也。陽月過潤州。謁房師鄭公。時閩中劉大行自都門來。與陳大將軍及同盟劉刺史飲舟中。適奴子白姬處來。云姬歸不脫去時衣。此時尙方空在體。謂余不速往圖之。彼甘凍死。劉大行指余曰。辟疆夙稱風義。固如是負一。

影梅庵憶語



女子耶。余云黃衫押衙。非君平仙客所能自爲。刺史舉杯奮袂曰。若以千金恣  
我出入。卽于今日往陳大將軍立貸數百金。大行以復數觔佐之。詎謂刺史至  
吳門。不善調停。衆譁決裂。逸去吳江。余復還里。不及訊。姬孤身維谷。難以收拾。  
虞山宗伯聞之。親至半塘。納姬舟中。上至薦紳。下及市井。纖悉大小。三日爲之。  
區畫立盡。索券盈尺。樓船張宴。與姬餞于虎嘜。旋買舟送至吾臬。至月之望。薄  
暮侍家君飲于拙存堂。忽傳姬抵河干。接宗伯書。媿媿灑灑。始悉其狀。且卽馳  
書貴門生張祠部。立爲落籍。吳門後有細瑣。則周儀部終之。而南中則李總憲  
舊爲禮垣者與力焉。越十月。願始畢。然往返葛藤。則萬斛心血所灌注而成也。  
杜茶村曰。是篇媿媿至數千言。浩浩蕩蕩。西起崑崙。東注溟渤。沖瀾窈窕。異  
派分支。千態萬狀。姿媚橫生。頓使會真長恨等篇。黯然失色。非辟疆莫能爲  
此文。非姬莫能當此作。真千秋大觀矣。情語云乎哉。

壬午清和晦日。姬送余至北固山下。堅欲從渡江歸里。余辭之力。益哀切。不肯  
行。舟泊江邊。時西先生畢。今梁寄余夏西洋布一端。薄如蟬紗。潔比雪豔。以退

紅爲裏。爲姬製輕衫。不減張麗華。桂宮霓裳也。偕登金山。時四五龍舟衝波激盪而上。山中遊人數千。尾余兩人。指爲神仙。遠山而行。凡我兩人所止。則龍舟爭赴。迴環數匝不去。呼詢之。則駕舟者皆余去秋淞回官舫長年也。勞以鵝酒。竟日返舟。舟中宣磁大白盃。盛櫻珠數升。共啖之。不辨其爲櫻爲唇也。江山人物之盛。照映一時。至今譚者侈美。

秦淮中秋日。四方同社諸友。感姬爲余不辭盜賊風波之險。間關相從。因置酒桃葉水閣。時在座爲眉樓顧夫人。寒秀齋李夫人。皆與姬爲至戚。美其屬余。咸來相慶。是日新演燕子箋。曲盡情豔。至霍華離合處。姬泣下。顧李亦泣下。一時才子佳人。樓台烟水。新聲明月。俱足千古。至今思之。不異游仙枕上夢幻也。變江汪汝爲園亭極盛。而江上小園。尤收拾江山勝槩。壬午鞠月之朔。汝爲曾延予及姬于江口梅花亭上。長江白浪擁象。奔赴杯底。姬轟飲巨卮。羅觴政明肅。一時在座諸妓。皆頽唐潰逸。姬最溫謹。是日豪情逸致。則余僅見乙酉。余奉母及家眷。流寓鹽官。春過半塘。則姬之舊寓。固宛然在也。姬有妹曉

生同沙九畹登舟過訪。見姬爲余如意珠。而荆人賢淑。相視復如水乳。羣美之羣。妬之。同上虎邱。與予指點舊遊。重理前事。吳門知姬者。咸稱其俊識。得所歸云。

鴛鴦湖上。烟雨樓高。逶迤而東。則竹亭園半在湖內。然環城四面。名園勝寺。夾滾渚層溪。而漱澗者。皆湖也。游人一登烟雨樓。遂謂已盡其勝。不知浩瀚幽渺之致。正不在此。與姬曾爲竟日游。又共追憶錢塘江下桐君巖。瀨碧浪蒼巖之勝。姬更云新安山水之逸。在入枕灶間。尤足樂也。

杜茶村曰。金山一點。屹當匹練之中。膳粉六朝。香染金陵之地。樓名烟雨。湖字鴛鴦。而二妙采真。披雲擷秀。讀之令人步步欲仙。寧但兩越天都。嵐翠沾洒衣裾已也。

虞山宗伯送姬抵吾臯時。余待家君飲于家園。倉卒不敢告嚴君。又待飲至四鼓。不得散。荆人不待余歸。先爲潔治別室。幃帳燈火器具飲食。無一不頃刻具。酒闌見姬。姬云。始至止。不知何故不見君。但見婢婦。簪我登岸。心竊懷疑。且深

恫駭。抵斯室見無所不備。旁詢之。始感歎主母之賢。而益快經歲之矢相從不誤也。自此姬扃別室。却管絃。洗鉛華。精學女紅。恒月餘不啟戶。耽寂享恬。謂驟出萬頃火雲。得憇清涼界。回視五載風塵。如夢如獄。居數月。於女紅無所不妍巧。錦繡工鮮。刺巾裙如蠟。無痕。日可六幅。剪綵織字。縷金迴文。各厭其技。針神針絕。前無古人已。

姬在別室四月。荆人携之歸。入門。吾母太恭人與荆人見而愛異之。加以殊眷。幼姑長姊。尤珍重相親。謂其德性舉止。均非常人。而姬之侍左右。服勞承旨。較婢婦有加無已。烹茗剝果。必手進。開眉解意。爬背喻癢。當大寒暑。折膠鑠金時。必拱立座隅。強之坐飲食。旋坐旋飲食。旋起。執役拱立如初。余每課兩兒文。不稱意。加夏楚。姬必督之。改削成章。莊書以進。至夜不懈。越九年。與荆人無一言。衲鑿。至於視衆御下。慈讓不違。威感其惠。余出入應酬之費。與荆人日用金錯。泉布。皆出姬手。姬不私銖兩。不愛積蓄。不製一寶粟釵鈿。死能彌留。元旦次日。必欲求見老母。始瞑目。而一身之外。金珠紅紫盡却之。不以殉。洵稱異人。

影梅庵憶語

杜茶村曰。斷斷是再來人。一毫不苟。一絲不挂。誠然而來。誠然而往。吾以此之董永織女薛嵩紅線。

余數年來。欲哀集四唐詩。購全集。類逸事。集衆評。列入與年爲次第。每集細加評選。廣搜遺失。成一代大觀。初盛稍有次第。中晚有名無集。有集不全。并名集俱未見者。甚夥。品彙六百家大略耳。即紀事本末千餘家。名姓稍存。而詩不具。全唐詩話更覺寥寥。芝隅先生序十二唐人。稱豫章大家藏中。晚未刻集七百餘種。孟津王師向余言。買靈寶許氏全唐詩數車滿載。即曇流寓鹽官。胡孝轅職方批閱唐人詩。剗工費需數千金。僻地無書可借。近復裹足牖下。不能出遊購之。以此經營搜索。殊費工力。然每得一帙。必細加丹黃。他書中有涉此集者。皆錄首簡。付姬收貯。至編年論人。準之唐書。姬終日佐余稽查抄寫。細心商訂。永日終夜。相對忘言。閱詩無所不解。而又出慧解以解之。尤好熟讀楚辭。少陵義山。王建。花蕊夫人。王珪三家宮詞等身之書。周迴座右。午夜衾枕間。猶擁數十家唐詩而臥。今秘閣塵封。余不忍啟。將來此志。誰克與終。付之一歎而已。

猶憶前歲。余讀東漢至陳仲舉范郭諸傳。爲之撫几。姬一一求解其始末。發不平之色。而妙出持平之議。堪作一則史論。

乙酉客鹽官。嘗向諸友借書讀之。凡有奇僻。命姬手抄。姬於事涉閨閣者。則另錄一帙。歸來與姬遍搜諸書。續成之。名曰奩艷。其書之瑰異精秘。凡古人女子自頂至踵。以及服食器具。亭台歌舞針神才藻。下及禽魚鳥獸。卽草木之無情者。稍涉有情。皆歸香麗。今細字紅箋。類分條析。俱在奩中。客春顧夫人遠。向姬借閱此書。與龔奉常極讚其妙。促繡梓之。余卽當忍痛爲之校讐。鳩工以終姬志。

姬初入吾家。見董文敏爲余書月賦。仿鍾繇筆意者。酷愛臨摹。嗣遍覓鍾太傅諸帖學之。閱戎輅表。稱關帝君爲賊將。遂廢鍾學。曹娥碑。日寫數千字。不訛不落。余凡有選摘。立抄成帙。或史或詩。或遺事妙句。皆以姬爲紺珠。又嘗代余書小楷扇存戚友處。而荆人米鹽瑣細。以及內外出入。無不各登手記。毫髮無遺。其細心專力。卽吾輩好學人鮮及也。

杜茶村曰。閨秀較書鑒賞。唐有薛濤。宋有李易安。濤風塵老醜。易安失身匪人。終爲風雅之玷。宛君才藻精敏。益見芳貞。而真嗜殊好。本之天性。方之大家女史。何愧。

姬于吳門。曾學畫。未成。能作小叢寒樹。筆墨楚楚。時于几硯上。輒自圖寫。故于古今繪事。別有殊好。偶得長卷小軸。與笥中舊珍。時時展玩不置。流離時。竊委奩具。而以書畫捆載自隨。末後盡裁裝潢。獨存紙絹。猶不得免焉。則書畫之厄。而姬之嗜好。真且至矣。

姬能飲。自入吾門。見余量不勝蕉葉。遂罷飲。每晚侍荆人數杯而已。而嗜茶與余同性。又同嗜芥片。每歲半塘。顧子兼擇最精者。緘寄。具有片甲蟬翼之異。文火細煙。小鼎長泉。必手自吹滌。余每誦左思嬌女詩。吹噓對鼎鑪之句。姬爲解頤。至沸乳看蟹目魚鱗。傳瓷選月魂雲魄。尤爲精絕。每花前月下。靜試對嘗。碧沈香泛。真如木蘭沾露。瑤草臨波。備極盧陸之致。東坡云。分無玉椀捧蛾眉。余一生清福。九年占盡。九年折盡矣。

姬每與余靜坐香閣。細品名香。宮香諸品。淫沉水香。俗人以沉香著火上。煙撲油膩。頃刻而滅。無論香之性情未出。即著懷袖皆帶焦腥。沉香有堅緻而紋橫者。謂之橫隔沈。即回種沉香。內草沉橫紋者是也。其香特妙。又有沉水結而未成。如小笠大菌。名蓬萊香。余多蓄之。每慢火隔紗。使不見烟。則閣中皆如風過伽楠。露沃薔薇。熟磨琥珀。酒傾犀罍之味。久蒸衾枕間。和以肌香。甜豔非常。夢魂俱適。外此則有真西洋香方。得之內府。迥非肆料。內戎客海陵。曾與姬手製百丸。誠閨中異品。然熟時亦以不見烟爲佳。非姬細心秀致。不能領略到此。

黃熟出諸番。而真臘爲上。皮堅者爲黃熟。桶氣佳而通。黑者爲夾椶黃熟。近南粵東筦茶園村。土人種黃熟。如江南之藝茶。樹矮枝繁。其香在根。自吳門解人剔根切白。而香之鬆朽盡削。油尖鉄面盡出。余與姬客半塘時。知金平叔最精于此。重價數購之。塊者淨潤。長曲者如枝如虬。皆就其根之有結處。隨紋縷出。黃雲紫繡。半雜鷓鴣。可拭可玩。寒夜小室。玉幃四垂。氍毹重疊。燒二尺許絳蠟。

影梅庵憶語



二三枝。陳設參差。堂几錯列。大小數宣爐。宿火常熱。色如液金粟玉。細撥活灰一寸。灰上隔砂。選香蒸之。歷半夜。一香凝然。不焦不竭。鬱勃氤氳。純是糖結。熟香間有梅萼半舒。荷鵝黎蜜脾之氣。靜參鼻觀。憶年來共戀此味。此境恒打曉鐘。尙未着枕。與姬細想。閨怨有斜倚薰籃。撥盡寒爐之苦。我兩人如在藥珠衆香深處。令人與香氣俱散矣。安得返魂一粒。起于幽房。扁室中也。

一種生黃香。亦從枯瘿朽癰中。取其脂凝脉結。嫩而未成者。余嘗過三吳白下。遍收筐箱中。蓋面大塊。與粵客自携者。甚有大根株塵封如土。皆留意覓得。携歸。與姬爲晨夕清課。督婢子手自剝落。或舐許。僅得數錢。盈掌者僅削一片。嵌空鏤剔。纖悉不遺。無論焚蒸。卽嗅之味。如芳蘭。盛之小盤。層撞中色殊香別。可弄可餐。曩曾以一一示粵友黎美周。訝爲何物。何從得如此精妙。卽蔚宗傳中。恐未見耳。

又東莞以女兒香爲絕品。蓋土人揀香。皆用少女。女子先藏最佳大塊。暗易油粉。好事者復從油粉擔中易出。余曾得數塊于汪友處。姬最珍之。

余家及園亭。凡有隙地皆植梅。春來蚤夜出入。皆爛漫香雪中。姬于含蕊時。先相枝之橫斜。與几上軍持相受。或隔歲便芟剪得宜。至花放恰採入供。卽四時草花竹葉。無不經營絕慧。領略殊清。使冷韻幽香。恒霏微于曲房斗室。至穠豔肥紅。則非其所賞也。

秋來猶耽晚菊。卽去秋病中客貽我剪桃紅。花繁而厚。葉碧如染。濃條婀娜。枝具雲鬢風斜之態。姬扶病三月。猶半梳洗。見之甚愛。遂留榻右。每晚高燒翠蠟。以白團圓六曲圍三面。設小座于花間。位置菊影。極其參橫妙麗。始以身入。人在菊中。菊與人俱在影中。迴視屏上。顧余曰。菊之意態盡矣。其如人瘦何。至今思之。澹秀如畫。

閨中蓄春蘭九節。及建蘭。自春徂秋。皆有三湘七澤之韻。沐浴姬手。尤增芳香。藝蘭十二月歌。皆以碧箋手錄粘壁。去冬姬病。枯萎過半。樓下黃樓一株。每腊萬花。可供三月挿戴。去冬姬移居香儷園。靜攝數百枝。不生一葉。惟聽五鬣濤聲。增其淒響而已。

姬最愛月。每以身隨升沉爲去住。夏納涼小苑。與幼兒誦唐人咏月及流螢紈扇詩。半榻小几。恆屢移以領月之四面。午夜歸閣。仍推窗延月于枕簟間。月去復捲幔倚牕而望。語余曰。吾書謝希逸月賦。古人厭晨歡。樂宵宴。蓋夜之時逸。月之氣靜。碧海青天。霜縞冰淨。較赤日紅塵。迴隔仙凡。人生攘攘。至夜不休。或有月未出。已齁睡者。桂華露影。無福消受。與子長歷四序。娟秀浣潔。領略幽香。仙路禪關。於此靜得矣。

李長吉詩云。月漉漉。波烟玉。姬每誦此三字。則反覆迴環。日月之精神氣韻。光景盡于斯矣。人以身入波烟玉世界之下。眼如橫波。氣如湘煙。體如白玉。人如月矣。月復似人。是一是二。覺賈長江倚影爲三之語。尙贅。至淫耽無厭。化蟾之句。則得翫月三昧矣。

杜茶村曰。絕域名香。重霄皓魄。奇花異茗。倚態爭芬。自非眞仙瓊媛。莫可得而領略。兼之天才麗質。把玩晨昏。玉臂雲鬢。馥郁于琉璃世界中矣。

姬性澹泊。於肥甘一無嗜好。每飯以芥茶一小壺溫淘。佐以水菜香豉數莖粒。

便足一餐。余飲食最少。而嗜香甜。及海錯風薰之味。又不甚自食。每喜與賓客共賞之。姬知余意。竭其美潔。出佐盤盃。種種不可悉記。隨手數則。可觀一斑也。釀飴爲露。和以鹽梅。凡有色香花。皆於初放時採漬之。經年香味顏色不變。紅鮮如摘。而花汁融液。露中入口噴鼻。奇香異艷。非復恒有。最嬌者。爲秋海棠露。海棠無香。此獨露凝香發。又俗名斷腸草。以爲不食。而味美獨冠諸花。次則梅。英野薔薇。玫瑰。丹桂。甘菊之屬。至橙。黃橘。紅佛手。香櫞。去白縷。絲色味更勝。酒後出數十種。五色浮動。白瓷中解醒消渴。金莖仙掌。難與爭衡也。取五月桃汁。西瓜汁。一糶一絲。漉盡。以文火煎至七八分。始攪糖細煉。桃膏如大紅琥珀。瓜膏可比金絲內糖。每酷暑。姬必手取其澤。示潔。坐爐邊。靜看火候。成膏。不使焦枯。分濃淡爲數種。此尤異色異味也。製鼓取色取氣。先於取味。豆黃九晒九洗爲度。顆瓣皆剝去衣膜。種種細料。瓜杏。薑桂。以及釀鼓之汁。極精潔以和之。鼓熟。擊出粒粒可數。而香氣甜色殊味。迥與常別。

影梅庵憶語



晨星。勢難獨立。只得覓小舟。奉兩親挈家累。欲衝險從南江渡。澄江北。一黑夜。六十里。抵湖洲朱泛宅。江上已盜賊蜂起。先從間道微服送家君從靖江行。夜半。家君向余曰。途行需碎金無從辦。余向姬索之。姬出一布囊。自分許至錢許。每十兩可數百。小塊皆小書。輕重于其上。以便倉卒隨手取用。家君見之訝且歎。謂姬何暇精細及此。維時諸費較平日溢十倍。尙不肯行。又遲一日。以百金雇十舟。以百餘家募二百人護舟。甫行數里。潮落舟膠不得上。遙望江口大盜數百人。踞六舟爲犄角。守隘以俟。幸潮落不能下逼我舟。朱宅遣有力人負浪踏水馳報曰。後岸盜截歸路不可返。護舟二百人中。且多盜黨。時十舟哄動。僕從呼號垂涕。余笑指江上衆人曰。余三世百口咸在舟。自先祖及余祖孫父子。六七十年來。居官居里。從無負心負人之事。若今日盡死盜手。葬魚腹。是上無蒼蒼。下無茫茫矣。潮忽早落。彼此舟停不相值。便是天相。爾輩無恐。即舟中敵國。不能爲我害也。先夜拾行李登舟。時思大江連海。老母幼子。從未履此奇險。萬一阻石尤。欲隨路登岸。何從覓輿輛。三鼓時以二十金付姓沈人。求雇二輿。

一車夫六人。沈與衆咸詫異笑之。謂明早一帆未午便登彼岸。何故黑夜多此。難尋無益之費。倩榜人募輿夫。觀者絕倒。余必欲此二者。登舟始行。至斯時雖神氣自若。然進退維谷。無從飛脫。因詢出江未遠。果有別口登岸。通泛湖洲者。舟子曰。橫去半里有小路六七里。竟通彼。余急命鼓楫至岸。所募輿車三事。恰受俯仰七人。餘行李婢婦。盡棄舟中。頃刻抵朱宅。衆始嘆余之夜半必欲水陸兼備之爲奇中也。大盜知予中遁。又朱宅聯絡數百人。爲余護發行李人口。盜雖散去而未厭之志。恃江上法網不到。且值無法之時。明集數百人。遣人諭余以千金相致。否則竟圍朱宅。四面舉火。余復笑答曰。盜愚甚。爾不能截我于中流。乃欲從平陸數百家火攻之。安可得哉。然泛湖洲人。名雖相衛。亦多不軌。余傾囊召闔庄人付之。令其夜設牲酒齊心于庄外。備不虞。數百人飲酒分金。咸去他所。余即于是夜。一手扶老母。一手曳荆人。兩兒又小。季甫生旬日。同其母付一信僕偕行。從庄後竹園深箐中蹣跚出。維時更無能手援姬。余回顧姬曰。汝速蹴步。則尾余。後遲不及矣。姬一人顛連趨蹶。仆行里許。始仍得昨所雇輿。

輜星馳至五鼓。達城下。盜與朱宅之不軌者。未知余全家已去其地也。然身脫而行囊大半散矣。姬之珍愛盡失焉。姬返舍。謂余富大難時。首急老母。次急荆人兒子。幼弟爲是。彼卽顛連不及死深箚中。無憾也。午節返吾廬。祗金革城與內臬。獍爲伍者十旬。至中秋始渡江入南都。別姬五閱月。殘臘乃回。挈家隨家君之督漕。任去江南。嗣寄居鹽官。因歎姬明大義。達權變如此。讀破萬卷者。有是哉。

乙酉流寓鹽官。五月復值犇陷。余骨肉不過八口。去夏江上之累。緣僕婦雜沓犇赴。動至百口。又以笨重行李。四塞舟車。故不能輕身去。且來窺矚。此番決計置生死于度外。肩戶不他之。乃鹽官城中。自相殘殺。甚闕。兩親又不能安。復移郭外大白居。余獨令姬率婢婦守寓。不發一人一物出城。以貽身累。卽侍兩親。挈妻子流離。亦以子身往。乃事不如意。家人行李紛沓。違命而出。大兵迫。樵李。薙髮之令初下。人心益皇皇。家君復先去。惹山內外莫知所措。余因與姬決此。番潰散。不似家園。尙有左右之者。而孤身累重。與其臨難捨子。不若先爲之地。

影梅庵憶語



我有年友。信義多才。以子托之。此後如復相見。當結平生歡。否則聽子自裁。毋以我爲念。姬曰。君言善。舉室皆倚君爲命。復命不自君出。君堂上膝下。有百倍重于我者。乃以我牽君之臆。非徒無益而又害之。我隨君友去。苟可自全。誓當匍匐以待君回。脫有不測。與君縱觀大海。狂瀾萬頃。是吾葬身處也。方命之行。而兩親以余獨割。姬爲憾。復携之去。自此百日。皆展轉深林僻路。茅屋漁艇。或月一徙。或日一徙。或一日數徙。飢寒風雨。苦不具述。卒于馬鞍山。遇大兵殺掠。奇慘。天幸得一小舟。入口飛渡。骨肉得全。而季之驚悸瘁瘡。至矣盡矣。秦溪蒙難之後。僅以俯仰。入口免。維時僕婢殺掠者。幾二十口。生平所蓄玩物。及衣貝靡子。遺矣。亂稍定。匍匐入城。告急于諸友。卽襤被不辦。夜假蔭于方坦。庵年伯。方亦竄跡初回。僅得一氈。與三兄共裹臥耳房。時當殘秋。牕風四射。翌日。各乞斗米束薪于諸家。始暫迎二親及家累返舊寓。余則感寒痢瘡。沓作矣。橫白板扉爲榻。去地尺許。積數破絮爲衾。爐煨霜節。藥缺攻補。且亂阻吳門。又傳聞家難劇起。自重九後。潰亂沉迷。迄冬至前。僵死。一夜復甦。始得聞關破舟。

從骨林肉莽中。冒險渡江。猶不敢竟歸家園。暫棲海陵。閱冬春百五十日。病方稍瘥。此百五十日。姬僅捲一破席。橫陳榻旁。寒則擁抱。熱則披拂。痛則撫摩。或枕其身。或衛其足。或欠伸起伏。爲之左右翼。凡痛骨之所適。皆以身就之。鹿鹿永夜。無形無聲。皆存視聽。湯藥手口交進。下至糞穢。皆接以目鼻。細察色味。以爲憂喜。日食粗糲一餐。與籲天稽首外。惟跪立我前。溫慰曲說。以求我之破顏。余病失常性。時發暴怒。詬誅三至。色不少忤。越五月如一日。每見姬星鬢如蠟。弱骨如柴。吾母太恭人。及荆妻憐之感之。願代假一息。姬曰。竭我心力。以殉夫子。夫子生而余死。猶生也。脫夫子不測。余留此身于兵燹間。將安寄托。更憶病劇時。長夜不寐。莽風飄瓦。鹽官城中。日殺數十百人。夜半鬼聲啾嘯。來我破牕前。如蚤如箭。舉室飢寒之人。皆辛苦勩睡。余背貼姬心而坐。姬以手固握余手。傾耳靜聽。淒激荒慘。欷歔流涕。姬謂余曰。我入君門。整四歲。蚤夜見君所爲。慷慨多風義。豪髮幾微。不隣薄惡。凡君受過之處。惟余知之亮之。敬君之心。實踰于愛君之身。鬼神讚歎畏避之身也。冥漠有知。定加默祐。但人生身當此境。奇

慘異險。動靜備歷。苟非金石。鮮不銷亡。異日幸生還。當與君敝屣萬有。逍遙物外。慎毋忘此際此語。噫。吁。嘻。余何以報姬于此生哉。姬斷斷非人世凡女子也。杜茶村曰。才子佳人。多生亂世。如王嬙文姬綠珠。莫可縷數。姬生斯時宜矣。奔馳患難。終保玉顏無恙。首邱繡闥。復得夫君。五色彩毫。以垂不朽。孰謂其不幸歟。

丁亥。讒口鑠金。太行千盤。橫起人面。余胸墳五嶽。長夏鬱蟠。惟蚤夜焚二紙告關帝君。久抱奇疾。血下數斗。腸胃中積如石之塊。以千計。驟寒驟熱。片時數千語。皆首尾無端。或數晝夜不知醒。醫者妄投以補。病益篤。勺水不入口者。二十餘日。此番莫不謂其必死。余心則炯炯然。蓋余之病不從境入也。姬當大火鑠金時。不揮汗。不驅蚊。晝夜坐藥爐傍。密伺余于枕邊足畔。六十晝夜。凡我意之所及。與意之所未及。咸先後之。己丑秋。疽發于背。復如是百日。余五年危疾者三。而所逢者皆死疾。惟余以不死待之。微姬力。恐未必能堅以不死也。今姬先我死。而永訣時。惟慮以伊死。增余病。又慮余病。無伊以相待也。姬之生死。爲余

纏綿如此。痛哉痛哉。

杜茶村曰。此種精誠。格天徹地。嘔血剖心。能與龍比並忠。曾閉一齊孝。萬祀千秋。傳之不朽。

余每歲元旦。必以一籤事卜。一籤于關帝君前。壬午名心甚。劇禱看籤首第一字。有得憶字。蓋憶昔蘭房分半釵。如今忽把音信乖。癡心指望成連理。到底誰知事不諧。余時占玩不解。卽占全詞。亦非功名語。比遇姬清和晦日。金山別去。姬茹素歸。虔卜于虎嘍關帝君前。願以終身事余。正得此籤。秋過秦淮。述以相告。恐有不諧之歎。余聞而訝之。謂與元旦籤合。時友人在坐。曰我當爲爾二人合卜于西華門。則仍此籤也。姬愈疑懼。且慮余見此籤中懈。憂形于面。乃後卒滿其願。蘭房半釵。癡心連理。皆天然閨閣中語。到底不諧。則今日驗矣。嗟乎。余有生之年。皆長相憶之年也。憶字之奇。呈驗若此。

姬之衣飾。盡失于患難。歸來澹足。不置一物。戊子七夕。看天上流霞。忽欲以黃跳脫摹之。命余書乞巧二字。無以屬對。姬云。曩于黃山巨室。見覆祥雲。眞宣爐。

影梅庵憶語

款式佳絕。請以覆祥對乞巧。鐫摹頗妙。越一歲。劍忽中斷。復爲之。恰七月也。余易書比翼連理。姬臨終時。自頂至踵。不用一金珠紈綺。獨留跳脫不去手。以余勸書。故長生私語。乃太真死後。憑洪都客述。寄明皇者。當日何以率書。竟令長恨再譜也。

姬書法秀媚。學鍾太傅稍瘦。後又學曹娥。余每有丹黃。必對泓穎。或靜夜焚香。細細手錄。閨中詩史成帙。皆遺跡也。小有吟咏。多不自存。客歲新春。二月。即爲余抄選全唐五七言絕句。上下二卷。是日偶讀七歲女子所嗟。人異雁不作一行。歸之句。爲之淒然下淚。至夜和成八絕。哀聲怨響。不堪卒讀。余挑燈一見。大爲不憚。即奪之焚去。遂失其稿。傷哉異哉。今歲恰以是日長逝也。

客春三月。欲長去鹽官。訪患難相恤諸友。至邗上。爲同社所淹。時余正四十。諸名流咸爲賦詩。龔奉常獨譜姬始末成數千言。帝京篇連昌宮。不足比擬。奉常云。子不自註。則余苦心不見。如桃花瘦盡春醒面。七字。縮合己卯醉晤壬午病。晤兩番光景。誰則知者。余時應之。未卽下筆。他如園次之自昔文人稱孝子。果

然名士悅傾城。于皇之大婦同行小婦尾。孝威之人在樹間。殊有意。婦來花下。卻能文。心甫之珊瑚架筆香印屨。著富名山金屋尊。仙期之錦瑟蛾眉隨分老。芙蓉園上萬花紅。仲謀之君今四十。能高舉。羨爾鴻妻佐春杵。吾邑徂徠先生。韜藏經濟一巢樸。遊戲鶯花兩閣和。元旦之蛾眉問難。佐書幃。皆爲余慶得。姬詎謂我侑卮之辭。乃姬誓墓之狀耶。讀余此雜述。當知諸公之詩之妙。而去春不注奉常詩。蓋至遲之今日。當以血淚和藥險也。

三月之杪。余復移寓友沂友雲軒。久客臥雨。懷家正劇。晚霽。翼奉常偕于皇園次。過慰留飲。聽小奚管絃度曲時。余歸思更切。因限韻各作詩四首。不知何故。詩中咸有商音。三鼓別去。余甫着枕。便夢還家。舉室皆見。獨不見姬。急詢荆人。不答。復徧覓之。但見荆人背余下淚。余夢中大呼曰。豈死耶。一慟而醒。姬每春必抱病。余深疑慮。旋歸。則姬固無恙。因閒述此相告。姬曰。甚異。前亦于是夜夢數人強余去。匿之幸脫。其人猜猜不休也。詎知夢真而詩籤咸來先告哉。

杜茶村曰。名士名姬。精爽俱至。動與人孚。故其卜兆揮毫。宛然對語。顧造物

影梅庵憶語

何不少延其算耶。惜哉。

(完)

影梅庵憶語跋

巢民先生生多奇遇而中年後屢悲死別殆禪家所謂修福修慧而未了愁緣者顧色能伐性憂能傷人而先生獨享大年其以色壽者歟抑以憂延齡者歟癸巳秋日震澤楊復吉識

烟嶼樓筆記

(八卷)

徐時棟 撰





煙嶼樓筆記目錄

卷之一

四十條

卷之二

三十五條

卷之三

十八條

卷之四

四十一條

卷之五

三十四條

煙嶼樓筆記

卷之六

三十六條

卷之七

六十五條

卷之八

二十九條

寧波鈞和聚珍版印

# 煙嶼樓筆記卷之一

鄞 徐 時棟 同叔

蜀後主號炎興而晉武帝興唐殤帝號唐隆而明皇立而莫奇於  
宋欽宗號靖康爲十二月立康果期年而高宗踐阼矣

晉元帝建元永昌郭景純以爲二日之象齊廢帝建元隆昌史臣  
亦以爲二日明光宗曰泰昌亦二日也是年天啓卽繼之此皆  
以二日爲二君也而齊主延宗號德昌則以十二月十四日建  
尊號不間日而被圍經宿卽敗識者以爲德昌者僅得二日耳  
二日之讖同而解則異

晉安帝大亨爲一人二月了齊文宣天保爲一大人只十宋太宗  
太平爲一人六十卒此年號之奇應者侯景二字爲小人一百

日天子李順二字爲一百八日川此姓名之奇應者

梁侯景廢簡文帝而立豫章王改元天正事在大寶二年大寶三年武陵王僭帝位於蜀亦改元天正固不知豫章之改元而與之暗合者也識者謂天爲二人正爲一止後二人各一年而止金大定間遼人耶律窩幹稱帝臨潢僞號天正亦一年而滅我朝順治五年東明土賊僞稱年號亦曰天正亦一年而滅異哉隋書五行志多言離合年號之字便成讖文周高祖改元宣政謂是宇文亡日周靜帝改元大象謂是天子冢齊後主改元隆化謂降死隋煬帝改元大業謂是大苦來此與後人拆字象義無別而皆得奇驗

黃巢嘗試進士不第而作亂故其人知文其自陳符命謂唐家建元廣明唐字去丑口而安黃天意令黃在唐下乃黃家日月也

石晉少帝號開運而降契丹後梁帝號廣運而入於隋識者謂運字是軍走故其君皆爲軍所走也考年號用運字者絕少宋時吳曦李順兩反賊一僭號曰轉運一曰應運後皆伏誅此字真不吉祥耶

吾前言以運字爲年號之不吉今又考北漢劉繼元亦建元廣運而後降於宋惟夏趙元昊兩用運字獨不至走降失國元昊始改元開運踰月有告以石晉敗亡年號者乃改廣運而不知廣運亦後梁敗亡年號也然卒無恙

吾鄉古越地也其山鎮曰會稽呂覽有始篇土有九山其九山以會稽爲稱首又上德篇太華之高會稽之險注會稽山名在吳郡按今會稽山無甚險阻而呂氏云云若天下山險無過此者蓋當時地在海濱多巨浸其險在風浪舟楫閒不在山林跋涉

也今則皆桑田矣故不復見有所謂險者

呂覽貴生篇越人三世殺其君王子搜患之逃乎丹穴按四明稱丹山其來已久所謂丹穴者豈卽丹山耶

明州在宋佳郡也東坡乞守之不得其與子豐正字札云外郡雖麤俗然每日惟早衙一時辰許紛紛餘蕭然皆有也四明旣不得欲且徐乞淮浙一郡又朱子狀陳正獻俊卿云正獻求去上手札留之公請不已上曰卿必欲去朕當勉從然亦且在四明或平江一兩月復來可也公以平江繁劇辭上使自擇兩浙近地公因以四明爲請上乃許之然正獻卒亦不果來

高宇泰敬止錄中載魏峴蔣山龍潭廟記署銜稱新吉州而家居不赴任余嘗疑之及閱袁絜齋集稱曾大父被命守泗待次於家始知宋時雖除某州而原官固未去任被新命者在家待之

也

海中小山隱於水中不可見者謂之礁海舶最畏之先大夫嘗於蛟門外夏太婆礁上立大木以爲舟人指南前年余作先傳述其事徧考字書無礁字遂以吾鄉常寫字寫作礁後見吳萊甬東山水古蹟記云一撞礁石舟且靡解不可支持似礁字實當作礁班固東都賦別風礁嶢左思吳都賦陵絕嶠礁皆訓高貌又廣韻山巔曰礁與山椒之椒相通是其義皆與隱於水中相反而礁字則始自宋元地志今則省府州縣之志以至官府文移民閒筆札無不作礁者然則吳記偶然一見不可以爲訓也古人有埧字無壩字今官文無不作壩且以此字爲州縣名則版圖所掌不可改也吾鄉又以土石障水時其啟閉而放納之者謂之碶此字爲鄞人所獨非特字書無之卽他鄉亦寡有者然



已見之曾子固文中宋後字書不爲收入疏矣又如礁字已見  
宋元志乘則亦應收入者也

四明世家莫古於虞氏而史以爲餘姚人按虞氏世居慈谿之鳴  
鶴場卽所謂山北者水經沔水注云江水又東逕赭山南虞翻  
嘗登此山四望誠子孫可居江北世有祿位居江南則不昌然  
住江北者相繼代興時在江南者輒多淪替仲翔之言爲有徵  
矣蓋仲翔所云江北卽今山北其地虞氏古蹟甚多

鄉村閒老翁小兒並有羅隱秀才出口成讖之語始以爲吾鄉俚  
語耳壯遊四方則大江以南時有此言又閱諸郡縣志凡橫目  
二足之徒所秉筆者輒復闌入山川古蹟閒可笑也近閱宣州  
志古蹟中一條云金雞山在建德寺草堂之北羅隱過此戲題  
曰金雞不向五更啼遂迸裂有雞飛鳴而去云云謬妄如此亦

儼然著書立說可謂不知廉恥羞惡者矣

宋詩紀事載苗時中里貫云甬上人於是吾鄉袁陶軒徵君鈞鄭三雲同知辰撫拾四明詩並據收之吾謂此大誤宋史明稱時中其先自壺關徙宿州則時中爲宿州人而桂勝中載時中磨崖詩刻自署甬上者以甬橋爲宿州掌故也舊唐書文宗紀云太和七年三月復於堦橋置宿州堦橋卽甬橋通鑑正作甬其爲宿之甬上無疑且此二字非郡非邑何得以史傳明有里貫之人漫不考索遽據其人偶然題署便當邑里耶又且臨桂縣中苗子居題名不一雉山及龍隱巖題甬上登采山則題符離白龍洞又題上黨然則子居實宿之符離人甬上爲縣之名勝而上黨則先世郡望耳 吾鄉先輩數里中人物從未及子居者以正史列傳中人物不應姓氏冷落也又且甬東及甬甸東

及句甬見諸經傳雜史其稱最古若題名署甬上則始自明人  
宋元人皆署四明無署甬上者孫威敏新治甬上居閒逸安暮  
齒之句亦是偶然見之歌詠耳

錦繡萬花谷前集引孫仲益尺牘云四明二湖之勝而新築領其  
要頃見曾南豐集記廣德湖俗所謂鶯脰者今墾而爲田矣云  
云按此牘不知與何人所謂新築者指所與牘人之居耶抑自  
謂耶仲益似未嘗居四明也

雍正間李敏達公衛巡撫浙江嚴檄鄞縣撤毀王荆公祠不知何  
以至今其廟無恙且荆公祠在鄞者非一處愚謂荆公在朝誤  
國罪不勝言而令鄞時則惠政甚多於吾鄉水利尤極整頓故  
他處廟可廢而鄞廟獨不可毀此亦改祀於鄉之意也

荆楚歲時記所列風俗多有與吾鄉同者如正月一日雞鳴而起

先於庭前爆竹以辟山魃五月五日采艾爲人懸門戶上以禳毒氣又於是日取鴈鵠教之語七月十五日僧尼道俗悉營盆供諸佛注引孟蘭盆經目連救母事正月十五夕迎紫姑以卜將來蠶桑并占衆事注引劉敬叔異苑云捉之覺重是神來也歲暮留宿歲飯以及五月禁作諸事十二月祭竈神等語並與今大同小異

歲時記云歲暮留宿歲飯至新年十二日則棄之街衢以爲去故納新也按此風大惡稼穡惟寶忍棄之耶今北方亦不甚愛惜飯米食餘每任意傾棄之吾鄉人惜飯與惜字等飯碎落地小兒亦知拾取若見粒米狼戾輒謂其家不祥也除日亦爲宿歲飯取米蒸之攤令略燥名曰飯富富字取美名其實蓋是飯脯以乾飯比之乾肉耳新歲朔日以後十餘日不復煮米作飯卽

以飯富人水下釜中爲食俟飯富食盡始依常煮生米也

周處風土記云蜀之風俗歲晚相與饋問謂之饋歲酒食相邀爲別歲至除夕達旦不眠謂之守歲又云除夜祭其先竣事長幼聚飲祝頌而散謂之分歲東京夢華錄亦云士庶之家圍爐團坐達旦不寐謂之守歲按別歲卽是分歲記坡老有此三歲詩吾鄉近時風俗略同饋歲之典無家不有合午日九日謂之三節酒食相邀謂之吃分歲酒士庶家多以來歲相邀作新年飯而分歲酒則市肆多有之守歲惟前輩盛行近稍寥寥諺曰是夕不眠是修來生爹娘完全故俗謂徹夜不寐爲修爹娘完全不必除夕也蓋前輩守歲之夜遇有父母無故者輒以完全相誇尙後乃誤守爲修矣

舊唐書明皇紀開元二十六年二月甲辰禁火寒食以雞卵相饋

送荆楚歲時記云寒食禁火三日造餲大麥粥鬪雞鏤雞子鬥雞子又薛能晚春詩云鏤成雞卵有鞦韆題爲晚春是亦寒食故事也

五月五日以艾爲旗以蒜頭爲鎚以菖蒲爲劍合而縛之懸門戶上此吾鄉風俗也日久飄落即棄之古人采艾則以爲藥歲時記注云宗則字文度常以五月五日雞未鳴時采艾見似人處攬而取之用灸有驗是也 歲時記五月五日取鴈鵠教之語注謂此月鴈鵠子毛羽新成俗好登巢取養之以教其語也按此注未得其趣今俗以午日翦鴈鵠舌照之以鏡背作人語鳥疑是鏡中之鳥所語乃肯從而學之也是午日爲始教語之日非取鳥之日耳

歲時記云夏至節日食糗注云周處謂爲角黍蓋風土記中語今

俗以五月五日九月九日食之前數日親友以相饋遺謂之端午糗重陽糗也

五月多禁忌凡娶婦遷居及一切造作非不得已皆避之此甚無謂者而相沿則久矣荆楚歲時記云五月俗稱惡月多禁忌曝牀薦席及忌蓋屋注引異苑云新野庾實嘗以五月曝席忽見一小兒死在席上俄失之其後實子遂亡或始此余謂此注頗奇庾實之子將亡而妖兆先見此事理所恆有者而卽以此故能禁天下人之曝席則將以子胥之沈江而五月忌汲水以田文之見棄而五月忌產子矣古來不幸之事無月無之從此將無月不禁忌矣况云忌蓋屋者又始於何事耶

紙繪竈神以除夕供竈上謂之竈君歲時獻新焚香拜之十二月二十三日謂是竈神上天日陳餅糕餠餌祭之束草爲馬列芻

豆馬前祭畢則揭像并馬焚之曰竈君上天奏事七日始回來也至除夕乃別供新者南中風俗大略如此荆楚歲時記十二月八日爲臘日其日並以豚酒祭竈神又漢陰子方臘日見竈神以黃犬祭之謂爲黃羊陰氏世蒙其福俗人競尙以此故也則是古人並以八日今以二十三日不知何時所改 俗謂竈神不食酒肉故吾鄉祀竈率以蔬果然宗懷謂用豚酒子方乃以黃犬又世稱醉司命日而吾鄉獨爾者蓋先輩儉樸遺風耳明人作遇竈神記謂神張姓許慎五經異義云顓頊有子曰黎爲祝融火正祝融爲竈神姓蘇名吉利婦姓王名搏頰夫以顓頊之子與婦而能姓蘇姓王非天下之至奇者乎 俞淨意遇竈神記云神姓張氏似亦有本酉陽雜俎曰竈神名隗又姓張名單夫人字卿忌有六女皆名察洽其屬神有天帝嬌孫天帝大



夫天帝都尉天帝長兄礪上童子突上紫官君太和君玉池夫  
人等大約道家誕妄之語莫可究詰一日竈神名壤子雜五行  
書則謂竈神名禪字子郭衣黃衣司馬彪又謂著赤衣狀如美  
女又莊子曰竈有髻司馬彪謂髻是竈神則竈神又名髻矣然  
媚竈見論語祭竈見禮記夢見竈君見國策其神實爲七祀之  
一王李少君以祠竈見武帝於是竈爲祈福之祀其謂上天白  
人罪過實始淮南萬畢術云竈神晦日歸天白人罪萬畢術已  
亡多見引太平御覽中而陸龜蒙祀竈解亦曰竈鬼以時錄人  
罪過上白天當祀之以祈福祥也

世俗祭祀以束草置地上而酒沃之謂之灌此亦有本周禮甸師  
云祭祀供蕭茅鄭興云蕭字或爲茜茜讀爲縮束茅立之祭前  
酒沃其上酒滲下若神飲之故謂之縮愚按其義恐不必如此

而其儀則古今同也又按杜解左傳卽用鄭說

世俗祭神必有神馬祭畢並楮幣焚之焚時必用爆竹大者三小者纍纍如貫珠或五百或一千此風吾家無有昔先大夫常謂神馬中皆諸神狀貌既焚以後未知飄落何所不已褻乎至爆竹古人用之以辟山魃惡鬼今光天化日之下焉有鬼魅且火星飛散或偶入柴草中不更惹事耶

紙繪神像多作騎馬狀板印出售謂之神馬或曰紙馬謂神乘馬自空來降故曰神馬耳吾鄉有阮姓者好作聰明嘗開設紙筭鋪於招牌上以己意改神馬爲神模以爲模者象也俗以音近誤模爲馬耳一時不學者從而效之每見社會簿中多寫神模其村妄可笑 神模二字本自有之王勃善寂寺碑仙宮之妙匠可尋盧舍之神模不墜李邕石賦鄙宋緘之謬識嘉禹鑿之

神模後周杜良文曰往月來就神聖之模凡如此等可解作神像也耶若馬字則古人記神降多云騎馬九歌湘夫人云朝馳余馬兮江皋又東君云撫余馬兮安驅又國殤云霾兩輪兮繫四馬社公馬見後漢書費長房傳而泥馬茅馬芻馬之屬後人象之以迎送神者且有見之紀載者輦下歲時記云都人年夜備酒果送神貼竈馬於竈上以酒糖抹於竈門之上謂之醉司命竈馬即是紙畫竈神正俗所謂竈君紙馬者然則神馬二字典核如此吾友王稽雲世濬雅人也嘗寫神模字故詳言之吾鄉祭神遇事稍大者於神筵之旁別設一筵其儀物減等以享神之從者名曰下馬謂神馬中之下焉者耳吾嘗以此詰友人彼曉曉然以神馬謂神模者不識可呼下馬爲下模否皆大笑社無屋今官府遇祭社之日率以帳幙架壇上耳荆楚歲時記稱

社日四鄰並會爲屋於樹下先祭神然後饗其胙據此是古人祭社先期爲屋於社上以蔽風雨也又按據此是晉時仍用周秦以來舊禮一變而盡作廟殿爲境神竟不知其何時改變也吾鄉私社惟丁灣一社巍然獨存土人不知呼爲缸蓋廟或復疑是野鬼遺火之類蓋社禮之廢久矣余作丁灣里社碑慨乎言之嘉興馮柳東師登府謂有功世道之文金華施北林口口謂是經術文字顧世俗沿習久長焉得知禮教之君子相與考究而更正之也

唐韓滉爲子路後身

見神仙感遇集

宋王沂公爲曾子後身聖門高弟亦

受輪迴耶誕妄殊不足詰明人有陳士元者頗事著書有孟子雜記一書其自叙謂是孟子後身述妖夢及釋奠至孟子前而燭滅是年罷官以爲後身之證可謂慢侮聖賢之甚者矣

死而爲神古多有之趙宋說部紀載尤多如呂誨爲上帝司糾石  
曼卿丁度皆爲芙蓉館主王平甫爲靈芝宮仙官許收爲北斗  
君陳康伯爲北斗主簿歐陽仲純爲長白山主龐籍爲王屋山  
道君劉沆爲九江真人又龐劉二相與呂夷簡李迪富弼同一  
堂爲五相富鄭公爲崑崙真人見古稱號李迪文定呂夷簡文靖丁度文簡富弼文忠龐籍莊敏清燕堂  
寇萊公準爲浮提王田畫字丞君爲淮陽上神又賓退錄載陳  
伯修師錫將歿夢上帝命進平生所上章疏披覽甚喜諭曰已  
於第六等授卿官下殿謝恩而寤告其子曰豐相之臨終得夢  
亦如是是則豐清敏公稷亦死而爲神矣以清敏正直自應爲  
神特其事未有紀之者僅見陳語竟不知其爲何神也

先府君家教不許婦女入寺院燒香念佛常曰少年婦人入寺門  
此與倚門賣笑者相去幾何哉近時大家士族無不縱其家室

拜經禮懺風俗之壞深可痛憫宋臣朱光庭請戒約傳習異端  
疏有曰乞今後應士大夫與民庶之家婦女並不得入寺門明  
立之禁嗚呼此非儒生之迂論乃風教之大防也咸豐十年春  
粵寇犯浙殺掠甚慘先是俗以二月十九日爲觀音大士誕日  
凡杭州以至外省郡縣婦女至天竺燒香者至無萬數而是日  
粵寇猝至盡被淫殺或遂擄掠以去號哭震天尸血載路嗚呼  
劫數之來或非人力所能挽而以深閨士女無故出受其禍此  
豈可諉諸氣數者乎記余少時聞有婦女數千人至普陀燒香  
而海盜蔡牽猝至淫掠甚夥又聞某年間猝遇風颶沈溺婦女  
燒香船楫無數覆轍多不勝紀而愚夫愚婦至死不悟可哀也  
夫

鄞東靈峯山有葛仙翁祠相傳四月十日其生日也婦女往拜而

買其度牒者無慮數萬人且有諺云有人拜我生送銀一萬兩  
謂買其一牒可當冥財萬貫也故貪痴婆子以至少小閨女奔  
走跋涉較之請買他牒尤爲狂惑吾姊適李氏者少年守節上  
事翁姑下撫所後子至成立生平未嘗不佞佛然茹素誦經自  
在斗室中不輕出也嘗笑謂諸婦曰佛戒貪妄今以數文錢而  
思一萬兩銀之暴富何貪如之神仙縱不可知顧安所得幾萬  
萬銀歲作拜生錢此三字亦吾鄉俗語而用之不竭哉此而可信何妄如  
之葛牒謂之靈峯牒每歲賣牒錢至數千金地方無賴衙門  
胥吏往與和尚瓜分之既而海寇思奪其利往劫牒錢互相攻  
擊遂盡焚其宮觀梵宇於是僧人不能重建搭草屋一間屆期  
又復賣牒而愚夫婦往者仍復不少灰燼瓦礫中匍匐泥首珍  
重買一牒以去光景真不值一笑也

僧云信男信女能於瓦礫中虔誠往拜者則功德倍

於他時以是愚  
夫婦惑之益甚

僧道愚惑平民無論天神地祇皆有生日乃至日月亦有生日稱  
日謂之太陽星君稱月謂之太陰星君明明日月也而稱之以  
星庸妄如此吾見省頒官歷本以十一月十九日爲太陽星君  
誕日日之始生必於十一月十九日真是無理可詰者而吾鄉  
乃獨以三月十九日爲太陽生日婦女至太陽殿中燒香請牒  
此固念佛陋習之一端無足深責特其必以三月十九日爲太  
陽生日者我儀圖之蓋有故事焉國家定鼎之初吾鄉遺老最  
盛感懷故國每以莊烈帝死社稷之日私設野祭相聚拜獻而  
事關禁忌不敢明言於是姑妄言之曰此太陽生日之日也日  
以當君託生日以代忌日蓋此日未必不召僧道爲之追薦青  
詞黃疏中亦必託之太陽以愚僧道彼僧道者以其言出自士



大夫之口深信而不惑至於遺老既盡野祭無人而僧道反援爲故事歲以爲常婦女無知相沿成俗此太陽生日所以不十一月十九日而獨三月十九日之故也以遺民黍離麥秀之悲轉爲僧道惑衆斂錢之助末流可痛恨而其初事甚可感念者矣

內典宜於山林隱逸其文字別具一種清空兀稟之氣天地之大何所不有聽其存留而已不必廢斥也其教人悔悞亦自具一片婆心爲後世惡俗禪林敗壞本旨遂令儒者疾之已甚耳惟以帝王之尊不務政教而崇奉佛法至於迎佛骨供舍利興建一切捨身爲弟子則爲天下之害甚大佛苟在世必不願其出此

吾不佞佛而頗喜其文字每欲稍事觀覽而至今未讀也少時常

讀心經及金剛經蓋金剛經是心經之傳說耳亦見心經注釋  
數家余輒謂其多謬偶與友人論其章句如云依般若波羅蜜  
多故心無罣礙無罣礙故無有恐怖遠離顛倒夢相究竟涅槃  
三世諸佛依般若波羅蜜多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云云  
注家並以夢想字屬上顛倒爲句究竟字屬下涅槃三世諸佛  
爲句余謂非也此經大旨勸人依般若波羅蜜多故云能依此  
則此心可無罣礙此心能無罣礙故無有恐怖一遠離二顛倒  
三夢想究竟四諸境非特學者能依此有如是功效即昔者涅  
槃三世諸佛亦以依此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也然則夢  
想究竟四字自爲句不得分屬之上下文也蓋既事之後則心  
由境遷而未事之先則境由心造所說四境皆吾心意中自造  
之境忽而恐怖忽而遠離遠離者孟子所謂放心大學所謂心

不在焉者也忽而顛倒顛倒者妄念也惡念也忽而夢想究竟  
夢想究竟者凡常人間居時夜臥時無論未事當事既事無不  
坐此四字也苟能心無罣礙則心地清淨一片光明猶吾儒當  
意誠心正之時焉得尙有此等心境乎 夢想究竟四字最妙  
吾最愛之以爲狀盡世人心境無論富貴貧賤君子小人無日  
無夜皆有究竟之夢想奈何割裂分散之使失卻妙諦耶特地  
拈出亦足自警

煙嶼樓筆記卷之一

著雍涪灘之歲孟秋  
月鄞徐氏遽學齋印



煙嶼樓筆記卷之二

鄞 徐時棟 同叔

錦繡萬花谷翰苑門著撰文名條云五品以上曰詔六品以下曰  
敕按今制五品以上曰誥命六品以下曰敕命唐武后名墨音  
照改詔爲制旋復故稱南宋史嵩之作相時以家諱改詔曰誥  
此事想猶沿之耶聖朝孝治天下封生贈死準其推貶可謂仁  
至義盡毫髮無遺憾矣惟有不可解者誥敕命詞但論品級不  
分職掌科第至於狀元榮貴異常而一旦封贈先世則其命詞  
與出數百金六品貲郎絲毫無別又且封贈母氏無論前母後  
母嫡母庶母同是此詞一無區別如後母子之於前母代世迴  
隔毫不相屬而制詞盛稱其鞠育劬勞恐九原有知受之而不

安也翰林最多尢員院中無甚公事曷不使分晰擬作而教習大員刪潤之以爲定制乎惜不聞言官入告之也 又卑品封贈一代例準其本身應得誥敕封贈祖父母尤卑者無封贈亦準其以本身應得敕命貤封父母又如伯叔諸兄舅父母外祖父母妻父母皆準以本身貤封真是曲體下情廣推恩典愚謂當立條例凡本身應得恩典原準貤封旁支以至姻親然凡例無封贈者或父母尙未貤封例封一代者或祖父母尙未貤封出爲人後者或本生父母尙未貤封其應得恩典皆不準其先貤旁支與其姻親俟父母祖父母本生父母旣得封贈始準隨意陳請似亦教孝之一端也 又凡貤封祖父母者或遇其曾祖父母在堂似當移其父母封典貤封曾祖父母貤封父母者或遇其祖父母或曾祖父母在堂似當移其本身封典貤封最

高一代之人蓋高年在堂依然白丁而子孫則並受國恩峩冠博帶似於聖朝教孝之義尙或未盡也若其人本有官爵不在此例

侯死子復爲列侯則其母稱太夫人此古法也父亡而母以子官受封典則加太字此今制也近有搢紳家父在而其母以子故受封署銜必欲加太字或與之爭則曰豈有因子封而可無太字者時余方病中遣人曉之始去太字余謂此不必詳引博考也禮緣義生王道不外人情凡云太者尊稱也家無二尊豈有其夫或其姑猶在堂而可凌越而妄自尊大之理故旣死卽無太字猶子爲天子母曰皇太后至於旣崩卽去太字曰某皇后以入廟祔主先帝固在也上下大小雖迥然殊制而其義則要自一貫



古人稱公子公孫王子王孫是謂其人乃公之子公之孫王之孫也然人之稱王孫公子者則其例如豪宗華胄令子文孫貴介弟之屬矣余謂此風實闢自左氏之女公子若依古人常例當云公女或公子或公女子不當云女公子也

三國志袁紹傳注引漢晉春秋載審配與袁譚書曰先公廢黜將軍以續賢兄立我將軍以爲適嗣先公謂將軍爲兄子將軍謂先公爲叔父此本生父母不得稱父母之證程子曰爲人後者謂其所後爲父母謂其所生爲伯叔父母此天地之大義生人之大倫百世不可變易也又樓攻媿集承議郎孫君墓志述其父雪齋自誌云余祖生四子次爲十三伯父次先考十七府君余實十三伯父之子命以爲先考嗣七歲聞本生伯母及先考之訃云云是雖著本生而仍稱伯母也今人云本生父本生母

亦誤

今人稱其祖先無論仕隱皆曰公乃至稱帝王亦公之如吾徐祖  
偃王俗稱偃王公趙祖宋太祖則曰太祖公是降尊而卑矣余  
每笑之後見晉書夏統傳統作慕歌歌大禹功德以己夏姓祖  
大禹直稱禹爲先公如曰先公雅寓稽山朝會萬國是也然則  
俗稱亦是古法未可厚非之也

古人紀世數其始連身數之其後離身數之自上而下以始祖之  
孫爲三世祖自後而前以曾祖之父爲五世祖是皆連身數之  
者也後世或於曾祖之曾祖自稱六世孫稱曾祖之父爲四世  
祖是皆離身數之者也文章家二例互用閱者或不知其所用  
何例遂至顛倒其世次亦恨事也或問究竟當用何例余謂必  
當連身數之古人紀世次之文於史有之而經無明文然例有

可旁推者尙書紀日凡稱幾日必連本日數之如曰丙午越三日戊申乙卯越三日丁巳戊午越七日甲子丁卯越七日癸酉無不連前所紀之日合之後所紀之日以成數者今用其例以紀世數如曰某甲越三世某丙某丁傳七世至某癸至當不易無可疑者 梁玉繩管記云古人數世次有連身離身二法而連身數者爲多云云然其下證引於連身數僅引後漢書蔡邕傳一證於離身數則引顏魯公郭揆神道碑歐陽珪神道碑殷踐猷墓碣及昌黎薛戎墓志及柳州表父神道及香山李紳家廟碑元微之墓志裴夫人李氏墓志及元微之韋母段氏墓志及宋子京賈令公墓志及韓元吉李文淵墓碑然則其前所云連身數爲多者連乃離之訛也故末引南雷之言云數世以離身爲是而已斷之曰史書中二法並用可不拘也愚謂皆非也

必當連身數之

古人文章必有所本史記叙先世往往逆推而上云父曰某母曰某氏某之父曰某母曰某氏此法最古本之爾雅者也釋親云父爲考母爲妣父之考爲王父父之妣爲王母王父之考爲曾祖王父之妣爲曾祖母王母之考爲高祖王父之考爲高祖王父之妣爲高祖母

淳熙閒孝宗御書進呈太上曰大哥近日筆力甚進按高宗呼孝宗爲大哥是亦父呼其子也 俗呼兄爲哥哥舊唐書中有稱父爲哥者後世乃以阿哥呼其子古今相反如此廣韻云今呼兄爲哥唐明皇稱甯王爲大哥是則以之稱兄爲最古矣 舊唐書王琚傳明皇稱父睿宗爲四哥棣王傳棣王稱父明皇爲三哥又高齊諸王皆呼父爲兄兄母爲家家亦呼爲姊

稱尊祖爲宗頗不經見高注呂覽音初篇孔甲禹後十四世皋之  
父發之祖桀之宗

世稱族屬自祖父母至兄皆稱家弟妹以下則云舍其來久矣顏  
氏家訓云子孫不得稱家者輕略之也班固書集云家孫今不  
行也然舍亦家也不知此義何別

作文用典何常之有但視其上下文氣何如耳卽如稱謂一端稱  
男子曰兄弟稱女子曰姊妹而苟以兄弟稱姊妹則必曰女兄  
女弟然而孟子曰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此兄弟豈得  
混於男子耶婦稱壻之父母曰舅姑壻稱婦之父母則必曰外  
舅外姑然而禮記坊記曰壻親迎見於舅姑舅姑承子以授壻  
此舅姑豈得混於壻父母耶父之父曰大父母之父則必曰外  
大父然而漢書婁敬傳曰豈曾聞外孫敢與大父亢禮哉此大

父豈得混於己之祖父耶

姜宸英湛園札記引史記二疏傳之父子相隨出關後漢蔡邕傳之如臣父子欲相傷陷晉書之謝安自以父子名位太重謂皆以叔姪爲父子愚按此是古人借用簡易處因上下文已明白固不至疑爲真父子也正與孟子之稱姊妹爲兄弟坊記之稱外舅姑爲舅姑相似

湛園札記謂稱姑者有二一爲婦於其夫之母一爲姪於其父之姊妹按此姪字姜意專屬女子言之今以男子而稱父之姊妹爲姑何以自別

於婦人古人稱謂之閒字必有義後人日趨便易不悟其失良可慨也愚按此說非也男女稱謂必異則父母兄弟姊妹子孫之屬何以男子全無別於婦人耶况禮記曰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反兄弟弗與同席而坐左傳曰天子求后於諸侯諸侯對

曰夫婦所生若而人妾婦之子若而人無女而有姊妹及姑姊妹則曰先守某公之遺女若而人是皆明指男子言之其他經傳稱姑者甚衆若男子不得稱父姊妹爲姑則當何稱耶 湛翁於此論之前引左傳無女而有姊妹及姑姊妹疏引樊光曰若父之姊爲姑姊父之妹爲姑姊妹列女傳梁有節姑姊妹入火而殺其子又左傳季武子以公姑姊妻邾庶其疏曰或曰是父之姊云云下始斷以稱姑有二云云其意似謂女子但稱姑男子則當稱姑姊姑姊妹此又非也夫姑姊姑姊妹者所以別姑於吾父之長幼也男子當別而女子卽無庸別已非通論况爾雅明云父之姊妹曰姑左傳明云姪其從姑皆指男子言之何嘗必稱姑姊姑姊妹耶且古人稱謂亦有不可用之今日者假令行文而曰某吾姑姊也某吾姑姊妹也人且疑爲姑女矣 今俗呼父之

姊爲姑媽父之妹爲小姑猶古人姑姊姊妹意而其稱實男女同之

輟耕錄云娘字當作孃說文云頻擾也肥大也今乃通爲婦女之稱子謂母曰娘而世謂穩婆曰老娘余按穩婆稱老娘其來已久常見唐宋人說部書中俗復尊稱之呼爲外婆外婆者俗所以稱外祖母蓋欲其珍惜產母如母之視女耳而吾鄉穩婆聞呼外婆則喜呼老娘則以爲輕己其實他鄉郡縣稱外祖母亦曰老娘老娘即是外婆俗尚不同遂不知二五卽一十矣 慈谿厲荃輯有事物異名錄中以踏逐娘爲穩婆異名而引武林舊事以爲據按武林舊事云宮中有娠則令踏逐老娘云云老娘卽是穩婆而踏逐乃宋人方言猶言尋覓也此二字屢見宋人地志說部諸書竟作穩婆別號舛陋可笑



生產召穩婆極當慎重吾婦從兄朱石亭有妹嫁洞橋樓小淵既產子胞衣已下而穩婆以爲未下也復手探腹中摘其肺片許以出頃刻產母顛蹶死時石亭母方在樓氏親見此肺云極似猪肺其後家人買肺入厨下母見之卽哭石亭家遂永不食肺探腹取胞事本險甚故老成人謂胞不下可以亂髮觸產婦喉中產婦嘔則胞自下又謂如急不得他物可卽以產盆中血水掬入婦口而使嘔惡也故穩婆須召老成及世業者若樓氏穩婆其事甚慘特記之以爲世戒

古人稱男子爲鬚眉吾嘗問友人鬚爲男子所獨而眉則婦女皆有之何以丈夫曰鬚眉耶僉不能對按釋名云黛代也滅眉毛去之以此畫代其處也然後知古婦人皆滅去眉毛故須畫眉則雖有如無而丈夫可專其稱矣

今呼宰相爲中堂國史補云宰相相呼故曰堂老

盧邁自河南簿爲補闕鄭餘慶自汜水簿爲察院趙宗儒自陸渾簿爲右拾遺三主簿並爲宰相古人不拘資格如此今世遇主簿典史之屬目爲夜陰天謂其有降革而無升遷夜陰天者無星也

嘗聞諸久宦者云最難堪是去任交代時此時胥吏徒役景象皆迥異尋常無分升降也錦繡萬花谷引九國志云賈郁爲仙遊令受代有一吏酣郁怒曰吾當再典此邑以懲汝輩吏揚言曰公欲再作令猶造鐵船渡海後郁果宰舊邑時醉吏爲庫吏盜官錢數萬郁批牘尾云竊銅鑼以潤家非因鼓鑄造鐵船而渡海不假爐鎚決杖徒之此輩意態古今一律諺云不怕官只怕管信哉

佐貳卑雜得數千錢便爲人判事每鄙而哀之然元慶爲主簿至取十錢二十錢時號十錢主簿則今時諸君眼孔猶較大也

呂覽知度篇趙襄子之時以任登爲中牟令上計言於襄子曰中牟有士曰膽胥已請見之襄子見而以爲中大夫相國曰意者君耳而未之目邪爲中大夫若此其易邪非晉國之故襄子曰吾舉登也已耳而目之矣按計字見周官後世大計本此而襄子此事尤與後世保舉之法相類督撫以大計之年保舉賢員送入引見旣引見不復有所考較即以薦者之言爲信而官之矣而升擢之矣

宋楊宣懿察之母甚賢能文善教子宣懿省試第二報至母大怒曰此兒辱我如此乃爲人所壓若二郎及第時不教人壓卻後其弟寅果爲狀元 國朝乾隆六十年乙卯科王以錡中會元

報至揭報條堂左母命移揭於右曰虛左以待其兄揭狀元報條耳既而其兄以銜果以是年大魁天下此亦可與楊母並留佳話矣

今學院試秀才俗謂之考等第據言云天寶開元間有神州等第錄以記得人之盛

定例每三年學使視學將畢舉其文行優者貢入太學謂之優貢浙江定額六人鄉試後取各學官所舉者試之學使署中既取發榜有正取有備取謂之草榜鄉試榜發遇正取中有中舉人者則以備取補之重復出榜謂之正榜向例只試一場道光癸卯年有入奏者謂當與拔貢一律加試一場第一場四書文二篇第二場經解策論五言八韻各一首然拔貢入京朝考後有一等有二等有御門之典一等多以七品小京官用二等或用

知縣或用教官其出身較舉人爲易若優貢朝考但有一等不過準作貢生而已蓋上不御門故無選用也

國家待拔貢優於優貢於是士子亦重視拔貢其實優貢難而拔貢易拔貢十二年一舉府學貢二人縣學貢一人卽吾浙計之凡九十四人優貢三年一舉浙額六人十二年四舉先後合計不過二十四人且拔貢每縣有之無論其文風如何必當依例選拔若優貢則非大郡縣不易得也故小州僻縣有自開國以來不得科第者而輒以拔貢歲貢爲土產

道光癸卯科南海羅蘿村師文俊視學吾浙優貢草榜正取六人洪章伯昌燕第一余第二沈玉士熙齡第三章采南鑿第四諸葛榴生壽燾第五金翰臯鶴清第六是年章伯翰臯中鄉舉補以余金坡鑾顧奏雲成俊其後翰臯中道光乙巳榜眼采南中

咸豐壬子狀元章伯中咸豐丙辰探花草榜六人中而鼎甲備焉亦科場佳話也

蘿村師得人之盛爲近來學使所僅見一經賞識多撥科第以去其待士子一番熱腸眞使受者感激不盡即以余所身受者言之凡教官舉優行於學使必以苞苴余惡之不願舉也師按臨至寧波歲試畢卽問府學教官何以不舉徐時棟方雪齋成珪詭對曰某固舉之以其患病初愈恐連日應試不能支耳師信其言曰當爲補舉之及科試凡向例當連日試者皆改定日期余凡應五試無不閒日者始亦不覺後聞方言乃知試期爲余而改其曲體士心如此 癸卯九月余同弟子舟時樑謁師杭州師言邇來咳嗽大作精力不支還朝後當以病乞休及還朝召對聖恩優渥由通副游升至工侍師勉力視事未敢告退旣

而奉命相視陵寢歸後病大作遂以病告乙巳冬閒事也明年秋江南當閱兵部以在任諸臣名列單請旨上顧問羅文俊病愈否答云未也又問何時可痊答云久病恐一時難愈乃命周芝臺師祖培典試浙江撤棘後往江南是時蘿村師尙養病京邸也丁未春余應禮部試入都師以病不接一客而獨召余至邸慰勉甚至余下第南歸聞師亦以是年夏歸里不數年遽赴道山痛哉師爲人真懇篤摯在浙三載大得士心還朝以後盛被宣廟知遇一歲數遷凡遇科場無不與者駸駸大用而以病去天下惜之 師少年荼苦髻時里中大疫師家伯叔羣從十餘人死亡殆盡惟師及太夫人與一妹無恙耳太夫人教師成立故師繪紡燈課子圖以志痛丁未三月余謁師京邸師以是圖命題逡巡不敢下筆至今以爲恨

道光二十六年丙午科浙江鄉試填榜填至六十六名諸公座皆

小憩點心監臨語主試謂浙中有鄭訓成者歸安人已曾三中副

車今科得勿又在此數乎及填六十七名拆彌封傳唱正是此

公相與大笑而第一名則嘉興張慶榮叔未先生廷濟之子也

嘉慶戊午解元時先生猶健在時有鄉薦四科鄭秋元兩世張之謠是

年試畢余與李蓮史世濂馮午卿焜同歸舟泊越城或往神詞

中間籤籤云刀劍之金利不多有第三句忘之矣文光射斗余笑曰吾

獲雋矣諸君問故余曰星家者言壬申癸酉刀劍金今舟中無

此二年生者故曰不多有壬申癸酉既不多有則吾甲戌自當

首屈一指而文光射斗四字必是名數豈余應中第七名耶後

余中二十名或曰斗字從二從十故二十也神亦靈驗乎哉

司馬郎十二試經爲童子郎監試者以朗身體壯大疑其匿年劾



問然則古時固有匿年之禁今日就試者無不匿年究之甚覺無謂吾幼時試童子亦匿三年後既達籍於部不能追改甚悔之今世以試年爲冊年謂填寫於冊也 吾試童子匿三年子舟匿二年吾以甲戌十一月生子舟以丙子四月生及癸卯余得優貢子舟中鄉舉並刻行卷書履歷年歲一時未及檢點改年不改月於是吾以丁丑十一月生子舟以戊寅四月生或見而疑之曰聞二君同母者也天下豈有隔四月復生子者耶聞之不覺自笑甚矣作僞之拙也

吾師程朗岑先生璋令鄞試儒童坐廳事命題不繙四書誤記仕而優章上下句以則仕仕三字爲題滿場譁然先生謙謝諸生謂一行作吏經學荒疏勿罪也乃以鐵鑄錯三字爲詩題以志過及府試日呂仲英師口以兩士字爲首題已冠懷居章未冠

尹士語人章以兩千字爲次題已冠公劉好貨章未冠太師適齊章於是吾鄉俞西嵐廣文戲爲聯云程令荒疏誤記四書聯仕仕呂公乖巧倒填兩士作千千朗岑師精敏有吏才懷抱亦極風雅偶然錯誤不必爲先生諱也又論語此兩句前人往往誤記金樓子立言篇云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學而優則仕仕而優則學古人之風也云云亦倒其上下句偶讀金樓子至此卻憶往事漫識之

玉篇人部仕字下引  
論語此二句亦倒

近時試官及村塾師以黃花如散金命題者官師生徒並以黃花指菊花蓋因翰有黃花遂無黃花而非菊矣按此本張季鷹雜詩中語太白送張十一遊東吳詩所謂張翰黃花句風流五百年者也季鷹詩云暮春和氣應日照園林青條若總翠黃花如散金不應三月中乃有菊花也

取士舍詩賦用經術將使學者窮經明理以通達乎修齊治平之道由空言以至實用其法何嘗不美但必強天下萬世學者奉一先生之說以爲程式則性靈泊沒盡矣近世學者但須一部高頭講章幾篇時調墨卷便可歷取科第置身清要讀書眞復何用哉朱光庭疏請諸經論孟各試大義仍須先本注疏之說或注疏違聖人之意則先駁其注疏所以違之之說然後斷以己見及諸家之說以義理通文采優者爲上義理通文采羸者爲次義理不通雖有虛文不合格按果如此則士子尙知讀書窮究義理而經學不致盡廢也

明人應試之文尙有糾正舊說者

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道光丁未會試題也是科余與張詩農編修庭學同號舍來相商曰此題頗難余曰無佳文耳題則何難之有曰但說賢賢親親固不難不知賢賢是說謨烈親親是說

統緒余驚問何出曰講章如此余笑曰講章何足道此豈聖經賢傳耶而從之耶詩農亦然余言然是年時文名手往往爲講章所誤東牽西扯至於格格不能吐矣又次題爲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夫子明明說有之而講章必云無之講章之可惡如此

前輩時文家雖極陳腐猶知讀書今則周程張朱尙有知者漢唐宋元幾不識何代矣即使滿紙典麗奧博亦不過從經餘必讀百子金丹等摘本稗販而來古書在今日眞復何用嘗有歲寒然後知松柏題文用松耶柏耶四字子貢曰紂之不善題文用吾豈知紂之善否哉八字士大夫滿座皆瞠目咋舌不知所云或曰此必成語或曰必怪僻子書中語而不知一用齊策中太子建事一用晉語中驪姬之言國語國策竟成僻書可歎哉

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凡整頓風教其權必操之於上也欲正文體則必自試官始宋嘉祐初士好新奇僻澀語則如狼子豹孫林林逐逐怪誕語則如周公倅圖禹操畚鍤傅說負版築來築太平之基及歐公知貢舉力懲其弊而士風丕變見歐公事跡蓋主持於試官則其教易而速也道光季年試官偶取選體文數篇其後尋摘剽竊人人效之而僻澀怪誕之語亦復不亞嘉祐矣時無廬陵反謂是典博華麗風趨而上異哉

本朝諸家核刊古書迴勝前代惟懲妄改之弊習而過於泥古亦其失也又有最失者凡孔子諱但缺中直是大不敬也謹按聖諱與廟諱同載在功令俱宜避寫今刻古書凡遇廟諱而知改寫此尙是字同義異固非真正稱犯也而古書如莊子墨子呂覽下至唐人之詩所云孔某者是真正稱犯之而可以但缺一

筆乎愚謂凡刻古書者遇此字如邱陵之類非正稱者則遵功  
令寫作邱其正稱孔子者當盡改爲某字而欲存其舊則於書  
中第一見注其下云原本直稱聖諱今悉改作某字後仿此如  
是則敬聖存古兩得之矣 避諱之字有可代者有必不可代  
者世盛稱白香山性習相遠近賦起句之下自人上達君咸德  
以慎立而性由習分以爲發端之佳者然下自民上達君則通  
今避太宗諱云下自人上達君則豈君非人耶語殊害理

煙嶼樓筆記卷之二

鄞蘧學齋徐氏  
校印書籍之記

煙嶼樓筆記卷之二

鄣 徐 時棟 同叔

漢柳敏碑寫天資之資從魚旁作鱗

隸釋漢隸字原  
辨皆誤作憤

後世擬議紛

紛余謂下是鯁字蓋未寫資先寫鯁半字而悟不復洗去即於其旁添資字耳或疑何至率易如此余謂古碑常有想古人書丹時洗去或不易故也今見唐人造像記考字從女旁作媯而下是妣字蓋亦是未寫考先寫妣半字而悟不復洗去即於其旁添考字耳不然天下豈有婦人作父而考字可從女者此二字一切字書及俗字梵典並無

唐太宗開國令主以酷好蘭亭真蹟至設計畫策親教其臣賺取之致為盛德之累物之不可有所蔽也如此然雖怒老僧之秘



恪而終賜穀物厚爲支給以較後世清明上河圖之類其厚薄相去亦天淵矣

梁曜北玉繩警記云許周生家藏柳書石刻其辭云口城柳神所守驅厲鬼出七首福四民制口醜末題元和十二年柳宗元其石乃天啟三年得之柳州井中者按此石柳州人謂可以鎮妖異吾友陳子相勸學宦廣西歸以一本貽余上有柳州府縣官三印石雖泐而字皆可識城上是柳字醜上是羣字謝啟昆粵西金石略斥爲僞書不足憑良然唐人百家刻龍城錄記與稗海本小異中一條云羅池北龍城勝地也役者得白石上微辨刻畫云龍城柳神所守驅厲鬼山左首福土氓制九醜余得之不詳其理特欲隱我於斯與按此錄前人多謂僞作今觀此條亦不似柳州語柳本木名又是其地州名何以僞據石刻中

一柳字便云特欲隱已於斯耶彼處人云此石乃子厚手書可  
以辟邪鬼子相贈余一紙文與此小異

亭林先生謂世人好色乃至天神地祇皆爲之強立妻女名目余  
謂荒唐誕妄半出道家推原其故顧氏之言實誅心之論也近  
余閱其所著金石文字記中之記崔夫人墓志者有曰夫人卽  
今世所傳崔鶯鶯也此銘得之魏縣土中足辨會真記之誣而  
志墓之功於是爲不細矣云云此亦因張鶯郢說橫檔胸中見  
似爲真不覺形之楮墨乃竊笑顧氏咎人好色而不覺已躬蹈  
之如此也 曠園雜誌云明成化中淇水橫溢土崩石出秦給  
事賈所撰崔夫人志銘在焉志中盛稱夫人四德咸備乃一辱  
於元微之會真記再辱於王實甫關漢卿西廂記歷久志銘顯  
出爲崔鶯鶯洗冰玉之恥亦奇矣董思翁容臺集亦云此碑成

化閒出於舊魏縣廢冢碑立於大中十二年當以會真記歲月參考之是秦志中之崔夫人無不謂即會真記中之崔鶯鶯者顧余卽以其言考之元記秦志果卽一人耶則元記記其爲女子時事秦志志其嫁後時事始辱於張終妻於鄭卽使同是一人爲志銘者豈將發其少年中葺之醜而曰夫人四德未備耶然則卽秦志咸備之語而謂可以洗恥固未必得之數也後又考之秦貫所撰志文則諸君妄爲牽合非但不足洗元稹記中崔鶯鶯之恥而適使閱者滋秦貫志中崔夫人之惑則諸君妄言之過也秦志但云夫人博陵崔氏並無鶯鶯之名不識諸君何以牽扯之其妄一也志云夫人卒於大中九年年七十六逆數之當生於德宗建中元年庚申至貞元庚辰當二十一歲乃會真記明記鶯鶯生年月曰今天子甲子歲之七月又云於貞

元庚辰生十七年矣然則宣宗大中九年乙亥當七十二歲何得云享年七十六乎其妄二也諸君之謂卽鶯鶯者不過以其夫鄭姓耳夫天下之以崔女爲鄭婦者何可勝數便據爲說已可齒冷而況鶯鶯本事可信莫如會真記而會真記中絕無所嫁夫姓其妄三也若以董解元王實甫關漢卿等所作西廂記爲據則西廂記是憑空捏造之書即使姓名全同亦是偶合而可據乎其妄四也況志文明云府君姓鄭名遇西廂記則云姓鄭名恆字伯常真不知其是何瓜葛而乃確鑿牽合之其妄五也而不意世多好色狂且見秦志出土偶然崔女鄭妻與傳奇捏造之說相同遂乃重刻志文直改姓鄭名遇爲姓鄭名恆故或遇或恆世有兩本全唐文注名遇下云一名恆而金石萃編灼知其妄則曰是後人妄改以附於會真記者

按是妄改以附於西廂記非附

會真記也此語尚錯

而諸君既誤信傳奇又誤信改本其妄六也夫作西

廂者據會真會真不言夫姓作西廂者生後鶯鶯五六百年何從知鶯鶯之卒嫁鄭恆乎而可信乎其妄七也即使作西廂者別有考據知鶯鶯實嫁鄭恆則鶯鶯既爲有夫之婦享高壽生

子至六人之多

秦志如此

而王實甫者何得不顧其後日之率德改

行反爲追叙其爲室女時醜行以爲佳話而董解元關漢卿者何得強離其完配之夫婦故捏情節謂鶯鶯卒嫁張生而鄭恆乃至強死乎此雖病狂喪心之人不敢出此而謂其言可信乎其妄八也然且諸君所以毅然牽合兩崔者吾不知其究據何書據會真記乎則記中僅僅一崔字相同雖三尺童子知其不可據也據西廂記乎則王實甫記並未言崔氏之嫁鄭恆而董解元關漢卿二記則直謂崔氏終嫁張生而鄭恆者死矣然則

世必有崔氏女張珙婦之志石出土而後可以當西廂記之鶯鶯也必崔氏女嘗與張生有瓜葛而又必卒大中九年年七十二而後可以當會真記之鶯鶯也以此詰諸君諸君必自失笑其妄九也總之元稹無賴輕薄以竊人女子爲奇遇故駕名張生作會真記後人豔羨此事譜之歌管凡傳奇必有曲折於是造一鄭恆以爲曲折凡傳奇必有始末於是抹本事以爲始末此解元絃索西廂之意也王實甫依其情節爲北西廂以與會真本事不合乃以一夢作結關漢卿以其無始末也復依絃索續完之而鄭恆也者實爲子虛烏有憑空捏造之人故去留生死一任作者之顛之倒之而已且元稹隱己姓名捏稱張生則崔之姓鶯鶯之名又焉知非假借者乎此等文字聽其存留而已不必深詰也乃不意成化閒有崔夫人志石出土偶然一崔

字與會真記同又偶然夫姓一鄭字與子虛烏有之西廂記同好事者遽附會之以爲崔夫人者卽崔鶯鶯也意欲爲鶯鶯辨誣洗恥而不知反爲崔夫人含羞蒙垢矣

皮光業撰吳越武肅王廟碑銘首云粵以唐長興七載壬辰春季莫凋十三筴天下兵馬都元帥尙父守尙書令吳越國王棄捐宮館施宿嘉泰會稽志云長興後唐明宗年號止於四年武肅王以壬辰歲薨壬辰蓋長興三年五代史及劉恕紀年開皇紀吳越備史皆言武肅王以三年薨則碑爲誤然當立碑時光業爲其國丞相亦不應誤謬至此蓋皆不可知於是錢竹汀養新錄解之曰余讀防風山靈德王廟碑後題寶正六年重光單闕歲按爾雅是辛卯歲始悟武肅本以寶正七年壬辰薨實後唐長興三年光業以國相製碑必稱寶正不稱長興無疑厥後忠懿諱言

改元事乃磨去寶正易以長興一時塗飾耳目不暇計其事迹  
之不合耳余始見錢說亦幾是之而山陰杜丙杰重刻會稽掇  
英集末附札記引錢說而非之謂如錢說則寶正上宜無唐字  
其後磨改必於兩格中疊書三字痕迹較顯施宿等目覩石刻  
不應絕不致疑也余謂杜說非也此碑既不可見焉知原本不  
作粵以寶正之七載後磨寶正之三字易唐長興豈必兩格疊  
三字耶其說不中肯綮後余重繹碑文乃知錢說之妄而杜說  
亦擊之而未中也按碑文棄捐宮館下卽云以是歲明宗皇帝  
降太常博士段禹定諡議曰武肅詔尙書工部侍郎楊凝式撰  
神道碑文宣翰林待詔張季恭至吳越書於刊石後二年歲在  
敦牂按爾雅是午歲蓋甲午也天下兵馬元帥嗣吳越王建廟貌於始封之  
越國夫旣大書明宗皇帝歷歷紀其恩數又稱其主爲嗣王稱



其國爲始封所以尊朝廷者如此而文首第一句竟敢書其私改之元不曰長興而曰寶正有是理耶竹汀遽武斷之曰國相製碑必稱寶正不稱長興無疑何憤憤耶況既可磨改寶正作長興又何難改七爲三碑首一句之中見上半卽不見下半乖舛甚顯不暇計及亦豈有是理耶又況果有磨改則施宿親見此碑何爲致疑不決如嘉泰志云云耶然則何也曰此一言可定者碑文實作長興三載壬辰寫碑者誤作七載壬辰未及檢點遂以付刻凡寫碑筆誤碑版中恆事不知施宿以來何盡紛紛如此其不誤他字而適誤七字者則是歲方爲其國中寶正之七年蓋其國中他件頒發文字皆是寶正七年壬辰光業以國相製碑推崇朝廷不敢不奉正朔而寫碑者則以習見七年壬辰因之致混遂誤於落筆耳此事極細小余以古人嘵嘵而

不得其解故爲正之如此

韓魏公四代祖葬趙州五代祖葬博野魏公既貴始物色得之而疑信相半乃命儀公祭而開壙各得銘誌然後翕然取信重加封植而嚴奉之事見魏公集及費補之哀梁谿漫志補之引此謂誌銘之有益愚按事出大賢然而不可法也與其開壙不如存疑況久失之墓而可物色得之當時必有所據何妨封植而嚴奉之豈忍開先祖久遠之壙以堅孫曾一時之信乎吾於是而益歎安志石於墓上之爲妙法也

袁翁葦堤萬經者吾月樓同年世恆之父也世居東錢湖大堰塘嘗以遠祖正獻公燮墓縣志云在穆公嶺而子孫不知其所家距嶺不甚遠屢率月樓尋覓之碑版全無竟不可得於是設正獻位虔祭而哀祝之以期必獲明日小憩嶺中以菸幹叩泥地

上似擊石聲劇土視之則古之攔墓橫石也

俗呼此石為攔土

急起而

洗滌之正正獻墓前石之傾埋於土中者詳記墓之基址且云此處去墓幾丈幾尺墓中有男喬所撰壙志墓上有楊公簡所撰墓志父子大喜按其丈尺掘之見甄結小橋發之得慈湖墓志遂錄其文而還置之結甄如舊而封之徧告城南及慈谿鎮海諸袁之同祖者使共修歲事因是而歎古人作事精詳不苟如此先是慈湖撰正獻墓志但見真西山撰正獻行狀中語及之而其文不見於慈湖遺書亦未錄於袁氏家乘至是而楊文亦顯

宋人往往一墓兩志既有墓志又有壙志壙志多子孫所作墓志多出自名人始吾疑之以為壙志既在穴中而復置墓志一穴寬廣曾有幾何可容此重疊耶一志已足兩之又安需耶豈壙

志固置穴中而墓志不過求名手撰著爲傳世計不置於墓耶  
後聞袁氏修正獻公墓墓上得楊慈湖所作墓志而後知曠志  
在穴中墓志則在椁上又結甃如橋以覆之而後封土者也按  
此法甚善蓋年久之墓夷爲平地誤掘者必自上而下一見墓  
志即知古墓可無開壙之患矣

張樗寮卽之逸老堂碑朔誤寫癸卽於癸上改寫朔字而刻者乃  
以兩字重疊併刻之余疑當書丹時旣已誤寫何難洗去重寫  
而乃怪誕如此蓋誤字始不及檢刻成始覺不得已乃於已刻  
字上改寫而使工人復刻之耳然煌煌碑板有如草檁殊不雅  
觀不如注碑末云某句某字誤寫作某

古例志墓但書卒年月日而無生年月日此古人重忌日之意後  
惟大作家猶守此法耳溫公書儀載志石刻文式但有某年月

日終某年月日葬至朱子家禮始云某年月日生然則此法壞於南宋也

墓銘舉例云陳瓘有侍郎鄒公埋銘同朱文公女已埋銘例按此語頗可笑陳忠肅公北宋人也而能下同於南宋人朱文公之例也乎況一有銘無序一有序無銘其同者何例也舉例又一條云朱子有女已埋銘無序同韓文胡君銘例題書埋銘又一例也云云然則其所云陳朱同例者不過是埋銘二字同耳而卽論埋銘二字實陳瓘朱同今但知尊文公遂并忘其時代矣呂氏坤作四禮疑多以己意臆見猜測古禮而妄譏議之往往聽其辨難似乎有理及至細心考究則全無是處卽如其論志石條云誌於石示來世也文其辭篆其姓名合而錮之以鐵埋諸地中將誰示乎不若志諸碣又曰志石本注云慮異時誤爲人

所動見石而知其姓名庶能掩之謬哉其爲說也石在墓頭發  
及石則見棺也半矣兩石內向重重鐵束誰復從容爲汝鉗鎚  
耶即或開之豈皆通文辨篆人耶卽知其姓名死者之德能致  
開者之重否卽爲掩之能肯復束此石否石旣不束能必墓不  
再動否此說大可笑也不如題姓名於碣面詳家世於碣陰有  
功德者表諸神道使有目者皆得見之免致誤動之尤愈乎云  
云愚謂呂氏此言不知古人之所以用心肆口妄言以疑後世  
不可不急爲駁正者也夫志石之設爲盜賊乎爲常人乎若盜  
賊則以扣大墓爲能事題碣表神道已是招之使來何況見志  
石而望其重掩之而復束此石乎若常人則各有良心始雖誤  
掘未有旣見志石知是人墓而猶下鍬鍤者況讀其文知其德  
行功業如是而有不爲之禮葬者乎大約墓前碑碣至久不過

二二二百年而古墓久遠未有不夷爲平地者賢子孫未必世有拜掃之典旣闕表揭之石又亡滄海桑田輾轉易主世間地師淵源相承其相法時復相類故往往有地師指穴開之而遇古穴者年代旣遠棺骨盡化壙中空無所有有疑爲遷葬之空穴者矣有疑爲藏金之故窖者矣惟志石萬無朽理見其刻石遂使人人知是古墓稍有良心必將爲之掩蓋此孝子慈孫所以作志石之遺意爲久遠計非爲眼前計也微旨如此彼惡知之王桃源先生說字應求吾鄉所稱慶歷五先生之一也墓在鄞西西隩志乘失載世無知其地者道光十九年二月有江三者將改葬其父地師旣定穴開之見古冢甚大有二志石一舒學士信道真所撰桃源墓志一鄞人吳矜撰夫人墓志竟毀其墓復拓兩志示人於是縣中士大夫及王氏裔孫紛紛控告成大獄

久之官以買地葬親誤掘古墓定讞下江三於獄其罪徒而以  
其地歸王氏江三以是破家道光廿三年三月十九日始斂衣

冠改葬故地官之斷是獄也頗懷偏袒

時舒屋庵同知恭受為縣令而江三者虹孫之

從兄也其家方為巖商與令往來故祖之

而士大夫操之亦復過蹙平心論之其始

掘也固平地也既無表揭玉氏又失防護不得以發掘為江三  
罪及見墓志即非桃源亦豈宜遽毀之而滅其迹乎故江三之  
罪罪在毀墓而不在發掘假令江三既見志石拓本束而還置  
之為重掩埋而加土以封之且告王氏後人使來修歲時之祭  
如此則王氏子孫當禮謝之而縣中士大夫亦當稱道之矣聞  
江三家以覓葬地每掘人墓瘞骨他所而私其地皆以墓無主  
者墓中又無識別遂得任其所為未嘗發覺桃源墓若非志石  
雖復鬼哭亦誰知之

發墓之夜王氏中鬼大哭

然則志石為功之大如此



而呂氏乃妄言無用何謬也。掘地得志石爲重掩之或爲之成冢或爲之立碑而志文乃復出人閒此等事古來常有其見於文集札記及志乘金石書者多矣吾獨據桃源一事以駁呂氏者據所親見也。桃源先生墓甚大蓋不但二穴必有耐葬之子孫以志石不備不能知耳冢中有白大碗二其質甚麤蓋當時明器亦見古人之質也至遺骨或曰有之或曰無之歷年八百有無誠不易知江三對簿時力辨無有問官不能究也或曰僅有數骨彼已取而他掩之矣。

元人有孝烈將軍碑記孝烈將軍木蘭也云姓魏亳之譙人來氏樵書謂隋煬帝時木蘭征遼有功授尙書不受帝欲納宮中遂自盡贈將軍諡孝烈董覺軒沛嘗作木蘭考云姓花

咸豐四年閏七月山東青州府諸城縣中山鳴如雷石裂而得一

碑長三尺廣一尺其陽刻符已漫漶符上篆刻周氏辟火符五字其陰刻隸書銘辭凡六十五字辭曰河出馬洛出龜諸布嚴逐守此碑藏石白貫日發石青震雷夏首長福二上紀三中逢己月滿規增吉半下求我鎮木虎十轉重則開九九城府敢言之遇員益方人始知既而其事傳之吾鄉云山左人無解之者董覺軒由木虎十轉推之謂咸豐四年甲寅也所謂木虎也逆數而上至十甲寅則延祐元年也考元史五行志云延祐元年三月己亥白氣亙天連環貫日由是而盡得其解矣河出馬洛出龜發端推數學之祖也諸布嚴逐守此碑諸布諸嚴諸逐皆神名見漢書郊祀志是術數家張大之辭也藏石白貫日謂埋石之日有白氣貫日也發石青震雷是逆料出石之日青州將山震如雷鳴也夏首長福二上紀夏大也首元也長延也福祐

也二上二之上元也紀年也三中逢己月滿規三申三月之中也逢己是日逢己亥也月滿規十五日也由元史本紀他月朔推之三月己亥當十五日此二句言埋石之歲月日謂在大元延祐元年三月半己亥十五日也增吉半下求我鎮增吉半下謂周字周字匡廓若吉字下半而又加吉字焉是周字也言周姓人求我鎮壓卽其陽所刻之符蓋所以辟火者也木虎十轉重則開木虎甲寅也十轉自延祐元年至今咸豐四年適十轉也則夷則也七月也重再也謂閏也此句言發石歲月謂當在第十甲寅之閏七月也九九城府敢言之九九八十一也城郭也府守也敢言之敬也漢書云百寮致敬於三公丞相用奏記稱敢言之故以敢言之爲敬也考元史此時精數學者推郭守敬其本傳云延祐三年卒年八十三則是年年實八十一句言

作符者姓名年紀謂八十一歲人郭守敬也遇員益方人始知員之最著者爲員半千以員字當半千半千五百也方四也俗呼四爲方字甲寅雖十轉而其實只五百四十年此句是結語謂當五百四十年後始有人知其事也余謂覺軒所解甚當特尙有數處未盡善者以增吉半下當一周字甚屬牽強愚意當連上半句解之三中逢己是謂三月之半日逢己亥紀月日己盡不必再添月滿規三字月滿規者是謂周字匡廓既有匡廓而後增吉字非周字乎俗呼周爲圈吉正同半下謂下字之半是卜字也蓋周姓人往卜云將遇火乃求郭守敬爲符以鎮之也以敢言之當敬字太覺典奧且但叙年歲姓名而下更無辭亦非也愚意但以敢字當敬字而言之二字是記事之辭質言也猶守此碑及藏石發石及求我鎮及開字及人始知之屬皆

質言而非隱語也又末句遇員益方四字如董解亦復太強愚意當是人姓名或諸城縣中官吏姓氏或倡議發石與動工起石人姓名此不可懸揣者也其事甚微而能逆知五百四十一年之後其碑必出出時必如雷鳴數學亦可謂精矣由此而知蔡中郎之逆料孝女碑王大令之逆計保母磚皆異人術數之學也

壙中志石必不可少或棺前後或兩棺之間皆可但須安放平正不可使他日傾側致傷吾親骨也余葬先大夫安於中左穴之中閒墓以半石椁爲之卽俗所云半折衫者底板先結甌十餘層然後卽甌上加橫直石梁梁上加蓋板安志石處省去甌數層留方空大小與志石分寸不爽其上橫空處用鐵條二擎之又於甌之下面割鑿二條厚薄廣狹與鐵條等使鐵與甌平

不致甄下突起也將葬前一日余親指揮匠氏先安志石石上下及左右餘隙以水灰補之而火之使燥此灰不可加桐油以油灰性黏恐甄石膠成一片也石闊甄狹安正後視之中穴左旁左穴右旁各吐出志石寸餘既不礙下棺地步又顯然見是志石此法可示後人故詳記之

志石二一志文一篆蓋兩字相向而合之此古人定法也朱述之同知緒曾爲先大夫及先太夫人兩志文長凡二千數百言而所具志石一石長不過四尺有奇余因以意省去篆蓋蓋石亦寫志文亦兩字相向刻成後填丹而合之雖與古法不同實無違禮意者

道光十年吾伯仲二兄葬先大夫及先妣太李夫人於錫山之黃隩一墓二穴其右爲吾母陳太夫人生壙後二十年遭大故往

視壽穴多土不潔於是擬補納志石於生壙中而別葬陳太夫人乃以狀寄杭州求朱同知作志既而視已葬兩穴亦有土不潔不得已始定改葬之議鎮海倪芑生公子澧爲定葬地後舊墓數十步乃營三穴合葬考及兩妣而同知志文寄到則作兩篇分志之余復以意乞張米叔同年慶璜聯書兩志而補記改葬月日於後凡此皆稍異古法者也

煙嶼樓筆記卷之三

濠學齋





# 煙嶼樓筆記卷之四

鄞徐 時棟 同叔

墨家有節喪葬之法本之禹教也呂覽取之爲節喪篇其云葬淺則狐狸扣之深則及於水泉故凡葬必於高陵之上以避狐狸之患水泉之溼余謂避狐狸之患尙是易事而欲避水泉則南方地下多水便非大易於是乘風止水而葬經之說起矣 郭璞葬經僞書也然猶是通人所爲故其言近理後世諸書巒頭理氣各執一是正如蛙鳴井中卽其名書如曰堪輿曰地理堪輿地理豈可屬之形法耶錦繡萬花谷引相冢書此必是古書惜不傳其名亦較古雅相冢書曰青烏子稱山三重相連名連傘山葬之二千石此條見引後集中 吳時長沙大饑殺人無

數趙達告權謂餘干水口暴起一洲形如鼈食彼郡風氣可掘去之權因遣人斷其背饑遂止今形家者往往有治彼救此之舉亦常有驗

余自道光三十年下第南歸不渡錢江者今十年矣近自杭州來者皆言西興漲沙得八九里彼岸則去草橋門甚邇記余渡口則時出草橋門必走沙路將十里然後可坐江船若西興渡口則江船傍村岸也今兩岸適與相反滄海桑田固不可測而形家者言亦有未可盡廢者蓋凡省會郡縣以至村落市鎮必求其地氣凝聚然後得安堵無恐若省城之外曾不數年而江水侵蝕其地至八九里之多則地氣不固顯有明證然則咸豐十年二月之禍雖曰人事豈非天哉

墓石最好是統板一底一蓋謂之統板假如三穴則用統石三塊

合連處作合筍放時用油灰膠黏合筍結甃安梁以後用統石三塊作蓋亦作合筍用油灰復以半圓石兩條覆合縫處所謂覆水者也於是封之以土此法吾鄉行之已久亦最堅固後來不知何人作俑謂一棺一石日久必有傾側高下之虞乃剏爲橫三底橫三底者橫放三石以爲異棺同石日後陷則俱陷無高下矣不知時日既久三石但裂一條便化爲六石傾側高下更可憂慮此無知妄作害人不淺者也前伯仲二兄治先墓時亦用橫三底及余改葬拆穴則中左穴之間竟作裂縫一處開裂凡遇合筍無不寬鬆然後知樹根草纜及一切泥土無不由合筍中而入者其害事如此 古人造椁之法有純以甃結成圓如橋者謂之環椁先兄治先墓亦用此法爲費較鉅而實無益且又害之余啓穴時見穴中多土其從合縫入者無論矣兩

旁甄上多挂薄土若燕窩然此皆從甄中沙眼入者蓋古時甄  
坯細膩堅潤但須堆疊鑲合使無罅漏便成佳椁今世甄坯既  
麤燒之又不如古法以故一甄沙眼極多泛視之若無隙可尋  
細視則處處皆病故古法有不可用之今日者此類是也若半  
折衫下亦用甄然其甄較環椁甄爲大燒之易於堅潤且結甄  
以後必用石灰細細刷託一切泥土亦不易入也

湖州某方伯歿後棺用沙方木葬用糯米沙灰迨其曾孫貧無賴  
竊發棺售之遺骸暴棄事見冷廬雜識中雜識謂葬法以糯米  
和沙灰爲尤堅固抑知暴殄天物不可爲訓方伯之孽雖不僅  
用糯米一端未始不因此增罪戾云吾謂固也而謂尤堅固亦  
妄果堅固彼曾孫者焉能竊發之且但欲堅固則如膠漆樹漿  
凡性黏之物無不可和沙土倡用糯米亦作俑無後者耶乃至

沙方木亦殊不必用往往殯已歲餘及遷葬而臭聞於外大凡蓋棺之後恐棺木有細縫不能察見必以燈草火照之則有縫處風自內出燈火自爾搖動可以用漆塗抹之矣而沙方木質既廣厚其中或有細裂縫彎環曲折雖以燈草照之風不能徑出則有縫與否終不可知若臭氣則固能彎環曲折自內而達外也故不如以燥木多塊如諺所云十一合十三合者皆可但使木燥而合縫密再加以漆與全塊何異又何必出巨貲買沙方而使人掩鼻哉若如湖州方伯之曾孫也者則字內罕聞之事尙不必遠慮至此

檀弓孔子之喪公西赤爲志焉子張之喪公明儀爲志焉其下皆詳當時飾棺之制是爲志云云者猶後世言辦理喪儀耳而禮家文章家乃援以爲納壙志石之祖一何可笑

唐人王元感創喪期三年當三十六月之說鳳閣舍人張柬之引經據傳以駁之謂三年之喪二十五月不刊之典也時人謂其言深合禮典後人亦謂其論非研精經術者不能然吾觀其駁議前據春秋次尚書次禮記次儀禮而其引春秋者獨以文二年納幣爲證左氏公羊氏杜注何注并及士昏禮及杜氏長歷合數書參互考究始得申明己意乃閔公二年夏五月吉禘於莊公公羊傳譏之有曰三年之喪實以二十五月明白簡易可據如此而反置不引豈非失之眉睫者乎

世俗處喪自父母外竟謂之花花孝

俗呼孝字作服字解

其語不知始何時

姚旅露書云京師期功以下孝帽頂心皆綴紅絨一朵曰花花孝莫知所自而流俗可笑

露書云莆中遇節皆啖米果喪家則不然曰恐昧死者之目又不

放炮曰恐彈死者此爲禍福之言以愚俗耳不知爲食旨不甘聞樂不樂意也使知此意遂爲之已蓋其畏禮不若畏禍也余謂此等語甚有補世道蓋婦孺無知尊長與之說禮何能卒解不得已姑爲不經之說曰若不如是則死者將受痛苦婦孺雖不曉禮意而其愛死者之天良則人人同具也於是聞言恐懼謹守不違其後互相傳說遂成故事說雖庸妄而較之引經據典文過飾非者天淵矣吾鄉婦孺亦時有此等語如云親死四十九日內不可梳頭洗脚違之則冥官將以所梳下垢膩強死者食之以所洗下污水強死者飲之矣又如云喪家不得煎蘇木汁違之則其汁在冥中傾入血湖池強死者入池中飲所傾水盡而後已余每聞此等語不惟不駁正之并爲之附會以實之若必迂拘然告以面垢之儀及雖孩提不得衣赤之制則



口乾舌燥而解人不易得也

放翁家訓云每見喪家張設器具吹擊鑼鼓家人往往設靈位輟  
哭泣而觀之僧徒衍技幾類俳優今吾鄉初喪首七如所謂散  
花十供養之類幾於無貧富無不然者余丁內憂時不能禁佛  
事而若此等事則嚴絕之 放翁又云近世出葬僧徒引導尤  
非敬佛之意又王栒燕翼貽謀錄云出葬用僧道導引此何義  
耶至於鐃鈸乃胡樂也胡俗燕樂則擊之而可用於喪柩乎又  
開寶三年十月詔開封府禁止士庶之家喪葬不得用僧道威  
儀前引觀前數條知其來已久竟不知作俑何人此風吾最惡  
之近時士大夫及富室巨族其出喪不用僧道前引者甚少男  
喪用之已爲無理之至若女喪而用僧道前導之清夜自思得  
已乎其不得已乎

俞文豹吹劍錄云俗師以人死日推算如子日死則損子午卯酉  
生人犯之者入殮時雖孝子亦避甚至婦女皆不敢向前一切  
付之老嫗家僕非但枕藉殯扱不仔細而金銀珠寶之類皆爲  
所竊云云余向不知有此陋俗一日吾友何韻仙琳遭母喪余  
往送殮將蓋棺忽見數人拉韻仙出檐外韻仙號哭顛撞欲入  
視數人者正色強抑之使不得入余大駭問故或告余此說余  
益駭急斥拉者使撒手然後韻仙得入視嗚呼此何時也而忍  
以禍福避忌之說行其閒乎 回煞之說他郡多有之而吾鄉  
獨無往往見小說家言載之綦詳且甚驗如云煞神足似鳥爪  
以灰布地上試之無不然者然何以他郡信驗如此而吾鄉獨  
無遂絕不聞有影響可知妖由人興一切皆然親喪固所自盡  
知禮之君子宜有以正風俗矣 明張文定公邦奇集云先大

父諱慤字汝誠明於幽明之故鬼怪誕妄之說一無所惑越俗

遭喪用術士蓋棺必令舉家出次於外謂之避煞

此與他鄉回煞之說不同

否則有鬼物掬擊之或病或死率有應驗府君治喪黜之至今吾鄉俗無避煞之擾孝子慈孫得以致慎終之誠自府君始也余按文定雖如此說然此風由明至今未革也惟文定云蓋棺時今則皆以首七日當蓋棺時以鐵釘釘棺之四隅稍留其末至首七日則術士來呪誦靈文始敲沒其釘將敲家人盡避出檐外謂之塞釘陋俗雖亦可笑然於人子慎終之誠無與也或此風向在蓋棺時後爲汝誠先生所黜故改至首七耶

周書斛斯徵傳高祖山陵還宣帝欲作樂令議其可否徵曰孝經云聞樂不樂聞尙不樂其況作乎內史鄭譯曰旣云聞樂明卽非無止可不樂何容不奏帝遂依譯議天下有病狂喪心之人

矢口妄言而尙敢託之經義如鄭譯者其罪豈但逢君長君而已哉經云聞樂不樂又云食旨不甘若依譯議則亦當云止可不甘何容不食一切禮法盡可棄之人道由此滅絕矣

世凡未葬以前朝夕奠及客至必使喪幃之內哭不絕聲主人但欲使哭聲達外而已固不問所哭婦女之於死者親疏哀戚果何如也考喪大記及周禮挈壺氏居然有代哭之文然則作僞固始自三代耶南史王秀之曰世人以僕妾值靈助哭當由喪主不能淳至欲以多聲相亂魂而有靈吾當笑之每讀其語不覺失笑也

君子不家於喪古人安貧守禮如此今士大夫以赴告索賻贈竟成風俗矣舅犯曰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爲利讀之汗顏 明人劾嚴氏疏中有以母喪爲奇貨之語噫達官丁憂下吏破產此

風久矣何獨嚴氏哉

宋蓮叔吏部紹棻之夫人卒其兄仲穆廣文紹周疑主喪者以問於余余曰蓮叔主之無可疑者仲穆謂據禮當以尊長主喪今有兄同居而弟主私喪可乎余曰此正禮文也奔喪禮曰凡喪父在父爲主父沒兄弟同居各主其喪鄭注曰各爲其妻子之喪爲主也祔則宗子主之然則同居之兄不得主弟婦之喪明矣而喪服小記又曰婦之喪虞卒哭其夫若子主之祔則舅主之若依小記之言則今日雖尊大人尙在亦當使蓮叔主之然愚謂此不可從者舅得以統子婦夫兄不能統弟婦故當以奔喪之言爲主也仲穆又問然則夫兄得主弟婦之祔耶余曰然婦祔於祖姑祖姑者吾大母也將祔必告廟焉得以卑幼主其事故有兄則必以兄主之亦禮由義起者也

近時西湖有詩僧曰達受者自號六舟能詩畫尤善拓金石十餘年前嘗來甬上主馮柳東師處師爲之吹噓張羅爲余畫紅梅於扇頭頗有逸致先是阮文達公元嘗呼之爲金石僧而陳芝楣中丞鑾又曾延主滄浪亭畔大雲菴故齊梅麓太守彥槐贈以聯云中丞教作滄浪主相國呼爲金石僧六舟每以是自詫余謂中丞相國賞識高僧可也高僧口中豈宜常有中丞相國耶慈谿鄭耐生喬遷極力詆之貽書柳東師曉曉不已此則耐生之學究也 文達嘗以柳東師生平所著書撰集十六字書楹帖贈之此聯嘗懸之學署齋壁六舟來寧波至師處遍視四壁獨傾倒此十六字八分書題右聯末云某年月日某人曾觀其胸中不能忘相國如此 六舟拓金石文能揭數尺高銅瓶內底字凡彝鼎之屬雖極凹凸欹側或耳足奇古或垂環纍纍

六舟手揚之紙本與物不爽毫黍真絕技也

方治菴絜能畫著色山水而尤善刻竹器嘗於祕閣上爲人刻行樂子面僅七八分許而淺鏤深刻鬚眉如生題字數行雖細如米黍波磔無少改異數十年來所見刻竹者多矣無能出其右者治菴天台人

裴晉公微時羈遊洛中一日策蹇驢上天津橋時淮西不定已數年有二老倚柱相言曰蔡州何時得平猝見晉公愕然而退僕夫在後聞其語曰頃憂蔡州須此人爲將乃平也僕遽以告公曰見我龍鍾故相戲爾此事見劇談錄晉公不信老人語是常情也惟不解老人何以知之知未來耶何以不知蔡州平日知相人耶決其富貴爲大將已矣焉能必其平蔡也真異人異事惜不傳姓名

仇池筆記載歐公云少時有僧相我耳白於面名滿天下脣不著齒無事得謗其言頗驗云云余身不出里巷卽有虛名亦無足重輕者而動輒得謗不減古人每見六一此語未嘗不自笑也西湖志餘載耿聽聲能嗅衣服以知吉凶貴賤郭遠爲殿帥耿謁之知其部中周虎彭洛夏震皆當爲節度後果如所言此等事真出常理之外十餘年前有一瞽者來鄞自云能相宅問無日作何相法曰但擊牆壁門板吾聞聲卽知吉凶試之歷歷不爽領之一空宅使聽之曰此室八月閒當有產難死者時相隔僅兩月尙無居人也後月餘一候補官來賃此屋其婦竟以生子歿此室中 又余少時聞有術士能聽鑼聲而決官之升遷降罷百不失一此又事理之更不可解者官異其人而所擊之鑼與擊鑼之人無異也不知從何別之史稱佛圖澄能聽鈴語豈



鈴有語鑼亦有語耶

祝由科能移瘡毒於牆壁上卽牆壁上開刀傳藥而身上愈此亦無理可詰者一日有航船泊潮某處俄頃有暴客船來與相並其人皆狀貌凶惡船中並是刀劍航客悉惴惴驚恐無計可施薄暮忽一暴客以菸幹過船尾來乞火且窺探艙中物衆客方各皇遽失措會航頭坐客能祝由科乃以全紅火炭置己掌上出船尾使暴客取火暴客大驚揚帆遽去此則可謂不龜手藥之用得其時者矣

晉書載桓靈寶以一柳葉給顧虎頭曰此蟬所翳葉也取以自蔽人不見己虎頭引葉自蔽靈寶就溺焉虎頭以爲果不見己大喜甚珍此葉按此事若信則虎頭庸愚已極何但癡乎俗語有云一人引一楓葉自障而攫市中之金以爲人不見己也及爲

市人所苦撻其人復曰汝雖撻我而實未嘗見我也向謂不過  
諧語不意其有典故如此 白晝攬市上金吏詰之曰但見有  
金不見有人耳此語出呂覽去宥篇然則吾前所記諧語固合  
子史而成者

唐張文成驚朝野僉載狀士大夫慳吝可笑者數條荊州長史夏  
侯處信常以一小瓶貯醯一升自食家人不得霑餘瀝僕告酷  
盡處信取瓶合於掌上餘數滴因以口吸之始授直去廣州錄  
事參軍柳慶獨居一室器用食物並致臥內奴有私取鹽一撮  
慶鞭之見血密州刺史鄭仁凱有小奴乞履凱曰阿翁爲汝經  
營鞋有頃門夫著鞋至凱使探取樹上鷺巢子鷺木也門夫脫鞋  
上樹凱令奴著鞋而去門夫竟至徒跣凱向奴有德色安南都  
護鄧祐家巨富奴婢千人從未嘗設客孫子將一鴨私用祐以

擅破家貲鞭二十韋莊數米而炊秤薪而爨炙少一爨則覺之一子八歲而卒妻歛以時服莊剝取以故席裹屍殯訖仍擎其席以歸其憶念也嗚咽不自勝張氏所載甚夥偶錄數則以供笑噱諸凡此類蓋必士大夫而後能出此吾觀於近世而知之也

暑月誤食蠅則患泄瀉朝野僉載云夏侯彪有奴盜食齏肉彪大怒乃捉蠅與食令嘔出之按食蠅而嘔未之聞也

王性之銓默記載曾子固作中書舍人自恃前輩輕蔑士大夫徐德占爲中丞越次揖子固甚恭謹子固問賢是誰德占曰禧姓徐子固答曰賢便是徐禧德占大怒曰朝廷用某作御史中丞公豈有不知之理其後子固除翰林學士德占密疏罷之又攻罷修五朝史云云余謂子固贈黎安二生序自謂以迂得罪於

世若性之所記果真是子固以倨傲不遜爲世所指惡耳豈得爲迂耶

婦人妒忌之性本自天生悍酷暴虐之婦無論矣稍知自愛者雖不至於已甚然亦幽憂拂鬱而不能自主故以后妃聖女而詩人乃以不妒忌爲頌媿之詞固知逮下之難也唐錢唐主溥夏榮勸杭州刺史裴有敝納二姬裴妻崔夫人大怒榮謂使君命有三婦若不更娶於夫人不祥夫人曰寧可死此事不相當也夫人情莫不惡死而婦人尤必信命今則死亦不足懼之矣其年夫人果暴亡唐太宗以兵部尙書任環妻柳氏妒甚令上官齋壺酒賜之僞云此鳩酒也飲之立死環三品合置妾媵爾後不妒不須飲若妒卽飲之柳拜敕訖曰妾與環結髮夫妻今多內嬖誠不如死一飲而盡帝亦無如之何觀此二事則死生禍

福尚不足以動其心況尋常勸誡之言乎

天不能自明明於日也月不能自生明生於日也吾嘗問天何以

明問十婦人而九不知也吾嘗問月何以生明問十男子而九

不識也然則男子之知去婦人幾何哉

溫公功名論月有光華日不照望之則不能以

明

天無二日民無二王不以人君擬天而以比日古人自有深義統

上宇下宙之中天非日不明月星非日不生明地非日不成萬

物非日不萌天至大地至厚而必以日為至尊也故以之喻大

君

人窮則反本疾病則呼父母非獨人也物亦有然即以五行論之

水生木水黑木青木焚而炭則其色黑木生火木青火赤火滅

而烟則其色青火生土火赤土黃土坯而陶則其色赤土生金

土黃金白金鍊而剛則其色黃金生水金白水黑水凍而冰則其色白大約死水白鬼火青朽木黑鑪金黃竈土赤物性既窮子現母色所謂反其本也咸豐九年十二月十八夜慈谿馮鱸鄉廷藻宿草堂翦燈夜話偶及於此語頗有理姑記之 鱸鄉曰木之一葉微乎微者也然觀其終始而性理具焉葉始抽芽其色黃黃者土色木出乎土也既而漸綠凡畫家著色必青黃雜而後成綠綠者土色而兼木之本色也及老而赤赤者火色火爲木之子則老而傳子也又衰而復黃象其始生而返乎土也既落而黑黑者水色水爲木之母則物窮而返本也

春秋繁露云琴瑟報彈其宮他宮自鳴而應之此物之以類動者也余素不諳琴理然嘗試之陳二几几上各橫一琴撥東几上第幾絃則西几上第幾絃自動不爽分寸屢試不異因是歎古

聖人制作之精妙如此 佩章齋輯聞謂涪景間郭楚望以月  
夜鼓琴於郡守趙資政之雁浥閣有物似魚非魚跳躍池中者  
再四皆怪之他日復鼓前操跳躍如故明日涸池水索之得無  
射律琯蓋沈埋歲久適鼓亦無射調聲應氣求故如此然亦奇  
矣余謂此蓋惟琴能之若使吹笛協後世南北曲無射調恐此  
琯不能躍也先聖製器神妙自有不可測至理在

枯木得雨露之滋潤皆能生芝吾家月湖之宅庭柱忽生一芝余  
弟子舟以爲不祥吾笑曰古人方以爲瑞付史官歌頌不已汝  
乃謂爲咎徵耶其實是此柱上蓋瓦不密常有雨露浸潤其端  
故日久有生氣並無關於休咎也升屋視之果然又石上亦能  
生芝吾於友人王澹巖昌期家親見之蓋亦樹木漿汁積聚而  
成者

呂覽知分篇白圭問於鄒公子夏后啟高注夏后啟鄒公子之名  
其下數稱夏后啟並非誤文是古人命名之最奇者

吾鄉舊有辜姓嘉慶閒其子姓改之爲古而自鐫私印曰自我作  
古然古姓古有之古強古革不一而足廣韻謂是古公之後  
俗謂吳姓爲口天越絕書後序云以口爲姓承之以天

古人有名有字而已無所謂號也況別號乎然別號二字恰見於  
經注疏中左傳少姜有寵於晉侯晉侯謂之少齊注曰爲立別

號所以寵異之尙書疏曰保衡伊尹一人也異時而別號

左傳莒紀

公注云紀號也莒夷無諡故有別號

卽姓爲名古今少有辛稼軒之妾一曰田田一曰錢錢然是女子  
名也四庫書目中有沈沈真僅見者吾鄉舊有郁郁應童子試  
大爲學使詬責卽時命改名始得攜卷入場



人情厭故喜新幾於無所不有無事不然以堂堂名堂以亭亭名亭以軒軒名軒以閣閣名閣人謂之新奇吾謂之怪誕也洪洞范鄙鼎名其集曰草草草此與沈沈郁郁何異

史事演義惟羅貫中之三國志最佳其人博極典籍非特藉陳志裴注敷衍成書而已往往正史及注並無此語而雜史小說乃遇見之知其書中無來歷者希矣至其序次前後變化生色亦復高出稗官盛傳至今非倖也乃至周秦列國東西兩漢六朝五代李唐趙宋無不有演義則無不可覆瓿者大約列國兩漢不過抄襲史事代爲講說而其人不通文法平鋪直敘驚人之事反棄去之隋唐漢周宋初諸書則其人并不曾一見正史直是信口隨意捏造妄說有全無情理一語不可究詰者俗語丹青以爲故事扮演上場愚民舞蹈甚至亂民假爲口實以煽庸

流此亦風俗人心之患也有心世教者當禁遏之

古樂不可作今之扮演雜劇卽古舞樂之流遺也場上感慨激昂能使場下人涕泣舞蹈所謂觀感於不自知今樂猶古樂孟子信非欺人者場上竊玉偷香則觀者淫心生場上巧偷豪奪則觀者貪心生場上任氣力爭則觀者鬪心生場上使智用巧則觀者詐心生反是而演忠孝節義之事則觀者之良心不覺而自動矣近時陳子相吾弟子舟諸人言於官力禁淫戲是也而猶未盡也余謂禁演不得演之劇不如定演應演之劇凡一戲班必有戲目取之以來遇不知者詰其戲中大略以忠孝節義爲主次之儒雅之典奇巧之事又次之以山海之荒唐鬼怪之變幻而要以顯應果報爲之本又凡忠臣義士之遇害捐軀者須結之以受賜恤成神仙亂臣賊子之犯上無道者須結之以

被冥誅正國法如此教導優伶如此嚴禁班主一切如水滸傳說唐反唐諸演義並禁絕之已習者不得復演未習者不許復學將來教雛伶造新戲卽以吾向所言之大意喻說而使領略之則人心有不善風俗有不正者乎卽如寧波一郡城廂內外幾於無日不演劇游手無賴之徒亦無日不觀劇也日日以忠孝節義之事浸潤於其心肝肺腑中雖甚兇惡橫暴必有一點天良尙未澌滅者每日使之歌泣感動潛移默化於不自知較之家置一喙日撻其人其功效相去無萬數也世有知言之君子必不以我爲迂腐也

世俗扮演宋太祖必塗朱滿面不知何所本也宋史本紀稱初生時體有金色三日不變然則卽據此語亦當塗黃矣本紀云建隆元年三月壬戌定國運以火德王色尙赤又云乾德元年以

太常議奉赤帝爲感生帝俗之顏如渥丹蓋本諸此又優人扮太祖必以淨爲之本紀云既長容貌雄偉則脚色爲相稱矣

今演雜劇有武三思斬乖乖事乖乖女妖名也此事見六帖中云

妓名素娥

王思質忬以清明上河圖贗本貽嚴世蕃爲所覺寘之死世所傳

一捧雪傳奇即原本此事也其簸弄之小人曰湯裱背裝潢匠

也所以明本事是圖畫非玉杯也易思質姓名曰莫懷古所以

戒後世勿溺於玩好以賈禍也

真羣案朱存理鐵網珊瑚有元楊準跋云故宋翰林張擇端所畫清明上河圖金大定開燕山張著謂即向氏圖畫記中云選入神品者卷前有徽廟標題其位置若城郭市橋屋廬之近高下草樹馬牛驢駝之大小出沒居者行者舟車之往還先後皆曲盡其意能蓋汴京盛時偉觀也京攸父子權奸柄國汴後皆曲盡其意能蓋汴京盛時偉觀也京攸父子權奸柄國汴之受禍有不忍言者意是圖脫稿會幾何時而向之承平故態已索然荒烟野草矣

又案潰匠之名野獲編作蘇州湯臣秋雨菴隨筆作湯勤雲自  
在堪筆記作湯曰忠延陵郡人傳聞異辭故詳記之

煙嶼樓筆記卷之四

著雍倨灘之歲孟秋  
月鄞徐氏蘧學齋印

# 煙嶼樓筆記卷之五

鄞 徐 時棟 國叔

有天神有人鬼文昌自是天神非人鬼主宰造化自然成形凡河  
嶽之神謂之地祇此天地閒一定之理詳見周禮非怪誕也必  
謂文昌是星名不得塑像崇宇以奉祀之此迂說也

陰鷲文覺世經盛行於世不知始自何來固不能必其爲真然世  
道日薄賴此以啓發善心非大有益於世教者乎

陳子相弟子張秀才世安者篤實人也注覺世經乞余序之其注  
以時文家排偶語爲之可曉初學不爲無功其注人雖不見神  
已早聞云心在我故人不見心卽神故神早聞簡而咳深而顯  
壓卷語也

惠定宇棟注感應篇無愧博雅但必通人始可以閱其書若以之  
教童蒙喻市井則屠龍之技矣殊與作書本旨相去甚遠

因果書中有愈淨意遇竈神記神指淨意之過幾於吾輩中無不  
犯此病者每閱一過令人猛省他篇所記見鬼遇神多妄此似  
獨真以其言親切而有味也即非鬼神來告亦必是正心誠意  
之君子從閱歷悔悟後說出實際來而以神道設教使人敬信  
耳余極愛此記讀之覺語語搔著此心癢處子弟文理既清順  
便當付之觀覽較讀經書更易於長進也 愈淨意遇竈神記  
非文人憑空捏造之言語語似從我輩心坎中出凡學者無不  
坐其所說諸病而高明者尤甚口過一節尤爲真摯如記云使  
者察君善惡並無一實善可記但於私居獨處中見君之貪念  
淫念妒嫉念高己卑人念憶往期來念恩讎報復念種種意惡

固結於中此數語非鬼神不能道也余將屬能書者寫之刻石  
拓贈友人日閱此文庶幾無大過矣

有心錄云一息尙存彌天之惡皆可改悔譬如千年幽谷一燈纔  
照則千年之暗俱消余謂此言切近情理可謂善喻因爲之下  
一轉語云若善人忽生惡念行諸惡事譬如滿堂燈燭遍處光  
明一遇狂風吹滅便成黑暗地獄矣

近時刊刻善書最於子弟身心有益置案頭一部使於功課餘暇  
繙閱數葉積久自不敢妄生邪念薛敬軒曰心每有妄發卽以  
經書聖賢之言制之余謂當妄念滋生時讀經書尤不如看善  
書蓋經書語奧或不易明善書之言則人人易曉也

訓童蒙何必博學但能解習章句蠡曉文義足矣余謂此語最是  
壞人子弟凡記性是少年最好少年聞見至老不忘若少時聽



得村學究言語後來須費多少淘洗工夫質地靈敏者尙能變化愚魯子弟誤入歧途一生受害矣若能耳濡目染並是博雅雖記不得許多但使略領大意後來觸處自然融貫也

東坡作范文正公文集序稱慶歷三年始入鄉校從旁竊觀石守道慶歷聖德詩遂問鄉先生以十一人何人先生曰童子何用知之按東坡生仁宗景祐三年至是年八歲矣志林云吾八歲入小學以道士張易簡爲師然則鄉先生者張道士也志林又云張師獨稱吾與陳太初范序又云先生奇吾言盡告之則此道士亦迥非今時童子師可比也

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此見道閱歷之言與老莊清淨無爲之旨迥然不同由齊家處世以至治國平天下不可不知此意  
布衣煖菜羹香古人格言如此而衣帛食肉者不知也我有旨蓄

亦以御冬猶是民間夫婦備具瑣屑之辭而月令仲秋乃命有司趣民收斂務畜菜多積聚則先王以之爲政令矣諺曰家有鹹齏不喫淡飯旨哉言也

騎服飾誇耀里黨而其室家則未有升斗之儲世多有此等人杭俗尤甚然正惟無升斗之儲故不得不以車騎服飾誇耀里黨其情亦可憫哉管子八觀篇曰氓家無積而衣服修讀之不覺失笑

多言必敗古屢戒之而於今尤爲處世至德要道向在都中有勛余者曰居京師六字要訣知之乎余曰未也曰勤拜客懶開口鬼谷子權篇引古人之言曰口可以食不可以言余欲以此八字易前六字真是鐵鑄嗚呼世道人心可知矣

爲詭亦侮聖言之一端也吾輩往往犯之每自戒之因以

戒人因話錄中載姚峴見南仲適有投刺者曰李過庭南仲問過庭之名甚新未知誰家子弟峴曰恐是李趨兒南仲久方悟而大笑是以論語爲謔也

余一日赴段鏡湖兵備光清飲時宋思贊縣令純修亦在座向余言風俗狡獪屢假搢紳名柬關說人情嘗有以令昆仲名刺來者察之僞也余聞之頗怒因答云歲時饋遺名片何處無之尤而效之伊于胡底若將來再遇此輩當執而懲之以戒後來愚兄弟生平固未肯爲人說私情者也既而復有假章韻堂丈忠型采南同父名柬向宋縣令情請者宋君使人往訊章丈丈答使云事實子虛然其人既能假我名片必當與我有瓜葛非姻親則交好也望寄語令君千萬勿挫辱之但不徇情面而已余聞其語極服其盛德而深悔向者一時意氣至於失言始歎度量

寬狹性德厚薄相去甚遠采南之大魁天下未必非丈之盛德

所致者今夜見楚黃李侍郎夢白認同姓士子為叔姪事士人

寧詭稱侍郎之姪及侍郎道經其地館主強士人迎謁邀至其家士人不得已以情告侍郎侍郎笑而從之竟造其館如真者

其實未嘗一面也因記之志吾過且書丈之厚德云

唐王伾貪濁為巨匱裁竅以納珍寶使不可出而寢其上今市肆

皆有卓子或笛子但可投錢竅中使不得出下設鎖閉欲出則

啓其下蓋此法始於伾也

幽明錄云陽羨小吏吳龕乘掘頭船過溪作掘不作橛也至張志

和漁父詞之釣車子橛頭船始以掘為橛後遂不知有掘字矣

王右軍筆經云嶺外少兔以雞毛作筆亦妙今亦有雞毛筆初寫

之甚難久之漸熟亦與純羊毫彷彿今謂兔毫為紫毫用之

多鋒芒出稜角有似筆經所云鼠鬚筆者豈古今作法異耶今

書家多用羊毫能屈曲圓轉隨人意久用紫毫寫試卷者初用羊毫輒軟弱不能用力矣

呂覽分節篇衛靈公曰天寒乎宛春曰公衣狐裘坐熊席陬隅有竈是以不寒云云則是獸皮坐褥與火盆等事早見春秋之世

矣按衛靈之語正是後世所謂天氣不正也

荀子正名篇輕煖平簞而體不知其安似簞不必夏施也張隱文士傳載張純賦席云席爲冬設簞爲夏施揖遜而坐君子攸宜然則古人蓋不終年設席而經傳紀載但云坐席不云坐簞何耶

交椅今以皮古以繩穿故孟東野詩云繩牀獨坐翁而李濟翁賈暇錄改爲藤牀誤矣此語見學林蓋以藤穿作牀亦已久矣

唐人薛令之自悼詩云飯澀匙難滑羹稀筋易寬今則以筋用之

飯以匙用之羹聞夷以匙取飯蓋此猶古法也

俗呼櫛髮之物密者謂之篋齒稍稍稀者謂之梳雖士大夫亦習用之而不知篋爲比之譌梳爲疏之轉也史記匈奴傳文帝遺單于比余漢書作比疏余疏不同然實當作疏蒼頡篇曰靡者爲比麤者爲疏至顏師古注急就篇則尤顯言之曰櫛之大而麤所以理髮者謂之疏言其齒稀疏也小而細所以去蟻蝨者謂之比言其齒密比也皆因其體以立名然則非但篋爲俗字卽梳字亦在漢後起者漢書楊雄長楊賦頭蓬不暇疏文選作梳是其證也

揚子方言云飲馬橐自關而西或謂之樓篋按集韻樓音婁廣雅云樓篋囊也今俗語有此二字音而或妄寫作漏斗見方言廣雅始恍然矣今所云漏斗者上大下小而空其底置此器於

小米袋口上所以米於酒壺口上所以酒下米者以竹爲之下酒者以蠟爲之皆欲其不至狼籍也皆謂之漏斗然則正以其無底故謂之漏斗若方言所云飲馬橐謂之樓筦者自是兩物蓋天下未有無底之器而可以飲馬者若其他如盤如盂而以籐或細竹或篾爲之者鄞人亦呼漏斗則必當是樓筦而非漏斗矣

吾年四十餘陳子相爲刻一私印相貽文曰老柳吾常用之朋輩以爲稱老太早余引歐陽文忠號醉翁事相答文忠詩云我年四十猶彊力自號醉翁聊戲客富文忠公寄歐陽詩云公年四十號翁早有德亦與耆年同則吾豈敢

昭君琵琶不過石崇意擬之詞後人竟作實事歌詠之已爲不考乃元人楊元誠瑞山居新話云武庫有昭君琵琶天歷太后以

賜伯顏太師妻按事之可笑如此此何異於著原思肘見踵決  
之衣履左攜孔子叩原壤之杖右持顏子陋巷之簞瓢而乞一  
文太公九府錢乎然則古物之傳到今時者恐未必無類此者  
矣 後人多賦王昭君皆極爲之惜顧既匹其父又偶其子昔  
爲匣中玉今爲糞上英如此女子何足惜也又賦此詞者多用  
琵琶爲昭君本事不知其何所本也按石季倫王昭君辭序云  
昔公主嫁烏孫令琵琶馬上作樂以慰其道路之思其送昭君  
亦必爾也云云然則昭君琵琶不過石崇教綠珠時揣擬之耳  
竟成典要亦失實矣

近時婦人掠薄鬢號蟬翼鬢其名始於婦女之流而乃與古暗合  
崔豹古今注云魏文帝所愛宮人有莫瓊樹瓊樹始製爲蟬鬢  
挈之縹如蟬翼



朝野僉載云趙公長孫無忌以烏羊毛爲渾脫氈帽天下慕之按  
古人以氈爲便帽其上高出絨毳今優人扮演雜劇尙用之此  
云渾脫蓋必圓渾如今所戴烏氈帽矣

今士大夫一束帶閒佩繫刀筓巾幌荷包之屬纍纍如也究之終  
日不見一取用徒苦累腰腹笨重耳三國志注引曹瞞傳曰身  
自佩小盤囊以盛手巾細物此風蓋始於漢魏

穿細竹爲汗衫織成龜背文謂之竹衫蓋古人早有之元人喬夢  
符有詠竹涼衫曲云并州剪龍鬚爲寸玉絲織龜背成文

凡縫工裁衣當襟袖之間所裁餘者俗謂之彎子始謂是形如彎  
弓象形故呼彎子今知是腕字之轉廣韻腕一丸切腕子裁餘  
也音腕然則腕彎音近而其字實當作腕

草履謂之不借始見楊雄方言中華古今注以爲輕賤易得人人

自有不假借也故謂之不借則賤物何獨草履而專其名乎致  
虛雜俎又謂因仙人鳳子不肯以草履借人故後世名草履爲  
不借此荒唐附會與借鬼事以解蝸居同一類也余聞前輩有  
云草履之首有草梁居中未著時左右無別也既著以後草梁  
必居拇指與四小指之間四小指地位實闕於一拇指由是左  
履之梁偏於右右屢之梁偏於左左右遂一定不易不似他履  
之可左右通借也故曰不借其說似較輕賤之說爲確當也  
楊誠齋詩不借雙高挂毋追一任欵以不借與毋追作對可謂工  
絕特毋追古冠用之後世詩句中似嫌不稱耳

史記張釋之傳王生顧謂張廷尉結鞮時三公九卿並會也則是  
漢時入朝無不著鞮者唐宋以後鞮制載之正史無論矣左傳  
哀二十五年褚師聲子鞮而登席注謂古者見君解鞮或乃謂

常朝不解惟宴會始解者非也古人制度不可以眼前常禮測之今世著鞞著履而古人相會無不脫履戶外者入朝亦無不脫履故劍履上殿乃是異數至脫鞞僅見左傳然以意度之蓋亦非盡赤其足足上必有別飾如詩所云赤芾在股邪幅在下其證也然則韓子及呂覽所云文王鞞係解武王鞞係解者或出於附會或是尊貴始著鞞耳卽如祭祀用尸以常情測之亦事理所必無者故前人疑爲夷禮經典具載不能無信矣見君解鞞僅見左傳而赤芾在股邪幅在下之詩可以證之男子穿耳僅見莊子而充耳以素尙以瓊華之詩可以證之蓋古者必有耳飾不穿耳無所繫之此前人所未言者

煙嶼樓筆記卷之五

鄞蘧學齋徐氏  
校印書籍之記



# 煙嶼樓筆記卷之六

鄞 徐 時棟 同叔

呂覽盡數篇曰輕水所多禿與癯人重水所多腫與蹇人高注云  
腫足曰腫蹇不能行也今酒家釀水必以山中者以其重也而  
山人多腫疾俗謂之大脚瘋然多在耕樵傭作之夫其大家儒  
素希有此疾

又曰凡食無彊厚味無以列味重酒是以謂之疾首高注重酒厚  
也疾首頭痛疾也按酒之薄者往往致頭痛疾其厚者雖多飲  
甚醉而頭不痛呂覽所云是古今相反矣蓋釀法或異耳

吾鄉以酒之初熟者爲缸面酒亦曰缸面青以其色青故也於酒  
品爲最下而缸面二字則自古有之唐人何延之蘭亭始末記

稱僧辨才初遇蕭翼便留夜宿設榻面藥酒又云江東云榻面  
猶河北稱甕頭謂初熟酒也故辨才賦詩有初醞一榻開新知  
萬里來之句然則缸面字固吳越中舊稱謂而古貴今賤則風  
尚又不同矣 皇甫嵩作醉鄉日月謂酒以色清味重而飴者  
爲聖色濁如金而味醑且苦者爲賢色黑而酸醑者爲愚今按  
酒色黃如金而味醑厚略帶苦者爲上品飲之能使人潛移默  
化徐徐入醉鄉而不自覺雖痛飲極醉既醒無頭痛口燥之病  
真可謂之中聖人若味甘如飴則婦孺與不能飲者好之蓋爲  
穆生所設醴酒類耳烏得聖乎故香山詩云戶大嫌甜酒若杜  
子美之不放香醪如蜜甜韓文公之一尊春酒甘若飴非酒人  
語也

店家賣餅有曰煨爐餅者最佳以葱油爲餡愈熱愈佳其上有縱

橫刀切痕晉書何曾傳云蒸餅上不作十字不食所謂十字者  
想卽今刀切痕耳

湯餅卽今麪也記東坡詩注明言之及閱山谷詩湯餅一杯銀線  
亂益信然矣又歸田錄云湯餅溼麪又倦遊錄云凡以麪爲食  
煮之皆謂之湯餅亦見青箱雜記

宋李公甫守榮州州素無權鹽之禁而四川茶司馬欲奪榮之鹽  
井而權之公甫申省爭辨爲偶儷之文中一聯云征商自此始  
矣必求龍斷而登之作俑其無後乎謂其象人而用也用經語  
甚妙龍象對得奇絕始與後亦工而仁民之心更自藹然言表  
私鹽之禁極嚴而於肩販貧民無與也伏讀大清會典卷五十一  
鹽法下  
有曰私販鹽劬果係貧民肩負易米者例不禁又零星肩賣與  
民家者毋許緝拿功令如此而蠹商奸吏朋比以爲陵虐而魚



肉之者盡是此一種人貧民受其苦毒不可言狀則未有積久而不反之者也咸豐初年巡撫方以事來甯波鄉民忽集萬人闖入郡城白晝燒燬商屋及其祠堂且擒其人以去巡撫大怒亦無如之何烏乎彼愚民者藐法已甚然而怨毒之入人者深矣 國家禁私鹽犯之者非他人即商人也凡其所爲無不與定例相反者順治十四年部議有云勢豪不許占攬引窩商鋪不許自定價值在國初時方以此等爲專利害民御史嚴禁飭之而豈知積習漸長其作惡犯科更有不可名言者乎噫商爲之不獨商爲之可慨也

今僧道稱葷酒之類皆自有別名其相呼語人莫能曉蓋恐人詰責故別爲方言以掩蔽耳吾友馮午卿頗能知其一二或可解或不可解東坡志林云僧謂酒爲般若湯魚爲水梭花雞爲鑽

籬菜又云人有爲不義而文之以美名者與此何異余見此語不覺失笑因歎貪饕狡獪之態古今不異而語言雅俗之間則又今不逮於古矣

文物制度後世日盛而禮失則求之野往往於海外諸夷一遇見之夷人以手撮飯核之禮記共飯不澤手是三代禮也夷人往往赤足核之左傳注之見君解鞵是三代禮也羅漢佛像多赤足又多穿耳繫金環核之詩充耳瓊華及莊子之天子諸御不穿耳是穿耳亦三代禮也吾鄉海國每有遠夷爲風吹至者或白衣冠或高帽或角巾大約多漢官舊儀而近時與西夷通商奇巧之物如指南車量地表日影尺晴雨表無非中華遺法特彼處專以技藝爲仕進之階致富之術故殫心竭慮從而推究之變通之耳

早稻最先熟者曰救公飢又名六十日謂自浸秧至收成不過六十日耳陸放翁詩曰六十日白最先熟食新且領晨炊香又云六十日白可續飯是當時山陰人呼六十日白吾鄉但呼六十日無白字

蔬圃中物惟茄獨稱樹曰茄樹始甚疑之以爲其幹稍象樹形故呼之耳今知不然晉嵇含南方草木狀云茄樹交廣草木經冬不衰故蔬圃之中種茄宿根有三五年者漸長枝幹乃成大樹每夏秋甚熱則梯樹采之五年後樹老子稀即伐去之別栽嫩者然則茄實是樹非借名者 吾鄉種茄法一如他蔬每年換種下子茄實既盡盡拔去之草木狀所說非特無行之者并不知有此法也余遊京師見茄狀與吾鄉絕異吾鄉長而圓大者圓徑不過二寸其長則小者數寸大者或至尺餘都中所見乃

如吾鄉南瓜但無間縫耳其圓徑有至尺餘者其高不過二三寸余疑是瓜類食之味實茄也又吾鄉茄色紫赤與朱李色同故呼朱李爲茄皮李都中所見者色白或微有淡綠者余意其大如此或即是三四年大樹所結者與惜未問土人以栽種之方也

蒜頭俗語也古今注謂之蒜卵又云胡國有蒜十許子共爲一株俗人呼爲大蒜按今蒜頭如橘柚去其皮分之凡五六或十許想本胡種耶而俗以蒜葉呼爲大蒜其根則謂之蒜頭

林弼龍州詩云山蕉木柰野葡萄佛指香圓人面桃佛指香圓即佛手柑也本與櫞種相同故其皮亦絕似香櫞今但呼爲柑不呼櫞矣又本草云海內芭蕉常年開花結實有一種曰佛手蕉小而味甜則未之見也

湛淵靜語謂木芙蓉根三年不除誤食之殺人故古詩昔爲芙蓉  
花今爲斷腸草以此余聞秋葵花以麻油浸之治火傷及滾水  
所傷等甚效而其根則毒凡男女病鬼崇淫邪之證取根搗爛  
密塗其陰則邪不敢犯也

古人有憑仗幽人收艾納之句或寫作聯問其艾納何物則曰想  
卽是艾收之爲印泥耳余幾信其言近始知是松皮上蘚衣見  
本草合諸香燒之其烟團聚青白可愛

西夷旣與中國通商多以其土產來內地一日在花園中買洋柿  
一本其果大小似柑之小者始結色白漸綠而黃而紅若红柿  
然彼人食之華人但以供玩好不之食也其種草本葉略似菊  
而碎小作小花黃白色其根徧生叢毛如其人又其貓犬亦多  
與中國小異謝承後漢書稱臧民言西域山川草木鳥獸名種

不與中國同信哉

燕以春分來秋分去其來何自其去安往俗人皆曰度海而去春

時自海外來也然前年吾鄉修沈店橋

在南門外

時方嚴冬拆橋則

深邃處有燕無萬數在焉始知燕之歸是蟄也非往海外也鄭

注月令玄鳥歸曰歸謂去蟄也疏云玄鳥之蟄不遠在四夷而

亦不以中國爲居者他物之蟄近在本處今玄鳥之蟄雖不遠

在四夷必於幽僻之處非中國之所常見

注云凡鳥隨陰陽者不以中國爲居故疏

此之如然則古人之體物較今人爲審矣又高注呂覽亦曰玄鳥

燕也春分而來秋分而去歸蟄所也其注淮南亦曰秋分後歸

蟄所也 酉陽雜俎云或言燕蟄於井底是亦以燕去爲蟄也

而小說家載長安富商任宗妻郭紹蘭能詩紹蘭以詩繫燕足

祝曰我聞爾海東來必曾經湘中爲我附書云云是又信俗說

燕度海而附會之也

宋錢希白易南部新書云龍嗜燒燕肉食燕肉人不可渡海然則食燕者尚不可渡況燕耶豈生燕未燒龍不嗜耶

世俗聞鴉鳴輒連唾之隋唐佳話云有梟晨鳴於張率更庭樹其妻以爲不祥連唾之張曰吾當改官云云鴉鳴梟鳴總是以爲不祥故唾之婦女常態古今不異也

雞無雄而生卵者俗謂之姑娘蜚伏之不化參同契曰牝雞不牡而自卵則無雛必矣何者獨陽不生獨陰不成也一老嫗言將

伏卵時取此卵向竈門

俗謂入竈處爲竈門

呼曰雄雞打水

俗以雌雄相交爲打水

隨以釜底心之煤點卵上伏之雛即出矣又聞故老云雞伏卵時暗以斧置所伏窠底則所出之雞無不雄者以上二事余久聞之特未試耳凡雞伏卵時忌聞雷俗以鐵器少許置窠底則

雖雷無損余意必因置鐵器或有一家曾置斧而所出皆雄後  
試復驗故得知有此法耳又聞暗以斧置孕婦所臥枕下則生  
男子此法蓋由伏雞類推之然頗驗

俗呼卵爲蜚音彈此村俗文字不足憑者前余據宋人雜說謂是  
象形當作彈呂覽本昧篇丹山之南有鳳之丸高注丸古卵字  
也丹山在南方丹澤之山也有鳳凰之卵然則本是卵字後人  
因古卵字之丸誤通彈人之丸又因彈人之丸字誤通於彈復  
因呼彈者不知其義而誤造爲蜚字輾轉錯誤蓋如此晉靈公  
不君從臺上彈人而觀其避丸也此丸字音完古卵字之丸音  
卵字同而音義迥別

畫卵今尙有之然必是納徵納采等事尋常饋遺無有也慈谿人  
遇喜事或生子或入學中舉則以蘇木水煮鴨卵送親戚朋友



其色赤謂之紅蛋富家一用數十萬吾鄞即無此風矣歲時記注謂古之豪家食稱畫卵今代猶染藍茜雜色仍加雕鏤遞相餉遺或置盤俎按畫卵必畫於其殼食時即剝去之餉遺尙是人情至宴客自食亦費工力繪畫之何心哉乃至雕卵則吾鄉所絕無者他處不可知管子曰雕卵然後淪之雕燎也然後爨之注云皆富有者所爲又洛陽伽藍記河閒王琛語人曰晉石崇是庶姓猶能畫卵雕薪況我乃不爲華侈耶又歲時記寒食鏤雞子注云畫之而復加雕鏤及唐人詩之卵上雕秋千皆窮奢極欲之最無理者以醋浸卵則卵軟可以隨意造作抑之方合中即爲方卵旣方浸之淡水出其醋則卵復堅如故成方卵矣瑯嬛記昔有少年博洽典籍其兄遠歸攜方卵問弟弟曰鳥卵而方有白無黃破之果然問何以知之曰見成丁百鳥志

若以今所造方卵視此少年破之有黃則將謂古人欺余矣  
漢書食貨志注云皆乘父馬有牝馬閒其閒則踉齧父馬二字不  
甚經見以對孟子中之母雞母彘可謂極工

今人以狗捕鼠爲越職呂覽士容論曰齊有善相狗者其鄰假以  
買取鼠之狗期年乃得之曰此良狗也其鄰畜之數年而不取  
鼠以告相者相者曰此良狗也其志在獐麋豕鹿不在鼠欲其  
取鼠也則桎之其鄰桎其後足狗乃取鼠是古者固以狗捕鼠  
也不知狗不捕鼠自何時始吾家一犬善捕鼠而人皆怪之不  
知固是狗職也呂覽功名篇以狸致鼠又貴當篇狸處堂而衆  
鼠散則捕鼠爲狸職犬之捕鼠其兼司耶

謝山嘗作吾鄉歷朝土貢詩起於漢之鮪醬余謂四明在虞夏爲  
揚州之域禹貢載揚州之貢曰厥貢惟金三品璠琨篠簜以至

厥包橘柚錫貢物甚多且揚州之域自淮至海其地甚廣又焉知何者爲吾鄉土產乎特以意度之則四明此時直是島夷而島夷所貢是卉服鄭玄謂地濕衣草服或謂卉服如木棉之屬亦不能確指爲何物矣至商則貢劓醬逸周書王會曰越漚鬻髮文身請令以魚皮之鞞曰劓之醬鮫厥利劍爲獻注云劓魚名盧抱經曰口疑是烏按湯謂伊尹欲因其地所有獻之則烏劓實出吾鄉後世尙謂之明府鯨是時吾鄉不過島夷其地實爲越漚則商貢劓醬爲吾鄉土貢可知也至周則貢海蜃王會解曰東越海蜃注曰東越則海際蜃文蜃虛校云蜃卽蛤字李善注文選作東越侮食形近而譌按越地雖大而至海際則四明矣故四明亦號東越是周貢海蜃爲吾鄉土貢可知也以劓爲腊俗稱烏賊鯨本出吾鄉故曰明府鯨言明州府之鯨也

作本草者不知其義妄分析之謂鹽乾者名明鯀淡乾者名脯  
鯀已足令人噴飯而近來市井之徒并復杜撰名目曰螟蝻鯀  
更可絕倒者也

莊子駘憐蛇曰吾以眾足行而不及子之無足國策楚舍人畫蛇  
亦云蛇固無足子安能爲之足淮南子曰蝮蛇不可爲足又曰  
蚺足踞而走不若蛇北史薛濬兒時見一黃蛇有角及足羣童  
無見者是雖言蛇足正以蛇無足而此見足爲異耳坡老蝎虎  
詩云跋跋有足蛇脉脉無角龍是亦罕譬之語正以蛇本無足  
故也然余聞之山人云蛇實有足且甚多但微細不可見若以  
火炙之則其足畢現此又古人所不及知者

錦繡萬花谷云魯人有夜迷失道寄宿一舍有婦人延入設酒食  
因醉臥明日酒醒見身在田塍上旁有一大螺如斗因惡心而

吐吐出皆泥方知是田螺精今人謂所居之舍為蝸舍即田螺也余謂此實妄語蝸是蝸牛即蜒蚰也與螺無涉且偶然怪事何足據為典要沿稱至今余嘗問友人物之小者甚多何必以屋小為蝸居皆不能答余後見蝸始悟蓋凡殼蟲不一大小亦不等然蟲身長大則殼與之俱長惟蝸牛始生時在殼中及稍長即脫殼而去殼不與其身俱長也以譬人家屋小不能容多人耳竊謂此義頗精尙當考之 吾前解蝸居之義自謂至當不可易者而中華古今注則曰野人為圓舍狀如蝸牛故曰蝸舍按此語亦與解不借同物之圓者何獨蝸牛且蝸牛亦何嘗圓也

貞羣案三國志注引魏略云焦先及楊沛並作瓜牛廬止其中以為瓜當作蝸蝸牛螺蟲之有角者也俗或呼為黃犢先等作圓舍形如蝸牛故謂之瓜牛廬莊子有國於蝸之左角者曰觸氏有國於右角者曰蠻氏謂此物也

南方蝗蟲稀少偶有之不大害也咸豐六年慈谿奉化皆有之延及鄞鄉每來如雨盈千累萬食十餘畝稻頃刻可盡父老云此旱故也凡天大旱則魚子在灘沙者遇風日已有生意而不能入水則盡變爲蝗飛入田閒至天寒則飛入山穴蟄處泥土中生子遇雪則蝗子盡死明年不害不則煖風驚雷而蝗子盡起更無萬數矣

靈橋門外新河水遇旱則淺而黑大雨水滿清白如他河也咸豐八年六月連雨之後水滿而白二十日辰刻忽見水中湧出黑水圍大徑丈許甚圓而黑旋滾水上片時而沒俄復滾出如是者三第二次略小第三次更大歷一時許東湖漁戶揭竿而至將入城鄉勇擊之城外或受傷落水或泅水被擄死者十餘人皆在此水中異哉

故老言凡水將溺人必先見黑水或既入水洄涌而出若有黑水潑浪則其人必不能出此屢驗者蓋黑水是水怪所爲偶然失足未必致死一遇鬼怪不可活矣道光十二年吾友朱鏡湖祖謨沒於銅盆浦鏡湖自少善泅水航船既覆岸上人見鏡湖自江心游及近岸忽見黑水自水中噴出遂死又十餘年前汪葵園之兒溺於其家井中是日上午汲井水烹以供客茶至而黑呵使再烹黑如故重汲亦然以爲偶有穢物入井中耳下午而兒溺矣

歲時記云正月夜多鬼鳥度家家搥牀打戶捩狗耳滅燈燭以禳之此俗近所未有道光二十六年五六月閒有一事大奇相類民間忽謠曰某日紙人進城當作亂於是蛇弓杯影草木皆兵東家謂親見一鬼西家謂親聞鬼鳥自屋上飛去遂覺牀榻搖

動男女顛倒有相擊出血者有無故失去頭髮者舉國若狂入  
夜環守鑼聲徹旦燈燭滿室或誦經呪或讀周易或唱文文山  
正氣歌辟邪之符徧黏戶上治妖之像高懸堂中鑼錘之肆一  
空貧者亂擊銅器或用污穢之物搖曳房闈閒一夜適遇地震  
几案動搖皆大聲呼噪東西相聞謂紙人來矣俄而天明細察  
之實地動也不得已乃昇關壯繆像遍歷城上以至街巷盛陳  
儀仗大發燒礮由是人心安謐謠言不聞不二三日而城鄉帖  
然矣事後細詰見鬼之家模糊影響若夢中而由城達鄉由鄞  
至慈谿鎮海奉化諸縣靡不然者可謂大怪矣是時吾家最安  
靜謠言日至而老母毫不恐怖家中一切如常並未置一鑼誦  
一呪每聞夜來親友家怪事輒笑領之惟地初震時幾欲信之  
矣俄頃卽悟 當紙人大亂時一鄉村家忽見一鬼白衣方首



首甚長兩眼巨而碧光閃閃然見者大懼而號會其家多傭工人守夜中有膽壯者持杖率衆出擊之鬼似驚避者遂羣擊之鬼匿入牀下因大擊之鬼大號乞哀曳出則人也視其首是以字紙籠蒙之者籠面挖二孔各嵌以小兒所嬉戲玻璃綠葫蘆中實螢火十餘故巨眼有碧光耳訊之實來爲偷兒者時城廂內外失竊之家多用此伎主人畏避巧偷遂出愚者疑物爲鬼攝去人情不同姦詐之與樸誠相去如此

道光十九年六月夜中忽夢作詩五六首醒而憶其二句云舊國逢新亂家山遇故知時承平日久忽得此夢以爲大怪明年是日英吉利據定海又明年八月破鎮海遂及寧波府城倉卒入它山避地閱八九月時遇知交而前詩之言一一皆驗夢想究竟不解何故通神如此

吾友謝鞠堂輔塢中咸豐九年進士官工部主事其年冬歸里語  
余曰有蔡姓者以南人冒北籍成諸生常往來許溟生尙書乃  
普旅邸中自言爲冥中判官屢向人言地下事許氏頗信之今  
年蔡在許邸言上帝甚惡安徽人不許開科聞人閒議以浙江  
省闈借與江南秋試果爾則浙人必受其殃省城必受禍云云  
虛無杳渺聞者皆以爲妄又蔡自言今秋必中順天舉人已而  
不驗於是前言益妄乃無何朝議竟許江南借浙闈試十九年  
十月江南士子集浙闈應試而十年二月粵寇犯浙江遂有二  
十七日之變殺掠甚慘三月三日始遁去而省垣被禍已不可  
言矣噫天者不易明神者不易測而奈之何先時而得言之鑿  
鑿如此彼云中舉而竟不驗者其或以妄洩故黜之耶又言省  
城受害其發難始自寧波故鞠堂云吾鄉人聞此語尤惴惴焉

然省城之語既驗而吾鄉竟無恙則此言尤不足信矣吾謂粵賊犯浙發難始於寧國同一寧字而波國二字或係誤記又賊之攻省城自武康縣由句章小道而來句章爲寧波古郡名或鬼神故作隱語不欲盡洩之耶讖緯術數之學之在後世者大約事後影響附會之辭其在事前者百不一二也喪亂以來每聞傳說神奇輒復斥爲妖妄乃惟此語則聞之於去冬鞠堂歸來之日其時浙省恬嬉如故而本意乃速驗於百日之內真令人咋舌也

吾從兄娶宋氏故吾家與宋氏爲舊姻後余兄弟與仲穆蓮叔兄弟爲密友仲穆未之官時幾無日不在吾家及司鐸壽昌粵賊犯浙聞仲穆有死節之言余極信之信之於平日也豐咸八年四月中旬賊幾入壽昌縣中大小官吏無不遁逃惟仲穆以一

冷官留署不去同寮苦勸之不可其同年一廣文亦來苦勸仲

穆口占示意云吾年六十一數適逢大厄一門老幼凡七人

其謂

妾及三子二女時  
昆者五子皆還鄆

取義成仁吾事畢在任與縣人方氏訂爲昏

姻方既避地亦來再三相勸必不可勸其妾妾亦不可既而賊

犯境去署十餘里而返

壽昌無城

十三日事也明日官吏復至嚴州

府知府來安民見仲穆得其狀大異之語人曰此老頭兒真真

難爲他於是仲穆以家書來大約謂決計一死幸而得免或者

天不欲死我也今賊已遠颺吾宦情早淡將從此東歸教授里

中子弟以餬余口吾屋已鬻諸人未知家中尙可籌容膝地否

弟試爲我商之蓮叔答書亦勸之歸至五月十三日而賊至矣

時居民遷徙一空官吏復皆遁去仲穆安居學署是日上午仲

穆出探賊耗且安民心知賊距縣甚遠歸入署中謂其妾龔曰

可煮飯食我龔入竈下聞兒啼復入室仲穆自入竈下忽聞叩門聲甚厲仲穆謂門斗曰此叩門聲大異當問之明白斗出二賊已破扉入仲穆自竈下出遂被執索金錢曰我冷官焉得錢卽有豈與賊賊欲與俱去見首領仲穆大怒曰我有一死耳肯降賊耶大罵不屈賊怒殺之龔方在室聞仲穆遇害奔號而出挈幼子女越學後山得脫第六子宗棨年十三賊至內奔出賊問曰汝識字耶曰識汝曾讀書耶曰曾讀曰當隨我去作軍師棨罵曰我豈從賊者賊縛之去不知所終是月二十八日賊退段按察使光清至壽昌使人訪其尸知爲賊所焚得頭顱及兩足而已乃買棺貯之使使至杭州市衣服已而長子宗棨三子宗朱五子宗彙三人並自鄞奔至相與殯殮如禮并其庶母及幼弟之避難方氏者同扶柩歸六月十八日抵鄞權殯海會寺

中嗚呼喪亂以來方面大吏靦顏求活者多矣仲穆以一教諭  
立志死節至再至三百折不回卒能踐其言以不負所學非中  
流之柱石乎國史當書曰五月丁亥粵賊犯壽昌縣教諭宋紹  
周死之官卑即未必立傳仲穆亦千古矣是歲十月奉詔恤贈  
國子監助教子孫世襲雲騎尉恩騎尉罔替

古今藏書之家無不厄於兵火如江元叔宋宣獻晁文元宋緩周  
密前人記之詳矣玉仲言云葉少蘊藏書於雪川丁卯與宅俱  
焚而李泰發家書亦是歲火同歲罹劫亦可怪也余自弱冠卽  
好購書二十餘年亦將十萬卷咸豐十一年遭粵寇在煙嶼樓  
者盡爲人竊掠其在城西草堂者尙五六萬卷同治二年十一  
月二十九日草堂焚如皆灰燼矣而奉化人有於亂後出數千  
金買天一閣書別爲屋藏之亦以十一月此旬中被火旁舍無

恙惟書屋獨燬與吾家先後才數日耳異哉

煙嶼樓筆記卷之六

濠學齋

# 煙嶼樓筆記卷之七

鄞 徐 時棟 同叔

文家多用不可罕用不肯者若偶一用之皆以此二字爲俗則甚矣不讀書之陋也春秋經宣四曰公及齊侯平莒及邾莒人不肯正與俗語意絲毫無別左氏自此傳外如文十六云請盟齊侯不肯成十一云秦伯不肯涉河

左宣十二傳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後人必曰憂未已也亦不敢用歇字

來年來月來日皆有之往年往月往日亦有之惟明字但有明年明日而無明月左昭七年傳云其明月子產立公孫洩此爲僅見而後人不能用也



少見多怪人情然也見文字中用雄風皆謂有本見雌風則怪之而不知其在宋玉風賦也用治古皆謂有本見亂今則斥之而不知其在荀子正論也用臣人皆謂有本見妾人則妄之而不知其在管子中婦諸子之對也用終古皆謂有本見終今則異之而不知其在孝文賜南粵王書也

頰上三毫古人絕技借此以喻文章則前惟左氏後惟史公真寫生妙手也

古今文家每以潔字稱太史公今取史記讀之則重文複句閒言贅字不一而足不知所謂潔者何在也若以逸馬斃犬於道之法例之則以意刪削直可去其十之四五吾嘗取史記指示諸君問所謂潔字安在皆茫然也夫潔豈簡少短薄之謂乎譬如畫家畫人狀貌云其筆下甚潔淨豈貌其人如侏儒而遂謂之

簡淨乎宜與吳仲倫德旋以古文一字訣授慈谿鄭耐生日短  
是真以畫侏儒爲潔淨之類也可笑甚矣故其初月樓文鈔但  
是枯燥而生氣索然可歎也

選家選昌黎文無集不有送孟東野序祭十二郎文二篇余生平  
最不喜此送序拉雜太甚使事點綴信口而出與其篇腦所云  
物不得其平則鳴者迥異祭文描頭畫角裝腔作勢而真意反  
薄余謂退之作二文初成時當極得意後必悔之此語非門外  
漢所能知者

唐人高彥休唐闕史載皇甫湜爲裴度作福先寺碑一碑三千字  
每字酬三匹絹計九千匹按南史沈慶之傳云兩匹絹八十尺  
然則一匹爲四丈湜以福先寺一碑得絹三萬六千丈古時文  
價之貴如此今則不值錢矣湜文成時度以車馬器玩千緡酬

之亦不爲薄而湜大怒擲還以爲待之甚薄若使爲今富兒諛墓直當焚筆硯也

歐公語孫莘作文法亦只是多讀多做耳其云疵病不必待人指撻多作自能見此真閱歷知甘苦語也

永叔謂柳爲韓門罪人此語殊覺過當昌黎生平不妄許與而獨傾倒柳州後人顧薄之耶正猶少陵極力推太白後人乃盛抑李以尊杜吾恐杜韓皆不受此等諛言耳

歐陽文忠在南京時陳丞相升之安撫京東朝廷令審察是非陳陰訪民間得俚語謂公爲照天蠟燭還而奏之於是世皆呼公爲照天蠟燭按范鎮東齋記事稱田元均治成都有聲人謂之照天蠟燭然則號此者不獨歐公矣

世盛稱愛蓮說直是耳食耳中云出汗泥而不染天下有花木不

出自汙泥者耶有出自汙泥而染之枝葉花萼間耶只此一語殊不見切且世之盛稱者以其文作於濂溪耳不知是僞託非濂溪文也

宋孫何好古文讀古碑辨識文字以爪搔髮垢而嗅之往往至暮寫看碑時景象絕肖

沈約作郊居賦惟恐人讀雌霓作平聲范蜀公召試學士院詩用彩霓作平聲考官以爲失韻學林云霓字雖有兩音然文士用倪音多而齧音少若專用雌霓則當音齧若泛用霓字則倪齧可通用按以李杲堂之博雅亦但知霓字平聲而蜀公之考官乃但知入聲又可怪也

唐人試賦韻腳多以四平四仄莊宗朝翰林學士承旨以后從諫則聖爲題以堯舜禹湯傾心求過爲韻五平三仄識者謂之故

唐試賦韻腳往往以己意點竄經史如黃流在中改作黃流於中之類不一而足宋元以來尙有守此法者周南賦以言化之自北而南也爲韻聞韶賦以不圖爲樂至於斯也爲韻一時以爲切當蓋不難於以成語爲韻腳而難於成語中適是四平四仄耳

古文固不易作而四六尤不易蓋古文可以氣勝可以意勝而四六則一句不典非佳四六矣古人敘事或仿前人或自己出紀一事名一物或古所未有即可隨意下筆但不充不俗便爲敘事高手至爲四六則必須以古人往蹟敘近人新事古人明明有某事可與今事比附己不能知而鑿空杜撰不將爲博雅者所笑乎故四六最易作而實不易如此

余嘗謂今人千奇百怪之事古人無不有之斷無有敘述近事而

古事無可引用并無可比擬者但苦儉腹遂致闕筆耳

宋四六以成句作對愈出愈奇嘗於說部中見館師辭館文一篇甚長而佳記其末聯云口說五千言乘牛出函谷請從關門令尹遊乎腰纏十萬貫跨鶴上揚州皆曰閉戶先生來矣長聯至於無字不對工整如此可謂有一無兩余見此在少時至今記之而竟忘作者之名并忘所出之書四十年來涉獵宋說部多種竟不復見此文

近世作駢體文者專效六朝初唐自詡大家而鄙夷宋四六以爲卑薄不屑效也吾謂非不屑也不能效也宋四六清空一氣胸中無萬卷書而性靈又不能運用之者斷不能造其精微若六朝初唐則但須費數月光陰剽掠字句作摘本便可一生喫著不盡改頭換面施粉塗朱不可斷之句不可識之字不可解之

意高古奧折自欺欺人而已

陳西塘鵠耆舊續聞載劉貢父王介甫同爲考試官以相忿爭皆贖金而中丞呂公著惡貢父以爲議罪太輕遂奪貢父主判貢父謝表云在矢人之術惟恐不傷而田主之牛奪之已甚西塘云左傳蹊人之田而奪之牛本無主字語又俗惟恐不傷是全句已甚字外來蓋云在傷人之矢惟恐不深而蹊田之牛奪之已甚方停勻余謂田下加主字亦無大礙借用周禮亦不爲俗惟牛非田主之牛覺鶻突耳至謂已甚字外來而以不深對之則深字更嫌雜湊余擬改之云在矢人之擇術恐其不傷而田主之奪牛罰之已重竟改去惟恐全句以罰字對恐字已重字對不傷字皆本之經傳中似較陳說爲稍妥適也按四六用成語或句語過長則屬對不能甚工勢使然也今惟恐不傷四字

句耳而以奪之對惟恐虛實字太不侔矣貢父出於一時之憤

氣不暇精思

二語亦西唐說

西塘指摘更正之於書亦不檢點何也

陳景山政鑑母氏六十時其祖母尚健飯也余代洪舩鄉師起燾作壽序開端卽云太夫人命其諸孫爲母開壽燕篇中全以姑婦伴說而歎美其婦順之不易得末則規勸諸孫宜善事重慈特稍作賓主耳此蓋與禮所云善則歸親人子無私財及國家封典有尊長在不加太字同一意也或乃謂此文似乎喧客奪主此不知體例之言

先慈陳太夫人待前外家李氏最厚李太夫人有三兄皆老而貧生於我館死於我葬其姪有鰥者爲之娶妻姪婦有寡者贍之以田及先慈年五十吾友朱青石文杏作四六一篇爲壽中一段敘此事云且夫豆萁則相煎尙急何論前室之兄葛藟則託



庇猶難況屬從姑之姪而乃渭陽築室命彼諸甥綿上之田恤其廢婦生於我乎館無煩贈馬以行老無妻曰鰥特助牽羊之聘隸事殊典雅可喜惟前室之兄四字乃是杜撰與下句從姑之姪不敵然亦未有可以易之者一日讀顏氏家訓有曰前婦之兄與後妻之弟見之不覺狂喜顏氏所云原指同父異母兄弟言之而作文借用義取斷章則古人常有之易室爲婦僅只一字遂爾典瞻與通段相稱益歎不患無典但患不博耳 青石作四六微苦材多而清空之氣殊少所作先慈五十壽序亦坐此病余召之來煙嶼樓頭相與商榷刪改及成則原本已十去其八矣

生平不多作四六偶然命筆則仍以古文法爲之以意使事而不喜堆垛以氣遣詞而不喜華縟每用陳語古典輒擇人所知者

卽不知亦可以意想解得之者故友人見余四六或疑不用典故而不知未嘗無來歷也

金八姑娘非罪被出自沈於海爲甬上冤獄久而慈谿沈亞溪口  
口得鶴骨簫姑遺物也乞余記之余憐姑冤以駢體記其始末  
而此事得之傳聞誤以其夫懋椒爲王姓敘里居昏姻一聯云  
惟桑與梓明州樊榭之鄉以絲附蘿天壤王郎之壻後得懋昭  
所畫翎毛花卉一幅始知乃黃姓其名德源自號鐵簫客問之  
金氏果然因將改正此聯久而不就一日讀後漢書郭林宗傳  
云司徒袁隗爲從女求壻見黃允歎曰得壻如是足矣大喜遂  
改之云維桑與梓在樊榭仙子之鄉以絲附蘿得黃家雋才之  
壻史稱允以雋才知名聞袁隗語遂黜遣其妻夏侯氏而懋昭  
能書畫通音律亦可稱雋才無罪遣妻事尤脗合於是改語實

遠勝前語矣吾嘗謂作四六不難難於隸事隸事不難難於工切然而苦不讀書耳未有今事而無古事可比擬者若近世所稱典博者大抵依傍影響初讀之甚工實按之不切也余既知懋昭黃姓欲改不能以告董覺軒覺軒謂吾固知其黃姓特天壤中乃有王郎是輕鄙夫壻之詞用之此記亦與事稱何必改耶余謂上句明州樊榭既切寧波之地則下句天壤王郎焉得不切夫壻之姓耶況懋昭之姓不與王字同音句尙可用今吾鄉傳聞幾乎人知此事而黃王又適同音不又將自誤誤人耶又況金氏初嫁時琴瑟之好甚篤今方敘其初婚而遽用道蘊始嫁不樂之語亦於本事嫌未切耳覺軒終不謂然及余既得改正覺軒始歎服 沈亞溪得鶴骨簫後廣徵詩文以記屬余余爲歷叙冤訟始末以四六爲之頗覺不俗而其中引用如雜

五行書夢書之屬今久不傳者多得之太平御覽中以故字句多不經見王稽雲讀而喜之強余盡疏出處余略疏於眉端紙尾付之既而沈復乞稽雲賦詩稽雲懶作乃卽注余所作記自爲小跋以應亞溪然其注剪裁有法詳略不苟余文實愧之不欲虛良友雅意今并以其注附余集中

貞羣按文集刻本無此文

咸豐八年二月二十四日夢與子舟同作四六醒記二聯云梅標有寶吉兮其今桑落既黃土也罔極是以西施老去泛以五湖嫫母盛年貯之宮闈亦不知是何題也

前人讀杜詩身輕一鳥度適度字殘缺因相與猜論或云過字或云落字及翻閱善本皆大服不知杜詩此句本之虞文懿侍宴詩橫空一鳥度照水百花然

昌黎詩蛙黽鳴無謂閶闔祇亂人以閶闔二字加之蛙黽毋乃擬

不於倫耶

帆字有作仄聲者許渾詩江風颺帆急山月下樓遲或謂當以颺字作仄則帆仍平聲然帆本有兩音廣韻符炎切又扶泛切船使風也釋名帆汎也隨風張幔曰帆昌黎詩無因帆江水亦非平讀之也

桑柘之柘之夜切唐韻以三百篇其槩其柘與串夷載路路字爲韻乃別音一之怒切以就之不知今魚虞與麻韻古本同音無煩遷就也華讀如敷家讀如姑車讀如居三百篇皆然故馮驩彈鋏歌以無以爲家與上食無魚出無車爲押至昌黎盤谷歌以稼韻土猶知古音者也

許渾詩云野蠶成繭桑柘盡溪鳥引雛蒲稗深以柘作平僅見此

詩

皮日休云毛詩鴛鴦在梁又蟪蛄在東即後人疊韻之始楊升菴謂此乃偶合之妙詩人初無意也若文選宋玉風賦炫煥燦爛張衡西京賦之睚眦薑芥上林賦之玕幽文鱗左思吳都賦之檀欒嬋娟則詞人好奇之始耳余謂楊說固然然其所引文選或是通韻若以通韻論文選則當以古音求毛詩以古音求毛詩則詩中疊韻全句者頗多鴛鴦蟪蛄尙非全句疊韻者今且以今韻求毛詩亦得二語誰其尸之其誰知之是也四字全出今支韻中

詠物詩固當雅切情狀然必以不脫不黏始爲工也或刻畫入細別無情意只是俗工繪物耳茗溪漁隱叢話謂劉義落葉詩鄭谷柳詩是二物謎子義詩云返蟻難尋穴歸禽易見窠谷詩云半煙半雨溪橋畔閒杏閒桃山路中余謂唐人詠物似此甚多

不特二君然要是聲聞辟支果耳

疏影暗香之聯自爲歐蘇兩文忠所賞遂膾炙人口後人千描萬寫雖高出數倍耳食者總謂不如不知此聯乃唐人江爲詩和靖只易竹影爲疏影桂香爲暗香耳耳食者又必迴護之云青出於藍云二語必詠梅花始稱然科以巧偷之罪不已傷事主耶溫飛卿詩醉後獨知殷甲子病來猶作晉春秋和靖詩云隱非秦甲子病有晉春秋劉後村已爲曲庇云和靖非蹈襲者當是偶然相犯至橫斜浮動十四字而十二字無異恐是後村亦不得謂之偶然相犯矣且其下聯云霜禽欲下先偷眼粉蝶如知合斷魂此豈能詠梅花者耶

國初吾鄉有徐晉公懋昭嘗爲沛縣令其詩文集曰淡園集僅數十紙耳非特名不出閭巷即近時鄉人亦無有知之者其文不

過小品而甚工雅似廬陵荆舒賣魚者說一篇絕高淡非苟作者嘗作孤山說謂和靖非真隱者夫真隱不求人知今和靖居西湖之孤山西湖山水冠絕天下孤山又西湖最勝處而又種之以梅而又養之以鶴而於是孤山之勝更絕寰區而和靖乃隱居其中豈真隱者耶朝廷之徵聘官守之訪見以至沒後之賜號皆此孤山之梅與鶴招之者也持論雖苛顧使和靖復生亦覺無言以自解也和靖書孤山隱居壁詩云山水未深猿鳥少此生猶擬別移居直過天竺溪流上獨樹爲橋小結廬然則入山未深和靖已先自解嘲矣

歐陽文忠公日本刀歌云徐福行時書未焚遺書百篇今尙存按史稱福載童男女而往不聞其攜書而行則歐陽此語不過遊戲點綴之詞豈可據爲典要乎乃癡人前不可說夢後世妄男



子竟援此語為故實直上封事請遣使泛海求遺書而豐南禺  
 妄造古本居然稱得自海外而海外人復效其尤居然造孝經  
 孔鄭注等書入中國中國竟售其欺紛紛偽書之禍實此歌詞  
 胎之則文忠所不及料也余少時嘗同子舟及徐遠香元第作  
 桃花源詩余詩有尙有秦人未火書之句遠香戲謂余曰此語  
 雖佳然恐累後人又向武陵中覓古本也相與大笑

舒信道贈韋太守詩有雌堂水洗火符空之句後人不曉多改為

黃堂按平江州治春申君故居因每失火乃塗以雌黃  
見錦綉萬花谷

後集所引記與別本少異蓋雌堂即黃堂也錢惟演詩云畫鳳仙楹遠圖按

作雌郡閣閒亦但用雌字

徐寅詠錢詩云能於禍處翻為福解向讎家買得恩意謂以金錢  
 結交怨家使渙然釋嫌隙而生感蓋即或人以德報怨之說語

已無甚趣味後人又翻之曰有於福處翻爲禍已向恩家買得  
讎意似謂向富兒假借錢物富兒已深恨我如讐敵也不但趣  
味索然抑亦晦澀極矣

作詩好翻用前人語者往往坐晦澀枯燥之病即使詞明意達亦  
常失之刻覈浮薄吾每語子弟曰且學古人好處不必效其捧  
心態也

唐詩善作情真語後世情事幾於畢備余兩遊京師每於客邸思  
家覺漸與骨肉遠轉於童僕親之若出自口久客新返覺近鄉  
情更怯不敢問來人之先得我心又記宋仲穆秉鐸壽昌余久  
之未貽一札仲穆見責余以張蠙詩之長疑即見面翻致久無  
書自解非好辯也我實與古人同此情也

李杲堂先生嘗取史記語入詩中亦創格也然不能全篇集句不

過偶用數語而已余欲選摘全集之如壯士行何畏游子悲古鄉涕泣交橫下爲鼓一再行風從西北來仙人好樓居傍徨不能去彊爲我著書卮酒安足辭飲可五六斗此其家不貧有田三十畝山居耕田苦輟耕之壟上與時轉貨費繼踵取卿相亦頗自然不俗然不過以胸中所記憶者偶爲之耳若能繙閱全部貫穿連綴之必當有長篇傑構而匆匆未暇也

毛大可自謂是坡老後身又極力排詆之乃至摘其詩句盡情批駁皆不自知量之妄語也坡仙自是古今一人不可無一不能  
有兩王弇州自矜博雅在明人中亦足爲巨擘而欲擬東坡則  
天淵矣

西溟先生古文爲書名所掩前輩表而出之始稱於世至其詩則稱之者鮮矣寶應喬念堂崇修有陶園集其和縱橫圖詩獨以

先生稱首詩曰姜

韋開

潘

稼堂

秀句豔春山朱

暉亭

陸

須開

雲

湯

仁少

和宰

查

他山編修

亦扣關壁疊珠聯無限好砌花汀草幾時閒

揚州喬東湖寅著黃山詩一卷康熙乙丑吾鄉萬允誠斯備爲之

序其同允誠初至祥符寺詩云返照開松徑飛泉灑石門谷量

雲不盡砂伏水常溫采藥從吾好攜筇就爾論相思三十載今

始到仙源

江都卓爾堪字子任性好游嘗航海來四明歷蛟門普陀諸勝著

近青堂詩集李文襄以爲兩漢三唐之作其游招寶山詩云

自注

題下云時戰船出洋運賀蘭殿入都

砥柱浮山出東南入海遙亂峯撐碧落絕壑

灌秋潮氣肅蛟門見風高蜃市消幾年無壁壘估客漸停橈又

普陀詩云南海今初到荒涼亂後山野猿吹佛火水鳥傍禪關

樹以無樵長僧從入定還掃除須努力勝境扼諸蠻頗有雄氣

遽如文襄所贊歎則猶未也

史荀鶴先生鳴皋自號笠亭如臯人乾隆十六年進士庶吉士散館來知象山縣遷廣西柳州府年七十餘卒在象山有惠政嘗修縣志好作墨竹自署蓬萊仙吏以縣有蓬萊山也分校浙闈爲觀補亭作墨竹題句志別云本是門前雪竹枝浮筠暫與上林期雖然偃蹇塵埃裏尙憶清吟月露時十載金臺重問字三秋鎖院鎮題詩離懷願託琅玕影座上春風日日吹史於觀爲門生故云然

人心之巧愈出愈奇朱竹垞集唐人詩爲詞可謂巧而工矣而揚州江硯農昉者乃集宋人七言詞句爲詩曰晴綺軒集詞句中如堤上毵毵柳色明草香沙煖水雲晴江南二月春深淺初聽黃鸝第一聲樓倚江邊百尺高垂楊慢舞綠絲條柔腸一寸愁

千縷安得并州快剪刀  
簾幙輕迴舞燕風  
雲屏冷落畫堂空  
最愁人是黃昏近  
一樹梨花細雨中  
清簾疏簾一局棋  
已涼天氣未寒時  
玉鉤闌外香階畔  
長笛誰教月下吹  
十年香夢老江湖  
一斛明珠換綠珠  
舊日愛花心未了  
相逢還解有情無  
絲絲楊柳絲絲雨  
一夜東風一夜深  
寒食清明春欲破  
重簾雙燕語沈沈  
皆絕不似從長短句  
中抄撮來者與蕃錦  
集可謂異曲同工矣  
每聞世閒作手斤斤  
區別詞稍板重輒曰  
是絕句詞稍秀麗輒  
曰是詞句今儼然以  
詞作詩而不失之纖  
以詩作詞而不傷於  
拙神而明之存乎其  
人

有以石榴花相贈者不甚高大植之盆盎中殊復可觀四月始花至九十月猶復爛然照眼余大奇之王稽雲曰常耳不足奇又曰吾季父筍石先生宗耀有詩曰百計留春春亦住多栽月季

石榴花正謂此花能常開也元人草堂詩餘載劉鼎玉鉉蝶戀花詞云人自憐春春未去萱草石榴也解留春住已先王丈道之矣

薛令之爲東宮侍讀時官僚簡淡以詩自悼云朝日上團團照見先生盤盤中何所有苜蓿長闌干飯澀匙難滑羹稀筋易寬只可謀朝夕何由保歲寒此詩大似近時館師自嘲詩

館師自嘲詩有云不酸便贊開埕酒絕淡還沖蓋碗茶凡茶初下葉謂之泡茶仍用原葉謂之沖吾鄉方言也

有館師詠薄粥詩云撮米燒成粥一甌北風吹去浪悠悠手持好似菱花鏡照見樓臺在上頭方自吟哦一丐者聞之進曰詩則佳矣然撮米一甌不爲薄矣宜改撮米作粒米食粥時未必適遇北風宜改北風爲鼻風食薄粥處未必有樓臺宜改末句作

照見鬢眉在裏頭師大驚問曰汝有此才何不去作館師而乃行乞耶吾當薦汝丐者蹙頰謝曰慎勿慎勿吾惟不願吃薄粥故甯丐耳

偶見林初文春日送別詩云春風自多思奈與客情違楊柳頻催別蘼蕪不送歸千山獨上馬一曲兩沾衣迴首河橋道迢迢看落暉第二聯用極眼熟字恰有思致下半首則全學庾子山竟似開府集中句矣初文名章福清人萬歷元年舉人

一士人素以道學自負解三百篇輒以陳言腐語強勞人思婦盡入之理學中其友心輕之而未發也一日道學友賦早行詩有人語出林端之句其友忽問曰斯人也爲不失赤子心之大人耶抑閒居爲不善之小人耶曰能早起尙是正人曰然則舜之徒耶蹠之徒耶道學友恚曰賦詩不過卽景必求其人以實之



則鑿矣其友笑曰頃余所問難者正足下平日解三百篇中之語偶然一詰足下意便怫然不識三百篇中勞人思婦之恨恨於足下者當復何如道學友不能答

武康徐雪廬舉人熊飛專采當代雜流若屠沽肩販阜隸薙工紀綱獄卒諸人詩爲一編曰錦囊集以見昭代人文之盛吾鄉此輩能詩者絕少惟鍾雲扉世俊以鎔造錫器爲業而能詩時人稱之鐵隱其送陳漁珊先生僅之官陝西詩有四千里路相思苦六十年人再見難之句爲時流所稱道常來余家不飲酒不茹葷不及生計自曉至夜無一語非論詩者然頗爲才薄所苦故雖寢饋此道中四十年而不能成家余嘗爲刻詩兩卷曰雲扉詩約若入之錦囊集中亦高手也

太夫人年五十時諸公以詩歌爲壽者多至二百餘篇趙丈鶴田

冲九爲長古一篇中述大病更生事有云譬彼牛山木無日不  
斤斧憂勤而能生庸非天所怙道出劬勞勞苦使不肖讀之淚  
涔涔下也 醫者繆良山堅能詩其壽太夫人七律二章中一  
聯云諸郎繞膝多名士阿母持身有古風詩極古雅特不肖不  
敢當此耳後數年湯星崖爲太夫人作小影兒孫列侍圖陳子  
相作圖記取趙繆二詩摘句入記中

賦菊便是陶淵明賦梅便是林和靖賦蓮便是周濂溪如此等語  
必非高手然應試之作不得不爾以試官眼孔小其胸中僅有  
此等物耳

烹鯉問沈綵不云寄書而云烹鯉不云病而云沈綵頌椒添諷味  
禁火卜歡娛不說歲節但說頌椒不說寒食但云禁火此等語  
呂氏蒙童訓以爲文章之工余生平不喜此等句以爲用典如

此已入魔道其流卽是宵寐匪祺札闈洪休之類耳

慈谿周開自號鐵山僮不羈自署其居曰天壤片石管同友人  
登招寶山一友題詩曰乾坤此地能容我今古何人更上樓鐵  
山遽大怒與之絕曰不知有我在耶其狂如此陳竹人明經掌  
文說

唐先侍郎挽程將軍夫人詩落句云將軍休沐日誰勸著新衣讀  
之知是時將軍尙在蓋作詩體例固當如此因憶前年馬銘軒  
知州士龍夫人卒時銘翁尙無恙也時其子已登科第爲仕宦  
因廣徵挽詩余草草賦二絕句未嘗存稿中有元相營齋已白  
頭之句久亦忘之矣一日銘翁謂吾友陳子相曰諸君挽詩皆  
佳但皆盛稱其相夫教子榮貴考終而不念及老夫一語一似  
我已早作古人者惟徐君詩云云使他人讀之知尙有老朽未

死吾未見徐君詩即此亦見名下之無虛也子相以語余余謂此是詩文定例無足異者

吾友馮午卿二子同時各舉一子余賀之以詩有歲月日時悉無易之句此是借用經語所謂賦詩斷章不必依本經訓義也乃崇禎三年浙江鄉試舉子龔廣生居然誤解時字爲時刻之時居然中第三名且刻爲程文冠之本經當時試官舉子皆不讀傳注疏謬至此

余有詩云飛雲自東來似月東飛去又嘗在山中賦即景詞云誤殺月下人看舉頭看月月似東飛去明月依然西向上東是白雲來路那得倒行奈迷望眼總被行雲誤其意境頗似真切後讀隋書天文志有云仰游雲以觀月月常動而雲不移乘船以涉水水去而船不徙始歎後人新意未嘗非古人陳言也

余少時嘗作饋歲分歲守歲六言詩而益之以報歲報歲者卽俗所謂謝年又曰送年每至歲晚家家具牲醪報答神祇下句句日中爆竹之聲無夜不達於旦也詩成又屬畫師畫四小幀而題詩其上今圖畫不知何在詩稿亦尋失矣

余少時作春陰詩有云初三夜月逢寒食第四番風到海棠王綱齋先生日章大加歎賞謂非尋常吟哦家所易有每向友人稱道不置今細觀之不過是一聯好宋詩耳不知吾師何以贊歎如此

昔與同人作柳汀會課賦五言八韻詩題爲南陽諸葛廬余中二語云躬耕妻子樂游宦弟兄疏先師洪舵鄉先生以爲名句

余嘗戲語友人毛詩中有回文體友駭詰余余謂今三百篇中未之細考若左傳所引翹翹車乘招我以弓倒之則謂弓以我招

乘車翹翹非回文乎乘弓古韻也而翹招亦韻且傳所引逸詩是謂招我也倒誦之則有赴招之意一轉換而出兩意非後世回文之所不能及者乎友爲撫掌

作回文詩者或五絕一首倒讀之又成一首而已偶見中州集宇文叔通四序回文十二首其第一第三句首皆諧韻是也而第二第四句首亦皆諧韻如春景云短草鋪茸綠殘梅照雪稀暖輕還錦褥寒峭怯羅衣稀衣短暖外復韻殘寒蓋初回之衣羅怯峭寒褥錦還輕暖稀雪照梅殘綠茸鋪草短再回之則綠茸鋪草短稀雪照梅殘褥錦還輕暖衣羅怯峭寒又其第一第三句末綠褥亦諧韻蓋回句不回字讀之云殘梅照雪稀短草鋪茸綠寒峭怯羅衣暖輕還錦褥然則一首化爲四首矣惟夏景第一首第一句翠密圍窗竹第二句睡多嫌晝永永字與竹字

不諧不知何故餘十一首無不諧者至同卷中選張德容回文  
五絕二首惟一三句首有韻便是回文常法矣

煙嶼樓筆記卷之七

著雍涪灘之歲孟秋  
月鄞徐氏蘧學齋印

# 煙嶼樓筆記卷之八

鄞 徐 時棟 同叔

賀秘監知章廟祀吾鄉月湖曰湖亭廟分祀於江東曰賀成廟又祀於月湖東側者曰游仙廟余又見東錢湖隱學山下有湖亭廟亦祀賀公謝山題月湖廟中長聯膾炙人口詞云兩命那足榮爲卜含元殿上六馭匆匆彼高尚心情不若投簪竟去重湖伊可樂至今偃月隄前雙魚湛湛縱淒涼江海猶能騎馬閒來余嘗爲友人集唐詔題云器識夷淡襟懷和雅衣冠耆舊詞學宗師出二語肅宗詔對則玄宗詔也又嘗於賀成廟大書十字云風流四明客清鑑千載人出用李供奉詩對用張長史帖中語也



鄞西南它山堰旁祀唐王侯元暉卽作堰者今千載矣香火甚盛蓋築堰以界江河使斥鹵之地變爲膏腴明德爲甚遠也道光二十一年朱雲巖丈孝銓旣修廟成余建議謂歷來修堰築堤塘諸公皆當從祀廟中其後里中援據余說爲位廟之左廡余集坡老荔子帖題一聯云下無溼高無乾結石驅流慰我侯兮千秋萬歲堂之中廟之左朝猿暮鶴報其人于白水丹山去堰稍進六七里曰桓村亦曰環村者有裏它山廟亦祀王侯余爲之題數聯一云遠矣水源呼父老問來由如此溪巖那不到偉哉霖雨仰古人重興歎果然廟祀已無窮略呼父老問來由扁舟直到溪巖畔唐僧元亮它山堰歌中句也仰望古人重興歎無窮廟祀報元功樓攻媿它山堰詩中句也又爲童薇研侍郎華撰云使吾民粒千載平翦波瀾試看利永算長年年豐稔

爲長官興一祠聿新廟貌從此稚謳農鼓歲歲春秋又爲張戶  
部小峯鼎輔撰云俯仰丹青看此閒抱水圍山風景不殊強堰  
經營慘淡想當日窮源竟委溯游定到環村二聯皆運用元亮  
攻媿及舒信道詩中句也又撰一長聯云它山遺廟古哉遠而  
分祀者曰慈谿曰鎮海曰紹興曰台州況環村據強堰上游敢  
忘明德唐室尊崇尙矣後乃追封之若乾道若寶慶若淳祐若  
洪武至昭代答長官嘉貺大沛恩綸皆爲王侯紀實也

高錢錢氏奉奉國軍節度使康憲公億爲遷鄞始祖康憲爲吳越  
王俶之弟在吾鄉極有惠政宋時有大人堂祀康憲處也近時  
錢氏新修宗祠屬吾友王稽雲來求聯句余爲題云昔吳越保  
民而王茲土同在帡幪泊他年奉國開藩慈愛猶留節度使今  
高錢聚族而居家廟聿新俎豆看百世歌功舞德馨香何止大

人堂

明余文敏公有丁以南學士告歸即東錢湖月波寺廢址營五柳莊闢地百畝園林之勝甲於兩浙其中樓臺亭榭悉摘歸去來辭中字名之詳見集中自記其後神宗書名山洞府四字賜之顧當時營剏數年方構舒嘯樓而入閣之命下刻期督成大會親友暢飲數日而別竟卒於位終不能遂歸去來之願也其後舟木凋謝亭榭荒蕪康熙閒余氏歸地於寺重建梵宇即今月波寺也而於殿側奉文敏塑像又久之寺僧遷像僻處文敏子孫式微未有能正其事者道光十八年十月望夕文敏忽見夢於湖上忻君鼎銘謂所居湫隘盍遷我於西樓忻君遷延未果臨歿以命其子自昌因以二十七年成其事近時文敏本支孫承樑者乃出貲改祀於西樓之下以家藏畫像重雕木相自神

龕以至門宇煥然一新吾友尊泚濤文敏族孫也屬余記其事  
復以祠中楹帖見屬余爲撰三聯語其一云本來相國菟裘千  
年佛火依舊先生管領一角湖山以菟裘對管領頗奇一云相  
業湖前朝別墅有名山洞府佛天開福地新祠在明月春波又  
一云天上已宣麻只故鄉如此湖山未能拋得門前曾種柳看  
今日依然風景定是歸來

義火祠祀鄉厲由來久矣慈谿義火祠中一聯云咳誰料窮性命  
做鬼無依禁不住地下同聲一哭苦雨酸風餒腹頻年銜怨恫

按恫平聲然  
可押送韻

嗔未必好兒孫各家都有到不如此閒異姓一堂

春霜秋露義田萬古薦馨香不愧才人吐屬惜忘其作者名氏  
矣

貞翠案此聯出於八世族祖次牧徵君元仲手筆其自題天益  
山房聯云天開無墨畫雲鳥不爐煙又題清道觀桂花廳聯云

窗虛五月六月寒人在冰壺中酌酒  
簾捲千山萬山碧客從圖畫裏吟詩

鄞之陳氏本自慈谿來近年卽田舍村作大宗祠余爲題中堂聯  
云流派合甬水慈江繼別繼宗列祖衣冠同寢室服食並先疇  
舊德我疆我理曾孫稼穡在田廬亦關合其村名爲之也

徐偃王逃楚之難隱居滄洲今定海廳也見史記正義所引括地  
志中卒葬隱學山今鄞縣地事詳宋明州圖經及北宋徐氏譜  
中吾家其支裔也南宋初始由台州來居鄞之東鄙先大夫晚  
年泐宗祠於族之大塾後二十年時棟撰祠聯云明州爲先王  
墳墓之鄉漢籍衢州唐籍台州至宋代始居茲土思本卽古聖  
經脩之旨東塾敦本西塾崇本願宗人無愧斯名蓋祠堂聽事  
曰思本堂而其兩旁建敦本崇本兩家塾以教族姓皆先大夫  
手泐之也道光三十年余重至京師以此聯屬南皮張子青修

撰之萬書之

梁山舟學士同書嘗以民生在勤勤則不匱對慮善以動動惟厥時皆謂其以經對經語甚工整然以民生對慮善太不工矣余易之以昭五傳之敬始思終終無不復實較勝也楊升庵謝華啟秀以民生在勤勤則不匱對農爲邦本本固邦甯更較山舟爲拙

紀文達公昀典春闈作七律其第三聯云誓約齊心同所願丁寧識曲聽其真自注云戲集十九首兩句所謂猶有童心也余謂原詩本五言強加上二字已不得謂之集句矣且所加二字又不工不如以齊心同所願識曲聽其真十字作戲臺柱聯則雅切也

何瓦琴溱集稷帖字屬書云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當以同懷

視之亦佳

何子貞編脩紹基集爭坐位帖爲聯語中一聯云如知者行其所無事故君子名之必可言集字至此歎觀止矣其他如縱橫百家才大如海安坐一室意古於天意之所忽過從此長衆有同欲功不可居力排衆論乃見獨是心師古人自爲一家見人之過如己有失于禮既得即心所安語自己出無愧名言

余以凡物皆有可觀對讀書不求甚解記前人曾有此對子舟則對之以止謗莫若自修屬王嬾竹丈曰升書之

子舟嘗爲聯云五柳是讀書解人三蘇得行文樂事

集句成聯古今多矣子舟又酷好此如云澹無爲而自得獨好修以爲常結幽蘭而延佇觀流水兮潺湲恐修名之不立與太初而爲鄰惟此黨人其獨異樂夫天命復奚疑皆硬語盤空不

落窠白此類甚多

集易林者多矣各出己意戛戛生新余集數聯云飲福千鍾日受  
其喜當夏六月風吹我鄉登高上山雲過吾面舉杯飲酒客入  
其門小窗多明爲我鼓瑟芳花當齒使君延年龍馬上山升擢  
超等鳳皇來舍坐立懽門春桃萌生時雨嘉降秋蘭芬馥飛風  
送迎

水流花開詩品語也東坡嘗用之作羅漢贊曰空山無人水流花  
開余嘗集蘇語山高月小水流花開八字爲人書作楹聯每思  
買山作一小園立一亭於最高處寫此八字鐫亭柱中此等境  
界真令人喚絕也

莊列鷓冠淮南諸子其琢句鍊字可入楹帖余嘗集鷓冠一聯云  
東西南北形名可信前後左右古今自如



林小屏澹初爲夢園於城南門外盆蘭百種奇花異品並皆佳妙  
一日索余撰聯余爲集坡老荔子碑雙鉤詒之云驅石結山流  
水自出飛風團笑高人始來出語稱其池山之勝尙平平無奇  
對不言蘭花而自然是蘭花頗得意也

荔子碑去其重字不過九十餘言近余集之得二十餘聯五言云  
春山風入柳秋水鶴乘船秋山高入鶴春水白于鷺結堂万山  
下飛船流水中七言云方其入世無不笑是謂高人莫之知我  
游丹山待之子世謂黃石無其人山中待我歸黃鶴水北無人  
飛白鷺乘黃鶴自是出世吟白駒莫知其事人不怠千秋願  
與世無違萬石風知人知世千秋事游水游山万樹風秋樹高  
吟風結笑中流飛渡鶴乘船高山流水自朝莫秋鶴春猿無是  
非八言云于以來游福山福水無不欽羨壽世壽人出入無方

願知其自是非莫白不與于人游于無方非非自入進以不雜  
汨汨其來黃鶴乘船白猿吟樹秋風知我春山笑人無是無非  
不違于世以出以入莫知其方春水秋山乘流齒石朝猿莫鶴  
吟樹飛風入世方人無以自待願子是我莫知其非秋鶴入船  
中流飛渡春風結笑高人自來十一言云謂今世無下水船苦  
吟莫笑與高人結游山願飛風自來二十一言云春水船與秋  
山鶴與謂子其出遊與方事吟笑以朝莫乾杭進兮雜肴充兮  
報我始歸來兮不知人民之是非合前遺德廟從祀堂及題林  
氏園者凡二十三聯中有頗自然者而搜索尙未盡也

除夜換竈門聯風俗然也鮮有佳者一日有乞書者余爲題云傳  
書定有佳兒跨聽易何妨老子踞一座嘉歎或嫌踞字仄聲然  
可讀作平見集韻

吾友陳子相知縣歸自廣西讀書養親高尚不自題一聯云安  
得萬閒歡顏庇天下寒士不爲五斗折腰向鄉里小兒

陳餘仙丈福熙僑居月湖前年二月其子桐叔娶婦余贈聯云仙  
子乍登樓看十丈湖波二分春色才人初試筆是著書時候索  
句家風出二語一切地一切時對二語一切事一切姓頗爲工  
雅有老學究必謂東萊無娶妻著書事謂不當用余笑曰固也  
凡作文字同用一典施之此處則可施之彼處則必不可如此  
甚多未易言罄亦不能爲不知者道假令今日作考據文字或  
因東萊作文字必不當用此典故若偶然爲人題洞房聯何妨  
一用之耶揮戈返日影借錢娶織女俗語丹青古來不經之說  
盛傳於今者多少必一一考究指斥之將取從古及今詩文大  
家盡行刪削之耶滿座盡是余言學究語塞此事相隔七八年

矣因錄聯記之其語頗拂老儒之意而其說則確不可易也卽如聯語一事以娶妻著書事題洞房可也據其說以題明招山人祠堂必不可也以借聘錢娶妻事題洞房可也而以之題牽牛織女廟中則更無不可惟慧眼人知之不能一一爲村夫子饒舌

烏釀仙嘗壽其舅氏某六十生日以庚寅重陽日生者聯云重九日庚寅以降六十載甲子初周余嘗代陸半湖壽其友人五十九生日其人與半湖同年皆以重陽日生者聯云唯爾我生同九日後五十載皆百年

吾友王東澤教諭世鎮挽其徒林芸卿聯云待先生如此其忠非夫人而誰爲慟截經爲句屬對甚工而以語意太大不敢寫用吾鄉孫寄廬景烈醫人也能詩嘗贈鍾雲扉詩有白髮滿頭雪黃

金何處臺之句亂後隱居荒江無疾而卒余挽以聯云久不桂  
逢聞寂寞荒江已成藥隱脫然作別算解離諸相只剩詩名

余嘗為范雨叔丈上綱代撰二聯丈極稱賞一挽其兄女嫁李氏

者僅生一女子君姑猶在堂而其壻方自外舅湘雲先生湖南

署中歸來聯云夫子自外舅所來路隔五千為報雙親無恙君

姑抱女孫而泣年已七十何堪一老生悲一挽其姊嫁林氏者

聯云有生幾七秩寡婦早歌孤兒旋哭幼孫幸底成材去年四

世見曾孫天留老眼同懷凡五人伯兄先逝季弟又亡仲氏遠

羈薄宦即湘雲今日一棺悲姊氏我獨傷心出數其夫家對數其

外家無一遺者長聯中亦僅見矣

余挽外姑方太夫人聯出云有孫若而人有曾孫若而人一子對

以作壻幾何載作邱壻幾何載邱壻見漢書注邱空也亡女之

婿謂之邱婿謂空有婿也余室朱孺人之卒八年矣

余挽江虹孫均云小劫遽壞色身使我病中揮淚起大招不銷豪氣知君地下忘情難雅切其人舒厚菴同知極歎賞之

先太夫人卒時友姻贈聯多至百餘舅氏陳笠山先生鴻挽帖云孤子已成名方欣春滿月湖年登周甲伯兄先逝世不料書空雷岸運厄同庚太夫人卒年五十九伯舅敏齋先生卒時亦五十九故云 有外姻贈挽聯云慈綫密春衣看紫鳳齊飛蔭濃萱草梵音悽臘鼓問青鸞小劫讖悟蓮花釋家稱佛爲青鸞以六十年爲小劫見蓮花經友人何韻仙謂此聯最哀豔釋氏以十二月

八日爲臘八日太夫人卒是日故云臘鼓

仲兄虛齋時楨卒時諸友親以聯語來挽者甚多姊夫張芥舟廣楸聯最長詞云始余拜外舅姑來君方卯角童耳自彫椿樹旋

折荆枝謂老馬識途二十年酒後燈前何事不盡情商權有弟  
從先父母去我亦傷心人哉幸託婚姻皆同骨肉忽浮生若夢  
千萬種悽端恨緒無言慰羣季悲酸淒涼感慨不可卒讀

煙嶼樓筆記卷之八

鄞蘧學齋徐氏  
校印書籍之記